Fantasy series

神魔记事 下

夜羽寒 ◆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魔记事 上、下 /夜羽寒著.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2. 9
腾龙奇幻书系
ISBN 7 - 219 - 04613 - 8

Ⅰ. 神... Ⅱ. 夜... Ⅲ. 科学幻想小说 - 中国 - 当代 Ⅳ. Ⅰ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1914 号

策　　划：彭庆国
责任编辑：白竹林　覃　俭
封面设计：黄　浩

神魔记事　上、下

夜羽寒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
邮政编码：530028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 /32
22 **印张**　504 **千字**

ISBN 7 - 219 - 04613 - 8 /I · 688　**定价 上、下册 ：**36. 00 **元**

人物介绍

雷斯特 :被光明贤者收养的孤儿。虽然没有显赫的身世,但有宽广和仁厚的胸怀。正是这样的胸怀感动了艾娜,将圣灵法印传给了他。然而继承了圣灵法印的雷斯特,却也继承了拯救大地的责任。在不知不觉间踏上了漫漫的征程。

艾娜 :圣王凯斯洛和圣后绮罗的嫡传后人。拥有与生俱来的巨大责任。虽然智慧无人可敌,然而始终无法跨越自己内心的脆弱。在将圣灵法印传于雷斯特之后,也不知不觉成为了圣灵法印引路人的角色。并在一次次的经历中领悟了未来的道路。

凯斯洛 :一代圣王。在神魔大战中率领大军将魔族的军队打得溃不成军。然而这样勇武的英雄最终却无法成就功业,只留下了无尽遗憾。

绮罗 :圣后。号称“ 法利斯无双明珠 ”的绮罗拥有惊人的美貌和智慧。辅佐圣王,战无不胜。并且在圣王去世之后留下了种种安排。

罗天凌 :罗天帝国的皇太子, 著名的名将, 大陆四大公子之一。在战场上取得无数胜利的同时,也留下了无数的伤心。被称作“ 伤心的名将 ”。

罗天霞 :罗天凌的妹妹。在罗天凌死后,继承了罗天帝国的皇位。平定了培里亚斯的叛乱,这时她仅有十五岁,却显示了过人的聪明, 被称作“ 罗天的晚霞 ”。然而晚霞虽美, 却已是距离落日不远。罗天霞纵然再聪明,也难以挽回罗天帝国的辉煌。

安适意 :罗天帝国的权势人物,大陆四大公子之一。号称“ 安

邑灵狐”。肥胖的外表下隐藏极为狡诈的心计。没有人能推测出他行动的用意。就连罗天凌也把他当作挚友，然而却终于为其所害。

夜羽寒：大陆四大公子之一。号称“夜鹰”。罗天帝国的强敌，幽明大帝国的元帅，同罗天凌、罗天霞长期对战。然而这个喜欢黑暗的名将，却对敌人有了一份敬重。也许他才是最了解罗天凌、罗天霞兄妹的人。

培里亚斯：罗天帝国宰相，同安适意合谋算计了罗天凌。然而他却败在了年仅十五岁的罗天霞手下。

慕容霜城：香兰名将，大陆四大公子之一，号称“天鹤”。他成名于对大雷雷动天的一战。在大雷军队再次进犯的危险时刻，他设下了巧妙的计谋击退了大雷王朝的进犯。然而这样的计谋却也令他自己痛苦一生。

东方瑞：罗天帝国的领主。在罗天凌死后，野心勃勃地想要成为帝国皇帝。并设下圈套对付罗天霞。然而志大才疏的东方瑞最终却成了安适意和罗天霞斗法的工具。

目 录

第二部 鹤舞香兰

楔 子 火流星摧城 …… 3
第一章 风雨会香兰 …… 10
第二章 娇娇俏人鱼 …… 24
第三章 水中灵幻境 …… 46
第四章 被唤醒的心 …… 71
第五章 一曲奏双弦 …… 103
第六章 鹤舞红莲开 …… 122
第七章 迷惑的时刻 …… 139
第八章 江流城之战 …… 155
第九章 飘摇的红烛 …… 170
第十章 风中的孤鹤 …… 186

第三部 霞映边陲

第一章 东方狮鹫 …… 215
第二章 勾心斗角 …… 233
第三章 雪林千峰 …… 250
第四章 荒野巨盗 …… 275
第五章 兄弟反目 …… 296
第六章 幼雏扬威 …… 317

Fantasy series

第二部

鶴舞香兰

楔子　火流星摧城

清晨的微光还在缓缓地爬出天边，落霞岭看上去就已经是一片亮丽的红色了。

卡拉雷从立足的山丘望过去，只看到层层叠叠的枫林汇成了红色的海洋，恍如云霞。就好像天边的云霞抢在太阳的前面涌到了眼前。

虽然就住在落霞岭的山脚下，可卡拉雷还是第一次这么早起看落霞岭的枫林美景。已经是十月了。深秋的季节，早起的人也少了。就连卡拉雷这样以砍柴为生的樵夫，也不愿意轻易离开温暖的被窝。昨天，他打了二两酒，炒了两个小菜，舒舒服服地吃了一顿、睡了一觉。现在还有些余醉未醒。

早上真不想起来，都是那个可恶的黄脸婆，硬生生地把他拉了起来。卡拉雷伸了个懒腰，不情愿地取出了柴刀。

深秋的晨风还真的有些冷，卡拉雷在瑟瑟的风中，不禁打了个抖。

“唉，人老了。连身体也不如以前了。”卡拉雷自嘲地笑了。毕竟已年过四十了，要是在十年前，这点风算得了什么？转头望去，整个山岭的枫林都在秋风中瑟瑟做响。

“枫林啊，难道你们也都老了吗？”

卡拉雷忽地睁大了眼睛。

眼前的枫林忽然在秋风中动了起来。不仅是叶子在动，整棵树都在动，树枝树干树根一起在动。不是一棵两棵的树在动，而是数千棵树一起在动！这些树竟然在走动！

这怎么可能？

可卡拉雷知道自己并没看错。因为那些树不仅在向他走来，而且其中的一棵树竟然还向他笑了，一边笑还一边在手中搭起了弓。

“难道这是……”卡拉雷的心中泛起了一个恐惧的念头，可是他已经没有时间去想了。因为一支利矢就在这一刻刺穿了他的咽喉。

※　　※　　※　　※　　※

“真倒霉，”因斯皮得不情愿地从温暖的被窝中爬了出来，披挂着甲胄，一边披挂一边在口中嘟囔着，“真是该死的小队长，非要安排早间的巡逻。害得人要这么早就爬起来。”

尽管口中嘟囔着，因斯皮得还是迅速地穿好衣甲，走出了营房。

刚迈出营房，迎面吹来的一股冷风，让因斯皮得打了一个冷战。踌躇了一下，因斯皮得才迈出了门槛。

如果是十年前，因斯皮得决不会这样的。那时的因斯皮得可是生猛得像一头狮子。可是这十年的安逸生活过下来，就连因斯皮得这样的猛汉也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要是慕容公子还在的话，大概不会这样吧。”因斯皮得在心中暗忖。

是啊，想想十年前在慕容公子的麾下，那种激昂的斗志与热情。真是令人怀念啊。那一年，就是我们这些人打败了号称“不败”的大雷雷动天，只要想想就令人激动。

十年了，自从与大雷王朝的那一场大战之后，就再也没看到慕容公子了。落霞堡也再没有发生过战斗了。虽然就在香兰与大雷的最前线上，可是这十年过得却是比什么地方都安逸。大雷的军队都退到了三百里外，不敢越雷池一步。

当然了，连雷动天都败得那么惨。大雷怎么还敢来侵犯呢？

因斯皮得一边想着一边走向瞭望塔。作为一个巡哨兵，这是他要做的第一件事。

落霞堡周围有几十个瞭望塔，可以观测敌情。塔上有一台信号机，可以在发现敌踪的时候发出不同色彩的信号弹，通知主堡中的守军。这些塔还是慕容公子在的时候修建的。在当年，无论何时那里都有人驻守。不过现在，就是每天早中晚的三次巡视都变得不那么认真了。

因斯皮得小心地踏上了瞭望塔破旧的台阶。这些台阶已经很多年没人去修了，残缺的石阶上生满了青苔。因斯皮得每次踏在上面的时候，都必须小心翼翼的。因为就曾经有战士在这个台阶上一步滑倒，摔成了重伤。

瞭望塔是很高的。在这个瞭望塔上，可以将整个落霞岭的枫林尽收眼底。要是没有那些讨厌的战争的话，这会是旅游者参观的胜地吧。

在秋天，落霞岭的枫林真可以说得上比天空中的落霞还美。当所有的枫叶都变红的时候，就好像整个山岭都披上了一层红霞。当枫叶在风中轻轻摇动的时候，这片落霞就好像在轻轻翻涌着轻波。而整片的山岭就恍如在云霞中飘动。尤其在早上或晚上，如果天空恰好有云朵的话，那么在斜阳的照耀下，头顶的云朵也会化作灿烂的红霞。而站在这瞭望塔上，就好像站在了云霞中间。当微风轻吹，身上的衣襟和天地的红霞一同飘动。那种感觉，真有点像变成了神仙。

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这个眼福。

因斯皮得踏上了最后一级台阶。然而他却吃惊地站住了，因为他看到了枫树。

落霞岭长满了枫树，看到枫树有什么可吃惊的？

可因斯皮得看到的枫树不一样。因为他看到最后一级石阶上，一棵枫树拿着一柄闪着寒光的长刀，对着他一刀挥下。

※ ※ ※ ※ ※

莱布今天起了个大早。

在太阳还没有露头的时候，他就站到了落霞堡的城墙上。作为香兰第一要塞落霞堡的防卫部队的一位小队长，他很多年都没有这么早起来了。要不是昨天发现自己的腰围又大了一圈，他今天还是不会这么早起的。

昨天翻弄衣箱的时候，偶然发现自己十年前的一副衣甲。试了一下，竟然无法再穿了。自己的腰围已经大到无法套上那套代表着自己的荣誉的衣甲。之后，莱布坐在自己的床上，发呆了好半天。最后他才决定，一定要恢复昔日的体格。

所以，莱布几年来第一次，早起晨练！

落霞堡的城墙上安静得很，仅有的几个哨兵也都缩在角落里打着瞌睡。莱布并不吃惊，因为他已经见惯了。

自从十年前，慕容公子在落霞堡设置了完善的防御体系，并打败了不可一世的雷动天，香兰的落霞堡就有了“不落的坚城”之美称。

在落霞堡的周围，强度达五百标准级的多层弹性防护力场包围着这个依山而建的要塞。力场的能量源泉是堡中央半环形的地磁共振反应堆。巧妙的设计能够将敌人的魔法攻击分散到整个的山岭。多层的力场更使得任何强大的魔法师也无法一下

摧毁这个力场。而在落霞堡上强大的魔法炮则可以在这段时间中充分地发挥威力，消灭敌人的兵力。

十年前，大雷雷动天就在这个小小的落霞堡前吃尽了苦头。二十余倍的优势兵力竟然惨败。每次想到那一战，莱布心中的自豪感就难以抑制。自那一战后，这些年来大雷的军队再也没有来过了。

莱布走到了城墙的边上，把手伸出了城墙。在城墙外的空间中，莱布的手感觉到一阵若有若无的轻震。

这就是防护力场了，就是这个东西使得整个的香兰保持了十年的和平。也就是这个东西，使得自己的腰围变得越来越大。

莱布不禁一笑，转头望向东方。

太阳就要升起来了吧！

落霞堡的日出是很美的，以前自己经常在操练之后，来到这个城墙口，观赏太阳钻出地平线的一瞬。满山的枫林在第一缕金光洒照的时候，就仿佛一同活了起来，展动着枝叶发出欢呼。那些红叶在风中飘舞，就好像无数个红衣美人在翩翩起舞。

可惜的是，莱布很多年都没看过了。所以莱布今天特意地在晨练之后，来到了城头，准备观赏这‘日出落霞’的美景。

东方一亮，第一缕阳光终于出来了。

忽然间，莱布吃惊地张大了嘴。

因为他同时看到了几千个太阳！

几千个鲜红的太阳竟然同时在落霞堡的四周升起。又在下一瞬，同时在落霞堡落下。

※　　※　　※　　※　　※

新帝国历前三年十月十一日，幻之大陆历史上最经典的偷袭战战例之一——落霞堡一战，几乎是一开始就结束了。

那天清晨，在距离落霞堡一百里外路过的一位巡游诗人写下了这样的字句：

“真是惊人的一幕！当无数个火流星在天空中升起的时候，整个的天空都变成了爆发的超新星。连东方的太阳也变得暗淡而看不见了。那种惊人的亮彩几乎让眼睛无法承受。落霞堡和落霞岭都在这亮彩中化作了鲜红的颜色，红得耀人，就像是血的颜色。然后，一瞬间就消失了，再也看不到了。”

数百年后，一位考古学者在落霞堡遗迹的废墟中，找到了一个士兵临死前刻在墙上的字句：

“真是末日来临了吗？为什么整个天空一下子就变成血一般的颜色，为什么我们坚固的城墙也保护不了我们。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上天要这样惩罚我们。”

后世的一位史学家在评论这一战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就像古时的某个哲人说的，如果说世上的一切最终都会消失的话，那我们人类创造的一切就将消失得更快。当落霞堡的香兰守军还在为他们坚固的要塞而自豪的时候，大雷的雷氏兄弟雷鸣和雷震就已经将所谓不落的坚城化作了历史的尘灰。”

从历史学家的眼光中，落霞堡一战就像几个月前的天凌谷会战一样。战争的影响远不止战争本身。从这一战开始，整个的幻之大陆就进入了一个风云变幻的新时期。

而以这两场战争为起始标志的这个新时期，史称“后战国时期”。

这一天，距离雷斯特返回罗天还有两年，距离新帝国的建立还有八百二十天，而距离新帝国的统一还有三十八年。在无限的空间中，在遥远的时间中，有过一个神奇的大陆。它充满了

英雄与幻想，它充满了神奇的传说。它的名字就叫幻之大陆。在这个大陆上，曾经有过一个纷乱的时代，也曾有过无数夹杂着悲壮与欢笑的历史。就让这传说中的故事诉说这真实与虚幻之间的历史。

第一章　风雨会香兰

在新帝国历前三年时的幻之大陆，处在一种纷乱的状态中。

幻之大陆的样子像一片南北横放的树叶。

在大陆的最北端，也就是这个树叶的叶尖处，是有着神圣王国之称的法利斯。神圣王国的法利斯是大陆上历史最悠久，地位最崇高的魔法古国。据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神的后裔创造了这个神奇的国度。法利斯的国都——圣城法利斯，是一座飘浮在云中的城市。七道彩虹一年四季垂在圣城的上空，这七道彩虹组成的仙灵七彩结界保卫着这美丽的云城。在法利斯的境内，还有着不少的雪峰。传说中，圣王凯斯洛就在这里开始了他辉煌的功业。在这些雪峰附近的村落中，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传说。

沿着叶尖向下行，是一片广阔的沙漠、密林和雪峰。这片广阔的土地是精灵的天下，大量的各种精灵在这片人类难以生存的地方安享生活。

在大陆的中部，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数十个小国和大雷王朝共享着大地的物产。面对强大的大雷王朝，数十个小国在历史悠久的古国香兰的领导下，结成了同盟。

再往南走，横断山脉将大陆一分两段。罗天大帝国和幽明大帝国在大陆的南段主宰着历史。

沿着树叶的叶脉，九霄山脉巍峨地耸立，和横断山脉相交，

将大陆的南部分成了两块。在东部，罗天大帝国虽然已露颓势，但落日的余晖映照下，仍然能够显示着辉煌。在西部，幽明大帝国就像一只饿狼，静静地蹲伏。那尖利的爪牙在幽暗处闪烁着寒光。在大陆的最南部，也就是树叶的叶根处，散布着零星的、珍珠般的独立海港城市。

大陆的中部虽然国家众多，但是在战后的五百年间，总的来说还是相当平静。

像罗天和幽明那样大规模的战争几乎没有。但是六十年前，大雷王朝的崛起打破了平静的局面。

一代惊才的大雷雷动天，出身于一个贫穷的乡农家庭，早年曾经为贵族放过牛。

就在这期间，他看到了贵族的腐败，也备尝了平民的苦痛。有一天，他和他的朋友，大雷王朝的另一个奠基人赫兰铁树，指点着富丽堂皇的皇宫，大声地笑骂。

“这些高坐在宫殿中的贵族，在我眼中都不过是养得肥肥的土鸡而已，将来有一天，我会把他们一只只炖了吃。”

旁观的人都以为这是个疯子，谁也没想到，这个“疯子”竟然在后来的几十年间，建立了强大的大雷王朝，灭掉了无数的小国和贵族。无数曾经嘲笑他的贵族，都匍匐在他的脚下。

雷动天是军事史上的又一位奇才，他亲手建立的大雷骑兵团旋风一般地席卷了大陆的中部。在他的朋友赫兰铁树的帮助下，雷动天从未失败，直到他遇上了香兰的天鹤。

香兰是大陆中部有名的文明古国。早在神魔大战前，香兰的歌舞与文化就享誉大陆。大陆历史上最有名的几个诗人都出自这个古国。五百年前魔族的入侵几乎将这个古国的文明在一夜间摧毁。然而在战后，香兰的文化重又站立了起来。四大公子之一的天鹤慕容霜城，就是以歌舞和诗文闻名整个大陆。

十年前，当大雷的铁骑军终于指向香兰的时候，香兰朝野

所有的人几乎都被吓坏了。当香兰的国王听到大雷两个字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抱着头钻到桌子底下。而香兰的大将军则连夜躲到了乡下，称病不朝。香兰的都城中一片混乱，所有的人都心中惶惶。

就在这个时候，以诗文名动天下的慕容霜城忽然从他的诗馆中失踪了。所有的人都以为他是逃了。然而几天后，这个慕容霜城却又出现了。他堂皇地走入皇宫，对国王说，给我一支部队，我有把握叫大雷雷动天抱头鼠窜。国王正在为找不到大将军而发愁，见有人自告奋勇，虽然怀疑他的能力，却还是给了他一支八千人的部队。

慕容霜城就带着这八千人，在一片怀疑的目光中，来到落霞岭迎击大雷的军队。

到了落霞岭，慕容霜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给雷动天去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久仰君之大名，久慕君之威仪，慕容本不敢挡君之虎威。奈何香兰百姓无辜，不堪大军之扰，以君之胸怀，何忍万千离散？”

雷动天接到这封信，纵声狂笑。

“看来香兰无人了，居然以一个酸腐书虫来领军。”

然而当雷动天的十七万铁骑军进攻落霞堡的时候，他才真的领会到了这个“书虫”的厉害。慕容霜城在落霞岭和落霞堡周围构筑了坚固的防线，八千名一向以不耐战闻名的香兰士兵在他的率领下竟然比雷动天的铁骑军还强悍。落霞堡在雷动天的大军前就恍如狂涛席卷中的礁岩，巍然不动。直到雷动天付出了数万人的伤亡后，他才真的意识到，他遇到了劲敌。然而他更没想到，这个他一点也瞧不上的慕容书虫，竟然还敢于出击。就在雷动天大军第三十一次进攻受挫的时候，慕容霜城下了一个令所有属下吃惊的命令。

“放弃坚城，全线出击！”

以八千弱旅，主动出击超过十万的敌军，他疯了吗？

然而当两军相交的时候，他们才知道，这个决策是多么英明。雷动天大军连续受挫，气势实已落到了谷底。而香兰的军队则正好相反，在打败了强敌的多次进攻后，士气与信心都处于前所未有的高峰。两军一交，战力与数量恰好成反比。雷动天和他的属下万万没想到，香兰军队竟然敢主动出击。就在前锋军队又一次猛攻未果，正在从落霞堡退却的时候，香兰守军突然出击。气势已靡的大雷军队惊慌失措，溃不成军。毫无思想准备的雷动天也无法阻止大军的溃败。

当雷动天终于收集起败军的时候，他的十几万大军已不到两万了。雷动天经此惨败，羞怒交集，一病不起。雷动天只有一子，又不幸早夭。两个孙子雷鸣和雷震虽然聪明，但是年纪幼小。于是雷动天将国事交给了他的好友赫兰铁树，由他辅佐两个年幼的孩子——雷鸣和雷震。大雷王朝不可阻挡的扩张势头就此被阻。而慕容霜城的名字响遍了整个大陆。

在整个落霞堡的战役中，慕容霜城都是一袭白衣，潇洒地谈笑指挥。城下的大雷军队只看到城墙上那飘舞的白衫，就恍如一只白色的天鹤飘舞于城墙之上。

此战之后，香兰的天鹤慕容霜城就名震天下，和捷豹罗天凌、灵狐安适意、夜鹰夜羽寒齐名，被称作四大公子。

这一战，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而现在，十年过去了，大雷的雷氏兄弟终于长成了。他们对天鹤的挑战书已经在落霞堡的废墟中静静地写下。而香兰的天鹤，究竟会怎样呢？

※　　※　　※　　※　　※

新帝国历前三年十月十四日，也就是落霞堡陷落的三天

后，消息就传遍了整个香兰同盟。香兰的国君紧急发出了会盟书，要在香兰的首都含风阁召开香兰同盟十七国的会盟。而这个消息在新帝国历前三年十月十二日，就已经到达了帕洛蒂。

帕洛蒂是大陆中部的一个面积不大的小国。在组成香兰同盟的十七国中，只能算是一个中等大小的国家。然而帕洛蒂境内多山，民风强悍。虽然兵力并不很多，但却是香兰同盟十七国中战力数一数二的强国。而现任的帕洛蒂王拉姆伯方当盛年，励精图治。帕洛蒂在他的统治下，国力蒸蒸日上。

啪啪啪，急促的脚步声在帕洛蒂王拉姆伯的书房外响起。

“启禀大王，我可以进来吗”

门外传来洛瑞德的声音，拉姆伯停下了正在研究的兵书，道：“进来吧。”

门一开，身材高大雄壮的洛瑞德走了进来。洛瑞德是拉姆伯的亲信，也只有他能够轻易进入拉姆伯的书房。

“国王，落霞堡陷落了。”

尽管尽量压抑着激动的心情，可是洛瑞德的声音还是显得有些发颤。

“什么！”

拉姆伯显然吃了一惊。

“什么人做的？”

“听说是大雷朝的储君雷鸣和雷震兄弟，以不可思议的偷袭，在朝日初生的时刻，将落霞堡一瞬间化作了灰烬。”

“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洛瑞德摇摇头，道：“详情还不清楚，事前一点风声也没有，大雷的军队不知如何就攻下了这座坚城。传说中这场进攻近乎神话，竟然有人说是落霞岭的枫林助阵，摧毁了香兰的要塞。”

“这怎么可能？你能说得详细一点吗？”

洛瑞德摇头道：“没有更详细的资料了，这次的进攻实在是

让人想不通。”

拉姆伯的眉头紧皱，在空旷的屋子中来回地踱着步子。

洛瑞德等了好久，终于忍不住道：“大王，香兰要召开会盟，他们的使者也快到了。我们怎样答复？”

拉姆伯仿佛没有听到似的。

洛瑞德不禁又问了两遍。拉姆伯好像才清醒过来，道：“你说什么来着 ”

洛瑞德又重复了一遍。

拉姆伯的脸上忽地浮现了一丝难以捉摸的神气。

“大雷的雏鸟终于长成了，他们已经把战书摆在了天鹤的眼前。呵呵，香兰，一场好戏就要上演了。”

※　　※　　※　　※　　※

新帝国历前三年十月十五日，安适意在自己的书房中静听着自己的属下报告香兰的事件。

就在安兴诉说了整个的消息之后，安适意只淡淡地一笑，道：“雷氏兄弟终于下手了吗？”

安兴惊奇地道：“少爷，你早猜到了吗？”

安适意淡然道：“我真没想到，他们居然能这么忍得住。早两年我就以为他们会动手了。”

“少爷，您怎么猜到的？”

安适意坐在他那把特制的大躺椅上，缓缓地闭上了双目，道：“安兴，所忍者大，所谋者必大。当年雷动天虽然惨败，但大雷的实力仍不输香兰。所以，当大雷的雷氏兄弟将部队退出三百里外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两兄弟有一天会血洗前耻。不过，他们这一战的战法仍然叫我另眼相看。”

“是啊，这一战的过程实在诡异。”

安适意不答，却在大躺椅上静静地养起了神。安兴知道，这是安适意构思谋略时的特别方式。

静默了一下，安兴见安适意没有说话，便转身到了门口。正要出门，安适意忽然叫住了他。

“安兴，前些天普莱特的事情怎么样了？”

普莱特是罗天帝国边境处的一个小镇，虽然也是一条沟通罗天与幽明的通路，可是地位远不如安邑。普莱特所在处是九霄山脉的一段，地势崎岖，交通不便。

无论罗天或幽明要从这条路进攻对方，都会面临补给困难的现实。所以这里反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保持了相对的平静。要不是这次的平民暴动事件，恐怕这个小镇早就被人遗忘了。

普莱特是东方世家子弟东方瑞的领地。就在不久前，普莱特的平民和东方瑞的驻军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起因就是罗天霞的新平民税法。

罗天霞即位仅数天，就推行了罗天凌以前定下，但却一直没有付诸实施的几项改革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免除百分之八十的繁重的贵族领主所定税，取消了大部分不合理的税务，而将其余的部分直接由中央收取。中央领地的平民欢呼拥戴，然而这样的税制却在地方上遭到了严重的抵制，大多数的地方领主故意压下，不予执行。

这中间不仅包括安氏、东方、西门、培里四大世家，甚至连罗天氏的一些小领主也阳奉阴违。

东方瑞开始也没把这个新税法当回事。他压下了中央的文书，拒不执行。然而，当普莱特小镇的居民知道这个消息后，却群情激愤，和东方瑞的驻军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安兴不明白少爷为什么会忽然提到这件事，却还是按照惯例，说了出来。

“那件事，据说已经平息了。罗天霞亲自写信给东方世家的家主东方不明，让他管束他的手下。东方不明申斥了东方瑞。东方瑞虽然不太服气，可也无可奈何。”

“是这样啊。”

安适意忽然睁开了眼睛，道：“给我写封信给东方瑞，用老方法联系夜羽寒。然后，我还有一件事要你去做。”

※　　※　　※　　※　　※

幽明的重镇泰雅，夜星急匆匆地冲入了夜羽寒幽暗的密室。

“大人，安适意发来急信。”

“什么内容。”夜羽寒的声音在幽暗的房间中响起。

“安适意信中说，罗天边境普莱特将有大变，希望我们注意。”

沉默片刻。夜羽寒的声音再度响起。

“嘿嘿，这个安胖子倒是真会打如意算盘。夜星，你知道安胖子真正的用意吗？”

夜星茫然摇头。

“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安胖子的眼睛盯在了香兰，却让我们为他敲边鼓。”

夜星依旧茫然。

“大人，我知道大雷的雷鸣和雷震神奇地攻下了香兰的落霞堡。可这和安适意、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他想利用我们为他牵制罗天霞。”一阵空洞而生硬的冷笑后，夜羽寒又道：“香兰和罗天一向交好。而且罗天一向的策略是支援香兰同盟对抗大雷，以换取自己背后的安全。香兰如果出事，那罗天霞就不得不调兵防备北部边界。那安适意就将有

可乘之机。”

夜星恍然。

“啊,原来如此。那我们就不理会安灵狐好了。”

“你错了,夜星。我们就听安胖子的话好了。”

“为什么?”

“夜星,你听过什么叫坐山观虎斗吗?”夜羽寒冷笑,“无论他们罗天怎么斗,我们都没有损失。我们就先让安灵狐自以为得计吧。到了最后,谁能一口吃掉大苹果,那就不是他能控制的了。”

夜星点头。

“夜星,把香兰的事情通知我师傅。然后,你就去度个假吧。”

“度假?”

“是的,听说香兰的风景是很美的。”

※ ※ ※ ※ ※

新帝国历前三年十月十七日,罗天首都罗严克拉的皇宫中。

龙翼骑士团的团长伊芙走入了新女皇罗天霞的议事厅。宽大的桌案前,身材娇小的罗天霞正在伏案凝神地看着什么。仅仅即位不到一个月,可这个顽皮的小公主已经完全变了样。初见她时,这个小公主脸上总是带着一种天真和顽皮。然而现在,在她那凝神专注的脸上再也看不到一丝痕迹了。而那张苹果似的俏脸上,和越来越惊人的美丽一同出现的是一种成熟和智慧的威仪。

罗天霞直到伊芙走近书桌才发觉。罗天霞抬起头来,对伊芙一笑道:“伊芙姐姐,你终于来啦。”

“叫我来有什么事吗？”

罗天霞微微一笑，抓起伊芙的手，把她拉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和自己并肩而坐。宽大的座椅上容纳了两个窈窕的身躯，却一点也不显得挤。

“伊芙姐姐，你想不想他？”

“什么他？”伊芙口中在问，可脸却不自禁地红了起来。

罗天霞看着伊芙，抿嘴而笑：“我看不用问了，你的脸已经招供了。”

伊芙脸红似火，佯嗔道：“你敢笑我，看我怎么收拾你。”

伊芙的一只手做势伸到罗天霞的肋部去抓痒，罗天霞急忙跳了起来。

“哎呦，我怎么敢，伊芙姐姐，我只是想帮你一偿心愿啊。”

“你还笑我。”伊芙站了起来，做势欲扑。

罗天霞忽地正色道：“不开玩笑，伊芙姐姐，你真的不想雷斯特大哥哥吗？”

伊芙脸上的红晕骤然消退，神情一下子变得黯然。

“我想又有什么用。他已经离开这里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罗天霞忽地笑了。

“他走了，你不可以去找他吗？”

伊芙黯然摇头，眼眶中已有些盈然。

“怎么可能？小公主，你就别取笑我了。”

“不是取笑，”罗天霞走近，拉住了伊芙的手，“你真的可以去找他。”

伊芙摇头。

“找到又有什么用？他也不知道有没有记得我。”

罗天霞笑道：“这有什么关系，你可以让他记住你。”

伊芙反握住罗天霞的手，感激地道：“谢谢你，小公主。不过

还是算了吧。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他，何况我也不能放下你和我的族人。”

罗天霞道：“伊芙姐姐，这你就不用担心了。雷斯特哥哥和艾娜姐姐一路北行，现在大概到了香兰的境内。你如果去香兰，还可以帮我一个大忙，这也是公私两便吧。”

伊芙疑惑地看着罗天霞，道：“为什么我去香兰可以帮你？”

“伊芙姐姐，你过来看。”罗天霞拉着伊芙来到了桌子旁。伊芙这才看清，原来书桌上摆了一张大大的地图。“伊芙姐姐，你知道前些天的落霞堡之战吧。”

伊芙点头。

“我知道，听说是大雷的军队得到了神魔的帮助，不可思议地摧毁了坚固的香兰落霞堡要塞。”

罗天霞格格地轻笑。

“伊芙姐姐，你真的相信大雷的雷鸣和雷震得到了天神和魔王的帮助吗？落霞岭的防御结界的设计是无懈可击的。结界由外而内分成三层，最外的一层覆盖了整个山岭。所有的魔法都难以发挥威力，这是香兰天鹤的惊世杰作。”

“是的，我也这么听说过。可是，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真的想不通。”

罗天霞道：“其实很简单，所有的一切都是人的杰作。”

“人的杰作？”

“是的，我仔细地想过，落霞堡防御结界的惟一弱点就是人。想要破除落霞堡的防御体系，只有在离落霞堡非常近的距离内，集中非常强大的能量，在夜日相交地磁场转换的瞬间，突然袭击。在落霞堡近距离内，可以避过外围结界的缓冲，直接轰击内壁。在夜日相交之时，地磁场会出现片刻的混乱，导致结界能量的减弱。而大雷的雷鸣和雷震正是使用了这样的方法。”

伊芙想了想，点头道：“嗯，我明白了，大雷的军队潜入到了

落霞堡的脚下。然后使用超高能量的魔法弹突如其来地攻击落霞堡。”

“没错，根据那些人的描述来看，大雷的军队好像还使用了一种破坏力非常强的武器，这么强大的攻击力我还从未见过。不过，大雷的雷鸣和雷震也实在了得。虽然香兰的守军过于麻痹大意，可在一夜之间，将那么多的部队和装备运到了落霞堡的脚下，连一只猫也没惊动，实在可以称得上是军事史上少有的偷袭战杰作。”

“没错，确实了不起。”

“所以，”罗天霞转向伊芙，正色道，“我要你去一趟香兰，那里正酝酿着激荡的风云。大雷的雷鸣和雷震固然了得，可香兰天鹤更是谁也摸不着底。大雷军队这些天一直不采取行动，也正是顾忌香兰天鹤，意欲静观敌变。而香兰和香兰同盟的内部，也有着许许多多看不见的矛盾。我们和香兰守望互助，我哥哥和慕容霜城更是定下了不离不弃的血盟。”

伊芙点头，“我知道了，为了避免我们腹背受敌，我们有义务帮助香兰。可是我不明白，你率领一支大军去不是比我去更好吗？”伊芙笑了笑，“而且，你不想见你的雷斯特哥哥吗？”

罗天霞嫩红的俏脸上泛起了一丝淡霞，但转瞬间就化作了苦笑。

“你以为我不想去吗？”罗天霞走到了窗前，静静地望着窗外的天空，“我真的很想，每天都在想。每次我筹算完一桩计谋，我都在想，如果能不考虑这些勾心斗角的事，和雷斯特大哥哥一起去巡游天下，那该是多好一件事啊。夜里，我总是做梦，我梦到安邑城外那些鲜绿鲜绿的草地，我梦到风宫中那无数的星星，我还梦到风灵幻兽前大哥哥那温暖的臂膀。我，我真的很想去找雷斯特大哥哥。”

小姑娘罗天霞骤然转身，两行泪珠不知何时已挂在了脸庞

之上。

“你知道吗 伊芙姐姐。”

伊芙怜惜地走过去，将罗天霞拥入怀中。

“我知道，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因为我们都是一样。”

伊芙用手抹去罗天霞脸上的泪珠，可是不知为什么，她觉得自己的眼眶中也有些东西要涌出来。难道眼泪这东西，也是传染性的吗？

罗天霞忽地一把擦掉了脸上流淌的泪珠。

“我很想去，可是我不能去。因为我还要肩负着罗天，肩负着哥哥的意愿，肩负着那些期待着我哥哥的平民。”

伊芙叹了一口气。

“可是，小公主啊，你的肩膀真的能挑得起这么重的担子吗？”

“这已经不是问题了，”虽然零星的珍珠泪还挂在脸上，可小公主罗天霞的神情已是无比的坚毅，“我现在已经无论如何都要将这副沉重的担子挑下去。这次，我不能去。”罗天霞由桌案上取出了一封信，“这是东方瑞给我来的信。他说，乱民不听政令，新税法无法推行，普莱特一片混乱，无法管理。”

“他这是存心和你捣乱。”

“是的。我本来已经通过东方不明警告过他了，可他还是敢这样和我挑战，分明是得到了强助。这个强助不是安胖子就是夜羽寒，也有可能是他们两个。”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很简单，把我拴在普莱特，让我无力兼顾香兰的事。东方瑞是东方不明的人，我不好直接动手对付他。这就是他们的诡计。”罗天霞苦笑一声，“可是我却不得不去，因为新税法刚刚实施，民众对我还没有信心，如果这次我不管。那我将失去民众的信任，以后的改革还如何进行下去？”

伊芙默然。

罗天霞道："所以，这次香兰的事就拜托你了。"

伊芙叹了一口气，道："好吧。"

罗天霞道："那就谢谢你了，伊芙姐姐。"

伊芙轻轻揽住了罗天霞的香肩。

"小公主，你最近瘦了好多。"

罗天霞淡淡道："是吗？我都没觉得。"

伊芙道："我走了，你注意保重自己，香兰的事一完，我马上就会回来。"

罗天霞道："好的，我会的。"

两个窈窕的身子紧紧地靠在了一起，两个人的心里都难以平静。

新帝国历前三年十月，又一场诸多层面、诸多对象的角逐已在无声无息中展开。

第二章　娇娇俏人鱼

香兰，是一个人杰地灵的美丽国度，由大陆北部慈航雪岭发源的兰江和由南部横断山脉发源的香江，就在香兰的境内汇合成香兰江，滚滚向东流向大海。香兰也因这两条江而得名，又被称作是香江和兰江孕育出的明珠。

江流城是香兰的第二大城，就坐落在香江南岸。香江在这里转了一个小弯，使江流城的三面都靠在了香江边。滚滚大江就如同一条璀璨玉带围在江流城脖子上，把江流城妆点得如同一个雍容的贵妇。

尽管战争的阴云已经开始笼罩在香兰的头顶，但是江流城依旧繁华喧闹。大街上人来人往，叫卖声和讨价还价的吵嚷声此起彼伏。比起其他著名的大城市，江流多了很多儒雅和文秀的气息。亭台楼阁，秀丽典雅 往来人物，彬彬有礼。比起罗严克拉气势恢弘的巨大宫殿来，这里完全是另一派的风格。

这种种景观，令初来贵地的雷斯特颇为新奇。最令雷斯特感到新奇的是，这里的许多店铺前都挂着大大的条幅，上面写着各式各样的诗句和文字说明。大致是说，填诗成对，可免费任取店中一样商品。香兰不愧是文化古国，文风之盛，可见一斑。

位于江流街心的广场，容纳了各式各样的店铺和商旅。武器店，刀具店，药草店，一应俱全。艾娜要将一路上采来的药草去换一些钱，还要买一些旅行的必备品。雷斯特就得到了自由，可以尽情地享受闲逛的乐趣。

在广场的一角，雷斯特看到支起的一个帐篷，不少人都在那里议论纷纷。

“你说那是不是真的？”

“谁知道，很多年都没听说过有这种东西了。”

“嗯，看一下收三块钱，真的是好贵。”

雷斯特不禁起了好奇之心。走近几步，只见一块大大的招牌，上面写着。

“快来看吧 稀有品种，香江人鱼。美丽的少女，却长着一条鱼尾巴。传说中的神话，就在你的眼前。三块香兰币一位，快来看吧。”

“香江人鱼，究竟是什么东西？真的好想看看啊！”

雷斯特对着招牌上的广告画，犹豫了好半天。终于狠狠心拿出了艾娜给他的三元零用钱，买了入场券。

不大的帐篷中，挤满了人。雷斯特个子不高，尽管踮起了脚，也只能听到一阵阵的惊叹声和喝彩声。雷斯特一边不住口地说着抱歉，一边运起了移形身法穿过一排一排的人群。在这个过程中，他一连踩了十七个人的脚。大概只有在这个时候，雷斯特才感叹自己的身法尚未纯熟吧。

终于可以看到帐篷的中央了。

帐篷的中央是一个被铁笼罩着的盛满水的大水盆。一个美丽的少女依盆而坐。这个少女淡蓝色的长发披垂脑后，圆圆的脸蛋虽略嫌稚气，但轮廓诱人，皮肤洁白细腻，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身上还穿着一袭质料奇怪的不沾水的绸衫。实在是一个美人的风范。如果不是她立在盆中的那只生着银鳞的大尾巴不时地在盆中溅起一丛丛的水花的话，谁都会以为这是哪家的大小姐在戏水。

身旁围观者在嗡嗡地议论着。

“不如我们哪天也去捉几个人鱼来展示吧。真是很好赚钱

的生意啊！”

“那可不。就是不知道，这么珍稀的东西，他们几个小子是怎么捉回来的？”

可也有人道。“这帮天杀的小子，怎么能这么忍心地把人家捉回来展示。”

雷斯特对于世事并不太懂，有些时甚至是幼稚无知。然而他却也能知道，这些人在做着一件残忍的事。将一个本来可以在江河中尽情嬉戏的人鱼放到笼子中，只为了让人们所观赏，这对于那条人鱼来说，是多么残忍。

“不行，我要把她放出来！”

雷斯特大概并不是一个能够冷静的人。这个念头在他的心里只转了几圈就变成了行动。

一个健步，雷斯特就冲到了场子的中央。

人群中已有不少人大声地骂了出来。

“喂，臭小子，想看清楚一点也不能这样啊，一点社会公德也没有。”

“太过分了吧。你这样别人还怎么看？”

“就是嘛，年轻人一点耐性也没有。我就忍住了，虽然我也想摸摸她……”

雷斯特对这些议论充耳不闻。一掌劈下，粗大的铁条在他的掌下应手而断。

“人鱼姑娘，你自由了，走吧。”

然而水盆中的人鱼瞪着一双吃惊的大眼睛，看着雷斯特，一点动的意思也没有。

“啊，我知道了。你听不懂人的语言，我带你走吧。”

雷斯特也不管台下的吵骂声和喧闹声，一把抱起水盆中的人鱼，一冲而起，突破了帐篷的顶端。

雷斯特身形如风，一直到了香江的边上。一路上，他怀中的

人鱼不断地挣扎。那条生着银鳞的尾巴啪啪啪地甩在雷斯特的脸上，使得他颇为疼痛。然而雷斯特心想：人鱼大概是不知道我这是帮她，误会我了。一念及此，更觉得好人要做彻底，把人鱼抱得更紧了。

终于到了河边，雷斯特将手中的人鱼轻轻放入了河中。

“人鱼啊，你自由了。没人可以逼你了，你走吧。”

然而“啪”的一声，雷斯特的脸上挨了重重的一记。

雷斯特倒退了几步，抚了一下脸，真诚地道：“人鱼啊，我知道你误会我了。没关系，我不会在乎的，只要你能够得到快乐。”

“你这个笨蛋。谁让你救来着？”

人鱼樱唇一吐。雷斯特大大地吃了一惊。

“你会说话？”

人鱼“砰”的一下，竟跃上了岸。那条闪着银鳞鱼尾竟然开始变形，转眼间竟化作了两条修长的玉腿。那些银鳞便如同一条缀满银色星片的长裤。

“你，你，你还会走？”

雷斯特的眼睛几乎瞪成了灯笼。

那条俏人鱼柳眉倒竖，怒道：“大笨蛋，我当然会走。”

“可是……可是……”

俏人鱼逼近几步，雷斯特一连退了几步。

“你这家伙，谁让你救人家的。人家正在开心的时候，你把人家抱出来。还让人家头下脚上的，好难受。你真该死！”

俏人鱼一脸怒色。雷斯特一脸尴尬。

“可我看他们把你关起来，好像很可怜的样子。”

“胡说，你这个自作聪明的家伙。人家心里正高兴。这么多没见过的人类，多有趣。你没见人家在打水花打得多开心吗？”

“可我看你好像很无奈的样子。”

“呸，你才很无奈的样子。人家那时正开心呢！”

雷斯特的脸涨成了红柿子。

“那,我把你送回去好了。”

“不要!”俏人鱼一噘小嘴,道,“那个游戏我玩腻了。不玩了。”

“玩游戏?你那是在玩游戏?”

“是啊。”人鱼蓝色的大眼睛眨了眨,“人家在家里呆闷了。听说人类都长得很奇怪的,还有一种叫男人的种族,长得都奇形怪状的。人家好奇极了,正好那天看到几个人类。他们对我说,只要我和他们一起出来,坐在笼子里,然后显出鱼尾,就会有好多好多的男人进来让我看。哇,他们没骗我。真的好好玩啊!”

“呃。”

雷斯特简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人看鱼的同时,鱼也看人。到底是谁可怜一点?

碰到了这样的一条人鱼,雷斯特觉得简直就是和自己的判断力和常识开玩笑。

“那,那我说对不起好了。”

俏人鱼上上下下盯了雷斯特几眼,脸上的怒色忽地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很开心很有趣,可是在雷斯特看来很古怪的笑。

雷斯特苦笑道:“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吗?”俏人鱼低头想了一下,“嗯,老是远远地看那些人也没什么意思。”

俏人鱼忽地抬起头再看了一眼雷斯特,然后抚掌而笑。“啊,有了。我就看你好了,你比那些人有趣得多了。”

“我?”雷斯特指着自己的鼻子,吃惊地望着俏人鱼。

“是啊,”俏人鱼盯着雷斯特,蓝眼睛中一闪一闪的满是俏皮,“一定很有趣的。你又莽撞,又没脑子,简直就是妈妈口中典

型的男人。跟着你一定很有意思。”

“莽撞？没脑子？典型？”雷斯特只觉得脑子里一阵一阵发胀。

“对啊，对啊，我就跟着你好了。你就陪我玩吧。”

“玩？”大吃一惊的雷斯特情不自禁地倒退了好几步，“可是我还有事情啊。”

“你有什么事情？”人鱼睁大眼睛问道。

“这个……”雷斯特不禁语塞。其实他出山的目的，除了好好见识一下新鲜东西，就是找到那个美丽的白衣女子。可是这些好像都难以说是什么正经事。

俏人鱼围着雷斯特左左右右地转起了圈子，双眼不断地打量着雷斯特。那副聚精会神的样子，就仿佛贪玩的孩子在商店的橱窗前看到了自己喜爱的玩具。

雷斯特忽然觉得很懊悔。他隐隐有种感觉，好像刚才把人鱼放出笼子的时候，却把自己关了进去。

“你还是回家吧。”

“我不要！”

“可是，你不回家，你妈妈会着急的。”雷斯特努力地劝解。

“哼，”俏人鱼头一扬，“我才不管，我开心就好！”

雷斯特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战。

“回家吧，我求你了。”

“不要！”

“你看，你不回家呢……所以……你最好……”雷斯特尽可能地展动着自己的唇舌。

然而……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雷斯特觉得自己的舌头已经打了结。

终于，雷斯特发现了一个道理——和美丽而任性的小人鱼

讲道理，永远是多余的。

雷斯特转开身去，作出了明智的选择。

“不行就是不行！”

俏人鱼噘起了嘴。

“我说行就行。”

雷斯特摇摇头，不再理会这个难缠的小人鱼。

俏人鱼一跺脚，怒道：“讨厌！我不许你走。”

小人鱼后退两步，靠近了江岸，双手猛地在江面上一拍，两股水柱一冲而起。

“水之灵，请听我的请求，化作温柔的锁链。”两条水柱忽然间左右交叉，扭绕盘旋，化作了一条银亮的水链在半空中旋绕。小人鱼指尖对准雷斯特一指，“去，捆住那个不听我话的男人。”

水链如同两条银蛇般地朝雷斯特飞来。雷斯特急忙闪躲。可水链竟然如影随形，追了过来。

雷斯特无奈，暴喝挥拳。

“天风拳，破。”

空气在雷斯特的拳尖瞬间凝结，发出“呲”的一声响，如同有形质一般，化作了一个冲击波击了出去。

冲击波正撞在了水链之上，把水链一下击碎，水链一下子散落了开来，化作了一团水雾。

雷斯特笑道：“小姑娘，你还是回家吧。”

俏人鱼鼓掌，笑道：“好功夫啊，你还真有两下子呢。”忽地，眨了眨眼睛，道：“只可惜啊……”

雷斯特不禁奇道：“可惜什么？”

“就是笨了点，没脑子。”俏人鱼忽然前俯后仰地大笑了起来。

雷斯特猛地觉得不对，因为四周本已击散的水雾突然间重

新凝结了起来，在一瞬间又化作了水链。

“啊，不好。”

雷斯特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水链就紧紧地缠住了他，连手带脚，捆了个密密实实，十足像一个超大型的粽子。

“好啊，你竟然……你，你，你耍赖！”雷斯特怒得都不知该怎么形容好了。

俏人鱼花枝乱颤地走了过来，道：“那该怪你笨。我娘说，耍赖是小姑娘的特权，能用就尽量用。”

雷斯特不禁张口结舌。“你娘怎么这么教你。”

俏人鱼轻轻一提雷斯特的领子，就像提一只小兔子般的提着向江边走了过去。

“好啦，现在你可以跟我回去啦。”

雷斯特道：“不，我不去。”

“好啊，那你走吧。”

“呃，你不放我，我怎么走？”

俏人鱼嘻嘻一笑，道：“既然你走不了，那就乖乖听我的吧。”三两句话的工夫，就到了江边。俏人鱼笑道：“好啦，去我家玩吧。”

俏人鱼纵身一跃，双腿就化作了鱼尾的形状，姿态优美地向水中投去。

半空中，雷斯特忽地想起了一件事。

“哇！救命啊，我不会游泳！”

“嗤”的一声轻响，两个人没入了水中。

※　　※　　※　　※　　※

很久以前，好像大陆上有个著名的哲人说过，女人对于集市的感觉就像男人对于家的感觉，也许集市才是女人真正的

家，如果家的定义是一去就不想离开的地方。江流城中央最大的室内集市，就叫作‘女人的家”。也不知道是不是出自于这个典故。

不过，每天人来人往，倒是十分繁荣。

女人的家，是一座巨大的大厅。每天，由各个地方来的客商都在这里摆开摊位，售卖各式各样的商品，吸引了无数的人。当然，不是只有女人。

艾娜在一个贩卖饰品的摊位前已经站了很久。在买好各种旅行用品后，艾娜不经意地看到了这个小摊位，然而却久久不能再移动脚步。吸引艾娜注意力的是摊位上悬挂的一首别致的小诗。

“去我风尘衣，还我女儿状，与君画眉乐，神仙亦何如。”

本来这大概是某个叫风尘的作坊，为他们产的眉笔作的宣传，然而，艾娜却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其他的事情。

“小姐，来这里看看吧，这里有各种饰品，从参加晚宴到婚庆大典，各式各样，您都可以找得到啊。’看到艾娜，商贩在竭力地劝说。

“是吗？’艾娜随口应道。

“是啊，看小姐脸上喜气洋洋，一定是要结婚了。我这里有最新流行的结婚用品，无论是东部风俗的红烛喜衣，还是西部风俗的白纱婚衣，一应俱全。您要是高兴，也可以混合着来。早上穿白纱，晚上穿红裙。啊，什么？您不是要结婚。没关系，好东西买了永远不会亏。您看，买点回去先体验一下新娘的感觉。以后呢，还可以给您的小孩过家家用，过家家玩腻了，还可以撕了当桌布……’这商贩已经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了。

“喔，让我看看行吗？’听这商贩这么一说，艾娜到真想看看这大城市里流行的婚装是什么样子。

“当然，当然。’商贩见有了生意，开始殷勤地介绍着商品。

“您看，这是最新款式的婚纱，又轻又柔，穿在身上就跟没穿一样。呵呵，男人最喜欢这种东西了。还有，这是上品的龙凤喜烛，您看，这雕功有多精细，这龙凤就好像真的一样……。”

忽地，艾娜神情一动，道：“嗯，就给我一支这种龙凤烛好吗？”

“啊，好啊，要不要多来几支”

艾娜摇头，道：“不了，我就要一支。”

商贩取出了一支红烛，正要包起来。

艾娜道：“麻烦你帮我点起来行吗？”

“点起来？’商贩惊奇地看着艾娜，“可是，点起的话，您回家还怎么用啊？”

“没事，你帮我点起来好了。”

商贩诧异地摇着头，帮艾娜点起了红烛。艾娜捧起了红烛，对商贩道：“老板，我借你这里站一会好吗？”

“当然可以了，不过，为什么你买了喜烛却不回家用呢？”

艾娜微微一笑，道：“我就想在这里看。”

艾娜将红烛举到眼前，眼睛眨也不眨地凝视着。脸上的神情又是温馨，又是甜蜜，在红烛的一闪一烁的火焰前，显得格外娇艳。

艾娜似乎觉得自己到了一个铺满红地毯的小屋。在那里，一个男孩正在等着自己。做新娘的感觉，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就是他牵着自己的手时，自己手心里冒汗的感觉　是不是就是他吻着自己的唇时，那种天旋地转的感觉　又或者是，同他一起坐在床沿上时，那种紧张的快要窒息的感觉

唉，真想尝一下当新娘的感觉。可是，那个人，怎么还好像是个孩子。

透过红红的火焰，艾娜仿佛又看到了温德森林中小小的神殿中，那个跪在地上逗小兔的小男孩。

“小兔，小兔，别怕了，我会一直保护你的。哎哟，臭小兔，你怎么在我身上尿了……”

艾娜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微笑。

他一直都是这样的，这么多年了，好像也没长大多少。可是，真的好可爱！

烛光闪动中，小男孩忽地变成了一个大男孩温柔的眼睛。

“我发誓，我一定会回来，会回来保护你的。虽然我武功差劲，未必保护得了你，但是我答应爷爷的，我一定会做到。”

这个时候的雷斯特，好让人心醉。可，什么时候能回得去呢？

艾娜叹了一口气。不禁轻轻吟道：“‘去我风尘衣，还我女儿状，与君画眉乐，神仙亦何如。’到那时候，他会不会为我画眉呢？”

想起雷斯特为她画眉的样子，艾娜不禁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雷斯特画起眉来，会是什么样子呢？大概他会说：“哎哟，好难啊，我先睡一觉再来吧。”

要么，他拿起笔来，在我脸上乱涂一气。嘻嘻，会不会画得像蚯蚓？

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点一支红烛，就这么互相发呆呢？

发呆！艾娜想到这里，忽地清醒了过来。四周一看，艾娜不禁脸一红。

原来，不知什么时候，四周已经站了一圈瞪着大眼睛的人。包括刚才那个商贩在内，无不是直直地盯着她。

是啊，一个大美人本来就够显眼的了，更何况，她还捧着蜡烛，一会笑一会叹的，脸上神情变化多端，就像哑剧表演似的。难怪所有人都看得目瞪口呆。

“啊，对不起，我没事啦。”艾娜红着脸道。

四周好几个人用力地摇头。那个商贩更是头摇得像个拨浪鼓。

忽地，一阵冷风吹来。艾娜手中红烛的火焰猛地摇动了起来。大厅中所有的人几乎都在同一瞬间打了个寒战。

奇怪，这大厅里怎么突然会起风？

艾娜脸色猛地一变，忽地叫了起来。

“大家快跑啊，失火啦。”

失火？众人半信半疑地顺着艾娜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刚才还好好的大厅，忽然从好几个地方冒起熊熊大火。

“失火啦——”的大叫声一下就传遍了大厅，人群仓皇地从各个门口奔了出去，只有艾娜还站在原地。等所有人都出了大厅，艾娜罗袖轻轻一拂，满厅的幻术火焰立时消失。

“暗之精灵啊，请遮蔽所有的光线，让宁静的黑夜静静停留。”

大厅的所有出口忽然都被浓密的黑雾遮蔽，整个大厅黑暗了下来。只有艾娜手中的红烛在闪动着一点微弱的红光。艾娜轻轻叹了一口气。

“去我风尘衣。可是衣服沾染了风尘，什么时候才能去得掉呢？”

艾娜对着红烛吹了一口气，红烛的火焰骤然熄灭，整个大厅陷入了黑暗和宁静之中。

宁静并未持续多久。黑暗的大厅中响起了一阵轻微噼啪声，无数条细蛛网般的蓝色幽光忽然间在大厅的中央亮起，又凝聚成一个光环。凛冽的冷风从光环中呜呜吹出，而一个黑色的人影由光环中缓缓跨出。

人影跨出后，光环骤然一亮，旋即消失。就在这一亮之间，可以看到一个仗剑的武士，铁制的铠甲，铁色的面颊，钢铁般笔

直挺立的身躯。然而却有一柄闪烁着蓝色幽光的巨剑握在他手中，而剑锋就贴在他的脸旁。

光环消失，大厅又陷入了黑暗，只有巨剑的蓝色微光照亮着武士寒冷而无表情的脸。

停了片刻，武士说话了，僵硬的声音便如同两块巨大的铁块撞击一般，单调而刺耳。

“出来吧，你是躲不掉的。”

大厅的一角忽地亮起了一根蜡烛。微弱的红光后面，站着一个白衣的少女。

“你是来自魔界的吧，你的人还没到，可你的杀气已经到了。”

白衣少女的脸庞在烛光的后面显得有些飘忽和不定。但是，依稀可以看出，那是艾娜。

“杀气强到能透过阻隔两界的障壁，先于身体到达，这样的人物，在魔界也不会太多。你，到底是谁？”

蓝剑武士的嘴唇动了动，然而就只有嘴唇动了。脸上其他的部分就好像僵死了一般，一动也不动，发出了一个冷硬的声音。

“大魔王座下一等侍卫新月魔剑我忘，奉大魔王之命擒杀圣灵传人。”

“喔，原来你就是那个亲手杀死自己恋人，以取信大魔王的那个狠心人。”

这个新月魔剑，艾娜以前听爷爷说过。据说在两三百年前，他曾经和一个异族的女性山盟海誓。可是后来，大魔王怀疑那个异族女性是奸细，就让他取那个异族女性的心来证明他的忠心。听说他当时痛哭失声，宁死而不愿。可是第二天，他居然亲手捧了他恋人的心来见大魔王。记得当时爷爷的评语是，魔族之绝情灭性，可见出于天性，无可救药。没想到，今天竟然是他

来追杀自己。

“你，是不是束手就擒？”蓝剑武士好像没有听到艾娜的话，继续用他那金属般的语调说着。

“我到底犯了什么错？你为什么要捉我？”艾娜叹道。

蓝剑武士没有回答，然而脚步却开始迈动。黑暗中，只见到一柄闪烁着蓝色微光的巨剑在移动，散发着慑人的寒气，向着艾娜逼进。

“我忘了，当年你真的是杀了自己的恋人吗？”

蓝剑武士依然没有回答，他的脚下发出嘎嘎的声音，在黑暗中听去就好像地狱之门在缓缓开启。渐渐地，微弱的烛光范围内，现出了一只铁铸般的大脚。

“我忘，你为什么叫我忘？”艾娜忽然问道。

那只脚终于顿了一下。

“因为以前的事，我全忘了。”

“你真的忘了吗？”艾娜摇头，道，“你看这只蜡烛……”艾娜将蜡烛举到身前，蜡烛的火焰在蓝衣武士的眼中瞬忽缥缈，“在那摇曳的火焰中，难道你不会想起以前你和恋人在一起的时光吗？”

蓝剑武士冷笑。“我说过，我忘了。”

艾娜叹气，忽地不再说话了。

蓝衣武士也不说话了，可是他手中的剑忽然动了。淡蓝色的幽光划破了黑暗，闪烁着阴森森的寒气，刺向了艾娜。剑锋上卷起强烈的旋风，将艾娜的前后左右紧紧包裹，强风卷起了她的衣裙。

然而艾娜就好似忽然化作轻烟，在蓝衣武士的眼前一闪就消失。

蓝剑武士轻“咦”了一声。他的眼前竟然失去了艾娜的踪迹。

这怎么可能？没有气场的振动，没有魔法能量的痕迹，也没有任何物理能量的作用，怎么一个人会突然地消失。她去了哪里？

“我在这里。”

蓝剑武士回头，却见艾娜正笑盈盈地站在他的身后，暗淡的红光中，艾娜的笑脸如同烟霞般的模糊晃动。

“嗨！”蓝剑武士大喝一声，密集的蓝色剑芒脱剑而出，嘶叫着划开空气，袭向了艾娜。

然而，艾娜忽然飘了起来，就像是一朵云，漂浮在了半空中。剑光在她的身侧划过，丝毫也没有影响到她的笑脸。

蓝剑武士再喝一声，蓝色剑雨便如同炸开了一般，从一个中心点向四外散射，笼罩了所有的方位，没有一丝的死角。

然而仍然无用，艾娜就在剑雨中飘飞，就好像是雾气中飞鸟的影子，轻袅而飘逸。剑雨根本追不上她的速度。

这，怎么可能！这是根本不可能有的速度，惊电骤闪不及她的万一，神界魔界从没有这样的人物。她根本不是移动，而是从一个地方消失，又从另一个地方出现。

不，这绝对不可能！

蓝剑武士猛地一惊。

这不是真的。这，是一个梦！

※　　※　　※　　※　　※

轰隆一声巨响，一道蓝色的闪电在晴朗的天空中劈下，“女人的家”在一瞬间就冒起了浓烟。

艾娜正沿着长街急速地奔行。听到巨响，回头望去，只见那个方向，正冒起滚滚的烟尘。艾娜不禁一皱眉。“糟糕，没想到他这么快就破了我的一帘幽梦。”

艾娜加快了脚步，在江流的主街上飞速地奔跑。

忽地，艾娜停下了脚步。

在长街的另一端，正站着一个身穿黑色铁甲，手捧蓝色大剑，浑身散发着慑人寒气的武士。那武士看见艾娜，点点头，冷硬的笑容浮现在脸上，就好像铁板裂开了一条缝。

“你很不简单，不愧是昔日无双公主绮罗的后人，居然能够在一间黑暗的大厅布下迷阵，用话语分散我的心神，用一根红烛引我入梦，让我和自己的梦战斗，你真值得自豪。”

艾娜叹道：“可惜，还是被你这么快就破了。”

蓝剑武士摇头，道：“那不能怪你，因为你不知道来的是我，也不知道我手中的这柄新月魔剑有召唤闪电的力量。这只能说是你命不好。”蓝剑武士的眼睛陡地一瞪艾娜，“你，就认命吧。”

蓝剑武士一步步地向她走过来。在他脚步经过处的人群便如同遇到了瘟疫一般，浑身发抖，纷纷避入各个角落。

艾娜退了半步，然而只觉得后背微微有凉风吹过。她知道，这是那武士惊人的杀气已笼罩了她。只要她一有逃跑的打算，那武士的剑势将如长虹经天，一闪而至。

艾娜左右一望，但见长街两旁本来摆满了货摊，但是现在摊主都已经不知躲到了哪里去。在自己的左边，一个卖馄饨的摊子上一锅滚水正冒着热气。而右边，一个卖农产品的摊上，一大桶黄豆已掉了盖子。艾娜眼睛忽地一亮，向右迈了几步，一把抓住那桶黄豆。手一抖，便将黄豆撒了出去，散布在了艾娜和那武士之间的街面上。

蓝剑武士冷笑不语，继续前进。豆子在他脚下发出吱吱的碎裂声，却一点也影响不了他的注意力。

艾娜又闪到路的左边，玉指轻轻点在了那锅热水上，另一只手则伸入了自己腰间的隐灵袋。

“水精灵，助我一臂之力，让流动之水化作奔腾之兽。”

一条绿线陡然自艾娜伸入腰间的手中传出，由右手瞬间传至左手，然后注入那锅沸水中。那锅沸水猛地晃动了起来。

“当”的一声大锅顷翻，然而却没有一滴水流出来。一只张牙舞爪，身上兀自发着滚滚蒸汽的透明水兽自锅中跃了出来。

艾娜玉手一指那武士，道：“去，拦住那个人。”

水兽一声咆哮，四蹄踏动，直奔那蓝剑武士而去。

蓝剑武士一声冷哼，握剑之手动也不动，而另一只手并掌如刀，一刀挥出。一股强烈的劲气脱手而出，带着轻微的啸叫声，一下便劈在了水兽的头上。“噗”的一声炸裂了开来，将一只水兽化作了无数的水星，四散飞溅。

武士冷笑道：“你还有什么招数？”

艾娜叹了一声，道：“既然是命该如此，我还能说什么？你来吧。”

武士脚步踏动。

可奇变忽生，武士脚下的豆子猛地长了开来，伸出无数的枝蔓，迅速地蔓延，一下就将武士的脚紧紧缠住。那武士连声暴喝，剑发如雨。然而这古怪的藤蔓生长的速度竟然匪夷所思，武士斩断一尺的藤蔓，那藤蔓竟然能生长出两尺，将他的脚越缠越紧。而且逐渐向上伸展。

“曼托藤。”

那武士只来得及一声惊呼，全身就被那藤蔓紧紧地包缠了起来。

艾娜这时才舒了一口气，擦去脸上的汗珠。

曼托藤是一种及其特殊的生物，原本生长于天界无根水、地界烈焰火、魔界阴域风交汇的地方。它的特性是生命力极其强韧，而且喜于盘缠最靠近它的物体，而且藤蔓坚韧，一般的高手根本斩它不断。

因为它的种子具有疗伤败毒的功效，所以艾娜昔日曾经采

集过数颗收藏在袋中。

想不到这次派上了用场。

原来，艾娜假借掀翻黄豆，将数颗曼托藤的种子混在了其中。馄饨锅中之水虚悬半空，自然无根，而下面烈火烹烧，又得了烈焰的滋润。而那武士来自魔界，其拳风之中自然也无可避免地有魔界阴域风的特性。这三下一凑合，便催生了曼托藤，将那个魔界顶尖的高手也缠入了其中。

这中间的道理虽然不难，但是能在这瞬间之中，将几种极平凡的事务联系在一起，生发出处理困境的方法，也只有博学聪敏的艾娜才能办到。在后来辅助雷斯特征战天下的时候，艾娜的这个特长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让对手吃尽了苦头。

艾娜小心地绕过了曼托藤的区域，向前急奔。她心里知道，虽然一时困住了那个新月魔剑，可是，他的功力实在太强，曼托藤决无法长期捆住他。自己需要赶快离开。

可艾娜才奔到街口，身后便亮了起来，明亮的蓝光将艾娜的影子映在了奔行的前方。艾娜回头看去，只见那武士所在地方正发射着刺眼的光芒。光芒的发源是一柄剑的形状。光芒四周紧紧缠绕的曼托藤竟渐渐地变得通红，然后一块一块地炸裂了开来。

艾娜不禁心中叫苦。

“糟糕，没想到那柄新月魔剑这么厉害。”

正自无计时，猛地头顶上一阵翅膀扇动的声音。

“艾娜小姐，快，我带你走。”

艾娜抬头一看，不禁喜道：“怎么是你。”

长街之上，蓝剑的光芒越来越盛，终于一声巨响，曼托藤全部化作了粉末。那个武士捧着蓝剑走了出来，然而人影已在天空中化作了一个小点。

蓝剑武士仰望长天，狠狠一跺脚。

“我总会捉到你。你跑不了的！”

※ ※ ※ ※ ※

当巨大的江流城已在眼中渐渐远去，艾娜终于舒了一口气，将目光转回到飞行的少女。

少女长达两丈的双翼如飞行巨龙般展开，沿着热风的轨迹滑行。长空的劲风吹拂着她缎一般的长发，在风中波浪般的飘拂。少女没有穿铠甲，但是却有一枚罗天帝国骑士的徽章别在胸前。见艾娜看她，少女眨了眨宝石般的明眸，道：“艾娜小姐，我们又见面了。”

艾娜微微而笑道：“谢谢你了，伊芙小姐，真没想到会碰上你。”

伊芙道：“有什么可谢的，你是霞女皇的艾娜姐姐，我看见了，怎么能不帮？”

“霞妹她最近还好吗？”艾娜问道。

伊芙叹了口气，道：“霞女皇一切都好，可惜就是……”伊芙看了看艾娜，却没有说下去。

“喔，看你的样子，好像是做了霞妹的骑士了，怎么会有闲到这里来？”艾娜知道伊芙的意思，可是她却不知说什么好，只好岔开话题。

“我是作为罗天特使出使香兰的，顺便也看看能不能碰上你们。还真巧，这么快就碰上了。”伊芙咦了一声，“他呢？”

艾娜摇摇头，道：“我也不知道，本来约定在广场见面的，可碰上了那个家伙，就不知雷斯特会不会有事了。”

伊芙“啊”了一声，似乎有点失望，随口道：“是这样啊！”忽地又想起一件事，“艾娜小姐，那个家伙是什么人啊，真的好厉害，你怎么尽惹上这样的人物？”

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艾娜想了一下，却笑道："你是专门来找他的吗？"

显然没想到艾娜会突然问这个问题，伊芙的脸骤然红了一下，却依旧道："也算是吧，我好想他，霞女皇也是。"

艾娜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过了好一会儿才轻轻道："这个害人的东西。"这句话说得很轻，不似是说给伊芙的，倒像是说给自己的。

天空中的风很大，吹掠起艾娜的头发，艾娜用手轻轻拂了拂，不再去想那些烦心的事情，只俯视着地面。

身在空中，看着大地更有一番奇特的感受。草木青葱，便似翡翠。江如玉带，横亘大地。夕阳斜照，映在江波中，闪烁着点点金鳞。千载之下，夕阳便这般红了又红，万里的山河依旧如此美丽，可为什么这世间的争斗却从无止息？

艾娜不禁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既似是无奈又似是不解。

忽地，艾娜怀中不知什么东西散发出耀目的青光，刺得伊芙的眼睛难以睁开。伊芙双手正抱着艾娜，无法伸手去拦，只得扭开了脸去，问道："艾娜小姐，你身上什么东西，怎么这么亮？"

只听得艾娜的声音也充满了惊奇。

"怎么会这样？快，我们下去。"

伊芙在空中盘旋了几下，降落在江边的一处芦苇丛中。

艾娜从怀中掏出那发光的物体，原来是一块青色的玉佩。艾娜蹙紧了眉头，道："这是我娘留给我的青冥佩，它不知是怎么了。"

伊芙四下环顾，但见晚风悠悠，并无人迹，这才道："艾娜小姐，我们不宜久留，以那个武士的功力，我看他一定可以在五十里内锁定我们的精神波。而我们现在离开江流还不到二十里，我看我们还是快走吧。"

艾娜站了起来，神情忽然间显得有点恍惚。"奇怪，我觉得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叫我。”艾娜站了起来，沿着江边走了下去。

伊芙焦躁而戒备地跟着。

忽地，一阵寒风吹过，伊芙面前的芦苇嗦嗦地晃动了起来。伊芙集中了精神，将手按在了剑柄之上。

芦苇从一开，一条青蛇游了出来。从伊芙的旁边经过，向江里游了去。

伊芙松了一口气，手松开了剑柄。

原来是虚惊一场。

可不一会，芦苇从又晃动了起来，一大群野鼠又钻了出来，向江里钻去。紧接着是大群的青蛙、野兔、獐子，以及各种野生动物，纷纷钻了出来。就好似逃命一般，向江边而去，又纷纷跳入了江里。甚至连平日的天敌，如青蛙和蛇类，也跑在一起。

“怎么回事？”伊芙喃喃道。

抬眼望去，眼前整片的苇丛一起晃动了起来，不知有多少动物在里面。

“不好，是他来了。”伊芙猛地醒悟，这是一个人可怕的邪恶之气，令所有的动物惊惶逃命。正是那可怕的杀气，令所有动物界的捕猎者和被捕猎者一起踏上了逃命之路。

伊芙急急奔到江边，抓起艾娜的手臂，道：“艾娜小姐，我们快走，他追来了。”

然而艾娜却恍如没有听到一般，依旧在沿江缓缓走动。

伊芙无奈，回过身来，却见整片目光所及的芦苇丛全都静寂了下来，静得一点生气也没有。只有风吹苇叶发出的沙沙声。

而在远处，一个黑色铠甲的影子已在夕阳下映射出诡异的光芒。

伊芙深深吸了一口气，将剑拔在了手中。

蓝光一闪，整片的芦苇齐齐地从中裂了开来，地面的泥沙

卷起烟尘，碎裂的苇叶在寒风中乱飞。

伊芙横剑一挡，“当”的一声巨响，劲风暴烈了开来，化作一团的烟云。伊芙猛地退了三步，胸口的真气一阵浮动。

好厉害的家伙！隔了这么远，竟然剑气一点也没削弱。自己远不是他的对手。

伊芙吸了一口气，平下了浮动的真气，急对艾娜道：“艾娜小姐，快走吧，我挡不住他的。”

然而，艾娜仍像没听见似的，依旧在皱眉苦思。

黑色铠甲的影子越来越近。猛地，蓝光再闪，呼啸的劲气卷起狂风，巨锤般的袭了过来。伊芙站在艾娜的身前，剑竖胸前，全力运功，抵御着可怕的力量。秀美的长发在风中笔直地后扬，任何飘得稍远的发梢都顷刻间消失无踪。

“噗噗”两声响，伊芙袖口的两颗扣子在强风中粉碎。

忽然间，身后的艾娜喜叫了一声。

伊芙一声娇喝，全力运剑。长剑在空中连画了三个螺旋，迎面的强风在螺旋中被引偏，从身边滑过。伊芙回头看去，只见艾娜将那块闪着青光的玉佩放在了水面上，水面豁地裂开了一个大洞，出现了一个绿色的通道。水依然在流动，就好像完全没有那个洞。

“快进来。”艾娜当先跳入那个洞。

蓝光再闪，劲风卷动，可水面的洞口已在伊芙的身后关闭，只激起了漫天的水雾。

水雾缓缓散去，黑色铠甲的武士站在江边。闪着蓝色幽光的长剑就斜插在江水中。

过了一阵，武士收回了长剑，轻轻自语道：“原来是水灵遁通道。”已落半山的夕阳斜斜地照在他铁一般毫无表情的脸上，显出血一样的光芒。黑甲武士猛地抬头，望向了东方。

“月亮，应该就要升起了吧。”

第三章　水中灵幻境

在看到不断临近的水面时，雷斯特情不自禁地闭上了眼睛。虽然说以前在小镜湖也曾掉到湖里，但毕竟那时可以运气屏息，走出水面。可现在，全身都被捆作一团，根本动都动不得，却还如何能走？然而虽然好像已经进入了水中，可却半天都没有感觉到身体被水沾湿的那种感觉。耳边只听得小人鱼娇笑的声音。

“笨家伙，没事的，你睁开眼睛吧。”

雷斯特用力地摇头，道：“你又想骗我。”话一出口，雷斯特不禁自己也觉得奇怪，怎么在水中还能张口，而没有被水灌进嘴里的那种难受的感觉？

人鱼娇笑道：“你不看可是你的损失，这样的景象可不是一般能看得见的。”

雷斯特再次摇头，可是毕竟禁不住心中的好奇，没一会儿就睁开了眼睛。这一睁开眼睛，可就再也合不上了。

各种各样的鱼儿在身边悠闲地游过，有的五彩斑斓，似千锦织缎；有的青鳞碧尾，如上品玉雕。探头探脑的乌龟在水中谨慎地滑行，成群成对的小螃蟹在江底中吐着气泡。舞动的水藻不时从眼前飘过，就好像一条条飘带，装点着这水中胜景。而自己就好像在一个碧蓝色的水晶中滑行，虽然看得到鱼儿在身边游过，水波在身边泛起，可是竟然没有一点感觉。雷斯特惊奇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小人鱼大概看到了雷斯特的傻样，不禁笑道：“怎么样，我没骗你吧 ”

雷斯特用力地甩了甩脑袋，道：“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我好像一点也没有接触到水的感觉。可现在明明是在水里啊。 ”

小人鱼格格地笑，道：“你当然不会感觉到水，因为你是在我娘设下的碧水灵遁通道中。 ”

雷斯特奇道：“碧水灵遁通道？那是什么东西啊？ ”

“就是一条特别的空间通道嘛。你真笨。 ”

大概是眼前的景象太新奇了，雷斯特一点也没介意小人鱼说他笨。

“嗯，可怎么会这样呢？ ”

“你所在的地方其实和这个水世界并不是一个空间。你感觉不到鱼和水，鱼儿们也感觉不到你。这是我娘专门为客人准备的特别通道。 ”

雷斯特摇头，道：“我真不敢相信。 ”

“什么嘛，”小人鱼噘起了嘴，“不信你来摸摸看。 ”

小人鱼手指在雷斯特身上的水链一点，水链立时收缩，化作了小人鱼腕上的一条水环。

雷斯特舒了舒有点发麻的臂膀，伸出手指去拦一条从身边游过的小青鱼。然而，就好像根本没有雷斯特的手，青鱼从雷斯特的手中央一穿而过。

“咦，居然是真的。你娘真了不起。 ”

“那当然，我娘可是我们人鱼族里最崇高的水灵圣女呢。这样的魔法，整个人鱼族也只有我娘才会。”小人鱼的声音充满自豪。

雷斯特点头，忽地道：“你娘那么了不起，怎么你还是好像只会耍赖皮。 ”

小人鱼怒道：“你说什么！ ”

“我说得不对吗？想想刚才我就生气，你竟然趁人说话的时候出招。”

小人鱼哼了一声，道：“谁让你自己不小心。”

“那是我看你一个小姑娘，不想和你一般计较。”

小人鱼做了个打死我也不信的神情，道：“呸，你别吹了，谁信。”

雷斯特不禁怒道：“快点放我回去，不然……”

“不然怎样？”

雷斯特挥了挥拳头，威吓道：“不然，我可要发火了。”

小人鱼一脸不屑，道：“哼，我才不怕，你倒发火看看。”

雷斯特用力舞了好几下拳头，却终于又放了下去。

“算了，看你是个不懂事的小姑娘，我不和你计较。”

小人鱼撇嘴道：“我就知道你不敢。”

“你……”雷斯特正不知该怎么办时，忽听小人鱼欢喜地叫道：“到了，这就是我的家了。”

雷斯特抬眼看去，只见前面的江底，出现了五点金色的星光，布成了一个五角星的形状。

小人鱼到了光幕前，在五角星的五个星星上各扣了两下，对着五角星道：“娘啊，灵儿回家来啦。”

五角星构成的空间内部，忽地有了一层若有若无的光幕。

小人鱼笑道：“好啦，我们可以进去了。”说着便先进了光幕。身子已进去了一半，小人鱼忽地回过头来，对雷斯特说：“快啊，这魔法门一会儿就关了。”

雷斯特还在犹豫，小人鱼抓住他的手一拽，雷斯特便身不由己地踏入了光幕。

※ ※ ※ ※ ※

“真没想到，水底会有这么样一个地方。”雷斯特惊奇地睁大眼睛赞叹道。

碧蓝色的水幕在头顶高高地撑起，透过水幕，不时可以看见各样的鱼儿游过。无数银亮的小珠闪烁着柔和的光芒，就嵌在这层水幕之上，如同蓝天中看到无数的星星，映亮了这水底的世界。眼前，一排排绿色的圆顶小屋整齐地排列。每个小屋的圆顶上都有水喷出，就好似喷泉一般，形成各式各样的花饰。仔细看去，小屋的墙壁也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流水一般不停地流动，显得变幻而绮丽。多数小屋的前面，都有一个小水坛，许许多多从所未见、类似水仙和水莲之类的花朵绚烂地绽放。在远处，一座高高的尖塔耸入空际，塔尖处闪烁着亮晶晶的光芒。

“这就是我们人鱼族的城市——灵幻水境。”小人鱼骄傲地道。

“真的很漂亮，很……”雷斯特不停地赞叹着。

“别傻了，快点跟我来吧。”小人鱼娇笑着拉起雷斯特的手，向前奔去。

“喂，别拉啊，去，去哪里呢？”雷斯特被小人鱼拉了一个踉跄，几乎跌倒。

“当然是我家了。”

沿着水屋间的大街，雷斯特和小人鱼渐渐走近了那高塔一般的建筑。这次看得比较清楚了，塔顶一直插到了水幕之处，在塔尖的地方，一个硕大的明珠放射着灿灿的光辉。

还没到门口，小人鱼已经高兴地叫了出来。

“娘啊，我回来啦。”

塔门一开，塔中走出了一个侍女装束的人鱼。

“怎么是你？克丽丝。”小人鱼顿住了脚步。

那个侍女见了小人鱼，喜道：“小姐，你回来了。”

“我娘呢？”小人鱼问道。

“这几天水灵母珠的状态一直不太稳定，圣女正在闭关探究原因。”

“又是闭关，她总是闭关。”小人鱼掩饰不住失望的神情。

“你回来就太好了，圣女一直很担心的。”侍女道。

“骗人！她总是闭关，从来不理我。”小人鱼大声地叫了起来。

“圣女她肩负着整族人的安危，她……”

“算了，我不要听，”小人鱼回过头来，拉住雷斯特的手，笑着说，“正好，我们去玩吧。”

然而雷斯特却挣了开去，正色道：“好了，别闹了。你到家了，我也该回去了。不然艾娜姐姐该等急了。”

“什么？你也不理我。”小人鱼的笑容停在了脸上，又渐渐化作了泫然欲泣的表情，泪珠在眼眶里滚动，“你们，你们都不理我，为什么你们谁都不理我。”小人鱼狠狠一跺脚，用手在眼眶中抹了一把，“算了，你走吧，你们都走吧，没有你们我也照样玩得挺好。克丽丝，你送他走吧。”小人鱼半转了身，然而肩头却微微抽动了起来。

那个侍女走了过去，似乎是想要安慰一下小人鱼。然而她只迈动了一步，小人鱼却已尖声地大叫了起来。

“你走，你走，你们都走！”

侍女无奈，只得向雷斯特走了过来。

“公子，你跟我来吧。”

雷斯特点点头，随着侍女迈动了步子。身后小人鱼低低的抽噎声渐渐地响了起来。雷斯特忍不住回头看去，只见小人鱼一个人轻轻抽动着双肩，看上去悲伤、凄凉、孤独、无助，让雷斯特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失去了父母的小白兔。

“等一下。”

雷斯特忽地停下了脚步，转回了头，三两步便奔了回去。手放到了小人鱼的肩上，轻轻用力，将小人鱼的脸扳转了过来。

“你回来做什么？”小人鱼低低抽噎着道。

雷斯特用手在小人鱼的脸上轻轻擦了擦，微笑道：“我来陪你玩，好吗？”

“真的？”

雷斯特用力地点了点头。

“真的。”

小人鱼的笑容如花绽放在兀自带着泪珠的脸上，就好似春凝晓露一般的灿烂。

“太好了！你真好，男人。”

雷斯特不禁苦笑摇头。

“不要老叫我男人好吗？我的名字叫雷斯特。”

小人鱼瞪着奇怪的大眼看着雷斯特，道：“为什么不能叫你男人？”

雷斯特道：“男人是个通称，就像你是人鱼族的。可是我总不能叫你人鱼吧。”

“那当然，人家是灵儿。”

雷斯特呵呵笑道：“这就是啦，我是男人，可我的名字叫雷斯特。”

“那我叫你雷斯哥哥好吗？”

雷斯特道：“这回对了。啊，我是叫你灵儿吗？”

“克丽丝她们都叫我小姐，外面街上的人叫我小灵灵，我好像有个名字叫水灵月。不过，和我最好的人叫我灵儿。”小人鱼歪着头想了一下，“你就叫我灵儿吧。”

雷斯特点点头，笑道：“好吧，灵儿，那我们玩点什么呢？”

“这个……跳水房怎么样？要么，拍水球？或者是，踢水毽……”

雷斯特不禁觉得头渐渐大了起来。他开始有点后悔，刚才为什么不走！

※ ※ ※ ※ ※

“哎哟，累死了。”雷斯特喘着粗气停了下来。

“你好笨啊，这么几下就累了？”小人鱼一边拍着手中的水球，一边娇笑着说。

刚才经过和小人鱼的协商，终于选择了雷斯特认为比较简单的拍水球。拍水球这个游戏的玩法，就是一人一个魔法凝成的水球，在一块水面上拍，让水球在水面和手掌间来回弹跃，来回次数多者为胜。开始雷斯特还以为容易，可哪知这水球在水面上一碰，便会散了开来。需要将真气控制得恰到好处，才可以触水而不散。这样下来，不过几百次，雷斯特便已累得喘气了。转头看去，小人鱼一手操纵五六个水球，在水面上走马灯般的往复不断。雷斯特不禁佩服小人鱼对于水魔法的天赋和造诣。

其实，单是凝成一个水球并不算难，只要功力足够，无需水魔法也做得到。像雷斯特就可以用真气聚出一个水球来。可是要想聚得圆，使水形内聚，就必须有水魔法的造诣不可。像小人鱼聚出的水球，浑圆浑圆，不见一丝瑕疵，就很不简单。起码雷斯特看看自己聚出的鸭蛋似的水球，就免不了惭愧。不但如此，小人鱼轻松地操控五六个水球，丝毫不见勉强。而且水球触水，水面不见一丝波动。分明是水形自行内聚，不是真气外裹的结果。以她这样的年纪而言，实在是非同小可的造诣。雷斯特反而觉得自己刚才输得不冤。

“几下？我看都有上千下了。”雷斯特道。

“哪有”小人鱼停下了手中的水球，稍微想了想，道“才只有八百九十一下。”

“哇，”雷斯特不禁咋舌，“怎么你数得那么清楚？”

“嗯，”小人鱼神情有点黯然，“妈妈总是闭关，没人陪灵儿玩，灵儿只好自己拍球玩。玩多了，自然就数得熟了。其实，灵儿好闷的，不然也不会跑到外面去玩，也就不会认识你了。”小人鱼忽又嘻嘻一笑，“还好，你这个男人还不是太坏，肯陪我玩。”

雷斯特也笑了，然而笑意却很快变得干涩。

惟一的玩伴只有自己……曾几何时，自己过着的也是这样孤寂的童年啊！高远的晴空不会说话，葱郁的密林不会说话，自己只能和自己做游戏。不，我至少还有艾娜姐姐陪伴着我，虽然她性子文静，与其说是玩伴倒更像个母亲，但若是没有她，我不能想象现在的自己会变成什么样……

想到这里，雷斯特对灵儿的怜意大生，再也笑不出来，讪讪地不知说什么好。

沉默了一阵。忽地，雷斯特想起一件事。

“啊，灵儿，你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水灵珠是什么啊？”

小人鱼指了指头顶。

“那就是水灵珠啊，你看不到吗？”

雷斯特仰望头顶，只看到无数的闪光小星在头顶的水幕上闪烁。

“就是那些小星芒吗？”

“是啊，那就是水灵珠了。”小人鱼道，“就是这些小珠们支撑着我们这个水底世界。就是他们的能量支撑着我们的水灵幻结界，也提供着我们光明。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好。我对这些小珠是又爱又恨。”小人鱼脸上的神情忽然变得好复杂，“所有这些小珠都是从一颗水灵母珠而来的，我娘就是守护这颗母珠的圣女，也就是因为这颗母珠，我娘才总是闭关，没时间理我。”

雷斯特挠了挠头，虽然觉得小人鱼蛮可怜的，可一时也不知该怎么安慰她好。

沉默了一会。忽地，小人鱼问道“你们男人是不是真的很坏”

雷斯特哑然而笑，道“这怎么可能？你看我很坏吗？”

小人鱼咬着小指头想了一下，道“你好像是不坏啦。可为什么你们人类中女人总说男人坏呢？”

“哪有这回事？”雷斯特奇道。

小人鱼道“我偷偷看见过好多次啦。在经过的小船上，你们男人总喜欢把唇碰到女人的唇上，然后女人就说，你好坏。”

“啊，这个……其实呢，她们不是真的说男人坏啦。”

“不是真的，为什么要说？”

“嗯……”雷斯特不知该如何解释。

“人家就是因为这个才特别好奇去看男人的，”小人鱼忽地一脸希冀地看着雷斯特，“雷斯哥哥，我们来试一下好吗？”

“哎，这个，好像不太好。”雷斯特一脸尴尬。

“有什么不好，试一下嘛！”小人鱼噘起了嘴。

“嗯，还是不要吧。”

“要，就要！就要！”

雷斯特几乎被小人鱼吵怕了。四下望了望，好像没有别人，终于答应了。

“好吧。”

小人鱼高高地嘟起了嘴，期待地看着雷斯特。雷斯特再次做贼心虚地四下看了看，终于小心翼翼地将唇贴到了小人鱼嫣红的小嘴唇上。然而小人鱼的嘴唇就好像一个嫣红的陷阱一般，让雷斯特深深地陷了进去。好久都没有分开。渐渐地，小人鱼嘴唇上的嫣红扩散了开来，布满了整个面颊。

良久……

“哎哟，你咬到我的舌头了。”雷斯特痛叫着分了开来。

“对不起，雷斯哥哥，”小人鱼红着脸道歉，“不过，也是你不

好啦。谁让你老用舌头舔来舔去的，多恶心。”

雷斯特无言，苦笑。

忽地，头顶传来隆隆的雷声。雷斯特奇道：“怎么这里还会打雷下雨吗？”

小人鱼摇头，道：“不是的，这是有人从外部开启了结界。奇怪，好多年都没有这样的事了。”小人鱼一拉雷斯特，“快，我们去看看。”

沿着来时经过的大街，走了不远，就看到了一群人鱼，围住了不知什么，正在剑拔弩张，气氛十分紧张。

“发生了什么事？”小人鱼抓住一个问道。

“有个魔族血统的半魔族，和一个人族闯进了我们的结界。我们正要拿下她们。”

分开了人群，雷斯特看到了一个背展双翼的女子，还有一个白色神官袍的熟悉身影。

“艾娜姐姐，还有伊芙，你们怎么来了？”雷斯特惊喜地叫着。

看到雷斯特，艾娜微笑道：“雷斯，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伊芙看见雷斯特，眼神中似乎有些激动，不过也还是镇定住了。

小人鱼在雷斯特的旁边轻轻拉拉他的衣袖，问道：“雷斯哥哥，她们是你的朋友吗？”

雷斯特点头应是，目光在小人鱼嫣红的小嘴上停留了片刻，方移回艾娜身上，脸却忽地红了。

小人鱼对旁边的人鱼说了几句，人鱼们渐渐地散了开去。

“好了，你们既然是雷斯哥哥的朋友，那么就请到我家坐坐吧。”小人鱼发出了邀请。

雷斯特一行便向那市中心的高塔走去。

一路上，雷斯特问道：“艾娜姐姐，你怎么到这里来的？还有

伊芙姑娘,你怎么也来了 ”

“ 是它带我们来的。 ”艾娜从怀中摸出了那块青冥玉佩,可玉佩已不再闪光。艾娜不禁轻轻自语道“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召唤呢? ”

※ ※ ※ ※ ※

冷月的青辉已洒照在大江之上, 在江流中化作了点点散碎的银波。江岸边,一个黑甲的武士孤坐着,一动也不动地凝望着天空中的一弯月亮,已经过了很久。

“ 月儿,月儿,今天你开心吗?可惜的是,今天我不能陪你了。 ”

黑甲的武士缓缓站了起来,将蓝色的长剑高高地举起。弯月的银辉照射在剑上, 陡然间扩展了开来, 便有如一弯新月的形状。武士大喝一声“ 开! ”银色的辉芒卷夹着劲风击向了江面。轰然一声巨响,然而却没有激起一丝的水浪,水面在武士的面前裂开了一个大洞。

※ ※ ※ ※ ※

在灵幻水境中央的高塔里, 一间独特的小屋中, 雷斯特正在给艾娜讲述和小人鱼来到这里的经过。在他绘声绘色地讲完之后,艾娜和伊芙已经笑得像花朵一样。

好不容易,艾娜才止住了笑,对小人鱼道“ 小灵月,对男人的印象怎么样? ”

小人鱼稍微想了一下,道“ 挺好的,他肯陪我玩。而且刚才他对我坏的时候,也蛮有趣的。 ”

“对你坏？”艾娜奇道。

“是啊，就是把他的唇碰到我的唇上面，就像你们人类常做的。”

“什么！”

艾娜不禁厉声道：“雷斯特，你怎么可以这样欺负人家小姑娘！”

伊芙用奇怪的眼神看着雷斯特，抿嘴浅笑道：“看不出来啊，你还……”

而雷斯特的脸则一下子涨成了紫茄子。

“不是，不是的……”好不容易雷斯特才理清了口舌，“是她要试一下的。不信你问她。”情急智生，雷斯特一指小人鱼。

“试一下？”艾娜不解地看着小人鱼。

“是的，是这样的……”小人鱼点头，解释了一下。

听了小人鱼的解释，艾娜有些埋怨地看了雷斯特一眼，道：“虽然不是有意，却也是……不好。”

雷斯特没有分辨，脸上的表情就好像第一次进人家园子里偷葡萄被捉住。

忽地，艾娜想起一件事，向小人鱼问道：“灵月姑娘，你们这里有没有什么圣殿一类的建筑”

“没有。”小人鱼摇头。

“那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小人鱼想了一下，茫然地摇头，道：“没有啊，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好像没什么地方很特别的。”

艾娜皱眉，自语道：“那么是为什么呢？”

忽地，地面猛地震颤了起来，只震的桌面上的器皿一阵乱跳。

“怎么了，地震了吗？”艾娜问道。

小人鱼摇头，道：“不可能，我们这个结界保护的城市，是从

来不地震。”

“那么是……”

雷斯特只说了一半就被艾娜止住了。“出去看看就知道了。”

几个人一起奔出了房门。

到了外面，只见街上已经聚集了许许多多的人鱼，每个都在仰头向上面望去。

雷斯特也仰头向天看去。就见头顶的水幕如同起了风暴一般，卷起了一个巨大的漩涡，漩涡的中央不时闪过巨大的蓝色电光。

“这是怎么回事？”雷斯特向小人鱼看去。

小人鱼茫然地摇头。“我也不知道，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形。”

漩涡越卷越大。渐渐地，漩涡中央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色洞口。猛地又一道蓝电闪过，洞口中出现了一个黑色铁甲的武士。整个人鱼都市就在同一时刻，吹起了一阵阴冷的寒风。

“魔族，是魔族。”人鱼们发出尖锐的惊叫声。

这种来自魔界阴域的恐怖之风，对于人鱼这样的精灵们来说，真是太熟悉了。人鱼的寿命较长，一般能达到两三百年之久。五百年的时光，对于人鱼们实在是很短暂，对于神魔大战时的记忆也要比人类深刻得多。

恐怖的叫声在顷刻间传遍了整个都市，数百个人鱼在同一时刻举起了手。各式各样青色和白色的光芒立时充满了空际。飘散的冰晶、尖锐的冰锥、柱状的冷水箭在同一时刻袭向了天空中的黑甲武士。

然而，蓝光一闪，就好像深沉黑夜里惊悸的闪电，划破了空际。所有的冰晶、冰锥、冷水箭都在同一时刻崩散了开来，又被寒气冻成了白色的霜，降了下来。整个人鱼都市就好像降下了纷纷的雪花。

在半空中缓缓下落的黑衣武士，运起了蓝色的长剑，用力向下一挥。伴随着闪电般的蓝光，一座巨大的水屋崩散开来，人鱼们纷纷逃散。

雷斯特不禁喃喃道："好可怕的力量。"

"糟糕，又是他追来了。"伊芙惊道。

"我们快走。"艾娜一拉雷斯特的手，当先奔了出去。

然而小人鱼奔了几步，却忽然停了下来。

雷斯特也停住脚步，回身催道："灵儿，你怎么还不走。"

却见小人鱼轻轻地摇头，道："你们走吧，我不走了。"

"为什么？"雷斯特急道。

小人鱼道："这是我的家，这塔里有我的妈妈。我不能走。我要保护我的妈妈。"

"可是，你绝不是那个人的对手。"

"我知道，"小人鱼抬起头，缓缓地望向身边的高塔，眼中似乎有了雾，这一刻的小人鱼再不像一个刁蛮任性的小姑娘。"可是，我一定要保护我的妈妈。虽然她总是闭关，虽然她很少陪我玩，虽然我总是埋怨她。可是，她是我妈妈，是她给予了我生命，是她让我看到了光明的世界；也是她曾经用温暖的手怀抱着我，也是她曾经用温柔的手抚摸我。我，我爱她。所以，我一定要保护她。就像妈妈经常说，保护人鱼一族是她的责任。保护妈妈也是我的责任。"

"责任？"雷斯特呆呆地站了下来，思索着这个词的意义。

"是的，"小人鱼忽地笑了，"我以前从来都不懂的，可是，我现在终于开始明白了。"

雷斯特狠狠地一跺脚。"我不明白什么是责任，可是我知道，我决不能让一个小姑娘独自对付大恶狼。"

虽然雷斯特的比喻很不恰当，可是小人鱼的眼中还是跳动着感激的泪花。"谢谢你，雷斯哥哥。"

“既然你们都不走，好像我也没有走的理由。”一边的伊芙缓缓抽出了长剑。

艾娜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说。她打开了身边的革囊，取出了一排的灵符。

这时，在街口处，已经显现了黑色铠甲的影子。

小人鱼双手前伸，念动了咒语。

“慈悲的水幕，温柔的保护，让所有来自黑暗的力量在水幕上消散。慈悲水幕！”

一道薄薄的透明水幕，在小人鱼的身前张了开来。

“照耀大地的神灵啊，请给予我神圣的灵力，将一切的邪恶摒除在外。”雷斯特也使出了“守护光幕”。纯白色的透明光幕同水幕结合在了一起，闪耀着晶莹的光芒。

伊芙伸出了长剑，抵在了光幕之上。剑尖处陡然“嗡”的一声响，一道气屏张了开来。“孔雀开屏”施出。

艾娜打开了腰间的隐灵袋，放出了风水火三个精灵。

“丽亚、贝丝、帕特，帮我加持这些灵符。”

三个精灵应了一声。丽亚一吹，灵符全部飘了起来。帕特口一张，一团火喷出来，将灵符纳进了火中。而贝丝则一口水喷出，浇灭了火焰。精灵消失，所有灵符上的符咒开始耀耀闪光。

艾娜手一扬，三张灵符飘了出去。

“三灵之符，化作屏障之壁，阻隔黑暗的力量。灵符界壁！”

三张灵符在空中粘在了一起，一道五彩的光幕伸展了出来。

黑甲武士挥剑，一道蓝色的剑芒脱剑而出，直击在了屏障之上。

“嗡”的一声响，四个人身体同时大震，然而蓝光终究渐渐地黯淡了下去。

“我们挡住他了。”雷斯特惊喜地叫道。

伊芙却神色凝重地缓缓摇头“还没有，他只用出了四成的功力，这是在试探我们防御的力量。”

黑甲武士走近了两步，猛然间长剑连续斜劈了三下，三道剑芒带着啸叫声先后而至。

第一道剑芒在水幕上轰地炸了开来，只震得四人的身体一阵晃动。

第二道剑芒“嗡”的一下就如同尖针般的刺穿了水幕和光幕，钻进了内层。伊芙就在这个时候，一剑挥出，劈在了剑芒之上。已是强弩之末的剑芒应声而息。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第三道剑芒就在这个空隙，钻进了内层，一瞬间炸了开来。

雷斯特、艾娜、小人鱼都被重重地抛了出去。只有伊芙还站在原地，不过一线血丝已出现在了她的嘴角。

雷斯特痛苦地叫道“不行，我们差太远了。”

伊芙不禁轻轻自语。“是的，我们这样绝不是他的对手，除非，”忽地，伊芙回过头来，对着雷斯特粲然一笑，“雷斯特，你知道吗，在安邑和罗严克拉，我曾经偷偷地对你坏过两次。”

“什么？”雷斯特不解她怎么忽然说了这些。

伊芙抹了抹嘴角的血丝，带着一丝感伤的笑，说“可是，你一次都没对我坏过。”

就在雷斯特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伊芙猛地转头冲了出去。长发在她的耳后飘扬，长剑在她的手中颤动。伊芙的脸在笑，伊芙的泪在流。

“大地之怒，化在我的剑上，雄霸之龙，决不选择后退。霸龙怒击！”

伊芙手中的长剑闪烁出灼目的光芒，整个人和剑化作了一支箭矢般的，射向了黑甲的武士。

武士冷笑。

“雕虫小技，也敢卖弄。”

可笑容转瞬间就凝固在了他的脸上。因为在伊芙的身后，竟隐约出现了一只愤怒的苍龙，苍龙的眼睛放射着闪电般的寒芒，苍龙的口中闪耀着烈焰般的颜色。

“轰”的一声巨响，黑甲武士胸口在伊芙的剑尖前炸裂了开来。黑甲武士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缓缓倒在了地上。

“总算是赢了。”伊芙转回了身向雷斯特走，可只迈动了两三步，她的身体便摇摇欲坠了起来。

雷斯特忍着身上的伤痛，奔了过去，就在伊芙倒下的一瞬，将她揽入了怀里。伊芙的脸色惨白得就像一张纸，再也没有了红润的血色。

“怎么会这样？”雷斯特的眼中蕴着热泪。

伊芙的身体好像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就好像一团泥一样瘫在了雷斯特的怀里。

“我师父说过，霸龙怒击，一个人一生中只能用一次。就好像人生中最痛快的爱与怒，都只能有一次。”伊芙尽力笑了一笑。“可是我的爱，却一点也不痛快。因为你从来都没对我坏过。”

雷斯特的泪水也流出来了。长了这么大，他都很少哭的。可是这一次，他却禁不住眼眶中的泪水奔流。“我，我现在就对你坏。”雷斯特用力地将唇压在了伊芙的唇上，可这张红唇却已开始变得冰冷，“不，不要。”雷斯特大声地哭了出来。

这时，艾娜也走了过来，轻轻对雷斯特道：“先别哭，让我看看还有没有救。”

雷斯特将伊芙交给了艾娜。艾娜轻轻把了把伊芙的脉，眉头皱了起来，半天都没有说话。

“怎么样？”雷斯特带着一丝希冀地看着艾娜。

艾娜叹了一口气，道：“她还有一丝生机，可是却已经太薄

弱了。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救得了她。”

“也许我娘可以，”小人鱼不知什么时候也走了过来，“我们人鱼族的水魔法向来以治疗和救护为强项，我娘更是我族中的圣女，她一定可以的。”

雷斯特的心中燃起了一丝希望：“那么你娘什么时候能出关呢？”

“我不知道，”小人鱼摇头道，“也许就是现在，也许要几个月、几年。”

“几年？到那时，恐怕就算你娘出关也没用了。”雷斯特不禁叫了起来，“能不能叫你娘提前出关？”

“不行，我娘闭关的所在是在这座水灵塔的最顶端，那里有‘千水闭灵’的结界。我们是没办法进去的。”

“那么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雷斯特直看着小人鱼。

小人鱼摇头。

“不过……”然而小人鱼还没说完，却猛地惊呼了起来，“你看，他又站起了。”

雷斯特急忙回头看去，却见那黑甲的武士果然又重新站了起来。他胸前炸开的大洞正在诡异地自行愈合。

雷斯特和艾娜情不自禁地退后了两步。

却只见那武士嘿嘿地笑了起来。

“小丫头好厉害的一招，可惜的是缺了点经验。刚才要是命中我的魔核的话，可能我就站不起来了。”武士再次举起了蓝色的魔剑，“这次，你们就去死吧。”

蓝色的魔剑吐出千万道寒光。艾娜的眼前几乎全是都是慑人的剑影。这时她想：没办法躲了，就这样吧。虽然就这样逃避了身上的责任，有点对不起爷爷，可是，我已经尽力了。这样的话，从今以后，就安宁多了。再也不用四处躲藏，再也不用四处奔波。虽然没有尝过和雷斯特结婚的滋味，但是就这样一起去

了，也是幸福吧。没有大喜，没有大悲，平平静静，无烦无怨。是的，这就是幸福。

艾娜安详地闭上了眼睛。然而，耳边只听到小人鱼的一声喜呼，身上却没有感觉到被剑锋击中的那一刻痛苦。

艾娜睁开了眼，却看到眼前张开了一道澄亮的水幕。就像蓝天一样地广阔，就像大海一样无垠，深沉宽广宛如望不尽的夜空，清澈明亮便似启明星的星光。

蓝色的剑芒在这道水幕上划过，就好像夜空中转瞬即逝的流星，一转眼就不见了。

艾娜叹了一口气，也不知是喜还是悲。

黑甲的武士猛地收剑，后退了两步，仰头向高塔的顶端望去。

“水幕天成。是水灵圣女吗？”

只听高塔的塔顶传来一声轻叹，一个中年的美妇缓缓地飘落下来。

小人鱼喜叫着扑了过去。

“娘啊，你总算出来了。”

美妇将小人鱼揽在了怀里，却转头对那黑甲武士道：“是我，小翁，我们好久都没见了。”

黑甲的武士好似吃了一惊，猛地退了两步。

“怎么会是你？满月。”

美妇人点点头。

“就是我，一百五十年前，我继承了水灵圣女的称号。那是新月死后六十年的事了。”

黑甲的武士低下了头，忽地又抬起头，道：“我现在叫我忘，从前的事我全忘了。”

水灵圣女叹道：“你真的忘得了新月吗？”

黑甲武士一字一顿地道：“我……忘……了。”

水灵圣女再叹了一声，道：“好吧，我们不说这些了。小翁，今天为什么到我这里来？”

黑甲武士将剑收在身边，面无表情地道：“本来是打算捉几个逃犯的。不过，既然你在这里，我看我还是等下次吧。”黑甲武士不待水灵圣女说话，转身就走。

然而水灵圣女却在他背后叫道：“小翁，谢谢你手下留情。只毁了房子，没有伤人。”

黑甲武士猛地转回头来，冰冷的声音从他的口里冒出。

“两件事，第一，我没留情，第二，我现在叫我忘。”

也不待水灵圣女回答，黑甲武士蓝剑指天，脚一跺，整个人便腾空而起。空中水幕上的漩涡一下将他卷了进去。然后漩涡越旋越小，渐渐消失了。

水灵圣女望着黑甲武士离去的地方，不禁轻轻道：“这个小翁，他还是这样。”

小人鱼看着母亲的神色，奇道：“娘，你认识他吗？”

水灵圣女点了点头。

“两百年前，他是你新月姑姑的好朋友。我们当然认识。”

“什么？”小人鱼惊道，“他就是那个杀了我新月姑姑以求得大魔王赏识的坏家伙吗？”

水灵圣女看了看一旁的艾娜、雷斯特，道：“这说来话长。我们等会儿慢慢再说吧。”

雷斯特抱着伊芙，正要求水灵圣女救她。水灵圣女说话了。

“我都知道了，我刚才已经施过术了，她的生机一时还不会灭。只是救她也不太容易，这要看机缘了。”

“机缘？”

水灵圣女点头道：“对，现在还不是时候，等一下再说吧。我们先进去，让她们整理一下。”说着，就拉着小人鱼的手走近了

塔中。雷斯特无奈，也只好跟了进去。

在稍微整理了一下之后，雷斯特等都坐了下来。伊芙还是一样，呼吸已经停顿，可似乎血还是热的，好像还有一丝生机未灭。虽然雷斯特觉得奇怪，可水灵圣女不说，他也无计可施。

坐下之后，一时几个人都不知说什么，气氛有些尴尬。忽地水灵圣女对雷斯特笑道："很高兴认识你们，我叫水满月。我这个不听话的小女儿叫水灵月。多谢你能容忍她。"

雷斯特搔搔头，不好意思地道："其实也没什么，灵儿妹妹满可爱的。"

"哦，真的 "水灵圣女点着水灵月的小鼻子，一边笑一边道，"你看，有人在说你可爱呢，你可要好好珍惜啊。"

水灵月推着母亲的手臂，撒娇道："娘，你在说什么嘛。"忽地，小姑娘想起了一件事。

"娘啊，你不是说要告诉我们关于新月姑姑的事吗？"

水灵圣女的脸色忽地黯淡了下来。

"说起来这是一个很伤感的故事。你想听吗？"

"当然想听。"

艾娜也道："是啊，伯母，我也很想听啊。"

水灵圣女幽幽叹了一声，道："其实你们都错怪他了。当年，是你新月姑姑求他杀死自己的。"

"这怎么可能！"小人鱼惊道。

"没错，当年你姑姑给我来了一封信，说明了事情的原委。说起来这件事谁都没错，错只错在这弄人的造化。

"当年你姑姑天赋聪明，水魔法的造诣远超前代。她年轻气盛，仗着自己的成就，偷偷潜入魔宫，想要刺杀大魔王。可惜的是，大魔王的功力高不可测，大魔宫更是诡奇难测。你姑姑还没碰上大魔王，就伤在了魔宫的布置之下。

"后来，她逃了出来。就在逃亡的路上，她遇到了一个魔宫

的小侍卫。当时，你姑姑的魔法造诣已到了化形的境界。她就化作了一个魔女的形体，谎称是不熟道路，误入魔宫，以致受了重伤。于是那个小侍卫就把她收留了下来。你姑姑本想养好了伤就偷偷潜出魔宫。可是，谁也没想到，就在着养伤的期间，她竟然情不自禁地爱上了那个小侍卫。

“后来，伤虽然好了，可她却无法舍得离开了。好几次，她都出了魔宫，可是又终于折了回去。就这么过了几年，终于被大魔王发现了。大魔王也不发恼，就只对那个小侍卫说，我不但不处罚你，还准备升你的职，传授你魔族的绝艺，只要你把那女人的心挖给我。据说，那个小侍卫在大魔王的殿前哭求了三天三夜。可大魔王却说，你姑姑非死不可，要他动手，只是给他一个机会。小侍卫没有办法，只好回来和你姑姑商量。

“你姑姑在信里写道，反正我也活不了了，为什么不成全他呢？只要他能好好地活下去，那么就算死了也没什么。因为我毕竟已爱过了。”

说道这里，水灵圣女忽地停了下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后来呢？”小人鱼问道。

水灵圣女道：“后来在魔宫发生了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那个小侍卫后来把你姑姑的信交给了我。当时，他一句话也没说。”

艾娜不禁喃喃道：“怪不得，那时他会那么容易地被我幻术所迷。”

水灵圣女不说话了。房间里一时沉默了下来，好像每个人都在思索着这个故事。

忽地，艾娜胸前的玉佩亮了起来，发射出耀眼的青光。

水灵圣女猛地站了起来。

“好了，机缘终于到了。你们跟我来。”

水灵圣女当先走出了房间。艾娜、雷斯特和小人鱼都跟了

出去。

水灵圣女来到了塔的外面停了下来，等三人都出来了。她才道："你们知道我所说的机缘是什么吗？"

三个人一起摇头。

"机缘就在那里，在那颗水灵母珠蕴藏的秘密中。"

水灵圣女抬起头，望向高塔的顶端。在那里，一颗特大的明珠正放射着璀璨而柔和的明光。

※　　※　　※　　※　　※

新帝国历前三年十月二十日，也就是伊芙出使香兰后的第三天。

罗天霞点集部队，开始了这位年幼女皇继位后的第一次出巡。目的地就是东方瑞的领地，小镇普莱特。为了消除东方瑞的反抗心理，罗天霞只从翼豹军团中选拔了三千精锐的亲军随行。而已升任翼豹军团主帅的屈剑天则奉命留了下来，镇守罗严克拉。

就在罗天霞出巡的同一天，香兰同盟二十一国的代表聚齐在香兰的首都含风阁。

各国盟军已经到达了十七万，还有另外的十万在途中。再加上香兰本身调集的五万多军队，含风阁已是人喊马嘶，一派紧张临战的气氛。

在香兰议会装饰精美的圆顶大礼堂中，二十一国的代表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以伊斯塔公国的撒米而大公为首的一派主张立即出击，狠狠地教训大雷王朝的那两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他站了起来，慷慨激昂地发言。

"各位大公，各位将军，大雷王朝如果以为我们还是十年前

那样软弱可欺，那他就错了。”撒米而大公是一个二十余岁的年轻国王，颇有初生牛犊的朝气和昂扬。现在他无论眼神还是表情，都充满了蕴涵感染力的自信。“十年前，我们各自为战，力量分散，结果被各个击破。可现在，我们已经联合在一起了。无论兵力还是生产力，我们都在大雷王朝之上。我们没有理由示弱，就让我们一劳永逸地打垮那两个狂妄的小子吧。”撒米而的拳头用力地在空中一挥，作了结束语，赢得了不少喝彩声。

然而，以拉杰特王国的将军克力斯丁为首的另一派却持完全相反的意见。

克力斯丁缓缓地站了起来，一捋颌下的长须，沉稳但是有力地道：“自信当然是好的，但是盲目的自信却只有自取灭亡。”克力斯丁是一员老将，他在十五年前曾经是白翎公国的一员名将。后来在与大雷雷动天的一场大战中，白翎公国全军覆没，白翎公国也因此战灭亡。而在那场战役中，克力斯丁是惟一一位侥幸逃生的将领。他的左眉上留下了深深的疤痕，而那一战在他心里留下的伤痕恐怕比眉上的还要深许多。

“当年白翎公国以十五万大军对大雷雷动天的七万人。那时候，白翎公国的元帅也是这么自信。可结果，我们只有五千人能够侥幸突围。现在，我们兵力虽多，可是缺乏训练，配合和指挥上都会有问题。用以迎击大雷的精锐主力，实在是难言必胜。所以我建议，我们应该争取议和。议和不成，再全力一战。”

克力斯丁的意见得到了不少老成持重派的支持，然而却遭到了力战派的激烈反对。两派的支持者大致相当，争论相持不下。

在这个争论的过程中，香兰公国的代表，香兰议会议长菲而却一直没有表示态度。当其他代表问到他的时候，他只是微微一笑，说：“我不太懂军事，各位都是专家，还是先听各位的吧。”

自从二年前，香兰的国王死于暴病之后，由于继位的新王年纪只有五岁，尚未懂人事，所以香兰的议会取得了几乎所有的行政权力。实际上，现在的香兰国王只不过是一个空架子了，而真正的国家管理者是议会元老院的一批议员。所以，现在的香兰议会议长菲而就相当于实际上的国家元首。

而另一位在同盟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帕洛蒂王拉姆伯也一直没有表态。

在争执了将近三个时辰后，终于，拉姆伯开始说话了。他站了起来，做了个手势，让争论的双方安静了下来。然后他环视了一下众人，忽地笑道："各位，我看这样吵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们何不去请教一个人，他一定可以给我们答案的。"

好几位大公同时叫了出来："对啊，天鹤慕容公子呢？怎么今天的会议上没有他？"

大家的眼睛全都盯向了香兰的议会议长菲而。

"这个……"菲而的脸色忽然变得很奇怪，他尴尬地一笑，道，"我已经去请过三次了，可是慕容公子不在家。我们四处都找不到他。"

第四章　被唤醒的心

水灵圣女缓缓言道“大概灵儿已经告诉你们了，水灵母珠是我们这个水世界的能量源泉。是它提供的力量支撑着我们这个都市。可是，却几乎没有人知道，这颗珠中还有着一座水灵之圣殿。是它赋予了这颗灵珠几乎无尽的能量。”

“水灵之圣殿？怪不得……”艾娜不禁轻轻自语。

“是的，”水灵圣女继续道，“大约每隔两百年，这颗神珠就会开启一次，挑选它的守护者。这个守护者，就是我们代代相传的水灵圣女。”

“在一百五十年前，它选择了我做它的守护人。本来至少还有五十年才是它再次开启的时间。可是最近，不知为什么，它忽然十分不安和躁动，好像在期待什么似的，又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似的。这些日子，水灵母珠的能量不时地溢出我们的水底结界，好像在发送什么信息。”水灵圣女的眼睛转向了艾娜，“直到看到了你们，我才明白。它原来是在等你们。你胸前的玉佩质地十分特殊，它对于水灵母珠的能量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可是我确实地感觉到，水灵母珠在召唤你们。”

艾娜犹豫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该告诉水灵圣女事情的原委。水灵圣女却又续道：“你不用解释为什么，我并不需要知道。我只知道，水灵母珠有自己的理由，它要你们进入它其中的圣殿。”顿了顿，水灵圣女又道，“那位半魔族的姑娘刚才使用了

一种威力极大的武功。这一招，让我想起了昔日地贤者威震天下的那一记惊龙击。然而这位姑娘却没有昔日地贤者那种圆融贯通无尽无极的功力。所以，她的生命力因为过度的运使几乎已经完全断绝。幸好，她的体质十分特殊，兼有魔族和人族的特质。当人族的一半生命力断绝的时候，她魔族的那一半却还留下了一点残余。而这剩下的一点生命原力使得她欲去还留。”

雷斯特不禁喜道：“这么说，伊芙有救了？”

水灵圣女轻轻摇头，道：“也没那么容易。半魔族的生命来自与魔族生命力与人族生命力的互相纠缠。失去了任何一半，另一半都无法存活。正是因为这种互相的纠缠，她的大部分生命力已经断绝，但是却还没有离体而去。但如果她人族的那一半生命力不能苏醒的话，她还是会死的。”

雷斯特急道：“那么怎么才能让她的生命力苏醒呢？”

水灵圣女道：“要让完全断绝的生命力重新苏醒，这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事。不过，传说中，水灵圣殿里有一种存亡断续的神力。只要那种来自生命本源的力量还留在体内，它就能够使已经断绝的生命力复醒。”

雷斯特道：“那快点让我们进去吧。”

水灵圣女却摇头道：“还不行。你们进去了也带不回那种神力，只有……”水灵圣女忽地望着小人鱼灵儿。雷斯特和艾娜也不禁望着灵儿。

看到大家都望着自己，小人鱼吃惊地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我？”

“是的，只有新一任的水灵圣女能携带这种神力。而且也只能使用一次。”水灵圣女慈爱地抚着小人鱼灵儿的秀发，道：“灵儿，我已经到了要退休的年纪。你也长大了，应该可以承担这个责任了。”

然而，小人鱼却忽然用力地甩脱了母亲的手，大声地叫了

起来。

“不!我才不要。我才不想做什么水灵圣女。我才不要老是闭关。我已经受够了你的闭关了。我才不要自己做什么水灵圣女。我才不要!”小人鱼的声音又尖锐又响亮,就好像山洪一样倾泻了出来,再也无法阻挡。似乎是经历了刚才的一番惊险之后,她的情绪再也无法稳定,“多少年了,我看不见你的时间多过看得见你的时间,我自己一个人玩的时间多过你陪我的时间。”

水灵圣女后退一步,惊讶地看着女儿第一次向她宣泄自己的心声。雷斯特等人不敢介入这对母女之中,只好屏息看着这一幕。

尖锐的声音渐渐低落下去,几至细不可闻,但却明明白白地传入众人的耳中。“春天,江岸上的花开得好美丽,我想和你一起去看,可你在闭关,结果我把岸边的花撕成了一片一片。秋天,江里的鲑鱼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大合唱,我想和你一起去,可你要控制结界,结果我把来邀请我的鲑鱼全都轰了出去。岸上人类的孩子都有母亲陪着,他们在江边野餐,她们在江里游泳,我好羡慕。可是你呢,为什么你从来都不陪我?”

水灵圣女没有想到女儿突然会这样,显然是吃了一惊。

“灵儿,你知道的,我是水灵圣女,我必须承担全族人的安危……”

“够了,我听够了!”水灵圣女还没说完,就被小人鱼的尖叫打断了,“你又要说这是你的责任。我早就听够了。别人的事为什么一定要你去牺牲?那些责任和我们又有什么相干?”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啪’的一声响,水灵圣女重重地一掌掴在了小人鱼的脸上。

“你打我?”小人鱼退了两步,吃惊地看着自己的母亲,忽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转身便奔。

“你站住！”冰灵圣女厉声喝道。

小人鱼停了下来，却没有转过身，哭声却渐渐响了起来。

水灵圣女脸上的神色变了又变，有愤怒有伤心有苦涩有无奈，却终于化作了慈祥与温柔。“灵儿，过去是娘不好，你原谅娘好吗？”

小人鱼转回身来，一下子扑进了母亲的怀里。“娘啊，我想你啊，刚才那个魔族来的时候，我好怕。我怕会再也见不到你。娘啊，不要再做什么圣女了，和灵儿一起去东海过闲散的生活不好吗？”

水灵圣女轻轻叹道：“灵儿，这些以后再说好吗？圣殿马上就要开启了，那位姑娘还等着你去救呢。”

小人鱼将头埋在了母亲的胸前，一边抽噎一边道：“我可以进圣殿，我也愿意救伊芙姐姐，可是我绝不要做什么水灵圣女。”

水灵圣女苦笑了一下，道：“好吧，你先进圣殿吧，也许等你出来的时候，你就会改变主意了。”

“不，决不会的。”

水灵圣女好像还要对女儿说些什么，可水灵母珠忽然散发出更加明亮的光芒，并且嗡嗡地震动了起来。水灵圣女扶起了女儿的头，神色庄重地道：“圣殿开启了。”

艾娜、雷斯特不禁同时望去，连小人鱼也禁不住抬起了头，向高塔顶端的水灵母珠望去。

忽然间，水灵母珠喷洒出了无数的流动的冰晶，不，也许应该说是无数流动着的水晶，在空中交错，在空中漫舞，七彩的光影在空间旋绕，无数的虹彩向四下飞溅。

比春花似锦的百花园更灿烂，比彩霞映红的云朵更变幻。这些水晶在空中交织成一座无比绚烂、无比迷幻的桥缓缓伸展了下来。就宛如在梦中，天边的紫霞，东海的波涛，南极的冰川，

同时汇聚成通往无尽明丽的虹桥。

“好美啊！”雷斯特不禁由衷地赞叹。

“水灵之圣殿，终于开启了吗？”艾娜望着无尽绮丽的景象，不禁轻轻自语道。

“踏上七彩虹桥，穿越冰封雪原，在迷茫之林的后面，你终究可以找到真实的自己。”冰灵圣女缓缓地推开了怀中的小人鱼，道：“好了，七彩虹桥伸出来了，你们可以去了。”

艾娜、雷斯特和小人鱼踏上了七彩虹桥，水灵母珠再次震动了起来。冰晶、彩虹、光影，同时向水灵母珠退去。

望着渐渐变小的人影，水灵圣女不禁喃喃自语道：“圣殿啊，究竟你会不会难为这些孩子呢？”

终于，水灵母珠再次平静了下来。一切就好像没有发生过。

※　　※　　※　　※　　※

七彩虹桥在眼前无尽地伸展，几乎看不到尽头。身后的一切都隐在了迷雾之中，再也看不清晰。桥外，漂浮着无数晶莹的冰块，闪烁着连太阳也要为之赧颜的光芒。

那种感觉，不像是在桥上行进，倒像是在冰海中、在灿烂中、在晶明中、缓缓漫步。

身后没有影子，四周的光芒将影子逐得无处可藏。四面全是透明的，没有一丝遮掩，没有一处尘埃，除了明亮还是明亮。就仿佛阴影和灰暗都自惭形秽地退出了这个世界。

艾娜、雷斯特和小人鱼灵儿就沿着这座桥前进。雷斯特环顾四周，不禁惊奇地问道：“艾娜姐姐，这小小的珠子中怎么会有这么宽广的空间？”

艾娜道：“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那么容易解释的。有的人

说，须弥可纳于芥子。也有人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更有人说，大宇宙和小宇宙本就是互相包含。可又有谁真正知道，这个世界本来的面目？”

“这……须弥？芥子？玄之又玄？大宇宙和小宇宙？”雷斯特不禁听得有些发呆，然后摇头，“不明白，一点也不明白。”

艾娜淡然一笑，道：“本来就没有人明白。”

雷斯特点头，道：“嗯，原来是这样。咦，刚才我还想问什么来着……”

……

就这样，也不知过了多久，终于走到了虹桥的尽头。眼前是一片广阔的雪原，一望无际的银白铺展开来。银白之中还嵌着无数晶莹闪亮的冰枝，就好像一片一片的草丛。而在远处，还可以看到一些巨大的冰岩树立在雪原中。

“这就是冰封雪原吗？”雷斯特问道。

艾娜点点头，道：“我想是的，我们走吧。”艾娜指指远处，在目光可及的尽头，隐约可以看到一座半隐在迷雾中的雪峰。

一踏入雪原，就起了风。

狂风夹卷着雪花，打得人脸上生疼。本应当轻柔温软、蕴涵诗意的雪花却变得如同石子一般地砸了下来。密集的风雪使人难以看清几丈之外的景象。

小人鱼灵儿不住地发抖。由于还要分开出奇坚硬的冰枝，所以雷斯特一行走得特别吃力和缓慢。幸好，迎面而来的风要小一些，使得灵儿还可以忍受。灵儿抬起头，却见雷斯特走在最前面，遮去了大部分的风雪。那肩膀此刻看上去显得异常宽广，仿佛大山般坚实可靠。

在很多年以后，灵儿在回忆起这一幕的时候，她这样说：“雷斯特并不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可是他却是一个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可以依靠的人。当我在冰封雪原的狂风雪中，看到他宽

阔的肩膀遮去了我前面的雪时，我觉得，那是一个靠得住的肩膀。”

可在这个时候，雷斯特却是这样想的：“唉，真是苦啊，走了这么远还没到，真想睡一觉。嗯，要是在这雪地里堆一个雪床，睡上一阵再走，会不会好些？”然而，想虽然这样想，但是雷斯特也知道，在雪地里停下来，是会冻死的。

忽然间，风雪中传来瑟瑟的声响。雷斯特不禁停下了脚步，问道：“艾娜姐姐，这是什么声响？”

艾娜摇摇头，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左侧的冰草丛中传来一阵噼噼啪啪冰枝碎裂的声音。猛然间，一个巨大的白色影子窜了出来，向雷斯特扑了过来。雷斯特来不及细想，反射般的拔剑挥剑。那白影在空中一扭身子，巧妙地避了开去，落在了一旁。只余下几根白色的鬃毛散落在风雪中。

雷斯特这时才能看清楚那白影。那白影原来是一只巨大的四脚兽，浑身都覆盖着雪白的长毛，头颅的正面四周环绕着威武的鬃毛，在身后一条长鞭般的白色大尾正在微微摇晃。

艾娜惊咦了一声，道：“这好像是传说中的幻兽雪狮。”

“雪狮？它为什么要攻击我们？”雷斯特一边戒备，一边问道。

艾娜摇头，道：“也许是因为我们侵犯了它的领地吧。”

雪狮张开了大嘴，威吓的吼声从它那白森森的牙齿间透出。

雷斯特集中精神，握住了手中的剑：“不管什么原因，看来它对我们不太友好。”

小人鱼灵儿在雷斯特的身后道：“雷斯哥哥，你小心啊。在这里，好像所有的魔法都会失效。我张了好多次，都没张开防护结界。”

雷斯特应道："知道了，放心吧。一只猛兽我还是对付得了的。"

雪狮的前爪在雪地上刨了两下，忽地向雷斯特冲了过来，漫天的风雪竟然顺着雪狮的动作全转了方向，使得雷斯特几乎睁不开眼睛。雷斯特大喝一声，依着心中的感觉一剑劈出，裂开了面前的风雪。可是，雪狮并不在那里。

猛然间，雷斯特的身子右侧一阵风雪骤紧。小人鱼不禁惊呼："雷斯哥哥，小心。在你右边。"雷斯特急忙转身，然而却已不及。雪狮的利爪从风雪中探出，距离雷斯特的右肩已不过数寸。

"丁当"，一声轻响。

艾娜及时用手中的短剑挡住了雪狮的一爪，然而雪狮这一爪的力量好重。艾娜的手一阵巨颤，短剑竟一下子脱手掉落。

幸好雷斯特此时已经取好了位置，长剑回转，一剑劈向了雪狮的爪。

雪狮急退。它退去时就像它攻击时一般的迅捷和突然。它身后齐膝高的冰枝距离它的身子还有数寸，就自动地断裂。而在它退去之后，又自动地生长起来。雪狮在冰枝中穿行，就好像在空气中一般畅通无阻。在雪狮身边的风雪都顺着雪狮的进退改变着方向，丝毫也不影响它的速度。

雪狮消失在冰枝中，然后不一会，就又在另一个方向上突然出现。只几个来回，雷斯特等便已数次遇险。雷斯特额头沁出的汗珠，被冻成冰珠滚了下来。

雷斯特不禁嘟囔道："不公平，为什么这里的风雪都帮着它。"

尽管处于危机中，艾娜还是忍不住被雷斯特逗得笑了出来，道："别傻了。那是因为雪狮熟悉着风雪之性，它能够灵活地运用而已。"

“风雪之性？”雷斯特险险地挡开了雪狮的一爪，问道。

“是的，其实高明的魔法师和魔剑士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这自然之力。只不过，不像雪狮这么自如而已。”

“嗯，我怎么从来都不知道？”雷斯特道。

艾娜不禁瞪了他一眼，道：“谁说的，我早就教过你。闭上眼睛，去体会身边的自然之性。”

“可我一闭上眼睛就想睡觉。”

小人鱼噗嗤一声笑了出来。艾娜只有无奈地叹气。可雷斯特的脑中却忽然好像想到了什么。

说起来，这风雪确实好像感觉很熟悉。究竟是在哪里感觉过呢？是在闭上眼睛的时候吗？是在睡觉的时候吗？

雷斯特正在出神。忽地雪狮又从左侧的冰枝中窜出，一只利爪抓向了雷斯特。

“雷斯特，当心！”艾娜大声地提醒着雷斯特。然而雷斯特却好像全无反应。

眼看雪狮的利爪已快抓到他的后颈了，雷斯特却毫无反应，艾娜又气又急。无奈之下，一脚踢在了雷斯特屁股上。雷斯特一个踉跄，向前扑出。雪狮的利爪由肩头掠过，划去了一片衣衫。

艾娜不禁嗔道：“雷斯特，你在做梦吗？”

雷斯特忽地转回身来，喜道：“对啊，就是做梦。”

“呃。”艾娜呆住了。

雷斯特缓缓地闭上了眼。

“雷斯特，你要干什么？”艾娜急道。

然而雷斯特却没有听到，他的注意力全放到了身边的风雪上。

风和雪在身边略过，绕过身体的曲线，转向另一边。有的是跳跃着的，有的是转折着的，有的不断地打着旋向前，有的连续

地倒卷着向前。有的活泼泼好似兴高采烈，有的迟缓缓好似心事重重。有的上上下下，好似跳舞。有的左左右右，好似醉酒。

这就是风雪的感觉吗？很熟悉。

是的，是在梦中。在梦中接触过的。从安邑出来后，有一阵天天做梦。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就像这风，这雪，都是梦到过的。

感觉到了。身前的风雪动了，一股气流在空间中振动，顺着风雪的间隙和走势，轻轻地推送着。上下跳的，从左右推，让它转起来。左右跳的，从前后推，让它旋起来。打着旋的，从中间伸进去，让它散开来。跳跃着的，从上下压，让它静下来。

我明白了，原来是这样。雷斯特猛地睁开眼，笑道："看我的。"

迎面而来的风雪骤然倒卷，打得正跃来的雪狮睁不开眼。雷斯特一声断喝，长剑平拍。剑脊正好拍在了雪狮的大头正中。

呜，雪狮发出了一阵哀鸣，摔落在地，好半天才爬起来。雪狮再度转了方向，从另一侧又扑了过来。然而，一模一样的结果又重演了。

大概是知道了对手的厉害，雪狮没有再进攻，而是弓腰竖毛地和雷斯特瞪眼。

过了一阵，似乎是找不到可乘之机，雪狮终于放弃了，一转身迅捷地消失在了冰雪中。

雷斯特哈哈笑道："小雪猫，下次欢迎你来找我玩啊。"

小人鱼看得惊奇不已，她实在想不到雷斯特竟然还有这一手。而艾娜却不住地叹气道："要是你平时多用点功，这次也不会这么惊险了。"

原来，雷斯特在风宫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可是，由于雷斯特实在太懒，除了玩就是睡，他脑中的这些知识只有在做梦的时

候，才会回到脑中。这样也还罢了，如果雷斯特能够在醒来之后，好好思索一下的话，那么这些知识早就是他自己的了。可偏偏雷斯特从来不喜欢动脑。这些知识就一直沉淀在了他的脑子深处，直到现在才想起来。这也是为什么雷斯特的武功一直都没有进展的原因。

这些道理，艾娜虽然开始不知，可稍稍一推想，也就明白了。反而雷斯特还糊里糊涂。这样的雷斯特，叫艾娜怎么不叹气。

也不知走了多久，终于到了雪原的尽头。再前面，是一大片雾气弥漫的森林。风和雪在这里都停了下来。整个森林静蔼蔼的、阴沉沉的，充满了神秘的气息。而迷雾中一条小路蜿蜒而出，一直伸展到雷斯特三人的脚下。而眼前隐约可见的几丈里，生长着一些低矮的灌木。灌木旁绿色的地面泛着诡异的气泡。

“我们这就进去吗？”雷斯特举步便要进入森林。

“等一下。”艾娜拉住了他。艾娜由革囊中取出了一根天风鸟翎，举到一块绿色地面的上方，轻轻放手。天风鸟翎续续飘落在了地面上。一点声息都没有，天风鸟翎竟缓缓沉了下去。

雷斯特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天风鸟翎是大陆最轻软的物件之一，就是落到了弱水之上，也可以浮起。可在这泥地上，却沉了下去。

艾娜郑重地对雷斯特和小人鱼道：“这是无物不沉的地狱沼。你们千万不要轻易踏出小路的范围。”

进入这个雾气弥漫的大森林后，根本看不清景物。即便是雷斯特等三人运足了功力，可是也只能感觉得身边的事物。幸好，脚下的小路曲曲折折地前伸。使得艾娜可以辨别行进的方向。

漫长的道路似乎永无尽头，单调而乏味的景色无尽地重复。渐渐地，雷斯特的思想开起了小差。

前面的小路转了一个弯，艾娜稍稍慢了一下，等雷斯特跟了上来，才转了过去。

然而雷斯特却不知在想些什么，根本没注意到艾娜已经转了弯。陡然间，一脚踏出了小路。

“雷斯哥哥。”小人鱼不禁惊叫。

小人鱼灵儿的一声惊呼使得雷斯特立时清醒了过来，脚下当即止步。然而由于惯性雷斯特的身体还是直直地向外面的沼地扑了下去。

不及细想，雷斯特脚下猛地一运力，身形便如箭矢一般斜斜地贴地射了出去。

这时，艾娜也发觉了情况不对。一声娇喝，拔下了自己的发饰，对着雷斯特窜出的方向掷出了。

“雷斯特，借力。”

发饰带着嗖嗖的风声掠过了雷斯特的身边。雷斯特单掌在发饰上一拍，接力拔起，瞄准了身边的一丛灌木，在空中斜跨了三步，踩在了那丛灌木上，才缓了一口气。

雾气迷蒙中，艾娜看不清雷斯特的行影，高声问道：“雷斯特，你没事吧。”

“我没事，很好。”雷斯特的声音从雾气中传来。

艾娜放下了心，道：“雷斯特，小心点，在灌木上借力跳回来。”

雷斯特的声音在远处应着。没一会，雷斯特的身影就开始出现在弥漫的雾气中。

忽然间，小人鱼惊叫了起来。

“雷斯哥哥，你背后的绿色光点是什么？”

雷斯特站在一丛灌木上，正在找寻下一个立足点。没有听清小人鱼的话。

“你说什么？”

小人鱼的声音忽地急迫了起来。“雷斯哥哥，就在你身后，正在向你移动。”

雷斯特猛地回头。一个巨大的黑色怪头正在向他冲来，两只闪烁着绿芒的眼睛在雾气中显得格外诡异。雷斯特陡然纵起，怪头从他脚下冲过，将他刚才立身的灌木刺啦啦地压碎。

纵跃到空中，雷斯特才看清了这个袭击他的怪物。原来是一个蛇样的怪物，大蛇身粗得足够两个人环抱。最奇异的是，蛇身的前部竟一分为九，九个巨大的蛇头同时对着他吐着蛇信。

雷斯特不禁大声地叫了起来：“艾娜姐姐，这是什么怪物有九个脑袋的大蛇啊。”

艾娜猛地一惊，道：“雷斯特，当心。那是上古异兽九头蛇。”

雷斯特的身形已经开始下落。

九头蛇的其中一头猛然窜起，对着雷斯特张开了大口，两只眼睛中绿色的光芒不断地接近。

雷斯特在空中闪电拔剑，一声大喝。剑光裂开了迷雾，一下劈在了蛇头之上。

“当”的一声响，宛如金铁交击，蛇头上火星溅起。

雷斯特借力重新拔起。而蛇头则吃痛缩了回去。雷斯特不禁心惊，好坚硬的蛇皮，自己八成功力的一剑，竟然伤不得它。

艾娜急切的声音再次传来。“雷斯特，当心九头蛇喷毒。”

喷毒？雷斯特心中一凛，只见下方九头蛇的三个蛇头都在对着自己，蛇口隐隐可见黑色的雾气。

糟糕。

雷斯特大喝一声，在半空中长剑回鞘，双手一并，全力出拳。

就在这时，三个蛇口中同时喷出浓浓的黑雾，带着剧烈的腥臭，向雷斯特喷来。

半月形的拳风陡然自雷斯特的双掌间荡出，“呜”的吹散了

黑雾。

“雷斯哥哥，接着。”

一只绸带自雾气中探出，来到了雷斯特的身边。却是小人鱼灵儿从刚才雷斯特的大喝中判别了方位，掷出了绸带。

雷斯特左手一探，抓住了绸带，右手再次拔剑出剑，劈退了一个逼进的蛇头。

“我抓住了。’雷斯特叫道。

小人鱼猛地运力，雷斯特的身体随着绸带飞速退出，使扑过来的一只蛇头只咬住了空气。

雷斯特落回到了小路上，还没来得及喘气，灵儿已然惊叫。

“不好，它追过来了。”

十数点绿色光芒在雷斯特的身后迅速地逼进。

“我们快走。”

无奈之下，艾娜和雷斯特、灵儿离开了小路，借助丛生的灌木，向另一侧逃去。

九头蛇在三人的身后速度奇快地滑行。幸好，艾娜带着雷斯特、灵儿左曲右折地奔行，使得九头蛇常常判断失误，始终无法追上。可九头蛇眼睛放射出的十数点奇异绿光一直在三人的背后，三人无法摆脱。

艾娜不禁皱起了眉头。

怎么办？这样被追下去可不是办法。

艾娜停在一丛灌木上，对跟上来的雷斯特道：“雷斯，我们一定要对付这家伙才行。不然它会一直追着我们的。”

雷斯特道：“可这家伙刀剑不伤，我们怎么对付他。”

艾娜微微一笑，道：“天下间每样东西都有弱点的。九头蛇的弱点就是怕火。”

艾娜从革囊中取出了一小包红色的粉末：“雷斯特，能不能

把这些粉末撒在九头蛇的眼睛里？”

“这个……”雷斯特不禁有点犯难。那只九头蛇身躯虽大，可一点也不笨，迅速敏捷，而且能经得住自己全力运剑，还可以喷射毒气。要把粉末准确地撒进它的眼睛里，实在不太容易。

艾娜将粉末放在雷斯特的手里。

“你行的。记得你刚才是怎么打败雪狮的吗？”

雷斯特闭了一下眼，再睁开时看到艾娜信任且镇定的眼神，心中豪气顿生，点点头。

“好，你就看我的吧。”

九头蛇迅速地逼进。灵儿将绸带绑在了雷斯特的腰上。雷斯特猛然窜出，左手握着艾娜给他的小包，右手中的长剑在迷雾中划出了一道闪亮的寒芒。直劈向了九头蛇最近的一个蛇头。

九头蛇蛇头一盘，避了开去。而稍后面的一个蛇头却陡然窜出，冲着雷斯特咬了过来。九头蛇这一下避得迅捷，攻得奇诡。便是人间的一流高手，怕也不过如此。

然而雷斯特此刻头脑清醒，平素想不起的招式不知怎的全回到了脑中。手中长剑便有如清风一般，毫不勉强地在空中转了半个圈子，由迅猛地直击化作了灵巧的转折，然后又骤然加速，斜击在了九头蛇突出的蛇头之上。

小人鱼情不自禁地脱口赞道“雷斯哥哥，好漂亮的一招。”

可九头蛇终究不是简单可以对付的。三个蛇头向雷斯特扑击，三个蛇头喷出了毒气，巨大的蛇尾也卷带绿色的泥浆，从雷斯特的背后卷来。

然而雷斯特一声长啸，脚下的气流陡然变向，化作了一股旋风。不但一瞬间就吹散了毒气，而且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闪过了所有的进击。

却正是雷斯特刚才对付雪狮所得来的经验。

九头蛇没料到这样的一击还会落空，扑空之后，显然有些不知所措。雷斯特手中长剑急闪，当当连响，九头蛇的每个蛇头都遭受了一击。虽然劈不开九头蛇的蛇头，却也令得它疼痛异常，一时无法反应。

此刻，九头蛇的防卫全部洞开，正是好机会。

雷斯特左手功力一逼，掌中红色的粉末化作了十八道红线，直直射入了九头蛇的十八只绿色大眼中。

灵儿绸带一收，雷斯特迅疾回退。红色的粉末一沾蛇眼，竟立时燃烧了起来。

哧哧声响中，九头蛇的十八个闪着绿光的眼睛变成了十八个火眼。凶猛的九头蛇痛苦地嘶叫着，在泥沼中打着滚。火焰由它的眼睛一直烧进了它的内腑。只余下那不知何物所成的蛇皮毫无损伤。整个九头蛇就好像化作了一个燃烧的灯笼，在泥沼中不断地滚动。

雷斯特不禁看得咋舌。“那是什么粉末，怎么这么厉害？”

艾娜挽了挽适才散落的长发，平静地道：“魔法异书上说过，九头蛇所流的绿硝泪，是制作火焰魔法弹的最佳材料，若与红磷粉混合更是绝佳。而我，只不过恰好带了点红磷粉。”

“想不到，九头蛇那可怕的大眼竟是它致命的弱点。”

此刻，灵儿凑了过来，一脸惊奇地对雷斯特道：“雷斯哥哥，你怎么忽然就变得好厉害了。”

雷斯特解开身上的绸带，还给小人鱼，搔搔脑袋道：“我也不知道，每次危急的时候，我都会使出些奇怪的招式。大概是我这个人有急才吧。”

小人鱼半信半疑地哦了一声。艾娜却不禁心想：这个糊涂虫，怎么到这个时候还不明白。

忽地雷斯特想起一事，向小人鱼问道：“对了，灵儿。你刚才使的绸带是从哪里找来的，还真是及时啊。”

小人鱼脸一红，扭捏地小声道："那是人家的腰带。"

"啊，啊。"雷斯特一脸尴尬地转头四顾，岔开话题道，"这个，艾娜姐姐，我们现在该怎么走啊。"

这句话倒是问对了，小人鱼也道："是啊，我们好像已经迷失方向了。可怎么才能回到刚才的小路上呢？"

艾娜微微一笑，道："没事，我早想到了。"从怀中取出了一个人形的木偶，木偶的一只手平举，指着一个方向。"这是指向人，它内部的机括能够在你每次转方向时都进行相应的调整，只要你定好了初始的方位。它就能始终指向那个方位。"艾娜左右转动着木偶。木偶的手臂随着艾娜的转动进行着反向的旋转。手臂始终指着一个方向。"在我们离开小路的时候，我已经设定好了。所以，只要我们沿着它指的方向走，就一定可以回去。"

在艾娜的带领下，三人很快回到了原来的小路上。正要继续前进，忽地，雷斯特好像想起了什么，道："等一下。"然后向着刚才九头蛇出现的方向纵了出去。

艾娜不禁急道："雷斯特，你去干什么？"

然而雷斯特却没有回头，很快隐在了雾中，只有他的声音飘了回来："就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

果然，不一会儿，雷斯特的身影又出现了。几个纵跃，回到了小路之上。

这次，雷斯特的怀里鼓起了一大块，好像还在动。

灵儿不禁奇道："雷斯哥哥，你胸前是什么东西在动？"

雷斯特还没说话，却听得"喵"的一声，一只毛茸茸的小脑袋从他的怀里探了出来。

这个小脑袋长满黄色的茸毛，脑门的部位稀疏的几缕黑毛构成了一个花纹的形状。看见了艾娜和灵儿，似乎是有些怕生，小家伙喵喵叫了两声，又缩了回去。竟是一只小猫。

雷斯特笑道："就是它了，刚才九头蛇攻击我的时候，我好像看见在灌木上有什么东西。这不，我一回去就看见它正挂在一枝树杈上，正可怜兮兮地叫呢。"

艾娜不禁微微一皱眉，道："这迷失之林中怎么会有小猫？"

雷斯特仔细地将小猫纳入了怀里，笑道："这有什么重要的，反正是只蛮可爱的小猫。"

艾娜摇摇头，却也没有再说什么。

漫长的迷林也终于有走到尽头的时候。当跨出浓雾之林的时候，一座刀削般笔直耸立的冰峰屏风一般地挡在了面前。平滑如镜的峰壁映着身后迷林暗淡的光线。再也没有其他路可走。当站在山底抬头望去的时候，只见壁立千仞，几乎无法看到顶端。

"好高啊。"灵儿不禁叹道。

"可我们一定要翻过它。"艾娜平静地道。

雷斯特三人倚着冰岩间微小突起和凹陷小心翼翼地向上攀登。纵然是雷斯特和艾娜等都略通御风之术，在这冰岩上却也是异常艰难。

也不知攀登了多久，大家都不禁有些气喘。抬头望去，却依然是望不到尽头，再往下看去，已是隐在了雾中。

忽地，艾娜停了下来，对雷斯特和灵儿道："你们觉不觉得奇怪，照理我们早应该到达峰顶了，可怎么还是望不到头？"

灵儿道："我觉得我们好像根本就没有动。"

雷斯特也点头，三个人显然都有同感。艾娜不禁心中一动，从腰间拔出了短剑，在冰岩上划了一道。

奇事发生了，那道划痕竟然在缓缓地向上升去。雷斯特不禁惊叫道："这是怎么回事？"

艾娜神情凝重地道："只有一种可能，这冰岩也在生长。我们爬了一千丈，而冰岩也生长了一千丈，所以我们几乎就没有

动。”

“那我们岂不是永远也到不了顶？”灵儿惊道。

“我们上升的速度只有快过冰岩生长的速度，才能够到达峰顶。所以，”艾娜一边说，一边已开始了攀登，“我们决不能停。”

本来就难于攀援的冰岩，对他们三人就变得更加艰难。雷斯特、艾娜和灵儿全力运功，加快攀登的速度。虽然用不了多久就感觉到气息不匀，可是谁也不敢停下来。

也许是急剧的动作触动了雷斯特怀里本来已经睡熟的小动物。小家伙在雷斯特的怀里开始不安分地乱动了起来。也许是想要透透气吧，小家伙拼命地从雷斯特的怀里探出了小脑袋。

“别动。”雷斯特的两手都攀在了冰岩上，无法去顾及小动物，只急得叫了出来。

可小家伙似乎是听不懂雷斯特的话，竟然从雷斯特的怀里跳了出来，站到了一块冰岩的突起之上，欣赏起了风景。

雷斯特一只手运力勾住冰岩，勉强腾出另一只手，想去抓住小猫。可小猫似乎是还没玩够，竟向后缩了两步，躲开了雷斯特的手。

“小猫咪，乖，来吧。”雷斯特一边柔声地安抚着小动物，一边再次伸出手去。

可小猫仍旧是不愿回来，继续地向后退去。猛然间，小猫在冰岩上一滑，竟跌落了下去。

“啊”的一声，雷斯特惊叫了出来。

再往下看去，却见小猫跌落在了身下数百丈的一处冰岩上，正在绝望地叫着。

雷斯特向艾娜道：“艾娜姐姐，你们等我一下。”然后向着小猫所在的方向去。

冰岩陡滑坚硬，无处借力。向下去比向上去更为艰难，然而雷斯特还是接近了小猫所在的冰岩。眼见还有数尺，可突然间，冰岩竟发出一声响，断裂了开来。小猫在半空中四爪乱挥，终于又勾住了一处突起。这一次，竟比刚才又远了数百丈。

艾娜不禁叫道："算了，雷斯特，别管它了。"

雷斯特犹豫了一下，却道："不行，我不管它，它会冻死在这里的。"仍然向下而去。见雷斯特如此倔强，艾娜也不知说什么好。

雷斯特终于再次接近了小猫所在。这一次，雷斯特小心翼翼地绕到了小家伙的下方，然后一只手托住小家伙的身体，将它举到了胸前，呵呵笑道："小家伙，这回你可知道厉害了吧。"

笑声未落，忽然间，小猫的身体亮了起来，化作一团耀眼的白光。整个冰峰，整个世界也跟着化作了白亮的光芒。艾娜、雷斯特、灵儿几乎在同一瞬间失去了知觉。

※ ※ ※ ※ ※

也不知过了多久，雷斯特恍惚间恢复了知觉。不知道身在何处，四外是一片黑色。眼前几十步的地方，一个绿色的光球正在泛着柔和绿光，照亮了眼前不大的一片空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雷斯特不禁有些发呆。

忽地，那个绿色的光球中传出了一个柔和的声音。

"欢迎你，圣灵法印的传人。你能够不伤害攻击自己的雪狮，也能够不惧艰险地救助小生命。你有着一颗慈悲和温柔的心，你已经具备了接受水之灵力量的资格。"

"什么意思？什么圣灵法印的传人？为什么我要接受水之灵的力量？"雷斯特一片茫然不解。

那个声音道："那并不重要。你过来吧，我将水之灵的力量

传授给你。”

雷斯特心中迷惑，却不知为什么，还是向着那个光球走了过去。就好像有一种什么力量驱使似的，他走到光球之前，伸出手向着那个光球抓了过去。

忽然间，绿色光球中的光焰猛地晃动了起来，那个柔和声音骤然间变得严峻和急促。

“不，你不是圣灵法印的传人，你的心中有一股邪恶的力量。我要毁灭你。”

绿色的光球中射出一道强烈的绿光，照在了雷斯特的眉心之上。雷斯特想躲，可是他的身体就好像被那束绿光定住了一般，一动也动不得。强烈的光线就好像射穿了他的大脑，在猛烈地灼烧着他的神经。雷斯特情不自禁地大叫了起来。雷斯特的身体在不断地变换着颜色，红色白色绿色等各种颜色在他露在衣服外的肌肤上不断地变换着。

雷斯特很快地陷入了半昏迷的状态。他并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身体里泛出了一层淡银色的光芒，缓解了那道强烈的绿光。他只是在恍惚快要失去知觉的时候，隐隐听到了两个声音的对话。

“风之灵，你明知道他心中隐藏着黑暗和邪恶，为什么要保护他？”

“但那并不是真正的他，他只是被邪恶力量暂时覆盖而已。”

“可是，那股邪恶正在控制着他。”

“尘埃无法永远掩去光明。就让我们唤醒他本来的心吧。”

……

雷斯特终于昏迷了过去。

※　　※　　※　　※　　※

“我这是在哪里？”艾娜不禁自言自语道。

这里好像是某一处山林中的农田，眼前一片绿色的麦苗好像才刚刚播种。远处的山冈上，一处农家正在冒着袅袅的炊烟。

然而却看不到自己的身子，自己好像变成了透明的。虽然有感觉，有意识，却没有了身体。

“这是五百年前，只有灵魂才能回到过去，所以你看不见你的身体。”

忽然，一个淡淡的光影出现在艾娜的眼前，依稀间艾娜勉强辨认出是一个少妇的影子，但是面目却无法看清。

“你是谁？”艾娜问道。

“我是绮罗。”

“什么？”艾娜惊道。

“我本来将我的灵魂锁在了青冥佩中，借助水灵圣殿的力量，我才能告诉你一件你必须知道的事。”

“什么事？”

“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你并不情愿承受圣王后裔带给你沉重压力。”那光影叹了一口气道，“我要告诉你的就是，你并不真正是圣王的后裔，虽然你身上流着圣王后裔的血。”

“什么！”艾娜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怎么可能？”

“是的，所以我才带你来到这五百年前，让你亲眼看一看事情的经过。”

光影慢慢变淡。艾娜急叫道：“等一下，你说清楚再走。”可光影已然消失了。

艾娜的心里不禁充满了迷惑。

这时，一个少妇沿着麦田的丘梗缓缓走来。她的身上穿着淡青色的土布衣服，脚下穿着破旧的草鞋，脸上沾染了不少的灰泥，可依旧掩不去她照人的容光。她的手边挎着一个竹篮，里

面盛了不少蘑菇、木耳一类的东西。她一边走，一边却不知想到了什么，忽地轻笑了起来。

“小宝贝，我总算采到了七星菌，这下你就永远不会再气喘了。”

虽然形容有些憔悴，可是她的笑容却仍然灿烂如百花齐放。

少妇沿着丘埂，一直向着远处山冈上的农家走去。艾娜就好像被一股风推动一般，也随着那少妇飘去。

渐渐地，一座竹篱环绕的农家已经在眼前了。少妇扣动着竹篱的门，叫了起来。

“琼斯大叔，詹尼婶婶，我回来了。”

小屋中无人应声，少妇推开了门，跨进了小院。忽地，少妇停住了脚步，吸了一口气，强行止住了想吐的感觉。

小院中一点鸡鸣狗叫的声音都没有，因为所有的鸡和狗都在前面小屋的墙上被钉作了一排。在最中间的地方，一对胸口破开了大洞的农夫和农妇，也被钉在了墙上。

血一滴滴地滴在了小院的地上。浓郁的血腥味扑鼻而来，让人几欲作呕。而在距离这钉作一排的人畜之前数步，一个青衫人背对着少妇，正悠然自得地轻摇羽扇，就好像正在欣赏一幅精心绘制的杰作。

似乎是知道了有人走了进来，青衫人缓缓回过了身，对着少妇微微一笑，道：“绮罗公主，我总算是找到你了。”

绮罗面色不变，道：“终于还是被你找到了。慧心，你到底是魔族的哪一位高人呢？”

青衫人鼓起掌来，笑道：“不错，真不愧是绮罗，这时候还这么镇静。我还以为你一开口就会问，‘我的孩子呢？’”

绮罗静静地道：“我正要问，我的孩子呢？”

“在这里。”青衫人手一招，两个一袭黑衣的魔族剑士从小

屋中走了出来，他们每人手中抱着一个女婴。青衫人哈哈笑道：“凯斯洛和你做了一出好戏，可惜的是，我太了解凯斯洛了，他绝不是做得出那种事的人。”

“你还真了解他。”

青衫人笑道：“你们人类不是曾经说过，敌人更了解自己吗？”青衫人伸手从两个手下的手中接过了两个女婴，又道：“可是，我还真是不大了解你。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求我放过你的孩子呢？”

绮罗淡淡道：“我求你，你就会放过她吗？”

青衫人摇头，他脸上的神色忽然间充满了恨意。

“不会，当然不会。这些年来，你让我吃尽苦头，你让我丢尽颜面，你让我成为别人的笑柄。”青衫人脸上的颜色就像他身上衣料的颜色一般，青得刺眼，“你说，我会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你？”在两个女婴的红苹果一般的小脸上各亲了一口，他的脸上又恢复了笑意，可这笑意看上去却显得阴森而恐怖，“多可爱啊，我不知道哪个是你的孩子。我就只好都留下来了。我要在你的面前让她们一点一点地死，我要让你的心疼死。”

绮罗脸上的神色终于开始了急剧的变化。

“就因为你，这两个小家伙可以多活片刻。可也是因为你，她们死得就会更痛苦。你说，他们是应该感谢你呢，还是应该憎恨你”

绮罗怒道：“慧心，你恨我是应该的。你杀了我就是，你不要折磨无辜的孩子。”

青衫人笑得更欢畅了。他将手中的一个女婴交给了身后的黑衣剑士，将另一个女婴抱在了手里。

“到底哪个是你的孩子呢？我看这个有点像。嘿嘿，不过我马上就可以得到结果了。”

青衫人轻轻地解开了女婴的衣襟，露出稚嫩的肌肤。青衫

人举起一只手，伸出一指，指尖上瞬间冒出了黑色的云气。青衫人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绮罗，而手指则缓缓地移向了女婴的胸前。黑色的云气接触到女婴的肌肤，女婴的肌肤立时开始溃烂。

女婴痛苦地哭叫了起来。

“不，不要！”

绮罗哭叫着扑了上去，然而却被青衫人轻轻一掌击了出去。

青衫人笑道：“看来这个女婴是你亲生的了。连沉着冷静、千军万马无以动其容色的绮罗也这么激动。看来她真的是你的孩子了。呵呵，不过，这么快就有了结果，我还真是觉得有点无趣。”

绮罗猛咳了两下，“噗”的一口血喷了出来。然而这口血一喷，绮罗反而平静了下来。

“慧心，你真的不肯放过我的孩子吗？”

青衫人摇头。“不行。”

“就连圣灵法印的秘密也换不回我孩子吗？”

“什么！”青衫人脸上骤然动容。

绮罗点点头，道：“只要你把孩子还我，我就告诉你。”

青衫人笑道：“当然可以，这又有什么不可以。我现在就把她还给你。”青衫人将手中的女婴交到了绮罗的手里，道：“这下你满意了吧。”

绮罗爱怜地将孩子抱到了怀里。女婴的胸口仍在不断地溃烂，女婴的气息已经成了微弱的一线。绮罗眼里的泪珠合着嘴角的血珠一同滴在了女婴的脸上。可女婴却恍如没有感觉一般。

“我把孩子给了你，你总可以告诉我了吧。”青衫人催道。

“好的，我告诉你。”绮罗忽地抬起了头，“你凑近点。”

青衫人跨近了两步，将耳朵凑到了绮罗的嘴边。

“圣灵法印，就是……”绮罗猛地咳了两声，忽然间一口鲜血恍如利剑般地喷了出来，血剑尖带着嗤嗤的骇人声响，直刺青衫人的耳朵，直欲穿脑而过。

然而青衫人好像早已料到了一般，身形急退，血剑无论如何也追不上他的身形。青衫人数步一退，一面淡青色的光盾骤然在身后成形。“砰”的一声，震散了绮罗的血剑。

青衫人缓缓转身，哈哈大笑，道：“我就知道你会和我玩花样。可是，我还是陪你玩，这样才有趣。”

青衫人笑声未落，却听得身后一声巨响。身后小屋的墙壁猛然间破了一个大洞，一道粗如巨树的白色光柱骤然射出。那两个黑衣的魔族剑士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就已经气化成烟。

青衫人猛回头，一面巨大的青色光盾瞬间形成，挡住了那道光柱。然而哧哧声响中，只不过片刻，光盾就已经破碎。

青衫人身形急闪，光柱正刺在了他的左肩上。青衫人一声痛叫，身形骤起，头也不回地窜了出去，转瞬间就消失在了远处。

而从那面穿了一个大洞的墙壁中，一个一身白色神官袍，风神俊朗的中年男子一手抱着一个女婴，缓缓走了出来。

艾娜看见这个男子，情不自禁地叫了出来：“爷爷。”然而绮罗和那个白衣男子却根本没有听到。

绮罗抑制住了胸口翻涌的气血，勉强笑道：“表哥，我就知道你来了。”

白衣男子急急地走了上来，双手握住了绮罗的手，一股雄浑的内力涌进了绮罗的身体，帮助绮罗稳住了气血。

绮罗待气息平静了下来，轻轻道：“表哥，别费劲了。留着点功力，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拜托你。”

白衣男子眉头紧骤，道：“可是，表妹你身体里的气息乱作一团，几乎无法整理。要是不赶紧治的话，会有大问题的。”

“我的身体没什么紧要，反正我也早就想去找他了。”绮罗微微一笑，抱起了身边的女婴，道，“圣灵的血脉比我的身体重要一万倍。而且这也是他郑重拜托我的。”

白衣男子的目光一触绮罗怀里的女婴正在不断溃烂的肌肤，猛地惊叫了出来。

“不好，这是魔族十大绝技之一魔焰搜魂。蚀心蚀骨，中者无救。慧心他怎么这么狠，对一个女婴也用出这样的狠招。”

绮罗凄然一笑，道：“他太恨我了。所以，才会对我孩子这么恨。她已经没救了。”

白衣男子猛地一拳捶在了地上，将地面捶了一个大洞。白衣男子恨声道：“都怪我，我怎么总是晚到一步。”

“不，表哥。你没有来晚，幸好你用擒纵之术救了那个女婴。我们还有机会。”

“她也是你的孩子？”

绮罗摇头，道：“不，表哥，你错怪我的意思了，她不是我的孩子。”

白衣男子不解地看着绮罗。

绮罗轻轻从怀里取出了几颗金针插在了怀中女婴的几处大穴之上，缓缓道：“我的孩子虽然活不了了，可是她的血还是热的，幸好你救了那个女婴，我可以用金针定脉，将圣灵的血脉转移到她的身上。”

“什么？”白衣男子惊叫了出来，“金针定脉太耗神了，就算是你没受伤，也未必能使得出来。依你现在的情况，那简直是自寻死路。”

绮罗淡淡一笑，道：“保留圣灵的血脉，是凯斯洛最后求我的一件事，我一定要办到。表哥，所以我需要你运功来支持我。

不然我确实没有体力来使用这个大法。”

白衣男子用力地摇头，道：“不，我决不帮你。那样的话，我就是杀你的凶手。”

绮罗猛地抓住了白衣男子的手，道：“表哥，你难道要让我痛苦一辈子，要让凯斯洛死不瞑目吗？”

白衣男子的热泪滚滚而下，终于点点头，道：“好的，我答应你。”

几个时辰过去了。一个女婴已经完全失去了呼吸，而另一个女婴的哭声却终于响亮了起来。

绮罗的一头黑发已经变成了雪白的颜色，美艳如花的脸颊上也生满了皱纹。而白衣男子也是一身大汗地坐在一旁。

绮罗从女婴身上拔起了最后一颗金针，终于舒了一口气。

“总算是成了。”

白衣男子握住了绮罗的手，将手指搭在了她的脉上，却情不自禁地哽咽道：“可是，绮罗，你却……”

绮罗微微一笑，道：“我总算可以对凯斯洛有所交待了。表哥，今后的事情，就全拜托你了。”

白衣男子眼中蕴泪，点头道：“好的，你放心吧。”

绮罗扬起头，望着蓝天上的白云，粲然一笑，曼声吟道：“天上地下，天涯海角，我一定会捉到你，我的山猪。”继而头一低，再也没有了声息。只余下白衣男子的叫声不断地在山间回荡。

一切渐渐地模糊了起来，艾娜已是呆若木鸡。

“我，原来并不是圣王的后裔。”艾娜不断地喃喃自语。

身边的光影渐渐出现。

“是的，你并不是圣王的后裔，虽然你的身上流着圣王的血。”

“既然我不是圣王的后裔，那么我为什么要承担圣王的责任。你，爷爷，你们骗我。”艾娜大声地叫了起来。

光影深深发出了一声叹息。“是的，你终究不是他的后代，你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我相信你会作出自己正确的选择。”

艾娜的身周渐渐地暗了下来，又猛然间一亮。待艾娜的眼睛恢复了视力时，已是回到了水灵塔前。

※　　※　　※　　※　　※

光芒一闪，雷斯特也被送出了水灵塔。此刻的雷斯特，一双眼睛变成了澄蓝的颜色，眉宇间莹光流转，神采湛然。若不是眼中那茫然的神情十分熟悉，艾娜几乎认不出这就是雷斯特。

看到雷斯特出现，艾娜禁不住一下子扑入了雷斯特的怀里，低低地哭了起来。

雷斯特虽然有些莫名其妙，却也是轻轻拍着艾娜的肩膀，安慰道：“没事，没事了，不用哭了。”

艾娜轻轻将头靠在了雷斯特的肩上，只觉得宁静和安详。她停了一下，轻轻在雷斯特的耳边道：“雷斯特，我们回去吧。”

雷斯特一时没有听清，问道：“你说什么？”

“我说……”艾娜正待再说，却见光芒一亮，小人鱼灵儿也站在了塔前。

雷斯特喜道：“啊，灵儿，你也出来了。”

灵儿缓缓点了点头，迈动了步子，脚下就好像有水波推送一般，轻松而优雅。水灵圣女喜道：“灵儿，你得到水灵珠的力量了。”

灵儿没有回应母亲的话，却道：“我们还是先救那位姑娘吧。”

※　　※　　※　　※　　※

灵儿的手按在了伊芙的胸前，一层淡蓝色的光芒由灵儿的手中泛起，包裹住了伊芙的身体，又逐渐地渗了进去。伊芙的胸膛渐渐开始了起伏，鼻中也渐渐有了呼吸。

雷斯特不禁喜道："太好了，她活过来了。"

渐渐的，伊芙睁开了眼睛，看见了雷斯特等人，不禁低声道："我这是变成了灵魂吗？"

雷斯特用力地握住了伊芙的手，喜道："不是，你还活着。你还好好地活着。"

伊芙咿唔了一声，显然还是很疲乏，又缓缓地闭上了眼睛。灵儿松开了手。水灵圣女把了一下伊芙的脉，道："她已经没事了，只不过身体还虚，没有一两个月还不能走动。我看就让她在我们这里休养一段时间吧。"

雷斯特和艾娜都道："好啊，没问题。"

然而伊芙却忽然睁开了眼睛，道："不行，我还有件重要的任务。"

艾娜坐到了伊芙的床边，道："你现在的身体，什么也做不了，还是好好休息吧。"

伊芙却挣扎着要坐起来。"不行啊。我还要出使香兰的，这件事对霞女皇很重要。"

艾娜轻轻用手按住了伊芙，静静地看了她一阵，道："这件事，让我们替你做吧。"

听了艾娜这句话，伊芙终于安静了下来，道："艾娜小姐，有你去，我就放心了。霞女皇一直敬佩你的智慧，你去比我去强多了。"

艾娜轻轻一叹，道："别说这么多了，你还是先休息吧。"

伊芙终于安静地睡着了。艾娜站了起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心中是一片杂乱。

雷斯特忽地想起一件事，道："艾娜姐姐，刚才你问我什么

来着？”

艾娜摇摇头，道：“这件事，等我们完成伊芙的任务再说吧。”

在另一边，水灵圣女欣喜地看着女儿，道：“你终于肯成为水灵圣女了吗？”

灵儿点点头，忽地又摇摇头，道：“娘，我在水灵珠中看到了很多东西，给我点时间，让我想想好吗？”

水灵圣女笑道：“当然，你尽可以慢慢地想。”

灵儿静了一下，忽地道：“娘，我想和雷斯哥哥他们一起去。”

水灵圣女不禁愕然。

※　　※　　※　　※　　※

终于还是拗不过女儿，水灵圣女不得不答应了灵儿的请求。就在第二天的清晨，水灵圣女将三人送到了香江的对岸。

“从这里到香兰的首都含风阁只有三天的行程了。你们沿着香江往下游走，大约三四天就可以到了。”水灵圣女在指点着三人的行程。

“娘，你已经说过好多遍了，我们早就知道了。”灵儿不满地抗议着。

艾娜含笑看着这对母女，不禁微微摇头。

忽地，水灵圣女把雷斯特叫了过去。

“雷斯特，这一路上，我女儿就交给你照顾了。你可不许欺负她噢。”

雷斯特连忙道：“那当然，我怎么会欺负灵儿妹妹呢？”

水灵圣女忽地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道：“一般来说，你是不可以对灵儿使坏的。不过，要是灵儿主动要你对她使坏的

话，你就酌情处理吧。”

灵儿的脸不禁一下子红了起来，跺着脚不依道：“娘啊，原来你都听到了。”

水灵圣女笑道：“在我快开关的时候，听力特别好。两个小家伙在我耳边吵来吵去的，我怎么可能听不见。’说着，还朝着雷斯特神秘地眨了眨眼，让雷斯特尴尬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就在这一刻，雷斯特忽然觉得，灵儿这母女还真像。

艾娜、雷斯特和灵儿前往含风阁的这一天，正是新帝国历前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此刻的艾娜，心里充满了迷茫和困惑。

第五章　一曲奏双弦

香兰，得名于香江和兰江两条大江。两条大江赋予这块土地丰饶的水土和富足的物产，也抚育出了无数优秀的人才。真可谓人杰地灵。香江和兰江在香兰中部的一点汇合成香兰江向东而去。在这个交汇点眺望，但见三面大江，波涛滚滚似无穷尽，遥遥望去几达天际，真令人心神激荡。香兰历史上有位著名的诗人在临江眺望之后，写下了这样的字句：

“含风临江一眺首，千古波流在心中。”

这首诗是如此出名，以至于后代的人在此修城，就取名为含风阁。

含风阁作为香兰的首都已经有将近三千年的历史了。雷斯特、艾娜和灵儿来到这座古城之时，已是新帝国历前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的中午了。此时，含风阁的长街之上人来人往、形形色色，来自各国的使节、官员、士兵几乎便如城外大江中的鲫鱼，不绝于眼。

看到如此多的各类人等，灵儿大开眼界，不住地赞叹：“这么多的人类，长相穿着都不一样，真是比香江鱼季时的鱼种类还多。”而雷斯特自作聪明地解释道：“那是鱼类不会打扮自己，哪天你让鱼们也穿上铠甲，刺上耳环，保证不比人类种类少。”听着两人层出不穷的有趣对话，艾娜此时虽然心绪茫然，却也不禁莞尔。

待来到馆驿门前，他们说明自己代表罗天帝国前来出访。

馆驿的守卫忙通报了进去。过不多时，馆驿的主持官员，一个肥肥胖胖大约三十来岁的男子，满头大汗地奔了出来，一脸歉意地道："真是对不起贵使了，因为事先没料到这么多国家的使节来到，所以……所以馆驿中已经没有房间了。"

艾娜笑着宽解馆驿主持官员道："不要紧，我们另找旅馆歇脚就是。"

然而馆驿主持官员尴尬地搓着手，道："恐怕旅馆也没有空的了。我今天上午还想联系几家旅馆安置各国的使节。可是，竟然连旅馆也全挤满了各国的官员和将领了。"

艾娜不禁愕然。没想到竟然会连旅店也爆满。这下可到哪里去投宿呢 难道要在大街上支起旅行帐篷？

看到艾娜为难的样子，馆驿官员忽地一拍脑袋，似乎想道了什么，道："有了，其实有个好地方的。"然而看了看艾娜和灵儿，这官员脸色变得有些不自然，又把到口的话吞了回去。

雷斯特不禁好奇，追问道："说啊，到底是什么好地方？"

那官员古怪地一笑，凑近雷斯特道："要是贵使只有您一位的话，那就好办了。那个地方有吃有睡，有曲子听，嘿嘿，还有乐子可寻呢！这个费用呢，自然是我们报销了。要是换了我，有旅店我都不去呢。"

雷斯特大声喜道："好啊，有吃有睡有曲子听，这么好的地方。你快说吧，是哪里？"

那官员听雷斯特这么大声地说了出来，神色不禁一派尴尬，支吾道："这个，另两位贵使好像不大方便。"

看着那官员的神色，艾娜已明白了他想要说什么，不禁脸色微红，道："不行，不能去！"

然而雷斯特和灵儿一起转过头来，盯着艾娜，齐声问："为什么不行？"

艾娜不禁语塞。

……

虽然艾娜十分不愿。然而雷斯特和灵儿两个却被那官员的话语挑起了玩心，坚持要去。艾娜无奈，总算在雷斯特和灵儿答应不乱闯乱动后，不那么情愿地同意了。

在离开馆驿的时候，看着官员对着雷斯特那一脸羡慕地邪笑，艾娜几乎恨得想杀了他。

※　　※　　※　　※　　※

那官员说的地方叫“颐香院”。颐香院是含风阁数一数二的阁子，本来门槛是极高的。平常情况下，能够进入这所阁子的，若非豪富就是显贵。然而当艾娜和雷斯特一行来到颐香院的门口时，膀大腰圆的门卫只看了一眼雷斯特手中的香兰馆驿的特别令牌就放行了。显然是这一段乘国家之乱公款嫖妓之人甚多，门卫已司空见惯了。

艾娜本以为一个男子两个女子进入妓馆，会引来众等徒子的哄闹。岂知进了颐香院，虽然有些男子投来惊艳之色，却并未像艾娜想的那样引起什么轰动。这才心下稍稍释然。其实，颐香院不比普通妓馆，往来尽是显贵，也颇多带着侍女来游春的贵公子，众人早已司空见惯。

颐香院建筑精美，装潢华丽。室内宫灯高悬，彩绘动人，细致处也颇见巧心。另得艾娜也不禁对妓馆的印象为之一新。只是一阵阵暖香腻人，让艾娜颇有些不习惯。

而灵儿和雷斯特游目四顾，对四周的一切事物都颇感新奇。

到得柜台前，同掌柜的说明情形。掌柜二话未说，便让人领他们去了房间。大约是驿馆官员早就关照过了。这是一个三房的套间，装置点缀无不华丽非常。等进到了房间中，艾娜便关上

了房门，再也没有出去的打算。只剩下雷斯特和灵儿听着窗外笙歌处处，不禁坐卧不宁。然而无论他怎么恳求，艾娜便如老僧入定，说什么也不理他。

到了晚间，房间门口处忽地传来阵阵敲门声响。雷斯特正闷得慌，满心期待地跑去开了门，却发现是送饭的人来了。饭菜倒是颇为精美，可惜雷斯特却吃得完全心不在焉。窗外传来阵阵歌声，让他简直心痒难熬。

刚吃完饭，房门外又传来敲门声。雷斯特去开了门，这次却是那个肥胖的驿馆官员站在门口。

艾娜对这官员印象颇差，不禁冷冷道："大人前来有何贵干？"

驿馆官员一点也不介意艾娜冷漠的神色，带着一脸的笑意走了进来，道："贵使在这里过得还好吧。我路过这里，顺便来探望一下贵使。"

雷斯特搔搔头，道："很好，就是闷了点。"

"闷？'驿馆官员啊哈一声，笑了出来，道，"我预定了今晚红莲的位，保证精彩，正好贵使一同去看。"

艾娜冷冷地嗯了一声，并未接话。然而雷斯特却被引发了兴趣，道："红莲，是很好看的莲花吗？"

一提红莲，那胖官员立时来了兴致，眉飞色舞地介绍道："红莲可是近几个月来含风阁最轰动的歌妓啊。红莲的一曲清歌简直让整个的含风阁都为之震动。红莲其实只是三个月前才到含风阁的卖唱歌女，可是她一来就让含风阁整个轰动了。议会的那些议员们，没有几个不曾来捧场的。要不是这战争的话，大概整个香兰的议会都要搬到这里来开会了。'胖官员呵呵地笑了起来。艾娜却不置可否地淡应了一声。胖官员续道："最不可思议的是她第一次来的时候。那时候，她就坐在那台子上。只轻轻一挑弦，一个清音就那么悠了出去。而我们每个坐在下面

的人都好像飘到了白云中一般，飘飘忽忽地好不舒服。然后，她就那么开始唱了，说实在，她唱得是什么我们谁也没听清。可就是那曲调在那里轻轻一转，悠悠一调，我们就感动得莫名所以。到了最后，全场都是啜泣声了。”

雷斯特不禁听得悠然神往，道：“真有这么出神入化的歌技？”

胖官员道：“当然。可惜的是就那么一次。以后红莲的歌还是动听非常，可却没那么感动了。呵呵，不过，我还是一场不漏地听。”

灵儿有点怀疑地道：“难道还会强过雪女的歌喉？”

雪女是雪山精灵的别称。雪女的歌喉向来有名，听过的人无不谓之有勾魂夺魄的魅力，简直就是大陆上美妙歌喉的代名词。

胖官员呵呵一笑道：“雪女的歌喉我是没机会听。不过，红莲的歌却是真的让人心神俱迷，记得那一次，她就那么轻柔悠缓地一转音，我身边的老周呜呜地哭开了，把他怎么对不起他第一个秘密小老婆的事都揭出来了。后来，歌声转了九转，老周的九个秘密小老婆就都说出来了。哈哈哈，说到这事，那乐子可大了……”

听到这里，艾娜神色忽然猛地一动，问道：“你说歌声转了九转，怎么转的？”

胖官员显是没想到艾娜会突然问道这事，想了半天，才道：“嗯，这个我可说不好了。比如说，有时轻轻淡淡的调子，然后忽然间就好像走台阶般的，一二三，三步就变成了另一个调子，就好像感觉有人在你心里轻轻诉说似的。有时明明是轻溪般叮叮咚咚的调子，然后突然就好像被一根丝拔到了空中，让人的眼前恍如一片云烟。总之，我是从来没想过会有这样的歌的，真没想到这会是人间能听得到的曲调。”

艾娜不禁眉头微锁，低低自语道：“柔淡三步弦，低低迷心语 轻溪拔天际，层云入眼迷……难道是情迷九转弦？听说这种技艺已失传很久了，怎么会在这里重现？”

“艾娜姐姐，你在说什么？”雷斯特没听清艾娜声音极低的自语，问道。可艾娜就恍如没有听到一般，不知在想些什么。

那胖官员道：“怎么样，红莲就在这颐香院中，贵使和我一同去听吧。”

雷斯特求了两句，看艾娜没有回答，只得摇摇头，对胖官员道：“我们还是不去了。”

胖官员显然颇有点失望，道：“是这样啊。那真是太遗憾了。”正待离去，艾娜却开口道：“如此妙曲，怎能不赏？有请大人带我们一起去。”

※ ※ ※ ※ ※

其实从房间走不了几步，就到了红莲的歌场。这是一个宽阔的大厅，厅的前端布置一个歌台。歌台下放置了许多排桌子和椅子。这时，离开场还有不少时间，台下的椅子中却几乎坐满了人。胖官员同厅中的侍应说了两句，侍应便领他们走到了一处靠前的桌子旁，桌上茶水点心早已备好。

胖官员笑着请雷斯特、艾娜和灵儿坐下。艾娜看到桌旁恰好摆了四张椅子，淡淡一笑道：“大人还真是有待客的经验。连我们来看这场演出都事先算好了。”

胖官员呵呵笑道：“实不相瞒，我今天是特意来请几位贵使来看这场演出的。”

艾娜微微点头道：“当然这个费用也是算在招待使节的预算里了。推荐我们来这里住也是大人为了我们看演出方便了。大人真是考虑周详啊。”

胖官员的脸一下就泛红了，好在他脸皮可称甚厚，依旧尴尬笑道“这个，我们这些当差的，花销实在太大，不然我一定是以私人名义请几位来看。”

艾娜看着他尴尬不已的样子，心想总算出了口气。一笑，没再为难他。

就在艾娜说话之时，雷斯特早已坐了下来，抓起一块点心送到了嘴里。这颐香院的点心松脆爽口，同以往在罗天吃过的大为不同。雷斯特不禁大声地叫起好来。灵儿见雷斯特吃得开心，送了一块到嘴里，也吃得是眉开眼笑。于是两人你一块我一块，几盘小点心顷刻便荡然无存。待艾娜和胖官员坐下之时，已经是空空如也。胖官员一面吩咐侍应添上，一面笑道“原来贵使这么喜欢吃香兰的点心，改天我请你们去龙胜斋去品一下香兰最上品的酥脆点心。”雷斯特自是连声答应。

终于到了开场的时间，这大厅中熄去了明亮的火烛，却在歌台周围挂上了暗红色的大灯笼。暗淡的红光薄照在歌台中央的红衣歌女身上，将整个厅中笼在了一片如迷如幻引人遐思的气氛中。

雷斯特适才听胖官员说得神奇，不禁好奇心大起。此刻是瞪大眼睛，集中精力向歌台看去。然而只看了一会儿，雷斯特就不禁问道“奇怪，我怎么说什么也看不清她？”其实，雷斯特的坐位离歌台的距离并不近，灯火又暗，对一般人来说，看不清也属正常。可雷斯特自幼在黑暗的温德森林中长大，目力实是非同小可。连他也无法看清，可确也奇怪。

灵儿听雷斯特如此一说，也点头附和道“我也看不清。”

艾娜凝神看去，果觉红衣歌女的脸目如同蒙在雾中。虽然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可却说什么也无法清晰地分辨出五官相貌。其实也不是目力不够，而是歌台周围的几只红色灯笼，各自从奇特的角度将光线照在红衣歌女的脸上。几束光线纵横在一

起，竟产生一种说什么也看不清的感觉。艾娜不禁微微点头，道“真是巧妙的布置。”

胖官员显然会错了意，道“要说红莲可真是个宝，她自己演出，还自己布台。你瞧这歌台，布置得可有多温馨……。”

正说话间，忽然‘叮’的一声响，胖官员立时住嘴。却原来台上那红衣歌女在琴上轻轻一拨，已然奏响了启场清音。整个厅中立时静了下来，再不闻一丝声息。

只见那红衣歌女双手在琴上清拨慢挑，琴音叮叮咚咚地响了起来。红衣歌女就在琴声中清唱了起来。

“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陈三愿……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常见，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长相见……”

歌词不过是一首普通的春日词，然而在红衣歌女的口中，却抑扬顿挫、温雅婉转。与此同时，红衣歌女手中之琴也奏起了婉约清扬之音。而最奇的是，歌声和琴音竟走得不完全是同一调子。有时琴音高高而起，直入九霄云中，而歌声却越转越低，直如蜻蜓震翼。有时琴音渐转渐沉，好似千均入海，而歌声却越走越飘，便似浮于云际。然而这歌吟与琴音配合在一起，却有如天音齐奏般美妙，只听得大厅中所有人心神皆醉，宛如进入了一个神仙幻境。

艾娜细细听去，不禁越来越是惊异。

艾娜小时也曾迷恋过抚琴吹箫，后来虽觉这是小技艺而兴趣渐薄，却也曾浏览过不少的典籍，就这方面的知识而言，倒也未必输给当世的所谓音律大家。然而这歌女的琴与歌却令她着实惊叹。这歌女的琴技虽然有点像典籍中的音律奇学‘情迷九转弦’，然而细微的转折之处却是颇多不合。不但不合‘情迷九转弦’之要领，简直是不合印象中的任何典籍，竟是闻所未闻。有些奇异处简直是异想天开，然而却是充满了新意。如果真是这歌女的创造的话，那么她对于音乐的天赋真是超古越今。转

头望去，只见厅中众人无不神迷其中。连雷斯特都忘了手中拿着的小点心，凝神倾听。

一曲歌罢，厅中寂静无声。直至红衣歌女的手指在琴上一挑，奏出一个响亮的清音；众人这才回醒过来，鼓出了如雷掌声。红衣歌女就在众人如雷的掌声中，躬身一礼，进了后堂。

艾娜对身边的胖官员道："大人，这就是红莲吗？"

胖官员似乎还未完全从琴歌的余韵中清醒过来，直到艾娜问第三遍，才道："当然她就是红莲了，除了她谁还有这么出神入化的歌艺。"

艾娜此时抑制不住心中的好奇，不禁道："确实是了不起的技艺，我很有兴趣结识这位奇女子，不知大人可否引见。"

胖官员啊了两声，为难地道："这个恐怕有点困难。红莲从来都不在演出之外见客，就算是王公显贵也不例外。为了这，她还得罪了不少的大人物呢。"

艾娜道："你去约一下，如果她当真不愿，那么也只好作罢了。"

胖官员无奈，只得去了后台。然而过不多时，胖官员回来道，红莲果然不愿。艾娜心中虽觉有点遗憾，却也只好作罢了。

回房之后，胖官员告辞离去。三人谈了一会儿闲话，便也各自睡了。

向来有人说"傻人酣眠"，雷斯特便素来是说睡就睡。而艾娜回到房中，一时却睡不着。红莲的一曲不禁又勾起了儿时学琴的回忆，令她想起了许多许多往事。独坐床边，一时痴笑一时低回，心绪变如云烟。信步到窗前。却见天空中繁星漫天，那恒古自有的星光既悠远又迷茫，一时不禁痴了。待思及前生今世，五百年岁月变迁人世难料，又陡生无限烦恼，久久方才入睡。

※　　※　　※　　※　　※

“这是什么地方？”

雷斯特迷惑地睁大眼。眼前是一大片广阔的绿色水面，由面前一直延伸，直到无限远处。光线从背后照过来，映在了面前的水面之上，显出了粼粼绿波，向远方荡漾而去。雷斯特猛地回头，向身后的光线来处看去，却被强光刺目，几乎无法睁眼。好不容易才看清了光线来处，却是在暗黑的天幕中有两处绿色的光源，正散发着强烈的绿光，便如同挺立于天际的黑色巨人的两只慑人的绿色眼睛。

“这是什么地方？”雷斯特大声叫道。声音四面传了出去，可却连一点回音也没有。雷斯特一连喊了几声，没人应声。雷斯特转回头，不禁泛起了一丝奇特的孤独与恐惧感。雷斯特试着迈动脚步，却发现眼前的绿色水面竟随着他脚步的前进而向后退去。

“一点也搞不懂，要是艾娜姐姐在就好了。”雷斯特小声地嘟囔着。

一阵风吹过，眼前的绿色水面忽然起了变化。一团薄雾自水面上升起，又渐渐变淡。一个端庄典雅的美丽女子站在离他数十步远的水面上。薄雾掩映之下，那美女的面容既朦胧又慈善，有如雾中明月一般的温馨与柔和。那美女抬起头，似乎看见了雷斯特，向着他盈盈一笑，道：“雷斯特，你又顽皮了吗？”

“艾娜姐姐。”雷斯特大喜地一声叫了出来，也忘了脚下的水面，径直奔了过去。这次水面不再后退，也不知为何，脚竟未陷入水中。雷斯特的脚踏在水面上，就好像踏在松软的草地上。

忽地，雷斯特停下了脚步，愣愣地看着艾娜的胸前。艾娜的胸口亮了起来，一个心形的物事正在那里发着金色的炫目光芒，而且还在一起一伏地跳动着。

“艾娜姐姐，你胸口什么东西在闪光？”

艾娜低下头看了一眼，又缓缓抬起头，苦笑道："傻瓜，这是我的心啊，怎么你到现在都不知道？"

"可是，它怎么会闪光的呢？"

"因为你啊，因为你来到了我身边。所以它就闪光了。"艾娜抚着自己的胸口，忽地嫣然一笑，道："我把它给你，你来拿吧。"

雷斯特用力地摇头："不行，没有了心，你怎么还能活下去？我不能要。"

艾娜叹了一声，没有说话。

忽然间，光线急剧地晃动了起来，艾娜的身影在前方变得若有若无，只有那颗闪着金光的心格外醒目。一个阴沉沉、暗幽幽的声音自背后隆隆响起，就好像一座大山般地压了过来。

"听我的命令，剜出它来，剜出它来，剜出它来……"

雷斯特好似身不由己般地向艾娜走去，手中不知什么时候已多了一把利刃。

走了两步，雷斯特的脑中忽地一清醒。这怎么行？难道我真要杀死我至亲至爱的艾娜姐姐？难道我真要剜出她的心？

雷斯特猛地停住脚，转身猛地将手中的利刃远远地抛了出去。

"不！"

黑暗天幕中的两个绿色光源急剧地晃动了起来，一个黑色的巨人由天幕中走出，口中发出着剧雷般的轰鸣。

"你怎么敢违抗我的命令？你是我制造的，你是我的奴隶。"

伴随着巨人的吼叫，雷斯特的身体就好像要裂开了一般。

"剜出它，我就饶了你。"巨人在怒吼。

"来剜吧，我不怪你的。"艾娜在轻语。

"不！我绝不！"

雷斯特痛苦地猛一甩头，自梦中醒来。缓缓睁开眼来，哪有什么水面绿波、黑色巨人。适才原来只是南柯一梦。雷斯特轻舒

了一口气，只觉浑身直冒冷汗。真是可怕的一梦！

雷斯特再度闭上眼，却已了无睡意。辗转反侧了一阵，雷斯特站起身来，穿上衣服，踱出房门。忆起适才可怕的梦境，雷斯特放轻步子走进了艾娜的房间。

艾娜兀自在沉睡之中，窗外淡淡的星光由窗棂间透射了进来，照在艾娜皎洁如白玉的脸上，更衬得美丽无暇。艾娜长长的睫毛随着呼吸微微颤动，睫毛下依稀还可见到几颗泪珠。此刻的艾娜再不像平日里精明的大姐姐，却十足是个柔弱的小女人形象。

艾娜姐姐啊，你怎么也流眼泪了？难道也是做噩梦了吗？

雷斯特轻轻一叹，伸手轻柔地抹去了艾娜眼角的泪珠。平时见到艾娜，雷斯特总觉得自己是个长不大的小孩子，什么事都不懂，什么事都要找艾娜姐姐。从小到大，无论有什么心事，都是先说给她听。有她在身边，自己就总觉得需要依靠。见不到她，就觉得特别无助。可是，难道艾娜姐姐就不需要依靠吗？

雷斯特凝视着艾娜的柔美的脸庞，忽然觉得，艾娜不再是那个严厉的大姐姐，不再是如师如母的大姐姐。而是一个软弱的、脆弱的、需要依靠的小女人。原来，原来她和罗天霞妹妹、灵儿妹妹也并没有什么不同。雷斯特的指尖轻轻在艾娜的脸庞上拂过，轻轻地道："放心吧，我会保护你的。"

就在这一刻，雷斯特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已经是个男子汉，是个可以保护艾娜的男子汉。这一刻的感觉，几十年后都还铭刻在雷斯特的心中。而此时，连雷斯特自己都没意识到，这种感觉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会有多重要。

雷斯特轻轻站起身来，正要离开艾娜的房间。忽地，窗外黑影一闪，一个夜形人的影子由窗前一晃而过。雷斯特心中一动，难道还真有人要对艾娜姐姐下手？这下就看我的吧。我一定要保护艾娜姐姐。

想到这，胸中不由豪气陡生。来不及回房取剑，就在墙上摘了艾娜的佩剑，在窗上微微一掀，便钻了出去。却见前方的屋顶之上，三四个黑衣人正蛇形鹭伏，向着左侧的一个院落而去。雷斯特身形一展，跟了上去。那几个黑衣人的武功显然甚是平庸，就连雷斯特跟到了身后都没有察觉。

那几个边行边小声谈话。

一个黑衣人道："摸清楚了吗？那丫头真的在那里？"

另一个黑衣人道："当然，早就踩探清楚了。只有一个臭小子在那里陪她。"

雷斯特心中不禁冷笑：臭小子？等会让你们看看臭小子的厉害。然而见他们一直向左行去，雷斯特又不禁微觉诧异：他们不是已经踩探清楚了吗，怎么连具体的位置都没搞清？

几个黑衣人一连跨过了数座院落，却在前面一处院落的屋顶停了下来。那处，竟已有十来个黑衣人在了。那群人虽见到雷斯特跟在几个黑衣人后面，却也以为是他们一伙的，并未发问。那群黑衣人中的一个显然是首领，见他们到了，便道："那丫头就在下面，我们这就下去吧。"

雷斯特向那院落中一望，只见一个红衣女子和一个白衣男子坐在院中，似乎正抚琴谈心。心中这才恍然，这些黑衣人的目标原来不是艾娜与自己。

这时，那黑衣人首领挥挥手，众黑衣人纷纷跃下，立在小院的各个方向，隐隐占住了各个出口。雷斯特想看看这些人究竟想干什么，便也随着众人跃下。这许多黑衣人突然到了院中，那院中的一男一女竟恍如没有看到一般。那黑衣人首领跨出数步，嘿嘿一阵怪笑，心道：这小丫头和臭小子乍见我们这许多人围住，还不吓个半死？

然而出乎他的意料，那白衣男子抬起头，对着他歉然一笑，道："对不起，我们正讨论到紧要的地方，等会儿再招呼你好

吗？”言罢便再次俯头，手指在琴上虚拂了几下，对那红衣女子道“红莲，你看我这几下指法可能解了情迷九转弦往而不复的弊病？”那红衣女子微微摇头道“我看不行，容公子这几下虽然含而蓄之、有张有弛，然而拨的几根弦却不合适，由宫转羽之际，势必哀而伤之，未能做到尽美。”那白衣男子微微皱眉道：“要想哀而不伤、悲而不露，这可难了。”

红莲？她就是那个昨晚奏出天仙般曲调的红衣歌女？雷斯特不禁凝神向那红衣女子望去。此刻没有了那些红色的灯笼晃眼，只见月光映照下，红衣女子肤色白皙细嫩，有如新剥春葱，面颊清秀，两弯柳叶眉如新月横越额头。眉下一对明亮的大眼，几可与天上的星辰争辉。果然好一个美丽的女子，一点也不输给艾娜和灵儿。雷斯特心中不由赞叹。

雷斯特在这边心中暗赞，那边的黑衣人首领却不禁愕然。还真是第一次碰上这样的人物，看见一大票不怀好意的人，他竟然熟视无睹，还叫他们等等。真是#◎ ※……

黑衣人首领正待发标，却听红莲喜道“有了。你我各执一弦，必可解决这个难题。’春笋般的玉指在琴弦上轻轻一抹，一个低音转转折折地便滑了出来。这个清音，如同秋月当空，缠绵而凄清 ;池如同春蚕低回，缓缓吐出的长丝。长而不断，缓而不尽，悠悠如诉千古之迷梦，絮絮如颂婉约之悲歌，在空气中盘旋回绕。雷斯特不禁鼻中一酸，泪水几欲夺眶而出。待左右四顾，四周黑衣人竟个个以手擦眼，连那黑衣人首领也愣住了。

白衣男子笑道“好主意。’伸指在琴上重重一弹，噼里啪啦的一阵响，一根琴弦竟发出了节日里烟花升空的爆响。继而纵指急弹，琴音弹跃，便如同春日原上梅花鹿欢快的脚步，便如同久旱逢雨，芭蕉叶快乐的噼啪。这一缓一急、一快一慢的两种音区混在一起，竟是出乎意料地和谐。继而急音慢慢转缓，缓音慢慢转急，两个音区渐渐合在了一起。雷斯特恍惚觉得又回到了

小时，躺在小神殿前的草地上，望着蓝天悠悠，白云飘飘，心中无喜无怒、无忧无虑，真是说不出的安详和美妙。

不知何时，琴音竟已停了下来。雷斯特的耳边犹似余音未了。红莲和那白衣男子相对而笑，两手握在了一起。一言不发，四目中满是知己柔情。

雷斯特双掌一合，情不自禁地便鼓起掌来。四周黑衣人忘乎所以，也纷纷鼓掌。

黑衣人首领手掌已经举到了半空中，才忽然醒觉：我们不是来绑架红歌女的吗？怎么变成捧场来了。

黑衣人首领狠狠地把手一甩，怒道："都给我停住，谁也不准再鼓掌。"掌声戛然而止，一众黑衣人又恢复了凶神恶煞的样子。黑衣人首领踏前两步，对红莲道："红莲姑娘，我家主人有请姑娘过府演出。"

红莲好像这时才注意到他，清亮的眼眸扫了黑衣人首领一下，摇头道："红莲身贱，不敢应贵人之请。"

黑衣人首领怪笑一声，道："红莲姑娘，我们说请是好听。其实你去不去都是要去的。"

红莲双目低垂，轻轻道："噢，你就是说要用强了？"

黑衣人首领哈哈大笑，道："红莲姑娘还真是聪明。"

然而他笑声未落，就听背后有人喝道："不行！"黑衣人首领大吃一惊，急忙转身。却见身后自己的手下中，走出了一个少年。这少年全身上下一身素净衣衫，并无半点描画点饰，瞧来土里土气的样子。这人正是雷斯特。

雷斯特走到黑衣人首领的面前，一脸正色道："本来我还以为你们是强盗，却原来只是请客。虽然在深更半夜请客有点奇怪，可也没什么大错。只不过，请客就应当客客气气的。人家愿意去，那自然好。人家不愿意去，你也不能勉强。艾娜姐姐经常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做事要先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

想，如果你自己都不愿意，就不要勉强别人……”

雷斯特本来就很少和别人讲道理，这一篇大道理说得是啰啰唆唆，掺杂不清。为了加强说服力而加上的“艾娜姐姐经常说”云云，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不禁让黑衣人首领越听越是耐不住性子，一声大吼打断了雷斯特，怒道：“臭小子，你在胡说些什么？”

那白衣男子忽地笑道：“就是说，你不能强人所难，还是回去吧。”

雷斯特点头道：“是啊，我就是这个意思。”

这两人一唱一和就好像有意调侃一般。黑衣人首领不禁大怒，怒吼一声，猛地便向雷斯特扑了过去。人在半空，双拳已先后捣出，拳劲呜呜，向着雷斯特击来。雷斯特也不闪避，左手一兜一带，已化去了拳劲。同时右手迅如闪电抓住了黑衣人首领的手腕，向后一摔。黑衣人首领便带着比刚才更响的呜呜风声，砰地撞在了小院的墙上，只撞得墙上的灰粉簌簌而落。

众黑衣人见首领一招落败，不禁都心中发怯。可仍有三四个莽撞的汉子涌了上来，可在雷斯特的拳下，这几个汉子也是顷刻间便躺在了地上。余下的众人见雷斯特如此凶猛，招呼一声，扶起倒地的同伴，狼狈而去。

待黑衣人退去，白衣男子对雷斯特道：“多谢兄弟赶走这些讨厌的家伙。”

适才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红莲身上，雷斯特此刻才有机会仔细地打量这个同红莲联手演奏的白衣男子。这白衣人三十来岁，鼻子挺直，双目清炯，相貌儒雅中带着一种知性的潇洒。同红莲站在一起，真是一对璧人。

白衣男子见雷斯特愣愣地看着他，又笑道：“小兄弟年纪轻轻，可真是好功夫啊。”

雷斯特听到称赞，不禁不好意思起来，忙谦逊道：“我没什

么功夫的，都是那些黑衣的家伙太过稀松。”

猛然间，院落的一角传来一声冷哼。

“说我们太过稀松？真是好大的口气。”

雷斯特闻得声响，忙转身看去，却见院角处站着一个黑巾蒙面全身黑衣的男人。

这人高高瘦瘦，双目如鹰隼般锐利，背上斜插着三根闪亮的铜管。牢牢站定，就如一颗松树般纹丝不动，气凝如山，雷斯特感觉不到一点气息的外露。难怪刚才会漏了他。

雷斯特咦了一声，道：“你怎么还没走？”

“要我走，你得有这个本事。”

那黑衣人一声冷笑，由院角走了出来。他的步子似乎迈得不大，但只一瞬间的工夫就到了雷斯特的身前。带起的风吹得雷斯特的衣襟微微发响。

黑衣人冷冷道：“让开。”

“为什么要我让开？’雷斯特反问道。

“让开。’黑衣人又说了一遍。

雷斯特再次反问。

猛然间，黑衣人的左手中已多了一支闪亮的枪尖。而背后的一根铜管也不知什么时候到了右手中。黑衣人两手一错，铜管和枪尖已经接在了一起，闪电般刺出。劲气凌厉，枪尖处竟似有蓝色电芒环绕。雷斯特心中一凛，不敢硬接。脚尖一点，身形猛退三尺。但听‘卡’的一声响，黑衣人手中的枪已接上了第二根铜管。枪势不断，却陡然长了数尺，势道是更加凌厉。雷斯特猛吸一口气，体内真气流转。身周的气流骤然变向，化作了强风。硬是将雷斯特吹退了三尺。然而黑衣人手中之枪此时已经接上了第三根枪管，枪势展开，有如腾空之巨龙，直欲将雷斯特吞噬。速度竟还快过了雷斯特身周的强风。雷斯特此时去势已尽，心中不由暗暗叫苦。无奈之下，只得将全身功力运在了双臂

之上，强使长枪。“哨”的一声大响，枪臂相碰。枪尖上陡然蓝焰大盛，无数道电光顷刻间便突破了雷斯特的护身真气，由雷斯特的手臂钻入。雷斯特浑身如遭雷殛，全身巨震，瞬间失力，一下被枪上的巨劲远远地抛了出去。

黑衣人这一次从组枪到出枪，浑然一体，迅捷无伦，枪上的内劲奇特无比，比先前那些黑衣人的武功高上何止百倍。以雷斯特的武功竟然也无法接过一招。

黑衣人一招击退对手，便再也没看雷斯特一眼，却直直地盯在了红莲的身上。道：“红莲，跟我走吧。”

看到这黑衣人出现，红莲似有些愕然。此时听到他问，便摇头道：“我不会随你去的，你还是回去吧。”

猛地，那黑衣人愣愣地看了红莲片刻，又看了看红莲身边的白衣男子，眼光中的神气颇为奇怪，也说不清是包含着什么。片刻，他道：“你走也要走，不走也要走。”

红莲尚未回答，黑衣人面前人影一闪，一个灰衣少年又拦在了面前，却是刚才被抛了出去的雷斯特。只听雷斯特道：“人家既然不愿意和你走，你就不能强迫。”

黑衣人嘿嘿冷笑，道：“你苦头还没吃够吗？”

雷斯特颇为诚恳地道：“我是打你不过的，不过做人总要讲道理的。你总不能强迫别人做不愿意做的事……唉，我不知道怎么说啦。反正，你明白就好。”

黑衣人不禁仰天打了三个哈哈，道：“你说也没说，却叫人如何明白，真是可笑。哈哈。”就在他说‘真是可笑’之时，手中的长枪已经出手。本来雷斯特和那黑衣人相距不足五尺，黑衣人长达一丈的长枪应该难以施展。可黑衣人运枪的手法奇妙难测，短距离出枪，竟丝毫不见局促，迅捷威猛，兼而有之。

雷斯特适才吃过苦头，如何还敢大意。手中之剑早已出鞘，在半空中洒下了一片青幕。这是近日才从灵儿那里学到的柔水

十九剑。守势不烈，然有余而不尽，缠绵而不绝。在短短半尺的空间中，枪剑瞬间交击了二十余下。每交击一下，便有一丝微蓝的电火循剑而钻入体内。任雷斯特如何运功，也无法阻挡。二十余下下来，雷斯特只觉全身都快要麻痹。

正在这时，只听身后丁东琴声，却是白衣男子又抚上了琴。这次的琴音忽快忽慢，又不时爆出几个突出的强音，远不如刚才悦耳动听。然而雷斯特却不知为何，只觉全身真气顺畅。长剑舞动，将敌手的枪势尽数拦下。同时心中也不禁微微诧异：何以这黑衣人枪上那古怪的劲力陡然间弱了好多？

他却不知，这白衣男子的琴音的突起每一下都恰在黑衣人吐纳运息的节奏中，却只是微快了或微慢了少许，刚好带乱了黑衣人的吐息。

再交数招，黑衣人枪势越来越弱，而雷斯特的剑法却越使越顺，几乎便要反客为主。

激斗中，黑衣人忽地长枪回收，前胸处显出了一个破绽。雷斯特不假思索，剑已经破中门而直入。猛地，黑衣人一声大喝，长枪枪尖处忽然爆出刺目的强光。雷斯特骤出不意，双目一时间已无法视物。几乎同时，胸前凌厉劲气袭到，割胸如刀。

雷斯特似乎听到一声女子的惊呼，却是艾娜的声音。原来艾娜半夜醒来，不见了雷斯特的踪影。出房闲走，闻得此处声响寻了过来，却不料一来便见到雷斯特遭遇险境。这一吓，几乎让艾娜魂魄出窍。

第六章　鹤舞红莲开

黑衣人的枪尖爆出强光，雷斯特一时间眼为之盲，不能视物。可一旁的艾娜却看得一清二楚。只见黑衣人枪交左手，右手并掌如刀，掌缘泛起半寸长的蓝芒，宛如锋利的刀刃，直劈雷斯特的胸口，掌力破空竟隐带雷霆之声。艾娜的心中不禁猛地一震。

这是雷霆宗的“迅雷斩”。

在这个大陆之上，论武学魔法原本以三大圣地——佛灵山大林寺、雾隐谷藏仙洞和法利斯皇家魔法学院最为驰名。然而近几千年来，七大宗派先后兴起，各自推陈出新，发扬自己的一派绝技。声名之盛，已不逊于三大圣地。为了便于记忆，有人为这七大宗派还编了十六字的顺口溜。

“燕翔蝶舞，青衣碎玉，罗天雷霆，雪林初晴。”

雷霆宗正是这七大宗派之一，罗天雷霆的雷霆。雷霆宗的创始人原本是法利斯皇家魔法学院毕业的一个初级雷系魔法师。但他天性不喜魔法，却对于战斗的技巧兴趣浓厚。于是他散尽家财，结识各方高手。后又经五十年闭关。功夫不负苦心人，终于给他创出了一派奇特的武功。这一派的武功将魔法的演练技法溶入了武功之中，在武功中加入了许多雷电系魔法的特性，诸如“闪雷破”、“弱电击”等。再配合上那迅猛如雷霆的攻击，当真是难防难避。若单论杀伤力之强，在七大宗派里也数一数二。

迅雷斩在雷霆宗中，同“雷动九天”的枪法并称两大震门绝技。此刻这黑衣人以掌作刀，掌缘处蓝光正是结合了雷电系“破甲雷”、“灵击电”以及大林寺“罗汉刀”特性的奇异内劲，可说是当世第一等的强杀技。昔日爷爷纵论天下武技，提及迅雷斩时，曾道：“迅雷斩是击破各类护身内劲的顶级奇学，破甲雷专能裂开各类防御，灵击电麻痹对手的深层潜力，而罗汉刀的内劲则会给对手致命一击。若正面迎上，我也没有把握能防住。”此时眼见雷斯特胸前门户洞开，迅雷斩的蓝光距离不过数寸之遥，艾娜只觉胸口发涩，一时几乎是呼吸困难。

雷斯特听到了艾娜的惊呼，心知不妙。可手中剑已在外门，不及回收，不得已只好将全身真气集中在胸口，准备硬接这一击。然而感觉到敌人的凌厉劲气轻易地撕裂着自己护体气网，心中实是无丝毫把握。

骤然间白衣男子五指在琴上同时按下，五音齐鸣。黑衣人的手掌正劈在了雷斯特的胸口。

“轰”的一声响，黑衣人倒飞而出，白衣男子面含微笑，艾娜惊喜万分。雷斯特渐渐恢复视力，却是一脸茫然。心道，怎么黑衣人这一招威势如此，最后却如蚊子搔痒一般。难道他不忍伤人，有意容让。

原来适才黑衣人不顾内息混乱，运出奇招，其实已是颇为勉强。表面虽强，却无后劲。而白衣男子最后一下震音，更是让黑衣人的内息猛地打了一个结。而另一方面，雷斯特圣灵法印的护体内劲在紧急时刻自行启动，则是强劲无匹。两下一碰，正是强弱悬殊，鸡蛋与石头之势。黑衣人当然讨不了便宜。

黑衣人倒飞而出，眼见就要撞到墙上。却见他在半空中一个倒翻，已经踏上了院墙。黑衣人转回身来，望了一眼红莲，道：“红莲，我还会来的。”言罢，足尖在院墙上一点，顷刻间不见了踪影。

艾娜这时早已奔了上来，拉开雷斯特胸前的衣襟，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下，直到确认并未受伤才放下了心来。抬起头来，这才注意到红莲和那白衣男子。却见白衣男子正含笑看着她和雷斯特，艾娜不禁羞红了脸。

白衣男子微微点头，笑道："姑娘和小兄弟的感情真是让人羡慕。"

艾娜脸上更热，一时不知如何回答。这时，四周的人声渐渐嘈杂起来。原来适才这里打斗的声响已经惊动了不少人，正纷纷询问发生了何事。

白衣男子向着身旁的红莲道："红莲，我们回去吧。"红莲点点头，对雷斯特道："多谢公子帮忙。今日时间已晚。明日晚间，红莲略备薄酒，请公子和这位姑娘来此做客。"

雷斯特点头应了。白衣男子同红莲转身进屋去了。雷斯特和艾娜也回到自己的房间。一路之上，艾娜的心中却在暗暗揣度：原来那红衣女子就是红莲，果然好一位才女。可那白衣男子又是谁呢？看他的气度，迥非寻常，适才解了雷斯特的困境，音律之学更是出神入化。香兰什么时候又出了这样一位高人呢？

※　　※　　※　　※　　※

第二日一大早，雷斯特便被灵儿吵醒，要他陪着去逛街。雷斯特昨晚睡得晚，这时正困，自然是老大的不愿。然而灵儿却醒来无事，闷得要死，坚持要拉他起来。两人在这边纠缠，把艾娜也吵醒了。艾娜起来，梳洗完毕，那边雷斯特还赖在床上和灵儿闹个不休。艾娜不由摇头苦笑。正这时，忽然有人来访。

艾娜去打开了房门，只见一位一身戎装、身躯高大貌相威猛的将军站在门口。那将军一见艾娜，便自我介绍道："香兰铁军统领铁中流，特来拜访罗天使节。"艾娜忙将那将军让了进来

坐下。

及至落座，铁中流歉然道："让贵使住这种地方，真是受委屈了。"

艾娜微微一笑，道："除了有点吵之外，这里也还好。非常之际，也不必太过拘泥。"忽然想到一事，艾娜道，"我们昨天才到，将军这么快就来了。真是勤于国事啊。"

铁中流闻言竟叹了一口气，道："香兰局势危机重重，我几乎是夜不能寐。可这里却笙歌处处，繁华尤胜往日，竟然毫无亡国之忧。怎不让人心急如焚。"

艾娜微微皱眉，道："形势竟坏到这种地步吗？"艾娜来时虽然听伊芙介绍了香兰的大概情况。可她心想：香兰同盟和大雷王朝的实力相差无几，慕容天鹤又是当代名将，大雷虽然打胜了一仗，也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一时当无可忧。心中却没有多少紧张感。

铁中流道："怎么不是？大雷方面隐而不发，不知在酝酿着什么阴谋。而我们同盟内部大军虽已云集，各国代表却各持己见。有的要战，有的要和，始终没有一个定策。真是让人急煞。"

"怎么会这样？"

铁中流再次沉声叹道："贵使有所不知，香兰同盟由二十七个国家组成。由于各国形势和利益都不大一致，本来就矛盾重重。昔日大雷雷动天横扫千军，无人不惧。所以才联合在一起。然而近年来由于大雷的威胁减弱，各国间的冲突是越来越多。这次会盟，竟然有六个国家没有派代表来。而来此的二十一个国家，也是意见不一。距离大雷近、受大雷威胁较大的国家积极主战，而较远、受大雷威胁较小的国家则积极主和。"艾娜点点头，表示了解，却没有发表意见。铁中流续道："从目前来讲，我们还能一战，可我恐怕时间一久，同盟各国异心渐生，就难以再战了。"

艾娜道“所以将军是主张速战了？”

铁中流点头道“是的。”忽地，铁中流抬起头，恳切地道：“实不相瞒，我此来是有事相求。”

※ ※ ※ ※ ※

实行议会与国王的双轨制是香兰与众不同的特色。在漫长的岁月中，许多和香兰同时代的古国都已经变成尘埃掩盖的遗迹，而香兰却始终屹立不到，这种独特的政治体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每当香兰出现一个昏庸的国王时，议会就会起到相当大的制衡作用，将国王对国家的危害减至最小。而每当议会陷入派系斗争的混乱中时，国王又能保证国家的正常运作。这一点向来被世人所称道。

香兰议会的议员是由各个地方的推荐和大会选举产生的。香兰每隔五年就会举行一次议会大会。在大会上，各地推荐的议员选举产生议会元老院议员。而这些议员负责平时的政府运作。正常情况下，对于国家重大的事件的决断要有国王和议会的双重认可。由于香兰当今的国王年纪尚小，香兰的议会取得了监政权。也就是说，由议会代行国王的权利。所以，香兰的议会成了国家惟一的政权机构，而香兰的元老院议长也就自然地成为了国家的元首。

香兰的议长府就坐落在香兰议会高大堂皇的圆顶大礼堂的一侧。建筑规模并不很大，看上去甚至还不如颐香院的富丽。不过，在建筑师精心的设计下，亭台、假山、轻溪、流泉交相映衬，却有了一种花园般的美感。

绕过了一座假山，艾娜看到了一座清幽的小亭。在那里，香兰的议长菲而正在等着她。铁中流走后，雷斯特终于败给了灵儿，同她逛街去了。而艾娜便来晋见香兰的议长。

香兰议会的现任议长菲而今年六十一岁，面色白皙，一头黑发，精神矍铄。看到艾娜来了，菲而连忙让座。艾娜转交了罗天霞给香兰议会的问候信，菲而也代表香兰议会致谢。在互致问候之后，菲而问道："这次香兰和大雷的战争，我想知道贵国到底能给我们多少支持呢？"

艾娜道："罗天将全力支持香兰同大雷的战争，希望大人支持立即开战。"菲而微皱了下眉，没有应声。艾娜忽地又道，"其实这并非实情。虽然罗天并不希望野心勃勃的大雷逼进国境，虽然罗天从感情上和利益上都将支持香兰。但想必大人也知道，罗天才刚刚发生巨变，小公主罗天霞面临很多棘手的问题，罗天实无力给香兰太多实质上的支援。"

菲而微微点头道："这我早就想到了。只是不知刚才姑娘为什么要那么说？"

艾娜嫣然一笑，道："其实我今天是受人之托特地来欺骗大人的。"

菲而闻言不禁一愣，道："既然是欺骗，又为什么要告诉我？"

艾娜道："因为我觉得欺瞒无助于香兰的局势，而且大人也不会相信。"

菲而盯着艾娜秀美的脸庞看了半晌，忽地一笑，道："姑娘还真会给人带高帽。"

艾娜也回以一笑，两人间的距离不知不觉地拉近了很多。

艾娜道："贵国铁中流铁大人希望我能增加大人决战的信心，在联盟会议上力主开战。"

菲而抿了一口茶，道："铁中流铁将军的心情我能够想像，可是现在开战，我实在难以下这个决心。"

艾娜道："这又是为什么呢？"

菲而的脸色不禁变得有些沉重，道："铁中流将军也和我说

过很多次了。他说的也未尝没有道理。我也知联盟各国各有心思，久则生变。可现在联盟的军队虽多，却没有一位能让大家都心服的帅才统领。各国的部队不相统属，而且有些还有心病。这叫我如何能下决心？”

艾娜道：“天鹤慕容公子呢？他不是一个合适的统帅吗？”

菲而叹了一口气，道：“慕容公子要是在的话，那当然好。可是自十年前那一战后，慕容公子就再不参与国事。在当前这个紧张的形势下，我更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真是叫人怎么不着急。”

艾娜奇道：“天鹤公子失踪了？”

菲而道：“正是，我们把他常去的地方都找遍了，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艾娜正要再问。忽地，一个仆从走了过来，小声地禀告道：“议长大人，幽明帝国大元帅夜羽寒的使节来访……”菲而止住了仆从的话，看了一眼艾娜，吩咐道：“请他去偏厅小坐。”

艾娜不禁心中微微一动：夜羽寒也派人来了吗？看来这里还真是热闹啊。

仆从离去，艾娜起身告辞道：“大人有贵客来访，我就先告辞了。”

菲而表示了歉意，请仆从领艾娜出去。艾娜正要走时，菲而又道：“啊，差点忘了。明日晚间，我们举行宴会招待各国使节与贵宾，请姑娘到时光临啊。”

艾娜刚刚回到住所，雷斯特和灵儿也都回来了，正拿着市场刚刚买回的小玩意在琢磨。这时已是中午，刚刚用完饭，就有人来访。

这次却是帕洛蒂王拉姆伯亲自来访了。这位帕洛蒂的国王也才四十来岁，身材魁梧，两颊络腮，一双大眼光芒四射。一进门就豪笑道：“香兰的招待官员真是偏心，怎么不让我住这么好

的地方？只是对于姑娘来说，未免有点不敬。呵呵，不如我们交换吧。”看到了雷斯特时，又道：“小兄弟年纪轻轻，就做了出访的使节，真是年少有为啊。我在你这个年纪时，还是在草丛里捉蟋蟀呢。哈哈。”几句话一说，登时让雷斯特大生好感。

艾娜让了座，道：“大王你太谦了，谁不知帕洛蒂王英明强干，政才武略皆属上佳，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是一代英主啊。”

帕洛蒂王哈哈大笑，道：“我不过是粗人一个，都是那些臣子们的功劳。其实我还是对斗蟋蟀比较有才干。”这句话又说得雷斯特大生知己之感，几乎想立时和这位大伯探讨一下某些疑难。

艾娜微微一笑，却没有给机会让雷斯特说话，道：“大王来此，不知有何要事？”

帕洛蒂王摇头道：“哪里有什么要事。纯是想和贵国增进一下彼此的友谊，我久慕罗天大国富饶，想要和贵国结为兄弟之邦，进一步开展贸易和进行交流。还望贵使向罗天女皇转告。”

艾娜不禁心道：在这个战争一触即发的紧要关头，他却来和我谈论什么增进友谊。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心中在盘算，然而脸上却不露声色，道：“那是当然，大王的美意，我一定转告。”

帕洛蒂王大笑道：“是啊，我昨天才碰上了贵国安灵狐身边的安兴大人，他来这里度假。我们畅谈了两国友谊和发展的前景，都充满了信心。”帕洛蒂王大笑了起来，他的眼睛都因为笑而眯成了一条缝。然而艾娜却感觉到似乎帕洛蒂王在这条缝中观察着自己。

艾娜的脸上不喜不忧，只淡淡地道：“是吗？那可真是太好了。”

帕洛蒂王停住了笑，不知为什么，眼神中似乎有点淡淡的失望。接着，他又大谈同罗天的友谊，然而见艾娜始终不大搭

腔，不由颇感无趣，就告辞走了。

雷斯特对这位帕洛蒂王印象极好，道："艾娜姐姐，这位大伯很不错啊。"

艾娜淡淡一笑，轻轻道："面善而心奸。'这句话她说得轻如蚊蚋，雷斯特根本没有听到。这时灵儿又拉雷斯特去玩。等雷斯特走后，房间里静了下来，艾娜在桌旁坐了下来。细细思忖香兰的情况，在心中慢慢整理着思路。

香兰的情况显然比自己原先设想的要复杂许多。首先是，香兰同盟各国对于形势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就连香兰内部不少人也是在战与和之间不断地徘徊。这样下去，对于香兰同盟来说显然是不利的。而且，香兰同盟内部各国间似乎也有问题。刚才这个帕洛蒂王只字不提战争的事，却大谈和罗天的交好，似乎是试探在发生情况的情形下，罗天会有怎样的态度。显然他的心里在计算着某些事情。到底他想要干什么？而且他故意提到安适意的使者，好像想要看看我们对安适意的态度。看来，安适意似乎答应了他什么，但他不太放心，所以来此试探一下。嗯，还有，安适意和夜羽寒的使者都来了，显然他们会有所图谋。大雷至今还没有动静，不知下一步准备怎么行动。而香兰方面，对形势有举足轻重作用的慕容天鹤到现在还没有踪影，不知去了哪里。事情是越来越复杂了。

艾娜越想头绪越多，纷纷杂杂，拥塞在脑子中，不禁觉得有些烦闷，在屋中踱起步来，渐渐怀念起山居的生活。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很久。

忽然，雷斯特和灵儿跑了进来，道："艾娜姐姐，我们去看红莲吧。'艾娜这才想起昨天晚上的事情。

※　　※　　※　　※　　※

昨日穿墙越脊，到红莲的住所似乎并不太远。可是，今日一走，才发现颐香院的道路曲曲折折，到红莲的住所中间需要穿过几个大花园，竟是颇为不近。这时已经是深秋时节，花园之中早就没有了花，可各类植物依然青翠，散发出阵阵清香，仍是令人心旷神怡。

红莲的住所是一座独立的小院。青墙碧瓦，绿树掩映，倒也是安宁幽静。敲门不久，红莲将他们迎了进去。

到了屋中，昨日那位白衣男子正在桌前挥毫作画。见他们进屋，白衣男子将笔一掷，然后站了起来，笑道："小兄弟，你们来了。"

艾娜、灵儿和雷斯特走近桌前。却见画的是一个小池塘，池塘上飘着几朵红色的莲花，画面的斜上角还有一轮明月。这幅画构图并不复杂，然而栩栩如生，勾点精巧，处处可见匠心。不仅形似，更且神似。一眼看去，竟好像真的置身于池塘之侧，月色溶溶，莲花飘送清香。

灵儿只看了一眼，赞道："好棒啊！这么美的莲花，我在家里都没见过。"

雷斯特更深深吸了一口气，道："我都好像闻见香味了。"他那副有趣的神态将在场的几个人都逗笑了。

白衣男子哈哈笑道："灿灿红莲，香飘四海，又岂是一幅画所能表达。"

红莲走了过来，也笑道："这是容公子开妾身的玩笑，倒叫两位见笑了。"

"容公子？"艾娜闻言不禁心中忽地一动。这白衣男子画艺、琴艺都可称极品，谈吐也是不俗。昨日助雷斯特战胜黑衣人，显然对武学也有颇深的了解。莫非他就是……

红莲一指那白衣男子，嫣然笑道："这就是容沐容公子了，从南部来的大商人。是一个专爱弹琴画画，不务正业的差劲商

人。”

艾娜微微一笑，道：“不知容公子做的什么生意？”

容沐看了一眼艾娜，旋即道：“差劲商人自然做得差劲生意。南绢北运，北药南下，法利斯的矿产可以运到大雷王朝去冶炼，南海的珍珠正可以在香兰这里卖个好价钱……”

容沐一路生意经说下来，竟是滔滔不绝。艾娜也不禁暗中佩服。无论他是不是慕容天鹤，这份对各国贸易和盛产的了解都非等闲。这样看来是考他不住，可怎么再试试他才好？想到这，心中已有打算。这时，雷斯特、灵儿已经和红莲到一侧闲谈去了。

艾娜道：“容公子好一份生意经，真是让人钦佩。”走到桌前，看着那副《月夜莲池图》，又道：“容公子不仅有生意经，这画也画的如此好，真是让人感叹能人无所不能。”

容沐道：“哪里，随手涂鸦，真是让方家见笑了。”

艾娜又看了两眼那幅画，忽道：“容公子这幅画形神兼备，好是极好了。只可惜构图上似乎有点缺陷。”

容沐道：“还请姑娘指点。”

艾娜提起了笔，对容沐道：“我可以添上两笔吗？慕容公子。”

容沐笑道：“姑娘肯为劣作添彩，那是求之不得。只是在下名叫容沐，非是慕容，姑娘似是记错了。”

艾娜笑了笑，道：“是我随口叫错了。那我就献丑了。”

容沐一让，道：“姑娘请。”

艾娜用笔在调色盘中沾了点水彩，在心中略略存想了一下。刷刷数笔，便在池塘边添了一只白色的天鹤。

容沐拍手笑道：“好极了，我本来还在想，这偌大池塘，就这几朵莲花，似是空了一点。姑娘这几笔一添，真是再也无可挑剔了。”

“我笔力和容公子差远了，只是勉强凑趣而已。”艾娜笑道，“有图无字，好像还是缺了点什么。”

容沐笑道：“就请姑娘一并代劳了。”

艾娜也不谦逊，换了一支笔，就在画的上角添了两行字。

“翩翩天鹤风流舞，浴火红莲不败开。”

容沐啧啧赞道：“好字。秀雅工致，真是好字。”旋即又看着艾娜道：“这浴火红莲真是贴切，只是这翩翩天鹤不知是什么意思？”

艾娜似笑非笑，双目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容沐，道：“公子琴技画技，皆称佳妙，文才人才，并作脱俗，却不是天鹤是谁？”

容沐脸色丝毫不变，只笑道：“这可不敢当，在下哪里可做得翩翩天鹤，顶多只是池塘里一只莲叶上的癞蛤蟆。姑娘要不要再添上一只？”这话却说得风趣，把雷斯特和灵儿都逗笑了。连艾娜也忍不住噗嗤一声。气氛一坏，艾娜再也无法追问。

红莲此时也走了过来，看了一眼那画，不禁眼睛一亮，脱口赞道：“真是好极了。让我都喜欢上了，送给我好吗？”

容沐哈哈笑道：“本来就是为你画的，当然送你。只是你要多谢这位姑娘添上的鹤和题的字啊。”

红莲连忙道谢。而艾娜自是不住谦逊。

这时，仆役已经将酒饭端了上来。席间，艾娜多方试探，然而容沐若有意若无意，却是防御得滴水不漏。连艾娜也捉不到半丝破绽。但艾娜心中却道：越是没有破绽，就越是破绽。寻常生意人怎么可能有这么强的应变能力和这么广的才学？然而却也暗暗佩服他的才智。

酒过三巡，容沐和红莲意兴大发。两人联琴并奏，清歌一曲。艾娜和灵儿昨日没有听到，这一次只听得如醉如痴。而艾娜看到容沐和红莲知音并曲，情和意睦，又想到雷斯特和自己说不清的感情，竟几乎要掉下泪来。

到得席罢，已是繁星满天。

※ ※ ※ ※ ※

走在回程的路上，远处楼阁传来阵阵笙歌，花园中的草木送来阵阵清香。晚风轻轻拂起艾娜的发梢，凉意抹过她的额际，使艾娜从薄醉中渐渐清醒了过来。

忽地，艾娜、雷斯特、灵儿三人同时停下了脚步。残月的银光将一个巨大的黑影投在了路的前方。艾娜抬头看去，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只见前方的假山山石上，盘坐着一个黑甲武士，正仰头望着那一弯月儿。

“是他！”雷斯特和灵儿同声惊叫。

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可怕魔族武士新月魔剑。

那个黑甲武士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月儿，今天就到这里吧。”然后缓缓站了起来，一柄大剑在他身边的黑暗中闪烁着蓝色的幽光。

雷斯特斜跨了一步，长剑出鞘，拦在了艾娜的身前，道：“艾娜姐姐，你先走。”艾娜知道自己武功较弱，帮不上什么忙。嗯了一声，拔出了佩剑，缓缓向后退去。

而另一侧的灵儿一拳击在了左侧的流泉之上，激起了水花四溅。灵儿手一抄，四散的水花纷纷聚拢，在她的手中化作了一条银亮的长鞭。

黑甲武士走下了假山，手中长剑缓缓举起，然后在半空中猛然劈下。巨大的剑光猛地脱剑而出，化作了一道蓝光，划破了黑暗的空间，直追后退的艾娜。雷斯特一声怒吼，高高跃起，剑化青光，在半空拦住了剑光。

光芒暴散，雷斯特身形落地，一连后退了五步。吸了一口气，却是没有受伤。黑甲武士冷哼了一声，意似不屑。然而心中

却也微微吃惊，怎么才这么几天不见，这小子的功力竟进步了这么多。

雷斯特接了这一招，却心知自己的功力还差得太远，这样被动的防御更是绝对不行。当下跨前数步，手中剑舞作一团青光，向黑甲武士反逼了过去。黑甲武士一声冷笑，剑化蓝光，也不用任何花哨，当头劈下，心道：依你的功力，还敢跟我硬拼？

岂知雷斯特的长剑在半空中不断地幻化，有如流水一般缠绵不绝。左磕，右碰，上引，下撞，每一式都不用足，却是连续不断。决不和黑甲武士的剑硬碰，而是一点点地消去了黑甲武士的巨大的剑罡。虽然雷斯特还是被迫退了半步，可居然解去了黑甲武士的这一剑。使得黑甲武士更是惊异：这小子，不仅功力进步神速，连剑术竟也是一日千里。

其实雷斯特本来的剑术可说是十分糟糕。小时在温德森林中，爷爷并未正式传授他武功。在爷爷死后，艾娜代传了一些。可艾娜本身受身体所限，许多精深的剑术无法习练，也自然谈不上传授雷斯特。后来，雷斯特得传圣灵法印，功力日益精进，可招数上却始终没有多大的进步。在风宫和水宫之后，虽然脑中灌进了一些上乘武技。可由于缺乏对基本的武学道理的理解，所以雷斯特始终无法对那些武功运用随心。就好比一个犯肠炎的人，吃得再好也没法长胖。这也是为什么在人鱼都市中，他们几人联手仍然会惨败的原因。而灵儿年纪虽小，却是天赋过人，加上自幼得名师指点，招式之精纯实远在一般高手之上，对武学基本道理的理解更是相当深入。在这几日中，雷斯特和灵儿常在一起探讨武功。受益之大，连他自己也想象不到。

虽有些吃惊，但雷斯特的这点剑术毕竟还不放在黑甲武士的眼里。只见他剑式一变，闪着幽光的长剑就好像裂开了一般，幻作了数十柄剑从数十个方向劈下。

雷斯特不由暗暗叫苦，力聚则强，力分则弱。刚才自己是集

中功力，用出了巧劲才封住了对手的一剑。这一次要是将剑势展开分别迎击的话，那是绝对无法抵敌的。

骤闻一声轻叱，一条银亮的长鞭在半空中转转折折，宛若灵蛇一般，从黑甲武士的剑势中穿了进去，直刺黑甲武士的胸口，正是攻敌之急所。原来是灵儿的水鞭出手，意欲逼得黑甲武士自守，以解雷斯特的困境。

黑甲武士“嘿”的一声，右手剑势不变，而空着的左手则忽作虚抓，劲力笼罩之下，灵儿的水鞭就好似被巨鹰踩在脚下的小蛇一般，再也动弹不得。然而‘噗’的一声爆响，水鞭的前端忽然自行炸裂，化作了无数的冰晶，带着嗖嗖风声，从四面袭来。

黑甲武士万没料到这一招，不得已收剑斜退了一步。雷斯特松了一口气，重新摆好了剑势。灵儿娇喝一声，冰晶再度化作水珠，串在了银鞭之上。

灵儿这一手，黑甲武士心中也不禁暗赞：这小丫头几日不见，也变得如此了得。

这一下水形互变，招数使得自如灵动，魔力的凝聚说来就来，丝毫不见勉强。而且水鞭的招式、冰晶的方位走势，全在控制之中。看似简单，实则大是不易。他自然不知，灵儿的天赋本就了得，又经过了水灵圣殿的指引，已经是脱胎换骨了。

两下再度交手，黑甲武士已不再大意，剑势展开，剑光四射，气势凌厉。然而雷斯特手中的长剑也是招式变幻，能当则当，不能当则让。而灵儿手中的水鞭更是变化多端，忽而化作冰晶扰敌，忽而化作寒雾遮敌视线，水鞭本身的招数也是灵巧变幻。

两人交相配合，再加上艾娜不时抛过来几个魔光弹，黑甲武士虽然仍是大占上风，一时却也奈何不得他们。

这时外面已渐渐传来人声，黑甲武士不禁越斗越心急。心道：这含风阁目前大军云集，高手众多，要是他们赶了来，就是

大魔王到了，恐也无可奈何。想到这，黑甲武士猛地后退三步。他本是大占上风，雷斯特和灵儿自是无法拦阻。

只见黑甲武士剑抱胸前，口中轻轻吟诵咒语。

“来自极度空间的寒流，化作超零的冽冻淹没他们。”

黑甲武士的蓝色大剑忽地‘嗡’的一声自鸣，一波波的雾气从剑身上扩展了开来。在星光的映射下，显得格外缥缈和诡异。啪啪一连串轻微的爆响，灵儿手中的水鞭忽地自行炸了开来，化作了无数散碎的冰晶掉落在地面上。而雷斯特情不自禁地猛打了一个寒战。待目光所及之处，就在这顷刻之间，四周的轻溪流泉，假山花木竟然全都化作了白色的冰。就连风也消失了，似乎也被冻住了。

灵儿的脸色骤然间变得煞白，口中喃喃道：“极零冽冻波！这怎么可能呢，他怎么能会我们人鱼族的超级魔法，难道姑姑她……”

雷斯特强运功力，抵御着寒冷，想要向后退，却发现自己的脚已经被冻僵了，一步也迈不动，不禁惊叫道：“我动不了了，这可怎么办？”

灵儿缓缓摇头，道：“没办法，这是我族的顶级魔法，以我的魔力，绝对解不开。我真没想到，姑姑她会这么做，她把她全部的魔力都寄在了那柄新月魔剑中……”

雷斯特猛转头，对身后的艾娜喊道：“艾娜姐姐，你快走！”

然而艾娜微微摇头，一团白色的冰晶裹住了她的脚，并不断缓缓向上延伸。

黑甲武士长剑再挥，雾气瞬间扩散了开来。雷斯特、灵儿、艾娜几乎在同时被厚厚的冰层所覆盖。雷斯特只来得及想，这下真的糟了，就失去了知觉。

“总算是完成了。”黑甲武士轻轻自语。忽然间，他猛地向后退去。庭院中骤然亮了起来，紫色的电光在空中乱舞，发出滋滋

的声响。罩在雷斯特、灵儿、艾娜身上的冰罩啪啪地碎裂了开来。

黑甲武士长剑当胸，转向左侧，道：“姑娘为什么要这么做？”

左侧黑暗的林木中，一个苗条的身影站了起来。紫色的长剑立在身前，剑上环绕着无数窜动的紫色电光。强烈的电光遮去了那人的脸目，只能依稀见到她头上束发的金环闪着灿烂的颜色。

黑甲武士的目光注视在了那柄紫色的长剑上，一字一顿地道：“紫电剑！”

“是的，”那女子的声音清脆悦耳，就是出谷的黄莺也不及万一，“我决不能让你伤害了他们。天雷克地水，紫电克新月，你赢不过我的。”

黑甲武士冷笑一声。“是吗？那也要看你的功力够不够。”

第七章　迷惑的时刻

夜色幽静，微风细细，包着棉絮的马蹄踩在掉落的枯叶上发出轻微的沙沙声。骑士银亮的盔甲上旋风闪电的标记在星光下反射着微弱的光芒。这是大雷王朝的旋风骑兵团。

经过精良训练的战马轻巧地穿过在早先的战役中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枫林，进入了香兰的国境。面前是一片广阔的平原，由脚下一直伸展了开去。远方的夜色中，依稀可见丰饶的果园和大片的农田。

在骑兵队的前方两位年轻的骑士勒住了马。其中的一个身材略高，粗壮而黝黑，将手中的马鞭向前一指，道："这里就是香兰了吗？连爷爷都无法跨进的香兰吗？"

另外一个面貌和他有八分相似，但略微白皙和瘦弱，拂了拂座下爱马的鬃毛，道："是的，这片富饶而美丽的土地，就是香兰。它也即将成为我们大雷骑兵驰骋的土地。"

身材略高的是哥哥雷震，较为白皙的是弟弟雷鸣。他们就是大雷王朝的两位王储。他们怀着复仇的愤怒，怀着征服的野心，要将战争之火在香兰平原上熊熊燃起。

雷震道："铁鹰这时大概也到含风阁了吧。希望他能有所收获。"

雷鸣点点头，忽然道："好久都没看见天音妹妹了，也不知这些日子她去了哪里。今天的星星很亮，风很柔。这样好的夜色，天音妹妹在的话……"

雷震笑道“拜托，我们是在行军途中，怎么可能听音乐？”

雷鸣摇摇头，也笑道“我真是傻了，天音妹妹都失踪好几个月了，我还真是想她啊。”

“是啊，不知她去了哪里。”雷震的眼中微微露出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奇怪眼神。可雷鸣没有注意到。雷震一挥马鞭，忽地大喝“就让我们突行五百里，拿下江流！拿下香兰！”

“拿下香兰！”几万人忽地一起吼了起来，就好像是秋季的惊雷。

清秋原上，数万匹战马除去了马蹄上的棉絮。宁静的夜中，响起了隆隆雷声。

※ ※ ※ ※ ※

蓝色光影在雾色迷蒙中流舞，紫色的电蛇在四下里回绕。剑与剑在空中交错，人影与人影在月色中往还。

“当”的一声响，两柄剑撞击在了一起。两个人面对面。武士的铁面和女子束发的金环在蓝剑的幽光、紫电的烈芒和银月的清光中互相映照出一幅色彩对比显明的画面。两个人的内力汹涌地冲击着对方，在两柄剑的交接处散射出一圈又一圈的光环。

“果然好一柄新月魔剑。”白衣女子冷冷道，“可当年新月是叫你这么使这柄剑的吗？”

新月魔剑的蓝色光芒轻微地颤动了两下。黑甲武士铁一样的脸孔抽动了一下，却没有说话。

“她会希望你用她留下的魔力杀人吗？”

“你怎么会知道的？”黑甲武士的剑身在不住地颤动。

白衣女子并不回答，却继续道“你这么使用她的力量，她会不会伤心？”

黑甲武士用力地摇头，似乎要甩去由内心深处不断涌出的记忆。

“你这么辜负她的心意，她在另一个世界会怎样痛苦？”

“不要再说了，我全忘了！”黑甲武士大吼了起来，新月魔剑爆发出一阵强光，震开了紫电剑。黑甲武士一口血喷了出来，在寒雾中化作了红色的冰晶散落了下来。

“既然你全忘了，我说不说又什么关系？”

白衣女子澄亮的眼眸射出了点点精光，直直地击在了黑甲武士的铠甲上。黑甲武士只觉得两百年寒冰所铸的铠甲在一点点地被融化，里面鲜红的刀口在阵阵发痛。

“不！我忘了！”黑甲武士猛地狂叫了起来。他转身狂奔。假山、喷泉、院墙在他的身前被撞碎，然而他仍旧直向狂奔，转眼就消失在了黑暗中。

白衣女子对黑甲武士消失的方向轻轻摇了摇头。然后她走近了雷斯特，俯下身，将手掌贴近雷斯特的胸口。手掌上发射出红色的柔和的光芒，将雷斯特罩在了其中。片刻之后，雷斯特的呼吸开始正常起来。白衣女子仔仔细细地看了一眼雷斯特，然后她秀美的眉轻皱了起来。

“不过是个普通的小孩子嘛。不知道为什么师父一定要我保护他，他有什么特殊的呢？”

停了一阵，白衣女子忽地意识到雷斯特很快就会醒来，忙止住了自己的胡思乱想，迅速地移动步子，同样地将回复术施在了灵儿和艾娜的身上。然后，就在雷斯特醒来之前消失在黑暗中。

当雷斯特醒来的时候，云淡风轻，星光幽幽，一切似乎都没有发生过。

※　　※　　※　　※　　※

“昨天到底是怎么了？”雷斯特不解地问。

“我醒来得比你还晚，我怎么知道。”灵儿无精打采地道。这个问题雷斯特已经问了好多遍了。

这已经是第二天的夜晚了，到现在雷斯特还想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昨天的事情就好像一场梦。

“可我朦胧中好像看见了一个熟悉的影子。”雷斯特紧紧地皱起了眉头，“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

“雷斯特，你烦不烦啊！”灵儿的小嘴噘起老高。

“真的好像很熟悉，就好像……”雷斯特兀自在喃喃自语。

灵儿气得一跺脚，不再理雷斯特，竟自转头望向了临江亭外的大江。

艾娜去参加香兰的大宴了。而对盛大的场面和空洞的客套感到颇为无聊的雷斯特和灵儿就来到了临江亭。

临江亭是座三层的小楼，整个建筑就建在香兰江中的一座微微突出江面的小岛上，游客需要乘船才能登上它。从这里看去，四面辽阔壮观的大江都可以落入眼中。历代文人在这里留下了无数的诗句。现在，它已经成为了含风阁最著名的景点。

今夜的云很淡，风很静。大江上只有微微粼波，在映射着灿烂的繁星，一闪一烁的交替的明暗的光芒。

灵儿的眼望着滚滚大江，忽地不知想到了什么，愣愣的良久都没有在说话。

好久，雷斯特才发现灵儿不说话了。

“咦，灵儿，你在看什么呢？”雷斯特凑到灵儿的身旁，一颗脑袋东摇西摆地张望，没有发现什么让他觉得有趣的东西。

“我在看星星。”灵儿凝望着大江，轻轻地道。

“星星，不是在天上吗？”雷斯特奇道。

“水中也有的，”灵儿幽幽地道，“看见这些星星我就想起了小时候。”

“小时候怎么样？”

“有一次，我偷偷从水都市中溜了出来，可是那天特别静，鱼儿们都不知去哪里了。我觉得好闷，就哭了起来。”

雷斯特呵呵笑道：“你还真是个爱哭的小丫头。”

“后来，我浮到了水面上，却突然发现，我周围竟然有这么多灿烂的东西。她们在那里跳动着、闪烁着。她们在对我欢笑着眨着眼睛，就好像是在嘲笑我。我气坏了，想要捉住她们。可当我触到她们时，她们一晃就不见了。我再一转眼，整个大江里忽然到处都是。于是，我追啊追，整整追了一夜。”

“后来呢？”

“后来累了，我就沉到水底做了一个甜甜的梦。梦里头我的身边全是灿烂的星星。”灵儿沉默了一阵，忽地一跃而起，跳到了临江亭的亭栏上，直引得四周的游客纷纷转头看了过来。

“喂，你要干什么？”雷斯特急道。

灵儿拔下了头上的发钗，用力地一甩头，一头的秀发飘散开来。

“我要去捉住那些星星。”

“不要！这里很多人看的。”预料到会发生什么事情，雷斯特伸手想去拉住灵儿。

“哼，我偏要！”

灵儿脚步一转，避开了雷斯特，两只手在身上的外衫上用力一撕。“嘶”的一声轻响，在四周游人圆瞪的双目中，外衫裂作了两半。几位游客急忙闭眼，然而更多的游客却是瞪大了双眼。

就在游客的惊叫声中，灵儿一跃跃出了临江亭，直向大江。就在半空中时，两腿已经化作了鱼尾。雷斯特暗叹了一声苦命，也跃出了临江亭。

在江中激起了一连串水花，雷斯特浮了起来，四下张望寻

找着灵儿的踪迹。

忽地，灵儿在雷斯特的左侧冒出头来，两只手中捧了一捧水，笑道“雷斯特哥哥，你看，我捉到了一颗星星。”

水中一点晶莹闪亮，反射着天星的光芒，就好像一颗星星一般。

雷斯特笑道“是啊，你真的捉到了呢。”

灵儿笑道“可不是，星星就捧在我的手中。”鱼尾在身后欢快地打着水花，灵儿在水中转起了圈子，哼起了歌谣。

转了几圈之后，灵儿不知想起了什么，忽地脸色一黯，将手中的水猛地扬向了天空，散作了点点晶芒。

“怎么了？”雷斯特不解地问。

灵儿的泪珠不知如何，竟溢满了眼眶。

“始终只有一个，我最终也只能得到一颗孤零零的星星。和我一样孤零零的，和我一样。”

“别，别哭啊，”雷斯特想劝灵儿，一时却又不知如何开口。雷斯特看着微波粼粼的水面，忽地，他喜道“灵儿，我有办法让你把星星都握在手边。”

灵儿摇头，道“我不信。”

雷斯特笑道“你看我的好了。”雷斯特一反手撕下了身上的外衣，将外衣扯作了一根长长的布条。左手握住一段，另一段绕过灵儿，握在了右手中。

“你要干什么？”灵儿止住了泪水，问道。

“把所有的星星都放在你身边。”雷斯特笑道。他运集内力透过布条，构成了圆形的气圈。内力一运，气圈内层的水忽地斜斜迸了出来。灵儿的四周就如同竖起了一座倾斜的水屏。

“啊！”灵儿惊喜地叫了出来。倾斜的水面将四面的星光都映射了下来，晶莹闪烁，宛如无数的珍珠镶嵌在灵儿的四周。灵儿欢喜地左边碰一下，右边捉一下，灿烂的笑容盛开在她的脸

上。

内力飞快地流逝，雷斯特不一会儿就觉得吃力。水屏渐渐地缩小，终于消失。灵儿欢喜地扑了过来，在雷斯特的脸上用力地亲了一口，道："雷斯哥哥，真是谢谢你了。"

雷斯特呵呵傻笑道："没，没什么。"

忽地，头顶上传来一阵阵掌声。灵儿、雷斯特抬头看去，却见是临江亭上的游客们在鼓掌。

灵儿的脸上一红，放开了雷斯特，游了开去，回头对雷斯特娇笑道："雷斯哥哥，我们比比看谁能先游到江边。"也不待雷斯特答应，便当先游了出去。

雷斯特看着浩浩大江，却忽地对以前书上看过的一句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苦海无涯，何处是岸？

※　　※　　※　　※　　※

也不知经过了多久的奋斗，水性不好的雷斯特才终于爬上了岸。

灵儿早已上了岸，正坐在岸边，饶有兴致地看着雷斯特的狼狈相。见雷斯特精疲力竭地爬上岸来，笑道："你好笨啊！用了这么久才到，我都等你好久了。"

雷斯特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呼呼地喘了几口气，停了一阵，待气息平复之后，才道："你是从小就在水里泡的，我怎么能和你比。"

灵儿嘻嘻笑道："笨就是笨吧，还非要找借口。瞧你搞成这副狼狈的样子。不是笨是什么？亏你还修炼了那么长的时间。"

雷斯特不禁气结，道："你还说我笨，我可是为了让你开心才这样的。"

灵儿仰起头，哼道："谁让你陪来着，活该。真笨！"

"什么？"雷斯特气道，"我还不是看你小姑娘挺可怜的样子，才想法子让你开心，你还这么说我。"

灵儿的脸色忽地一变，道："谁希罕你可怜，可怜别人的家伙最蠢笨不过了！"

雷斯特听她这么说，不禁大怒，只觉一片好心全都浪费，道："我蠢，你不要理我好了。'然后，转过了头去，打定主意不再理会灵儿。

静了一阵，灵儿开始伸手过来，轻轻拉雷斯特的手。

"雷斯哥哥，我说错了，别怪我好吗？"

雷斯特还在气头上，一把甩开了灵儿的手。

"别理我。"

灵儿一愣，雷斯特还从来没这样生气过，一时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过了一阵，她又伸手轻轻拉雷斯特的衣襟，轻声地道："雷斯哥哥，我从小任性惯了，你原谅我一次好吗？"

听着灵儿柔声的道歉，背后微风吹送，灵儿身上阵阵幽香传来，雷斯特不禁心下渐软。

灵儿向来任性，从来都不认错的。就是她真的错了，她也通常都会强辩到底。这次她肯这么直接地认错，实在是相当难得。雷斯特本想就这么原谅她，可又一想，灵儿平时实在太过任性，要是让她受一次教训也好。想到这里，雷斯特横下心，就是不去理会。

灵儿拉了一阵，见雷斯特依旧不理会，只得轻轻放手。

又是一阵沉默。忽地，雷斯特只听灵儿幽幽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雷斯哥哥，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孩子气？在水都市的时候，我还要你陪我玩拍球那样孩子的游戏。"

雷斯特几乎立刻就要说没有，却还是忍住了。

灵儿续道“其实那是因为我想做个小孩子的样子，让妈妈更关心我。我只是不想长大，我要像小孩子那样被人关心。虽然我知道我长大了，可我却总是不愿意承认长大。直到那一天，我碰到了你。我才发现，原来除了妈妈，还有人可以关心我的。不是因为可怜，不是因为义务，而是……从心里关心我。”

“雷斯哥哥，其实这几天你肯用尽心思让我开心，我是很感激的。虽然我嘴里不说，可我心里是真的感激。有你陪着我，我笑得特别开心。有你逗着我，我心里欢喜极了。虽然我嘴里说你笨，其实你一点也不笨。我那么说，只是因为我不想有这种感觉，这种我不想要的感觉。”

雷斯特忽地回转身。只见晚风轻拂中，灵儿淡蓝的秀发斜斜地垂到胸前，一双玉手轻轻地在胸前扭着。雪白的玉颊在朦胧的夜色中显得格外优雅、美丽。

灵儿缓缓抬起头来，她的大眼睛水汪汪的，也不知蕴涵着许多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我长了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雷斯特张大了口，想要说什么，却不知说什么好。

灵儿忽地扑了过来，深深地吻在了雷斯特的唇上。

“雷斯哥哥，我不管了。我努力了，可是我还是做不到。”

柔柔的嘴唇温暖地接触，淡淡清香幽幽传送，几乎在一瞬间将雷斯特眼中的天地颠倒了过来。

群星烁烁，眨动着调皮的眼睛。芦苇飘飘，摇曳着放纵的腰肢。江风轻送，将芦苇聚拢过来，遮去了两个迷失中的男女。

当两唇分开的时候，已不知过了多久。

“灵儿，你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灵儿闭着眼静静地偎在了雷斯特的怀里，乖得就像一只小猫。她慢慢睁开眼睛，长长的睫毛微微抖动，看了一眼雷斯特，笑了一声，道“雷斯哥哥，你脸上沾了很多泥啊。”

“是吗？”雷斯特伸手去摸，然而他却没注意到自己手上也沾满了泥土。

灵儿见他越抹越糟，不由格格轻笑。雷斯特见她笑，以为是脸上未擦干净，便更加用力去擦，却让灵儿笑得更加开心了。

忽地，风中传来轻微的声响惊动了两人。雷斯特和灵儿两人同时停了下来。

这不是普通的风声，而是气场在迅速接近时在耳鼓产生的震响。

会是什么人？

灵儿和雷斯特互望了一眼，然而两个人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到了迷惑。

难道是昨天的那个黑甲武士？灵儿心想。她迅速地念起咒语：“混沌创始的水之元素，在我的身边化作掩藏的迷雾，让窥探者的眼睛和耳朵失去效用。掩藏之雾！”

一层薄薄淡淡的雾气迅速地将她和雷斯特盖了起来，同时隔断了内部声响和光线的外传，但是却不影响外界声响和光线的进入。

声响越来越近。不一会，四个身穿黑色夜行衣的人就出现在江边。从雷斯特的位置看过去，四个人都高大魁梧，身穿的黑色衣服都微微鼓起，显示出内气充盈。

四人中的一个对着大江望了望，道：“就是这里了吧。”他的三个同伴都点点头。

四个人忽地同时蹲了下来，右手按在了地上。四人的内气迅速沿地面扩展了开去，四周再细微的人踪兽迹也逃不过他们的侦察。

雷斯特正担心被识破时，却察觉到内气在雾气的尖端一触就滑过去了。雷斯特不禁赞道：“灵儿，你这一手魔法还真是了不起。连内气探察都瞒得过。”

灵儿微微一笑，没有答他。其实灵儿的掩藏之雾的魔法已经练到了八层半，近乎完美境界的水准了。这几个汉子的功力并未达到‘玲珑剔透，无所遁行’的境界，当然查不出。之所以这门魔法能连得这么好，大概是因为灵儿小时为了躲避长老和保姆的追寻而逃出去玩，所以对这一门魔法下的功夫特别大。

四名大汉在确定了四周无人之后，站了起来。其中一个大汉从怀中掏出了一根闪着淡绿色荧光的管子插入了水中。

“这是什么？”雷斯特奇道。

灵儿道：“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我可以查一下。”

“不会被他们察觉吧。”雷斯特有点担心自己现在这幅脏兮兮的样子被人看到。

灵儿摇摇头，道：“不会，我把魔力从水中绕过去。”灵儿闭上眼，水之魔力悄悄地渗出了掩藏之雾，沿着江岸绕了一个大圈，伸入水中。过了一阵，灵儿又睁开了眼睛，脸上却更加迷惑了。

“那根管子在水中能放射出轻微的水魔力线，威力不足以作为攻击，但是却能传出很远。在水之魔素的视野中，好像是一盏微弱的灯。就好像……好像是一盏引路的灯。”

“嗯，啊，什么意思？”雷斯特瞪大了眼睛，一点也不明白。

“就是……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雷斯特想了片刻，却怎么也无法想明白。只得晃了晃脑袋，放弃了凭自己的脑袋寻求答案。要是艾娜在这里的话，应该可以给他一个完美的答复。

在这个世界中，充满了水火风雷四种魔素。每种魔素都有着属性不同的魔力场，在不同的介质和环境中有着不同的强度。这些魔力场在经过特定频率的外来能量的震荡之后，可以转换成不同形式、不同功用的场能量。经过修炼的魔法师，可以在体内蓄积同某种属性魔力场相契合的能量，再经过特别的精

神力的运使，就可以引发魔素能量转换。这也就是魔法的由来。而各种水火风雷的表象，不过是场能量剧烈转换时的副作用。

而此刻，那根管子在水中放射出奇异的水魔力线。虽然微弱，但却可以传出很远而不衰竭，对于精通水魔法的高级魔法师来说，就好像是黑暗视野中的一盏引路灯。

就在这时候，那根管子周围的水面忽地晃动了起来，十多道明暗相间的电光窜出了水面，在水面上织成了一幅光网。

“怎么回事？”雷斯特惊道。

“嗯，好像是雷电系的魔法，我不熟悉雷电系魔法的性质，探测不出它的功用。”灵儿道。

这时只见那道光网上的明暗交织成一个若有若无的人形。四大汉中的一个躬身一礼，道：“参见三殿下，大殿下命我等来问一下，计划进展得如何？”

静了一阵，光网上的人影才发出一个似乎带着点埋怨的女子声音，道：“他怎么这么急？你们让他耐心一点。”

雷斯特忽然觉得这个声音听起来很熟，似乎在哪里听过似的，可是却又想不起来是谁。

大汉道：“可是，昨夜两位殿下应该已经越过了香兰边境，采取行动了。”

光网上的女子似乎有点吃惊，道：“这么快？”

大汉道：“已经三个月了。”

“喔，已经三个月了吗，怎么我一点也不觉得。”女子的声音变得很小，似乎只是说给自己听的。

大汉续道：“我军兵力已经完成准备，而且老皇爷的病情越来越坏了。两位殿下决心要洗雪前耻，让老皇爷心情好转。大殿下已无法再等了。”

“噢，我明白了。”女子的声音又小又轻，似乎包含说不清的

情绪。

“所以，大殿下希望三殿下能够尽快采取行动。”

“我知道了。”

“大殿下希望知道三殿下具体行动的时间，以便……”

女子的声音忽地恼怒了起来：“混账，我说过我知道了，你没听见吗？”

大汉的话只说了一半就僵在了口中。

停了片刻，女子叹了一口气，声音又渐渐缓和了下来，道：“这件事不是那么容易的，你们回去告诉大殿下，就说我会尽力的。好了，我不能出来太久，不然会被他发现的。”

四大汉齐齐躬身，道：“属下恭送三殿下。”

光网嘶嘶晃动了两下，电光纷纷钻入了水中。片刻间，就消失了。四名大汉从水中拔起了管子，转身踏在了芦苇丛叶尖上，也迅速地消失在了黑暗中。

雷斯特搔着脑袋，不解道：“好奇怪，怎么这个声音听起来好熟悉。”

灵儿也咦了一声，道：“真的，我也觉得好像在哪里听过似的。”

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忽然灵儿噗嗤一声笑了出来，道：“雷斯哥哥，你还真像个泥猴啊。’玩心忽起，伸手从身边抓起一把烂泥，抹在了雷斯特的鼻子上。

“啊哟，你用烂泥涂我，你看我的。”

两个人兴高采烈地抹起了稀泥，将刚才的怪事转瞬间抛到了九霄云外。

※　　※　　※　　※　　※

就在雷斯特和灵儿两人在江边的时候，香兰的大宴已经开始了好长时间。

安适意的使者，以私人名义来访的安兴和夜羽寒的使者夜星就坐在艾娜的对面。那个帕洛蒂王就坐在他们的身边，不时地窃窃私语。艾娜的眉头不由微微皱起。

他们几个人在一起谈论什么呢？会不会在策划什么对付罗天的计划？

“要是能听到他们在谈论什么就好了。”艾娜心中这样想。然而她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对方几个人都是武学高手，要靠近他们而不被察觉是不可能的。

艾娜啜饮了一口杯中淡酒，薄酒的微醺爬上了秀丽的玉颊。微微低头，艾娜看到了酒杯中自己的玉颊的倒影，不由苦笑：总也不喝酒，这次喝了几口竟然会变成这个样子。

杯中酒微微晃动，打散了倒影。

艾娜的嘴角忽然浮现了迷人的笑意。

“贝丝，这次需要你帮忙了。”

艾娜伸手到腰间，轻轻取下了一个不起眼的袋子，取过三个酒杯，在袋子中也不知倒了什么出来，再在三个杯子中斟上酒。然后，她取过一个托盘，将三杯酒放上。

站了起来，走向了安兴。安兴、夜星和帕洛蒂王坐在了一处。艾娜走到他们面前，一笑道：“我敬安大人和夜使者一杯。”

虽然在和帕洛蒂王谈话，但安兴和夜星其实一直在注意着艾娜。刚才艾娜的动作一点也没漏过他们的眼睛。明知道艾娜在酒中不知放了什么东西，两人的心中不禁都在嘀咕：这个女人是不是在酒中放了什么毒药？我们的主家是罗天霞的大仇人，会不会她有被授意借这个机会公然下毒？

毒这个东西在大陆上享有极坏的名声。自负的高手一般都不屑于使用这种既非战技也非魔法的东西。只是毒偏偏有着极

大的威力。经过精心炼制的毒药连一流高手都无法防住。

两人一时不由犹豫：喝吧，这个万一中毒怎么办？不喝吧，未免显得胆小和怯懦。

两人微一迟疑，安兴道："本来大人敬酒，我是不敢推辞的。只是，我近日胃肠不适，正在戒酒。"

夜星听他这么说，也忙道："酒能误事，这次元帅大人特别吩咐，不能过饮。我今日已经喝了很多了，真是抱歉。"

艾娜嫣然一笑，道："两位原来都是戒酒，这么好的酒，还是我都喝了吧。"

艾娜一仰头，把三杯酒都倒入了嘴中，却忽地咳了几声，然后"哇"的一口将喝下的酒全都喷了出来，化作酒雾四散。安兴、和夜星的衣襟上都湿了一小块。安兴、夜星不禁颇为尴尬。

"好酒。"艾娜似乎有些失态，也不道歉，转身便回自己的坐位，只留下惊疑不定的安兴和夜星留在原地。

艾娜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右手轻轻在耳边的头发上一拂，一滴水珠悄悄滴落在耳中。安兴和夜星的对话声清楚地传进耳中。

"你说，她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想要羞辱我们吧。"

……

水精灵贝丝留在夜星和安兴身上的部分，通过超距感应无形无迹地将声音传入了耳中的另一部分。艾娜嘴边不禁浮现了微笑。

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在对手的眼皮底下行动，却让对手无法捉摸出真正的用意。这样的机巧，除了艾娜，又有哪个能够做到？

耳边继续传来对话。

"大王，这次雷氏兄弟行动的目的其实只是为了对付一个

人。大雷雷动天病危，他们势必不可能持续进行军事行动。所以这次对你绝对是一个好机会。”这是安兴的声音。

“是的，香兰一败，以帕洛蒂的实力，必可以取而代之。我来此之前，已经同雷氏兄弟密谈过了。他们绝对支持你。”这是夜星的声音。

“可是，有一个人，我还是很担心。”这是帕洛蒂王的声音。

“这个，大王尽可以放心。我听雷家大殿下的意思，他已经有了对付那人的办法。”

“什么办法？”

“这个大殿下没有说明，不过我看他好像很有把握似的。”

……

他们说的是谁？难道是天鹤慕容霜城，他们究竟有什么办法对付他呢？看来他们是有某种阴谋。天鹤啊天鹤，你什么时候才出山呢？艾娜不禁陷入了沉思。

忽然间，议会大厅的门被撞了开来，一个满身是血的将领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

“江流失陷了！”

第八章　江流城之战

江流的夜很静，香江的流水轻轻地拍打着城墙的基石，发出一阵阵规则的潮汐声。城墙上巡逻的士兵在单调的声响中，渐渐觉得困倦。

江流是香兰的第二大都市，三面临水，一面靠陆。江流不但是香兰的大城，而且更是含风阁的屏障。从江流顺江而下，三天就可以抵达含风阁。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江流防务体系的设计同样出自天鹤慕容霜城之手。十年前，慕容霜城在战胜大雷雷动天之后，在香兰国王的请求下主持重修了江流城防。

江流城墙高大坚固，可以抵受一百级的强大魔法能量攻击。正面城墙的方向上修筑了二十八个固定大型魔法弩发射掩体，可以在不受敌方反击的情况下充分杀伤敌军。而且在靠近城墙的地方布有迟缓魔法结界，足以迟缓敌军的行动，将敌军尽可能地消灭在魔法弩的火力范围内。江流临水的三面都是居高临下，分为上中下三层的梯次分布式发射孔，可发射火箭、魔法弩、重石、雷火弹等各类防御兵器，而且几乎没有死角。就其防御能力而言，整个大陆上也只有罗天的罗严克拉、幽明的泰雅等有限的几个坚城可与之相提并论。城内常驻三万魔法士和武剑士的混合编成部队。单论军力，比落霞堡要强上不知多少倍。城中更囤积了大量的物资，以准备和大雷的军队进行持久战。

虽然大雷的军队攻破了落霞堡，但是远在数百里之外的危

险，对于江流这座坚城来说，几乎就是微不足道了。夜色中蜿蜒远去的香江，就好像一条黑色的大蛇，静静地蜷伏在江流的脚下。而江流就像个蹲坐的巨人，在风中不时地发出轻微的鼾声。

守城的士兵揉了揉渐渐睁不开的眼，勉强地向城外巡望了一圈。并未发现任何异常。他转回头，点亮一根提兰香草，吸了两口。香草的清香带着一种缥缈和眩晕的感觉进入他的脑中。这时，他眼角的余光处忽然发现了一点闪亮。

士兵猛地转头，望向了远方。远方香江的尽头处闪着明亮的红光。

“这是什么，大蛇的尾巴着火了吗？”士兵小声地嘟囔着。

不过很快士兵就发现自己错了，那点红光正沿着香江在不断地接近江流。越来越近，很快就出现在眼前。士兵的眼睛已经瞪得像铜铃。

巨大的火炎生物张牙舞爪地漂浮在江上，暗红色的鳞片上冒起数丈高的火焰，火红的巨爪凌空三尺踏在水面上，赤红的双睛在黑暗中闪烁着慑人的光芒，高高昂起的龙头不时喷吐出一丝丝的炽热的火烟。

“这是什么？传说中的火龙吗？”士兵情不自禁狠狠地掐着自己的大腿。

火龙沿着香江转了半个圈子，绕到了江流的侧面停了下来。然后，火龙开始了变化。火龙的腹部慢慢膨胀了起来，然后忽地化作无数个火球分裂出来，散在了江面上，又化作了无数的小火龙。

士兵们纷纷从观测孔中探出了头来。看到这一幕，士兵们惊奇地叫了出来。

火龙忽然发出了一声巨吼，只震得士兵们的耳鼓都嗡嗡发响。所有的小火龙突然都在这一时刻沿着江流的城壁迅速地攀

了上来。它们闪着火焰的利爪踏在城墙缝隙的青苔间发出了一阵阵的响声。

“啊，他们要攻城。”终于有一个士兵醒悟了过来。伴随着士兵们的惊叫声，除了魔法弩因为距离太近而无法发挥作用外，所有的防卫兵器几乎在同一时刻发动了起来，整个城墙都似乎在微微震颤。

火箭在空中火蛇般的窜动，重石在城墙的垂直面迅速掉落发出着沉闷的撕裂声，雷火弹的爆裂而散发出的雷鸣和闪电让士兵的眼睛和耳朵在瞬间失去了功用。

可惜的是，太晚了。前面的火龙已经迅速地攀上了城墙。然后，它张开了大嘴，一股火焰飞射了出来。在他前面的士兵迅速地消失，只有焦枯的气味在四周蔓延。

“我的天哪！火龙来进攻我们了。”士兵们惊恐地逃散。

城防小队长索尔在他这一军中向来被称作勇士。而勇士是不能随便逃跑的。尽管心里很害怕，但是索尔还是挥剑冲了上去。

四五只火龙喷着火接近了过来。索尔的身躯巧妙地转动，避开了所有的火焰。他的身法得自驰名大陆的“燕翔宗”的别支。虽然索尔限于资质，无法继续深造，但是这“巧燕轻翔”的身法却也得了三成的火候。

一只火龙伸出了炽热的利爪抓了过来。可索尔的身躯在半空中轻巧地一个转折，避了开去。同一时刻，他手中的剑划出了一道寒光，向着火龙脖颈疾劈了过去。

索尔不知道这一下能否见效。因为他知道龙族有天生的龙甲，若非一流高手是决难破开的。但是他也没有其他的选择。

剑正正地劈在了火龙脖颈上，发出了金属撞击的声音。

索尔吃了一惊。不是因为火龙龙甲坚硬，而是因为这根本不是龙甲。从手上的触感来看，这分明是金属所制的甲胄。剑上

没有传来想象中的热度，感觉不到剑尖在火焰中应有的感觉。

索尔的脑中猛地闪过一个念头。

这是大型伪装魔法！用魔法伪装过的大举进攻！

一群又一群的火龙围拢了过来。索尔的四周已经没有一个香兰的士兵。

※ ※ ※ ※ ※

江流的陷落令整个的含风阁都陷入了惊恐和混乱中。当晚的晚宴在慌乱中结束，同盟各国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

会议中，同盟激进派的代表伊斯塔公国的撒米而大公拍案而起，道："都是我们当断不断，才让大雷的小子一再得逞。现在，我建议立刻进军，趁他们立足未稳，打他们一个落花流水。"

然而保守派的意见也更加保守。拉杰特王国的名将克力斯丁只是摇头，道："不行，从这一战来看，大雷的雷氏兄弟已得了雷动天的用兵技巧。如今，他们得了江流，攻守易势。更得了大量的物资和补给，我军很难取胜。"

就在两派僵持不下的时候，帕洛蒂王拉姆伯忽地一改前几次不轻易发表意见的态度，站起来慷慨激昂地道："我支持撒米而大公，大雷军欺我们太甚。竟然敢绕过众多的香兰边卡，而孤军深入。他来得这么急，一定就只有骑兵，而且不会超过两万。真是太猖狂了！"拉姆伯舒了一口气，环视了四周的各国代表，道，"各位大公，各位国王，各位将军们，你们想想看，两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子这么向我们挑战。我们要是不敢迎战，还算是男人吗？"

"可这些骑兵一定是大雷最精锐的部队，而且……"克力斯丁本来还想争辩一下，但他四周的大公们已纷纷站立起来表示一战的决心。他的话没有说完就缩回去了。

会议结束，由于拉姆伯的全力主战的煽动性言论，使得同盟的大多数代表都倾向于急战。出兵进攻江流的方略终于确定了下来。

※　　※　　※　　※　　※

两天以后，由江流方面的溃败下来的部分残军已经陆续到达了含风阁。而含风阁的大量军队也一队队地开拔。含凤阁外的大江之上，横列的战舰群已经几乎拥塞了整个江面。

人喊马嘶，军队调动，并没有惊动颐香院中的歌舞升平。

容沐单手执笛，玉笛在口中发出曲折婉转的音调。他的另一只手同红莲握在一起，两个人在他们院落中翩跹起舞。红莲边舞边歌，清脆的歌声在小院中悠扬流动。

容沐的笛声悠扬，脚步潇洒。红莲歌声宛转，脸颊微红。两个人的眼波纠缠在一起，充满了化不开的柔情。两个人都醉心在歌舞中，谁也没有注意到旁人的到来。

直到艾娜鼓掌喝彩之时，两个人才停下了脚步。容沐转头一看是艾娜，笑道："原来是姑娘来了，请里面坐。"

等到落座之后，红莲进去端茶。艾娜忽道："公子果然好舞，只不知何时才肯为广大香兰百姓舞一曲安宁之舞？"

容沐摇头，笑道："在下何德何能，怎有能力舞安宁之曲？"

艾娜脸色肃然，道："天鹤公子，昨天江流已经失陷了。香兰同盟会议已经决定，立刻出军江流。只有公子可以阻止。"

容沐哦了一声，道："是吗？'却是不置可否。

艾娜正色道："公子，你不会不知。大雷军兵精，且士气正盛，背依坚城，同盟方面兵力虽多，却是难以发挥效力。此战十分凶险。"

容沐脸色平静，道："兵凶战危，本就凶险。"

艾娜猛地抓住了容沐的手，道“公子，香兰危在旦夕。你要不救，就无人能救了。”

“可惜我不是大名鼎鼎的天鹤慕容。”容沐淡淡地摇头。

“你真的不肯出山吗？”艾娜十分失望。

容沐缓缓地摇头，却是十分坚决。

※ ※ ※ ※ ※

等红莲将茶端出来时，艾娜已经走了。容沐坐在琴台旁，若有所思。

红莲问道“咦，艾娜姑娘呢？”

“她突然有事，先走了。”容沐轻轻道。

红莲哦了一声，将茶送到了容沐的手中，笑道“那这茶，你就喝了吧。”

容沐端起茶，一口吞了下去。

红莲惊道“公子，茶太热了，慢点喝。”

容沐却淡淡一笑道“热茶冷心，正好。”然后，他的手指轻抚在了琴弦之上，发出了几个清脆的声音。

红莲缓缓坐了下来，她的双眼直视着容沐。然而容沐的眼和她一触，就迅速地避开了。

容沐的手指在琴弦上拨动，音符一个一个地弹跳了出来。

忽地，红莲将手按在了琴弦之上。琴音顿止。容沐抬起头，不解地望着红莲。

却见红莲的眼神变化了好几次，既有温柔，又有怜惜，还有几分无奈，更有难以理解的东西在里面流动。

“公子，你的心为什么这么乱？”

※ ※ ※ ※ ※

新帝国历前三年十一月五日，香兰同盟的大军抵达了江流。

战舰群在江流魔法弩射程的范围外布下了阵势。巨大的战舰在香江之上绵延数里。

这一次，香兰同盟进攻策略将以水军为主。包括三百八十艘正规战舰和两百五十艘补给舰组成的船队在香江之上形成一条长龙。

香兰同盟的军帐设在了同江流相对的香江对岸。江流的对岸是一片舒林和丘陵交错的地带。如今沿江一带的树木已经被砍倒，用做扎营之用。

营帐中，香兰同盟各国的将领们正在商讨着作战的方式。

老将克力斯丁依旧主张持重。他的意见是：大雷军队虽然攻克了江流，但是后援尚未到达，同盟军只要控制住江流的外围，就可以掐住大雷军的脖子，不战而胜。

然而帕洛蒂王拉姆伯却说：如果让大雷军在这里牵制住了同盟的主力，那么大雷其他的军队就可以从容地在别的地方蚕食同盟的军力，久围不攻，更对士气有着十分不利的影响。

撒米而大公则是跳了起来，道：“我们占据绝对优势的兵力，却不敢同两个小毛孩子一战。这样下去还不如自杀算了。”

最后各国的将领确定了作战部署。

由主战最力的撒米而大公统帅五个盟国的六万水军从正东攻击。香兰军的主力五万人由香兰的将军铁中流率领，从东北攻击。帕洛蒂王拉姆伯率领四国的盟军五万五千人从东南发动攻击。而老将克力斯丁等五个保守派的盟国则作为全军的总预备队。

※　　※　　※　　※　　※

新帝国历前三年十一月七日清晨。撒米而大公登上了他的战舰。望着四面战舰上迎风飘展的军旗，撒米而大公的心里充满了对即将到来的大战的渴望。

作为一个年仅二十余岁的大公，撒米而充满了雄心壮志。他熟读了各家的兵书，对于书中的各类战法战策都已经倒背如流了。他常常慨叹自己没有四大公子那样的成名机会。

老实说，撒米而对于四大公子是不怎么服气的。他在研究四大公子的战例时，常常对自己的亲信手下道："唉，要是我指挥那场战役的话，一定会胜得更漂亮。"

现在，名震天下的机会终于来了。要是能够指挥同盟大军攻下江流，攻下这个天鹤慕容设计的要塞，天下四大公子一定会变成五大公子的。

此刻，他心里对这一战的取胜，还是十分有把握的。

大雷军全部是骑兵，对于水战势难和他手下精于水战的士兵相比。而且，他还有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攻城魔法弩。

撒米而挥挥手，下达了进攻的命令。巨大的战舰开始了缓缓的移动。

※　　※　　※　　※　　※

负责第一波攻击的军队已经出发了，铁中流指挥着自己的部队也准备登船。

大战终于要来临了，铁中流的心里虽然有点紧张，但更多的却是兴奋。这些日子中，不和不战的僵局令他十分烦闷。铁中流一向不喜欢政治，各国代表间无休止的争辩和议论总让他觉得很不解。在他看来，事情其实很简单。打上一仗，胜败就有分晓了，何必议论来议论去。

现在，终于要开战了。作为战士，总是要大战才能显出英雄

本色。这数十年的苦练武艺为的是什么?双手间挥剑而磨出的硬茧,双臂挥剑而形成肌肉,终于都要发挥它们的作用了。

站在江边,江风迎面而来,铁中流的胸中豪气顿生。用手轻轻将腰间佩剑摘在手中,下达了全军登船的命令。

※　　※　　※　　※　　※

帕洛蒂王拉姆伯坐在营帐中悠闲地品着清茶。他的身边,亲信侍卫不安地等待着。

别的大公和将军们都已经出发了,可是拉姆伯仍然不紧不慢地品茶。

“陛下,出发的时间到了。”一个侍卫小心翼翼地提醒着。

拉姆伯缓缓站了起来,缓缓地穿上了铠甲。他的侍卫们纷纷在营帐门前排成了两列。可拉姆伯却又取过梳子,仔仔细细地梳着头。

营帐前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他的亲信洛瑞得走进了营帐,轻声禀报道:“陛下,其他公国的将军们在催促了。”

拉姆伯点点头,忽地眉头一皱,猛地跌坐在椅子上。

“陛下,您怎么了?”洛瑞得抢上前惊道。

拉姆伯双手抱头,痛苦地呻吟了起来。“糟糕,这个关键时刻,我头疼的老毛病怎么又发作了。”

※　　※　　※　　※　　※

风系魔法弹重重地撞击着江流的城墙,魔法力量在城墙上的魔法结界撞击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整个城墙都摇晃了起来。

城墙上还击射出的火系魔法弹在天空爆裂，明亮的火焰在空中飞舞。然而毕竟数量太少了，战舰上的魔法师站成了一排，念着咒语。防护风结界在战舰上空张开，将散落的火焰吹得无影无踪。

撒米而兴奋地挥剑大喊“前进，前进，撞破水门。我们就快要胜利了。”

密集的箭雨和魔法弹压制住了防御的火力。铁中流的部队换乘小舟，已经接近了江流的城墙。铁中流紧张的心情渐渐放松。从对方的防御火力来看，江流城的城防兵器利用率连百分之三十都没有。照这样推算，大雷军连一万都不到，看来这次帕洛蒂王的判断是对的。

铁中流下令“全军突击，强行攻城。”

菲亚特大公汉莎接替了帕洛蒂王的指挥。他心里的乐观一点也不逊色于撒米而和铁中流。眼看着敌方的反击火力越来越弱，汉莎大公也自然地下达了全军进攻的命令。

站在岸边，艾娜遥遥眺望着喊杀声震天的战场，皱起了眉头。

“不对，大雷军防御力减弱得太快了，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以观摩大战为名而来到江流的艾娜，这两天心绪一直都很不安宁。同盟军的乐观情绪太浓了，对大雷军的军力估计完全是依靠主观的猜测，并没有丝毫的实际根据。这样制定下的战法，实在有点一厢情愿。

忽地，艾娜一声惊叫。

“不好，要是那样的话……”

巨型战舰逼进了江流的城墙，江流城上突然静了下来，所有的魔法弩突然都停了下来，听不到一丝的声息。只有香兰军的风系攻城魔法弹撞击在城墙上结界发出的闷吼。

撒米而挥剑做了个威武的姿势，大笑道“他们害怕得连还

击都不敢了。”

铁中流猛地扬起了头，凝住城墙，不明所以。

汉莎大公喃喃自语“这是怎么回事？”

猛然间，江流城上所有的魔法弩一起轰鸣了起来。无数的魔法弹遮天蔽日划空而过，将撒米而的大笑掩盖在了山崩般的巨响中。魔法师们纷纷发动魔法结界。然而魔法弹四散乱飞，大部分都掉入了江中。

“大雷军的胆小鬼们连发射的准星都忘了。’撒米而哈哈大笑。然而他的大笑声很快就被士兵们惊慌的叫声打断了。

“大公，不好了，江面都凝结成冰了，我们的战舰动不了了！”

撒米而三两步抢到船侧，只见白色的冰面在大江中一朵朵白花般的绽开，并迅速地扩展了开来。顷刻间就将江面变做了冰面。

“魔法师，快点化冰！魔法弩手，快点发射化冰弹。”

操作魔法弩的士兵手忙脚乱地换装魔法弹，调整发射角度。火系魔法师走到舰边，念动咒语，放射出一道道火焰烧融着冰面。

“快快！’撒米而气急败坏地大叫。

江流城上的魔法弩忽然间又轰鸣了起来。撒米而猛地抬头，只见数不清的魔法弹像雨点一般落了下来。

撒米而举剑大吼：“来吧，我是天下第五公子，不会怕你的。”

防御风结界抵挡不住这么多的魔法弹，结界在顷刻间破开。魔法弹在撒米而战舰上噗噗地爆裂。寒冰瞬间覆盖了整个战舰。撒米而举剑挥舞的身影化作了冰的雕像，凝固在船头。

香兰同盟的战舰因为太靠近城墙，在被冰冻失去移动能力之后，就好像是固定的镖靶，在大雷军魔法弩的齐射下一只只

化作冰雕。

汉莎大公及时下达了弃船的命令。士兵们纷纷跳落在冰面上。

在左右侍卫的护卫下，汉莎大公向着香江对岸自己方的营地奔去。冰面冻得很结实，踩在上面发出冬冬的响声。虽然有点滑，走不了太快，可是毕竟能走。汉莎大公不禁暗自庆幸自己见机早。

冰面上忽然传来了隆隆的声响，汉莎大公惊恐地回头。

江流城在江上的水门洞开，一队队的银亮铠甲的骑兵驰了出来。在冰面上飞驰，将奔逃的士兵们一个个地斩在了马下。

汉莎大公加快了脚步，现在他只希望能一步就跨到对岸。然而一队骑兵已经发现了他。快马的马蹄逼进，银亮的钢刀闪耀，汉莎大公惊恐地大叫“不要杀我！”

就在他最后一个字出口的时候，他的脑袋已经离开了他的身子。

大雷驰名天下的骑兵在马蹄上安了防滑钉，在冰面上奔驰如飞。香兰同盟的军队就如同羔羊般的被宰杀。

铁中流是惟一一个在混乱中还保持清醒的同盟方面将领。他极力地组织了一队士兵，一边抵御，一边后退。但是在大雷铁骑的冲击下，他的士兵很快分割开了。

铁中流斩到了一个骑士，大叫道“不要乱。’然而当他转身时他才发现，他身边的士兵已经全无斗志地逃开去了。铁中流无奈地苦笑，边战边退。他心中不禁在想：难道就这么结束了吗？香兰同盟和香兰这个国家就这样瓦解了吗？

冰封的香江几乎成了红白相间的颜色，香兰同盟士兵的鲜血在洁白无瑕的江面上染上了鲜红刺眼的颜色。

灵儿喃喃自语道“这就是未来吗？”

雷斯特用力地拉着艾娜的衣角，恳求道：“艾娜姐姐，救救

他们吧。”

艾娜皱眉苦思，没有应他。

见得不到回应，雷斯特忽地转身，踏着冰面狂奔了出去。灵儿仍旧在呆呆地发愣。

艾娜忽地一扬眉，轻轻自语道：“看来只有这样试一下了。”

一个香兰的士兵迎着雷斯特奔了过来。这是一个年轻的士兵。雷斯特觉得，他最多也只有十八岁。和他的年纪差不多吧。那张脸上还是十分稚气。然而此刻，那稚气未脱的小脸却充满了惊惶。

雷斯特对着那名士兵大喊：“快，到这里来，我帮你挡住他们。”

士兵听到了雷斯特的大喊，加速地奔了过来。然而一队大雷的骑兵也听到了。他们的马蹄在士兵的背后急促地响了起来。

雷斯特奔上两步，握住了年轻士兵的手，道：“好了，你安全了。”

年轻士兵舒了一口气，浮现了一丝笑容。

“谢……”

然而他的谢字只说了一半，就忽地停住了。鲜血由他的胸口喷了出来，喷溅了雷斯特一脸。

一支利箭穿透了他的胸膛。

士兵软倒在了雷斯特的怀里。他脸上的笑容还保持着刚才的舒展和欣慰。

雷斯特呆在了那里。半晌，他才“哇”的一声大叫了出来。叫声恐怖得连他自己都无法想像。在冰封的大江上就好像雪野孤狼一般的凄厉。

马蹄声近，大雷骑兵的钢刀银光闪耀，当头劈下。而雷斯特就好像痴傻了一般，全无所觉。

钢刀的锐风割断了雷斯特的头发，几缕发梢随风飘落。

雷斯特猛地大吼，双手猛震，夹手夺过了骑兵的钢刀。雪亮的刀锋挥舞了起来，骑兵的胸口瞬间出现了一个血洞。

大雷骑兵见同伴被杀，一起拥了过来。然而雷斯特就好像疯狂了一般，刀锋在红色的血污中飞舞，就好像血魔王的请贴。

雷鸣和雷震站在江流城的城头上观赏着这场杀戮。

“这一仗，大概就可以终结香兰了吧。”雷震道。

雷鸣沉默片刻，才道：“如果慕容天鹤不出现的话。”

雷震大笑道：“那个家伙，我看他是不敢来了。”

猛然间，雷震的大笑忽然停住了。他望着香江的对岸，惊道：“那是怎么回事？”

香江的对岸忽然间冉冉升起了无数的白旗，白旗下隐隐然有无数的士兵。当中的一面白旗特别醒目，上面写了两个大字“慕容”。

雷鸣一震道：“他终于来了吗？”

雷震惊道：“怎么可能！他明明不可能来的。”

雷鸣沉声道：“收兵，对慕容天鹤这样的对手，我们不能轻敌。”

收兵的号角吹响，大雷的骑兵纷纷回转。艾娜吐出了一口气，抹了一下额头的汗珠，拔下了身边的裹着白布的树枝。用这个“神兵五行迷幻阵”让对方第一流的高手产生错觉，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艾娜脑力消耗很大，几乎有种要虚脱的感觉。

雷斯特望着四周横躺在冰面上残肢断臂，呆呆地发愣。他手中的钢刀染血，一滴滴地滴落，发出轻微的声响。雷斯特缓缓低下头，看着自己沾满鲜血的手和刀。

他猛地一震，然后用尽全身的力气将手中的刀抛了出去。钢刀划着弧线消失在了远方。

雷斯特忽地大哭了起来。

“我，我杀了这么多人。”

雷斯特只觉双膝发软，缓缓跪了下来。他的泪珠淌过脸上的血污，滴落在冰面之上，像一滴滴花瓣般的绽开来。

※　　※　　※　　※　　※

新帝国历前三年十一月七日下午三时，江流之战结束。香兰同盟军错误地估计了对手的实力，在战术上太过轻敌，结果导致惨败。

这一战，香兰同盟方面死伤达七万八千人，战舰损失两百八十艘。包括主战派的撒米而、汉莎等数位大公丧生在了香江之上。

大战之后，融化的香江江水将红色的血污、将士的尸体、破碎的战船送到了含风阁。与撤退回来的同盟败兵几乎同时到达。

失败的阴影笼罩了整个含风阁。

第九章　飘摇的红烛

新帝国历前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含风阁的大街上到处都是惊惶的气息。

随着伤残的士兵陆续出现在含风阁，原本并未被深刻震动的人们开始慌乱了起来。店铺开始关门，有钱人在准备离开。而平民们无法逃离，就把希望寄托在神灵的身上。市中心广场上的大地母神的雕像前摆满了香烛果品。然而大地母神那缥缈而空洞的表情却从来没有过任何的感动。大街小巷充满了恐慌的流言和奔走的人群，整个含风阁好似突然失去了重心，在不安的混乱中摇摆。

容沐坐在房间中，呆呆地望着白色的墙壁，也不知在想些什么。今天的颐香院特别宁静，平日的歌乐阵阵突然都安静了下来。那些寻欢的公子们今天不知都去了哪里。

红莲就坐在离他几步的地方，静静地看着他。她洁白美丽的脸颊上，恬恬的，静静的。似乎是幸福，似乎是温柔。她一动也不动，就这么看着他，多看一刻是一刻。谁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眼前的一刻也许就是今生中最美好的一刻。

管它人生中有没有真正的永恒。管它未来岁月是福是祸。有时美好只要一刻就足够了。

也不知坐了多久，远处忽地隐隐传来声音。声音很杂，不似是一个人的声音，好像是很多人一起发出的声音。仔细听去，却是求告声。

“慕容公子啊,你在哪里？请你出来吧！”

“求你出来保护我们的家园吧。”

“求求你啦,我给你磕头了。”

容沐的身子猛地一震，似乎想要站起来，然而身子晃动了两下,却又坐下了。

红莲幽幽一叹,道：“天鹤慕容公子,你真的不去吗？”

容沐猛地转身,看着红莲,道：“你知道了？”

红莲温柔地看着容沐,缓缓道：“看你这几天的样子,傻瓜也猜到了。”

容沐的脸色突然变白，他的双手用力地抓着椅子的把手,手指尖几乎都因为用力而白了起来。他痛苦地摇头,道：“我真的不想去。”

红莲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他,道：“你真能不去吗？”

“我,我……’容沐手下的木椅突地碎裂。容沐一跃而起,冲出了房间,冲过了花园,冲过了厅堂,冲出了颐香院的大门,然后他愣住了。

颐香院的门口的旗杆上挂了一幅大大条幅，条幅上面“欲救香兰,天鹤出山。求天求神,不如求鹤”十六个大字在风中微微飘拂。

看到容沐冲出了大门,旗杆下一个白色神官袍美女微微而笑,道：“你终于出来了。’正是艾娜,她用手一指长街,道：“你看这些企盼你的人,你还能不理吗？”

长街上,已经跪满了求告的人群。从这头到那头,上百米的人群中，包括了满头白发的老者、拄着拐杖的士兵、卖肉的小贩,甚至还有抱着孩子的妇女。所有这些人都在认真地求告。

求告的声音一波波冲进了容沐的耳鼓。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下,模糊了他的双眼。

不知何时，红莲来到了他的身后，将纤手搭在了他的肩

上。

“你真的放不下，那就去吧。”

容沐猛地回头抓住了红莲的双手。

“嫁给我好吗？”

红莲骤然错愕，随即脸色变得苍白，渐渐地红晕又爬上了她的脸颊，覆盖了苍白。她缓缓低下了头，不让容沐看见她的神色，轻声道：“能做你的妻子，哪怕只有一天，也是好的。”

※ ※ ※ ※ ※

香兰的议会大堂一片混乱。每个人都想发言，但却没有人去听别人的发言。

有的人挥舞着手中的剑在叫喊“我要报仇，他们杀了我哥哥”，有的人则在大哭“完了，一切都完了”，有的人面无表情呆若木鸡，还有的人闭着双眼在胸前划着十字。香兰的议会议长不断地叫着‘安静’，可是却起不了任何作用。

铁中流的头上包着厚厚的一层白布，看着这些混乱的国王和大公，轻轻自语：“没用的家伙们。”

老将克力斯丁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喃喃道：“就像当年的白翎公国覆灭前。”

帕洛蒂王面上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手上把玩着一只玉狮子，在静静地等着。他在等这些人安静下来，等待着最好的发言机会。他的心里在想：“乱世出英雄，果然成就功业是需要一些混乱的。”

忽地，议会大厅的大门打开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天鹤回来了’，大厅中迅速地安静了下来，所有的人都向门口望去。只见一个白衣男子正从大门中走进来。灿烂的阳光从厅口处照进来，使得他的身上笼罩了一层光环，就好像是救世的天使。

铁中流猛地站了起来，用手遮去了耀眼的阳光，凝目向男子望去。忽地，他的眼中热泪盈眶。

“他终于回来了。”

已经久违了十年之久的感觉，在落霞堡作为一个普通战士时的那种充满了信心和斗志的感觉似乎重新又回到了铁中流的心中。

克力斯丁缓缓地坐直了腰，轻轻道：“他，就是天鹤吗？”

帕洛蒂王的脸色安宁不变，但是他手中的玉狮却‘当’的一声掉在了地上，连他自己也没有察觉。

天鹤回来的消息迅速在大街上传开了。士兵忘记了站岗，商贩丢下了生意，无数的士兵平民拥到了议会大厅，将议会大厅拥得水泄不通。大厅中也拥入了无数闻讯而来的香兰的将领和士兵。

大厅中的士兵们鼓起掌来。可克力斯丁忽地站了起来，发言道：“我知道慕容公子有过骄人的战绩，可战争不是依靠以往的战绩就可以取胜的。”克力斯丁清了清嗓子，大声道：“我要请问慕容公子，到底你有什么把握说‘取胜’这两个字。”

大厅中一时又混乱了起来。

慕容霜城等众人安静下来，微微笑道：“我当然有把握。简单地说，我军有三大优势，而大雷军有三大弱点。”

克力斯丁微微皱眉，道：“请慕容公子解释这其中的道理。”

慕容霜城朗声道：“对于大雷军的弱点，我可以总结为‘率胜则骄，地形不熟，后方不稳’十二个字。大雷军自出兵以来，连续获胜，其军必骄。军队深入我方内地太快，必然难以熟悉地况。还有大雷雷动天病势日益沉重，大雷国内隐伏巨变。雷氏兄弟为求速胜，必有所失。而我军虽然在江流战败，可仍有二十万军队，元气未伤。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作战，无论兵源还是补给，都是远远优于大雷的军队。”

天鹤慕容霜城站在议会的讲台上，缓缓而道："当年我只有八千人，可大雷雷动天有十七万，我都能够取胜。现在香兰同盟在含风阁还有二十万军队，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只要我们重拾信心，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胜？请记住，十年前我们为了自己的家园而战，我们胜了。今天我们还是为了自己的家园，为了这座议会大厅外无数的平民，为了香兰广大的人民而战。所以我们也一定会胜！"

大厅中静了下来，好像人人都在思考慕容霜城的话。

克力斯丁凝视着慕容霜城。忽地，他用力地鼓起掌来。铁中流也猛地醒悟，鼓起掌来。香兰议会议长也鼓起掌来。大公们、将军们、士兵们、平民们也都鼓起掌来。

掌声远远地传了出去，传遍了整个含风阁。

铁中流心中不知不觉地回想起了当年在落霞堡前八千香兰子弟誓师时的场面。

他果然还是那个给颓丧者以信心、给失败者以勇气的那个慕容霜城。

※ ※ ※ ※ ※

香兰同盟的各国代表一致推举慕容霜城作为全军统帅。

十一月十五日，在同盟各国二十万大军的大会上，慕容霜城被正式任命为同盟军的主帅。

十六日，雷氏兄弟的后援到达江流，雷氏兄弟的兵力总数达到了十万。雷氏兄弟在江流大举募集舟师，准备顺江而下，乘胜攻取含风阁。

十七日，慕容霜城决定分兵作战。将各国的盟军十一万分成数支小兵团，绕到江流的背面，阻截大雷兵力和物资的补给。而将克力斯丁部一万八千人，帕洛蒂王部两万九千人，以及

香兰铁中流率领的重新整编过的香兰主力军团五万人组成中路兵团，正面迎击了雷氏兄弟的大雷军精锐。

十八日，负责阻截和骚扰的兵团陆续出发。

二十一日，雷氏兄弟的主力部队八万人顺江而下，置香兰同盟的其他部队于不顾，直接南下逼进含风阁。

二十二日晚，慕容霜城和红莲举行了婚礼。

婚礼的规模并不大，只有香兰的一些将领和慕容霜城特别邀请的宾客。红莲披着雪白的白纱，慕容霜城牵着她的手，来到了主婚人的面前，柔声问道："红莲，你愿意嫁给我吗？"

红莲低下了头，然后又抬了起来，缓缓地但是坚决地点了下。

"我愿意。"

艾娜看了一眼身边的雷斯特，不禁叹了一口气。雷斯特垂着头，一脸的茫然，不知在想些什么。自从江流之战过后，他就是这个样子了。无论艾娜怎么劝说也没用。艾娜不禁觉得心里像堵了一团破棉絮似的，乱糟糟的，也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慕容霜城取过红莲的一只纤手，将一枚亮晶晶的晶石戒指缓缓地套在了她的手指上。红莲的脸颊泛起了迷人的红晕，紧紧地凝住着慕容霜城的双眼，明亮和闪烁的神采在她的眼中流动。那是一种幸福和忘我的神情。

艾娜忽然觉得这种感觉十分熟悉，就好像在江流的婚品店时，她自己手擎红烛时忘我的感觉。那是一种忘记了前生今世，忘记了痛苦哀怨，忘记了恩怨纠缠，沉浸在幸福中的感觉。

人生中只要有过这一刻的记忆，那还有什么值得遗憾的？

艾娜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猛然间，大厅门口处一声凄厉的喝声震动了大厅中的所有人。一名黑衣大汉有如疯狂了一般地冲了进来，将门口守卫的士兵撞得东倒西歪。

大汉身材高瘦，手中的长枪闪烁着浮动的电光。这个人雷斯特和艾娜都并不陌生，正是曾经去红莲住所抢人的那个大汉。大汉此时没有了蒙面巾，在明亮的火烛下，只见他原本颇为英俊的脸已经完全扭曲了起来。

大厅中香兰的将领们一拥而上，将他拦了下来。大汉手中枪虽然威猛，但是毕竟厅中高手众多，他一时竟无法冲过。

大汉一面苦战，一面竭尽全力地对红莲大喊："你不能和慕容霜城结婚，你不能！"

慕容霜城握着红莲的手，他只觉得红莲似乎在微微发抖。他向红莲的眼望去，却见红莲低下了头，脸上的神情不断变化，似是感伤似是害怕又似是凄苦。

慕容霜城叹了一口气，忽地扬声对众将道："你们让他过来。"

众将不由愕然，纷纷让开。

黑衣大汉冲了过来，一把抓住了红莲的另一只手，道："和我回去吧，不然你会后悔的。"

慕容霜城轻轻地放开了红莲的手，然而红莲却忽地抓紧了他的手，仿佛害怕他突然离开。

红莲抬起头，猛地甩脱了黑衣大汉的手，道："我决不会后悔的。"

黑衣大汉一脸惊愕，似乎是全没想到红莲会这么回答。过了片刻，他忽地狂笑了起来。虽然是笑的声音，然而他的脸上却不知如何淌下了泪水。

黑衣大汉猛地回转身，狂奔了出去。慕容霜城示意众将不要拦他，任由那黑衣大汉奔出了大厅。

※　　※　　※　　※　　※

在婚礼之后的酒宴上，慕容霜城似乎相当兴奋，酒到杯干，不多时便已酒气上脸，等到席散的时候，已经是酩酊大醉，被人扶进了洞房。

红莲将慕容霜城扶到了桌子旁坐下，取过湿毛巾细细地擦拭了慕容霜城的脸颊。

然后，她坐在椅子上，双手支颌，一动也不动地凝视着慕容霜城英俊的脸庞，一直过了好久好久。

忽地，她爱怜地轻轻抚着慕容霜城的脸，道："你到底要什么时候才醒来？"

慕容霜城的身子猛地一震。他睁开了眼睛。两只眼睛清亮明澈，一点也没有酒醉的样子。

红莲幽幽一叹，道："要是你不想和我好，又为什么要娶我？"

慕容霜城一声苦笑，道："我明天就要出征了。在残酷的战争中，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真的不想害了你。"

红莲缓缓地移近脸颊。她如兰的香气轻拂在慕容霜城的脸上，慕容霜城不禁有种飘荡在云中的感觉。忽然间，红莲用力地吻在了慕容霜城的唇上。火一般的热情瞬间燃烧了起来，融去了理智，融去了顾虑，融去了种种阻隔。

红烛摇摆，散去了嫣红的余焰。波浪翻涌中，只能依稀听到红莲梦呓般的声音。

"霜城，我不在乎天长地久，我不去理明天的苦乐。我……只要这一刻。"

※　　※　　※　　※　　※

新帝国历前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清晨，两军在距离含风阁三百里的清秋原上遭遇。

在清晨尚未完全散去的薄雾中，大雷的骑兵团发动了迅猛的突击。大雷军的银盔亮甲和闪着寒光的刀在晨雾中飘荡，香兰同盟军的前锋迅速地溃败。大雷军乘胜追击，然而雾中忽地响起了笛声，一个白衣的公子手捧玉笛从薄雾中走出，四周香兰军的箭雨忽地密集了起来。香兰军在薄雾中左穿右插，箭雨准确地倾泻在了大雷骑兵的身上。在悠扬的笛声中，大雷军的骑兵一排排地倒下。

雷鸣和雷震当机立断，立刻收兵。自进入香兰的国境以来，大雷的铁骑第一次遭到了挫败。

※　　※　　※　　※　　※

这一晚，大雷的军队在平原上扎营，同香兰军对峙。

十一月的下旬，香兰的气温还没有真正地冷下来。但是降雨很少，天气已经逐渐变得干燥，因此能见度也很好。雷鸣站在距离香兰同盟军大营数百丈的位置，已经能将对方的营帐看得清清楚楚。

大营中的灯火东一处西一处，看似杂乱无章。但仔细去看，却是隐含着某种奇特的阵法。士兵们有条不紊地巡逻、守备。既不过分紧张，也保持着极高的警觉。从任何一处的进犯都无法轻易地突破到阵形的中央。

雷鸣不禁暗暗赞叹，果然是名震天下的天鹤在领兵。原本纪律不强，战力低下的香兰军队在他的统领下，这么短的时间就变了样子。

雷鸣勒转马，踏上了回营的路途。

对于天鹤慕容霜城，雷鸣的感觉是很复杂的。虽然他打败了爷爷，但连爷爷雷动天本人也不是很恨他。反而是经常地夸奖这个人。从很小的时候他就有一种想法，和这个叫天鹤的人

公平地来一场决斗，并打败他。现在，终于有了这样的机会。此刻的感觉，是一种既兴奋又惶恐的感觉。

很快靠近了营帐，雷鸣的耳中忽然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似乎是有人在旷野里极力压抑着的哭声。雷鸣跃下了马，轻声而迅速地接近了声音的来处。

很快，他就看到了声音的由来。那是一个着黑色衣服的高瘦男人，双手抱着头，蹲在旷野中低声地哭泣。虽然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是雷鸣仍然可以感觉到他那十分伤痛的情怀。

雷鸣长剑微微出鞘，轻声喝道："你是谁？为什么在这里哭？"

男人抬起头来，满面的泪水在月光下反射，雷鸣看清他的脸。

"怎么是你？"雷鸣吃了一惊。这个人他很熟悉，他是大雷王朝宰相，爷爷最忠诚的朋友赫兰铁树的孙子，同他们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赫兰铁鹰。

赫兰铁鹰抬起头来，看到雷鸣，强止了哭声，道："对不起，还是惊动您了，二殿下。"

雷鸣踏上一步，握住赫兰铁鹰的双手，问道："你这是怎么了？"

赫兰铁鹰哽咽，道："对不起，我实在忍不住。我本来不想在大战的前夕扰乱您的心情，可是，可是……可是天音妹她，她和那个人结婚了。"

"你说什么，"雷鸣皱皱眉道，"你不是去含风阁侦察天鹤的动静了吗？"从小一起长大，他当然清楚赫兰铁鹰的心意。天音虽然是他的妹妹，可是并非是同一个母亲，向来也和他有所隔阂。虽然雷鸣心里喜爱这个妹妹和赫兰铁鹰，但是却也没有办法去帮他们。

赫兰铁鹰诧异道："怎么二殿下不知道吗？我还以为大殿下

早就告诉您了。”

※ ※ ※ ※ ※

雷鸣猛地冲进了雷震的大营，几乎将营帐的门帘都撤了下来。

雷震正坐在桌子前看书，见是雷鸣，不由笑道：“二弟，是你啊，怎么来得这么急？”

雷鸣猛地一掌甩在了雷震的脸上，发出了“啪”的一声脆响。

雷震出其不意，捂着脸退了两步，惊道：“二弟，你这是干什么？”

“你还有脸问我？你自己做了什么你不清楚吗？”

“我做什么了？”

雷鸣一动也不动地盯着自己兄长的脸，道：“我真的没想到你会这样做。我们同天鹤的战争是公平的决斗，无论胜负都是光明磊落的。你用这样的诡计算是什么英雄？”

雷震微微摇头，道：“二弟，你太傻了。战争不是游戏，胜负关系着国家的存亡，无所不用其极。”

雷鸣道：“即使战场上用什么诡计都是正当的，可你也不能用自己妹妹的终身幸福当筹码啊。”

“只要能战胜天鹤，什么不可以做？”

雷鸣叹道：“击败天鹤，真的就有这么重要吗？”

雷震冷笑道：“怎么不重要？要是能打败这个爷爷的大敌，那么在继承大雷王朝的王位上面就会取得优势。你难道不是这么想的吗？”

雷鸣愕然。凝视着自己的兄长，忽然间他觉得这个人很陌生，似乎就像从来都没有认识过。半晌，雷鸣呸了一口，道：“有

你这样的兄长，真是我的耻辱。’然后，他看也不看雷震一眼，转身而出。

望着雷鸣离去的方向，雷震轻抚着自己兀自在发疼的脸颊，坐了下来。他斟了一杯酒，缓缓倒入了肚中。

“等这一战结束，也许我们之间也需要一个结果。”

※　　※　　※　　※　　※

在正面的战场上，雷氏兄弟和天鹤慕容对峙了十五天。天鹤慕容霜城始终采取守势。雷氏兄弟发动十余次的攻击，运用了包抄、迂回、诈败、强袭等多种战术，在兵种上更是搭配重步兵、轻骑兵、魔法部队、弓箭部队，在组合上极尽其妙。但是慕容霜城不为所动，沉着冷静，指挥部队形成了坚固的防线，雷氏兄弟始终无法取得理想的战果。而与此同时，在外围的战线上，香兰同盟的军队同大雷王朝的后续部队陆续交战，互有胜负。但是在结果上却也阻断了大雷军的援兵和补给，使得大雷远比香兰同盟军队精锐的骑兵无法发挥充足的战斗力。

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就过了十余天。到了十二月十日这一天，大雪忽然开始飘荡在清秋原上。

红莲揭开营帐的门帘，一股寒风夹着雪花飘了进来。红莲侧身张开红色的风衣，护住了手中托盘上的茶碗。然后，她走出了寝帐。新婚的生活，使得她的容颜更加娇艳了，眉宇间流溢着动人的光彩。红莲踏着轻快的步子，走在雪地上发出沙沙声响，轻捷地经过了两个哨位。

战岗的士兵纷纷向她敬礼。虽然只有十几天，但是红莲已经清楚地感觉到了士兵们对于天鹤慕容霜城的信赖与崇拜。这些感觉在她的身上化作了爱屋及乌的一种敬爱。红莲向敬礼的士兵们报以柔和的微笑，踏过瞭哨位。前面的一座高大的营帐

就是天鹤慕容霜城的帅帐了。

红莲用手摸了摸茶碗。茶还是热的。

茶这种由东方海外传来的东西，有着及其古怪的性质。当他们在热水中的时候，会发出甜美的清香，可当他们冷下来的时候，就会变得很苦。所以红莲不希望当‘他’喝到的时候，已经是苦味了。

紧跨了两步，红莲来到了帅帐的帐门前。她正要抬手掀开帐帘，忽地营帐中传来慕容霜城的声音。

“我们刚刚得到消息，大雷雷动天在昨天晚上病逝了。”

红莲的身体猛地一颤。手中的托盘一摇，茶碗摇晃了起来，撞在托盘的边缘，发出了轻微的声响。

大帐中，同时响起了嘈杂的声响，许多将领纷纷议论了起来。

片刻，慕容霜城清亮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大雷雷动天去世，雷氏兄弟势必要赶回国。所以，我拟订了虚张空营、三路伏击的策略，具体的计划是这样的……”

※　　※　　※　　※　　※

红莲的脸色有些苍白，她的脚步也有些凝滞。在经过哨卡的时候，她手中的托盘在风中摇晃，茶碗依旧在托盘上。

哨兵惊奇地问道：“夫人，您怎么把茶又端回来了？”

红莲微微摇头，脚下却忽地一绊，跌倒在了雪地中，手中的托盘和茶碗一起丢了出去。茶水在雪地中泼溅了开来，变成了一个个冰冷的斑点。

士兵急忙抢上去扶住她，关心地问道：“夫人，您没事吧。”

红莲拾起了托盘和茶碗，嘴角浮现了微微的苦笑。

“茶冷了，就会变得很苦涩的。”

“夫人，您说什么？”士兵不解地问。

※　　※　　※　　※　　※

三个时辰后，雷氏兄弟的营帐中。

身穿孝服的雷震在听到属下的禀告后，惊喜地跳了起来，对众将道：“太好了，我得到了极其重要的情报，我看我们终究可以提着慕容霜城的头去祭拜爷爷了。”

众将纷纷激动地议论了起来。赫兰铁鹰的手轻轻摸到了自己背后的雷霆枪，心里却在想：明天，我一定会把你夺回来的。

只有雷鸣一言不发，他望着营帐窗外的飞雪，却忽地叹了一声，轻轻自语道：“天音，你的心这时一定很苦吧。”

※　　※　　※　　※　　※

这天晚上，雪仍然在下。

艾娜在帐中闭目屈指，暗暗计算着天数。她虽然不是出自号称“术数天下第一”的雾隐谷藏仙洞，但是在温德森林的时候，博览了爷爷收藏的数量惊人的典籍，却也有了“心如明镜，可见微尘，万事万物，尽归一数”的觉悟。虽然术数并不能清楚地指出未来的所有变数，但是却也能够预见部分的未来。就像这刻，她心中忽然有了异样的感觉，自然就屈指而算。

好久，艾娜睁开了眼睛，轻轻叹了一口气。她的心忽然变得很乱。

“雷斯特，他肯和我回去吗？”艾娜叹道。

算得出明日的一战必将会有结果，却算不出自己和雷斯特能不能有结果。这结果，到底是不是结果？

※ ※ ※ ※ ※

雷斯特孤坐在雪地中，呆呆地望着夜色中反射着白茫茫雪光的大地，不由喃喃自语“杀戮，到底是为什么？”

他的眼前又浮现了那一天在空中飞溅的血雾和残肢。雷斯特痛苦地摇着头。这个问题，他已经想了很多天了。

背后传来沙沙的脚步声，雷斯特没有回头。

也许是艾娜或灵儿又来安慰我了吧。他这样想。

“笨蛋，连这个简单的问题都想不通！”

这是清脆的声音、熟悉的声音，梦中回忆了无数次的声音。雷斯特猛地回头。

雪白的纱衣在雪地中飞舞，束发的金环映衬出脱俗的美丽。那是她！

“怎么是你！”雷斯特惊喜地叫了出来。

白衣女子点点头，却忽地从身边抽出了一把长剑，架在了雷斯特的脖子上。

“如果有人要杀了你，你除非杀了他才能救自己。那么你杀他还是不杀他？”

雷斯特脸色茫然，他猛地抱住了头，痛苦地道“我不知道，我真的不想，可我还是杀人了。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是不该。”

白衣女子微微一愣，收回长剑，停了片刻，又道“要是有人要杀了你最亲切的艾娜姐姐呢？”

雷斯特想了一下，抬起头，诚挚地望着白衣女子，道“我要救，无论是你还是艾娜姐姐，我都会不顾一切地去救的。”

白衣女子的脸上微微泛红，纵然是夜晚，但在白衣和白雪的映衬下，也是格外美丽。

她又道“要是你必须杀人才能救你的艾娜姐姐的话，你杀

是不杀？”

雷斯特点点头，道：“我会杀的。”

白衣女子道：“这就是了，杀是一把双刃的匕首，用好了它可以拯救很多人，用得不好它就是罪恶和丑陋。”

雷斯特皱眉沉思，忽地，他喜道：“我明白了，原来只要心中不是存了贪婪和卑鄙的念头，杀就不一定是错误。”

白衣女子点点头，肃然道：“你总算明白了，在手中举着杀戮的刀剑时，心中存着拯救的念头，那你就不会让你的刀剑在血腥中迷失。”

雷斯特细细思考着白衣女子的话，等他再次抬头的时候，却已经看不见白衣女子的身影了。

雷斯特忽地想起了一件事，大叫了起来：“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四野茫茫，空无回声。

雷斯特不甘心，一遍又一遍地在旷野中大叫。忽地，耳边传来了细如游丝的声音。

“别再叫了，我叫莉莉亚。记住你的责任！”

“嗯，原来她叫莉莉亚。”雷斯特傻笑。然而，他又皱上了眉。

“责任，什么是责任呢？”

第十章　风中的孤鹤

在雪野中游荡了整夜的雷斯特，终于拖着疲惫的步子钻进了自己的营帐。

“你回来啦。”

声音传来，吓了雷斯特一跳。仔细看去，却发现艾娜正坐在自己的床上。雷斯特吃惊地道：“艾娜姐姐，你怎么在这里？”

“我等你一晚了。”艾娜的声音似乎有点古怪，似乎鼻子有点不通。

“有什么事吗？”雷斯特关心地道，“嗯，艾娜姐姐，你怎么了？感冒了吗？”

“我，我……”艾娜的声音很低很哑。

雷斯特根本听不清，他凑过去。“艾娜姐姐，你在说什么？”

艾娜忽地从床上跃了起来，紧紧地抱住了雷斯特，将头停在了他的肩上。雷斯特只觉得自己的肩头上什么东西滴了下，有点湿的感觉。

“雷斯特，我们回家吧！”

这次雷斯特听清了。

“回家？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很累。”艾娜轻轻地在雷斯特的耳边道。

“累？”雷斯特搔着脑袋道，“嗯，大概一夜没睡，所以累了。你还是睡一下吧。”

艾娜根本没有理他，在雷斯特的背上用力一掐，道：“我决

定要回去温德森林了，你回不回？”

“啊，好痛！”雷斯特叫了起来。

艾娜放开了雷斯特，一双俏目正正地定着他，严肃地道：“我昨天想了一整夜，我决定无论这里怎么样，明天就回家去。你到底回不回去？”

“嗯，”雷斯特为难地道，“可不可以不回去？”

艾娜郑重地摇头，道：“不行！你要是不肯回去的话，那我就一个人回去。”

雷斯特小声地嗫嚅道：“可不可以再考虑一下？没有艾娜姐姐，我会很难过的。”

雷斯特祈求地望着艾娜，然而艾娜却缓缓地摇头。暗淡的微光映出了她决然的神色。雷斯特知道，每当艾娜出现这样的神色时，就是无法再商量的结果。失望的神色渐渐地爬上了雷斯特的脸。两人谁也没有说话，就这样对望着。艾娜轻轻叹了一口气，已经知道了雷斯特的决定。

突然间，惊天动地的喊杀声惊破了清晨的寂静。艾娜和雷斯特吃了一惊，急急走出了营帐，杀伐声已在香兰大营的四面同时响起。

※　　※　　※　　※　　※

清晨，漫天的大雪在清秋原上飘飘洒洒地落了下来，在平原上留下了一眼望不到边的银白。大地忽地变成一张巨大的白色绒毯。

香兰军营地的侧后方，特别清净。数百丈外的香兰大营中无数的军旗在风雪中依稀飘摇，然而却没有一丝的人声。雪平坦地在大地上舒展。

雷震蹲了下来，仔细地审视着地上的雪。雪地很平坦，看不

出人走过的痕迹。然而仔细看过之后，却可以发现一丝丝细小的纹路。他用手轻轻地拍了拍雪，然后他站了起来，微微冷笑道："雪的表层很松，但下层却很密，这说明昨天晚上有很多的军队悄悄地经过。虽然经过伪装，但还是能看出来。"

雷鸣遥望着香兰军中的军旗，微微点头道："大营中的军旗很多，但是却太过均匀了，不像是真的。"

"看来他们的主力是真的离开了。"雷震缓缓地作出了准备进攻的手势。背后的雪地忽地动了起来，无数的白衣战士从雪地中分离了出来，就好像是无数的雪人突然站了起来。

"进攻！"

※　　※　　※　　※　　※

飘着雪花的天空灰蒙蒙的，似乎老天还不愿在寒冷的雪中张开眼睛。可香兰同盟大军的主帅天鹤慕容霜城已经坐在桌旁看书了。这一天的清晨，似乎所有人都醒得很早。

帐帘一掀，红莲走了进来，她的手中端着一碗茶。红莲今天穿了一身红色的华贵衣裙，灿烂得就像盛开的红色莲花。红莲将手中的茶碗放到了慕容霜城的面前，柔声道："夫君，尝尝我刚煮好的热茶吧。"

慕容霜城放下手中的书，看了看盛装的红莲，忽地笑道："红莲，你今天还真漂亮，难道有什么喜事吗？"

"真的，我为你舞一曲好吗？"红莲道。

慕容霜城含笑点头。

红莲在慕容霜城的面前旋了一个身，轻舞了起来。她的舞步轻盈，宛如轻燕回翔。衣裙的下摆飘飘而起，似芙蓉的花瓣缓缓张开。而在花瓣当中，红莲的笑靥如花，更胜过芙蓉的娇艳。

"好个'盛开芙蓉别样红'"，慕容霜城鼓掌赞道，"便是真的

红莲，也不如卿娇。”

红莲停下舞步，笑道：“红莲只为君开。这红莲之舞就当作送给夫君的礼物吧。”

慕容霜城端起了桌上的茶碗，忽道：“真想不到我会有做你夫君的荣幸。”

红莲走到桌旁坐了下来，微笑道：“夫君，茶快凉了，你就快喝了吧。”

慕容霜城端起了茶碗，放到鼻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的脸上忽地浮现了似笑非笑的神情，道：“你真的很想让我喝了这杯茶吗？大雷王座下的天音公主。”

※　　※　　※　　※　　※

大雷军从香兰大营的四面同时发动了进攻。

大雷军在前面的士兵距离香兰大营已经不足三十丈了。同盟大营中静悄悄的，完全没有一丝的反应。雷震的脸上浮现了得意的笑容。

雷鸣的眉头微皱，喃喃自语道：“怎么可能这么静？”

似乎就是为了他的话作解释，香兰大营的围栏上忽然间浮现了无数的士兵，密集的箭石雨点般的倾泻在了大雷军士兵的头上，顷刻间将大雷军的士兵打得晕头转向。

少数勇悍的士兵顶着箭雨冲了上去，却突然发现在距离香兰大营二十五丈远的地方有一堵看不见的墙。香兰军的箭石可以毫无阻碍地射出来，而他们的还击却全部被挡在了这堵墙上。

雷震神色猛变，惊道：“单向防卫结界！这怎么可能？这样的结界需要数百位上级魔法师数日连续施法才可以，他们怎么能说建就建。”

雷鸣沉声道："只有一个可能，天鹤一直在等我们来攻。"

※ ※ ※ ※ ※

红扑扑的灯火在红莲的脸上映出了亦明亦暗的色彩，她幽幽一叹，道："你终于知道了。"

慕容霜城将茶杯在手中旋转了起来，缓缓道："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了。从你来到含风阁的第一天。天下间除了大雷王那个神秘的天音公主，又有谁的琴艺能有你那样的造诣。"

红莲轻叹道："可惜，我已经尽力地收敛了，没想到还是被你看破了。"

慕容霜城冷冷道："如果你在第一次演出的时候，也能像以后那样藏拙，我就没那么容易看破了。"

"这么说，你是一直在骗我了。"红莲的双目一眨也不眨地盯着慕容霜城。

慕容霜城闪避开红莲的目光，悠悠道："刚才你出去的时候在营帐的外面布下了隔离结界，阻断了外界的声音。我听不到外面的动静，不过我想你的两个哥哥大概已经发动了吧。只可惜，他们遇到的将是两面夹击！"

※ ※ ※ ※ ※

大雷军突然混乱了起来。

一员副将惊惶地奔了过来，禀报道："启禀殿下，我军的背后突然出现了大量的敌人，已经截断了我军的退路。我们该怎么办？"

雷震狠狠地一拳捶在了地上，怒道："好狡猾的慕容霜城，

没想到他竟然会算计我们。”

雷鸣瞥了他一眼，冷冷道：“兵不厌诈，你不是也在算计他吗？”

在大雷军外侧的老将克力斯丁手捋轻髯，望着大雷军后部全无防备的杂乱队形，微微而笑。

“果然被他料中了，真不愧是四大公子之一的天鹤慕容。”

克力斯丁挥手下达了进攻的命令。香兰同盟的士兵们猛虎般地冲了出去，在刀与剑组成的钢牙下，大雷军团的肌体宛如腐肉般一块块地脱落。

※　　※　　※　　※　　※

红莲轻轻抬起了素手，握住了慕容霜城手中的茶碗，轻轻柔柔地道：“夫君，还是喝了这杯茶吧。”

慕容霜城淡淡一笑，道：“我还能做你的夫君吗？”

红莲幽幽叹道：“只要你喝了这杯茶，你就永远都是红莲的夫君。”

“真的？”慕容霜城双目忽地射出了惊电一般的闪亮。

“真的！”红莲的双眼眨也不眨地和慕容霜城对视。

两人的眼光在空中碰撞。

忽然间“噗”的一声，茶碗碎裂开来。茶水在两股巨力的中央被挤成了扁平的一片，荡漾了开去，瞬即化作了淡淡的水雾，在黯淡的灯火映照下，竟然微微折射出淡淡的绿色。

“真可惜了这一杯难得的好茶。”

慕容霜城微微点头道：“是的，‘长醉不醒’名列天下三大迷魂药，确实难得。”

“可惜还是迷不倒你。”

“为什么一定要迷倒人？”

红莲的眼中微润，微微叹道：“本来你喝了这杯茶，我们就可以不用理会这里的一切，去一处远离世间的所在。我可以放弃爷爷的仇恨和两国的宿怨，你又为什么一定要坚持？”

慕容霜城猛地站了起来，沉声道：“我可以放弃，可香兰那几十万信赖我的百姓又如何放弃？”

“真的就不能有商量吗？”红莲希冀地望着慕容霜城。

慕容霜城坚定地摇头。

红莲缓缓地站了起来，走到了墙边，取下了墙上竖琴，轻拨了两下，调了调音，然后抬起头望着慕容霜城道：“以往我从来都没有用尽全力来奏过一曲，现在我们就要分别了。让红莲为你奏这最后一曲吧。”

慕容霜城转手从腰间拔出了玉箫，淡然笑道：“很好。我想你也还没听过我真正的箫意。正好我们合奏一曲。”

红莲自嘲地一笑，道：“以往我们各自保留，竟然意外地和谐。这次我们全力施为，却不知会是什么样子。”

“也许会吵翻天吧。”慕容霜城道。

“嗡”的一声，红莲拉响了起音。音波从四面散射了开来，桌面上的灯火忽地无风自灭。黑暗中，琴弦上隐约可见一波波的极浅淡的细微白光，扩散了开来，又在慕容霜城的四周聚拢。慕容霜城知道，这是密集的音波在空气中高速而集中的传播而导致的瞬间电离反应。

“好难听的起音。”慕容霜城笑道。箫举口边，噗噗两声低哑箫音响起。两团淡淡的若有若无的光球从箫管中射出，撞击在身前的白色光波上。

陡然间，空间中闪亮了起来。琴音和箫音突然在撞击处爆发，既好似春雷乍展，万物复苏的一瞬，又好似千年冰窟，突见阳光的一刻。温柔处春风拂柳不及其柔，惊喜处鲤跃龙门不及其喜。既好似一瞬的天音，又好似永恒的长鸣。

然而就在这世上从所未有的佳音之下，营帐中所有的事物突然间同时碎裂开来。

桌子、床、椅、被褥，以及金属所制的剑，连同营帐本身，都化作了纷纷飞舞的粉末，在风中同雪花伴舞。

雪花缓缓飘落，两人相对而视。在柔和的雪花中，交缠着两个人眼中闪烁的光芒。

“虽然没吵翻天，可是营帐是吵碎了。”红莲忽地嫣然一笑道。

“可惜，这样的音乐以后再也不会有了。”

朔风吹过，红莲手中的琴，慕容霜城手中的箫突然在一瞬间化作了粉末，消失在风中。

“世上的俗器终究容不得这样的天音。”红莲轻轻喟道，“就好像我这样的俗人，终就无福取得你的钟爱。”

慕容霜城缓缓摇头，道：“这句话应该是我说才对。”

红莲忽地凄然一笑，对慕容霜城道：“如果没有这些征战与恩怨的话，你会不会爱我？”

慕容霜城沉默片刻，道：“现在说这些还有意义吗？”

“是的，已经没有意义了。”

红莲猛地跃出，两只长袖流云般的舞动，温柔地缠向了慕容霜城的脖子。

※　　※　　※　　※　　※

“我们现在怎么办？”雷震焦急地望着弟弟。

“要是立即撤退的话，会被敌人追尾强杀的。”雷鸣抬起头，望着香兰的大营，“要是全力一搏的话，先拿下敌军大营，等待约定的那个同盟军的到来，也许还有胜机。”

“这我也知道，”雷震气急败坏地道，“可是，我们怎么才能

攻破哪个结界？为了隐蔽行军，我们根本没带大型魔法弩。”

“那么就把全军的魔法师都调过来。”

“可敌人攻得很紧，我们来得及吗？”

“我不知道，”雷鸣摇头道，“不过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忽然间，副将惊奇地叫了起来。

“殿下，你们看，那是什么？”

雷鸣抬头望去，只见香兰大营前结界的位置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漩涡周围的空间奇特地扭曲着，大营前方二十余丈的地方忽然间现出了一道蓝色薄壁。

雷鸣喜道：“结界正在破坏。太好了，我们有机会了。”

※　　※　　※　　※　　※

“糟糕，魔界之门正在开启，防御结界附近的魔力场失去了平衡，结界就要崩溃了。”艾娜惊道。

在艾娜身边的灵儿和雷斯特，忽地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战。灵儿脸色忽变，道：“不好，又是他来了，我感觉到了新月魔剑上的魔力。不过，这次他好像比以前还要强大了许多。”

雷斯特也悚然道：“好恐怖的气息，怎么会有这么强的杀气！”

艾娜退了两步，拉住雷斯特和灵儿的手，道：“我们快走。”

“去哪里？”雷斯特问道。

“去找天鹤，同他联手，也许还有机会赶走这个家伙。”

三个人向着大营的中央奔去。在他们的身后，黑色的漩涡中踏出了一个浑身燃烧着黑色火焰的武士。与此同时，防御结界上的蓝光猛烈地闪烁，然后忽地消失。结界破坏了，大雷的军队疯狂地攻向了香兰军的大营。箭石与刀剑在营壁的上下同时翻飞，血光和惨叫在营壁的两侧同时传播。

战斗更加惨烈了。

※　　※　　※　　※　　※

红莲的一双水袖宛如蝴蝶的双翼般围绕着慕容霜城飞动。慕容霜城单手负在背后，另一只手的食指不断地点动。指尖上生成的劲气将红莲的一双水袖荡在身周五尺之外。

“他们俩这是在干什么？”雷斯特莫名其妙地道。

“果然是这样。”艾娜黯然叹道。

“糟糕，他追来了！”灵儿回头一看，惊叫道。

雷斯特转头望去，黑甲武士的身影正在迅速地接近。速度之快，就像是一道黑色的电光，在空中划过，留下了长长的尾迹。

“你们先走，我来挡住他。”雷斯特长剑出鞘，跨上一步，将艾娜和灵儿拦在了身后。

黑甲武士瞬间便到了。雷斯特抬眼望去，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只见黑甲武士周身燃起了三尺黑色的火焰，手挥大剑在空中乱舞。纵声狂笑中，面目扭曲，神色间似乎已经失去了理智，就宛如梦中最可怕的恶魔。

“他怎么了？疯了吗？”雷斯特问道。

“似乎是一种十分奇特的魔功，使得他精神失常了。”灵儿皱眉道。

“不管了，先挡住他吧。”雷斯特道。

黑甲武士已经看到了他们，正在一步步地接近。雪花触到他身周的黑色火焰，顷刻间便化作了弥散的黑雾，在他的身周笼罩了一层幽暗而诡异的气息。

雷斯特大喝一声，长剑在空中划出了一个清亮的平面，斜

斜地斩向了敌手的腰间。黑甲武士疯狂地大笑，似乎全无所觉。

“不要那样！快闪开！”急促的破风声响起，在雷斯特的背后形成了短促的高音。一个高手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接近。

然而雷斯特并没有理解那警告的含义，手中的长剑已经破开了风雪，斩在了黑甲武士的腰间。

“噗”的一声，黑色的火焰瞬时冒起，雷斯特手中的长剑立刻在火焰中崩解。同一时间，黑甲武士猛然狂叫，蓝色巨剑瞬间劈下，只‘嗡’的一声轻响，便裂开了雷斯特的护身气网。

“不好！”艾娜和灵儿同声惊叫。灵儿的水鞭和艾娜的闪光箭同时出手，然而在黑甲武士身周的黑色火焰上一触，便立时散碎。

蓝剑在空中撕裂空气发出的轻啸声尖锐地钻入了雷斯特的脑中。雷斯特只觉得脑中一晕，几乎失去了判断力。

陡然间只觉一只纤手抓住了自己的后颈，用力向后一甩。雷斯特便如腾云驾雾般的飞出。在半空中睁开眼看时，只见一个金环束发，秀丽淡雅，便是梦中仙子也无法比拟的美女手持一柄紫剑。剑上散射出绚烂的电光，架住了那柄慑人的魔剑。

雷斯特情不自禁地喜叫出声。

“是你！”

艾娜只觉眼前一亮。这美女肌肤莹白胜过了雪，玉颊圆润胜过了玉。窈窕而立宛如水柳摇曳，衣裙飘飞便似雪莲盛开。束发的金环卷住飞泻的流瀑，明媚的眼眸有如叮咚流泉。恍惚中竟是依稀相识，艾娜不禁轻轻一叹，道：“这就是她吗？果然是世上无双的绝丽。”

黑甲武士在狂笑中，断断续续地道：“又……是……你，上次……没……真的……分胜负，这次一并……算吧。”

莉莉亚冷然道：“你还真是不觉悟，上次我看在你和新月过

去的分上，手下留情。难道你不知道吗？”

“谁……要……你……留……情。”

黑甲武士周身陡然黑炎大盛，剑上劲力狂涌，流泻而出的劲风卷得乱雪狂舞。莉莉亚急速地后退了三步，绕着黑甲武士急速地旋转，紫电剑上的电光在空间中宛如一张大网般张开，将黑甲武士剑气全部圈在了网中。莉莉亚冷笑道：“魔焰焚身虽然是魔族十大绝技之一，能够在短时间内提高功力，可惜却是霸而不纯。没用的。”

黑甲武士哈哈大笑。

“不……止……是……魔焰。”

黑甲武士的蓝色魔剑猛地一挥，光芒忽亮，然后骤然间在莉莉亚眼前消失。不禁是魔剑消失了，就连黑甲武士、雷斯特、艾娜，甚至飘落的雪花，无边的大地，仿佛都在同一时间消失。

怎么回事！

莉莉亚心中一凛，急速地后退。然而她的身周陡然间暗了下来，四下里似有无数的星光一闪一烁，正前方一弯淡蓝色的新月格外明亮。

糟糕，千星艳月·新月魔剑的护剑绝学！没想到他把魔焰焚身所增的功力贯注进新月魔剑，竟然能使用这种极耗功力的剑诀。莉莉亚心知不好，适才警觉性不够，退得慢了，已经落入了魔剑的剑圈。

陡然间，千星齐亮，每一颗星都射出一束强光，汇聚在莉莉亚的身上。莉莉亚只觉身负千钧，一时竟是动弹不得。前方的新月骤然化作一柄巨剑，当头劈了下来。

雷斯特、艾娜、灵儿齐声惊叫。

猛然间，一道金光从莉莉亚的脚边升起，顷刻间化作一条金龙，迅捷无伦地盘卷而上。由脚至顶，莉莉亚的身周盘绕一周。莉莉亚周身金光一闪，四周星光齐暗。

同一时间，莉莉亚手中的紫电剑如虹而起，架住了黑甲武士的新月魔剑。

“哨”的一声巨响，黑甲武士连退了数步才站定，惊道：“金……龙……护……体！”

艾娜不禁轻轻自语道：“龙族的圣武学五大绝技之一的金龙护体！她到底和龙族有什么渊源？”

※ ※ ※ ※ ※

自从远古的灾变时代后，天神就离开了这个大陆。剩余下来的少数神族将自己封闭在了神界之中，极少过问世间的事物，龙族就成了制衡魔族的最强大力量。龙族圣武学是高等级的龙族才能够学习的极上等武学。龙族就凭借着这龙族独有的绝技，在数十万年间，同魔族斗了个旗鼓相当。龙族圣武学的五大绝技甚至比魔族十大绝学还要令世人震惊。除了龙族和龙族关系极深的人外，绝无可能有别人学会这种绝技。

所以，难怪黑甲武士和艾娜会那么吃惊。

莉莉亚玉颊寒如冰雪，怒道：“助纣为虐的家伙，竟然至死不悟。也让你看看我的绝技吧！”

莉莉亚双脚如踏阶梯，凭空而上，紫电剑迎风直指黑甲武士。紫剑在风中不住轻颤，每一颤便有一道电弧脱剑而出，漫空而舞。莉莉亚柔媚的明目突地暴射寒光。

“紫电剑神决第一式，紫电弥天！”

※ ※ ※ ※ ※

红莲长袖飘舞，艳美一如往日。脚步飘摇，双袖中卷起阵

阵劲风，在天鹤慕容霜城的前后左右翩翩来去，就好似在舞一曲尽情之舞。

慕容霜城单指点动，指风纵横，就好似在横空书写一幅笔力雄劲的条幅，将红莲水袖尽数挡在了身外。

红莲避开慕容霜城迎面一指，嫣然笑道："夫君，你真的好一手'夫子破军'的字啊！真不愧是风流儒雅的天鹤慕容。"

慕容霜城淡淡一笑，忽地反手点出，指力破空，将红莲悄悄卷来的衣袖荡了开去，道："红莲，你的这个'轻袖流云'的舞，也是很了得啊。"

"是吗？夫君你再看这个。"红莲双袖齐动，迎面卷起层层波澜，席卷而来。

慕容霜城微微摇头，道："很好，可是还不够。"食指点动，白色的劲气如轻烟般脱指而出，压制住了红莲的双袖。

然而红莲的双袖突然破裂，一双春葱般的纤掌由袖中闪现。掌缘处闪烁着若有若无的蓝光，悄无声息，就宛如两柄碎梦的忍刀，割向了慕容霜城的胸口。

"迅雷斩！"慕容霜城惊道。掌缘处蓝光消隐，出手时不带雷鸣，这已经是接近大成的迅雷斩了。比上次那个黑衣人可要高明多了，在已知的雷霆宗高手中，也仅略逊于雷霆宗当代宗主郑聃伯而已。

红莲粲然一笑，道："夫君，忘了告诉你了，我是雷霆宗宗主入室三弟子之一。"

慕容霜城"嘿"的一声轻啸，一直负在背后的那只手忽然间惊虹般地升起，竖起的食指尖焕发出绚烂夺目的色彩。红莲眼一花，不知如何，双掌竟同时劈在慕容霜城的手指之上。

"我也忘了说，我很小的时候，曾经去过雾隐谷，学了这个不成气候的惊神指。"

红莲的双掌间的蓝色电光大盛，同慕容霜城手指上的五彩

交迸在一起。在激烈真气撞击中，一圈圈地扩散了开去，就好似节日里灿烂的烟花。

红莲微微叹息，道：“看来我们谁也没说实话，倒是很公平。”

慕容霜城凝视着红莲的双眼，一句话也没有说。

两个人站得很近，相互凝视，就好似一对亲密的爱人。

※ ※ ※ ※ ※

外围的战争已经进行到了分胜负的关键时刻。

香兰的大营却布置得十分有层次。香兰的军队退出一道防线，又坚守另一道防线。大雷军队虽然突破了部分香兰的大营防线，然而在前后的夹击中却也损失惨重。无法控制整个大营。

雷鸣不禁焦急地对雷震道：“和你约定的那个家伙怎么还不到？”

雷震愤然地一跺脚，道“我看他是不会来了。这个不守信的家伙。”

他们两个当然不知道，这个时候，帕洛蒂王的两万九千大军已经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了战场的外围。帕洛蒂王望着激烈混战中的两军士兵，陷入了沉思。

他的亲信洛瑞得在他的耳边轻声问道“大王，大雷方面的军队似乎落入了下风，我们参战吗？”

帕洛蒂王微微摇头，道“不！”

“为什么？我们不是约好了吗？”

帕洛蒂王冷笑道：“慕容霜城已经完全识破了雷氏兄弟的企图。大雷输定了，我们为什么要参战？”

“那，那么我们怎么办？”

帕洛蒂王轻轻拍了拍身边的骏马，道“回国！”

“回国？就这么回去？”洛瑞得十分诧异。

“是的，香兰方面不将真正的作战计划告诉我们，是一种对同盟国的极大侮辱，我们忍无可忍，脱离同盟。”

“可是，可是这样别人会相信我们吗？”洛瑞得嗫嚅道。

帕洛蒂王拍拍亲信的脑袋，纵声而笑道：“傻瓜，谎言和真话在语言上是完全一致的，又有谁能真正分得清真假。”

等铁中流的数万精锐从背后过来的时候，帕洛蒂王的军队已经消失在了远方，只余下零乱的脚印一直延伸。铁中流望着帕洛蒂军远去的方向，恨恨地跺着脚，道：“真是狡猾的老狐狸。”然后，他下达了战斗的命令。等这支生力军投入战场后，胜负就再也没有悬念了。大雷军的战力在绝望中迅速地土崩瓦解。

“突围吧。”雷鸣轻叹道。

“可是，我们还能突围得出去吗？”雷震望着四周越来越多的香兰士兵，用一种全无把握的声音道。

忽地，头顶传来扑朔朔的大鸟震翅的声音。雷鸣和雷震向上望去，同时喜道：“是铁鹰，是他来了。”

巨大的黑色雄鹰缓缓降了下来，赫兰铁鹰从鹰背上跳了下来，道：“两位殿下，你们乘这只鹰走吧。”

雷鸣点点头，拉住了赫兰铁鹰的手，道：“谢谢你，铁鹰，我们一起走吧。”

赫兰铁鹰摇了摇头，挣脱雷鸣的手。

“不，我还要去杀一个人！”

他的大枪忽地到了手中，幻起了重重枪影，头也不回地冲入了重重叠叠的香兰士兵中。雷鸣望着他远去的方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跨上了鹰背。

“我们走吧。”

雷震紧贴着他坐了下来，小声道“是的，你去吧。”

雷震声音很小，雷鸣并没有在意，轻轻拍了拍巨鹰的颈部，示意它起飞。巨鹰开始扇动翅膀，激起飞雪如雾。

忽地，雷震贴近雷鸣的耳边，道“我是说，你该去了。”

“你说什么？”雷鸣猛地一震。然而晚了，雷震贴在他背后的手掌劲力猛发。雷鸣一口鲜血喷在了鹰背之上，身子晃了晃，缓缓地栽下了鹰背。

雷震安然地坐在鹰背之上，轻轻自语：“坐了两个人的鹰，又怎么能高飞？就好像大雷王朝的万里鹏程，又怎能有两个驾驭者？”

黑鹰展翅，直上苍天。只有几滴凝固的血块从鹰背上散落。

※ ※ ※ ※ ※

漫天紫电穿越了黑甲武士的剑网，连续不断地击打在黑甲武士身周的黑色火焰上。每一次撞击，黑甲武士周身的黑焰便减去一分。终于，黑焰散尽，黑甲武士一口血喷了出来。

莉莉亚冷冷道：“怎么样，没有了焚身魔焰，我看你还仗恃什么。”

魔焰尽消的黑甲武士停住了狂笑，扭曲的面容也变得平静。他将新月魔剑斜横胸前，沉声道“只要我不死，就要完成大魔王的任务。”

莉莉亚不由气极，俏眉怒立，身躯在风中微颤，道“要不是念在你过去痴情可怜的分上，我才不会和你废话。不知好歹的东西，那你就去死吧。”

紫电剑高举头顶。紫电剑忽然散发出万丈光芒，直指苍天。

“紫电剑神决第二式，紫电经天！”

长空隆隆，忽然响起沉沉雷鸣。天空浓云忽地裂开了一个口，巨大的紫色闪电经天划过，发出着撕裂空气的啪啪声，照耀在紫电剑上。突然间，紫电剑幻化成一道强绝的光闪，从莉莉亚的手中一直伸展了出来，直击黑甲武士。

只看这等威势，黑甲武士就知道无力抵御。他缓缓闭上了双眼，一滴泪珠从眼角悄悄滑落。

“新月，我对不起你。终究还是救不回你。”

猛然间，黑甲武士手中的新月魔剑“嗡”的一震，竟然脱离黑甲武士的双手，直飞了出来。在空中急速地旋转，漫天的雪花急速地聚拢，在黑甲武士的身前形成了一个急速转动的白色花朵。

“扑”的一声，紫电击在了雪花之上，只激起雪花漫天。

灵儿脱口惊呼道：“雪舞屏蔽！是新月姑姑的绝技！”

雪花缓缓而落，莉莉亚一脸悯然，微微摇头，叹道：“真没想到，你会不惜魂消魄散地护着他。”

新月魔剑“叮”的一声掉落在地，剑身上冒出阵阵轻烟，凝聚成了一个女子的影像。

“是新月姑姑。”灵儿惊道。

莉莉亚微微点头，道：“你终于出来了。”

那女子影像轻叹一声，道：“还请姑娘不要责怪他，其实他都是为了我。”

莉莉亚微咦一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那女子影像回望了一下黑甲武士，道：“大魔王答应他，只要他完成了这次的任务，就用他无边的魔力解除对这剑的封印，给我以身躯重生。所以他才不顾一切地去杀人。”

黑甲武士泪流满面，痛苦撕扯着自己的胸膛。

“新月，是我没用，终究是救不了你。”

那女子影像深深叹息道："也许这样更好，要是你真的为了我杀了不该杀的人，我不会接受这个重生的。"轻烟飘动，新月的影像晃动了起来，好一阵才又稳定了下来。新月望着黑甲武士的双眼中充满了温柔。

"我最亲爱的小翁，谢谢你这么多年来一直伴着我。可惜的是，我就要离开你了。"新月轻轻叹道，"这次破开大魔王的封印施展魔法，已经耗尽了我维持灵魂不散的元气，我很快就要消散了。"

"不！不要！"黑甲武士狂叫了起来。

新月神色淡然，轻轻笑道："小翁，别这么孩子气，有聚终有散，人生哪有不散的筵席。有你陪了我两百多年，我已经很满意了。"轻烟微动，新月伸出了一根食指，"来，小翁，我们触一下食指，就当作这两百年缘分的纪念吧。"

黑甲武士缓缓伸出食指，触向了新月轻烟凝成的食指。食指一触，新月嫣然而笑。

"再见了，我的爱人。"

轻烟一晃，新月在寒风中瞬间飘散，黑甲武士痛哭流涕。

※ ※ ※ ※ ※

"你看人家那样的感情有多好。"红莲叹道，"而我们，就这么僵持下去吗？"

慕容霜城沉默片刻，缓缓道："红莲，我真的不想和你拼个你死我活。我们就这么停手好吗？"

红莲点点头，道："那当然好。毕竟我们夫妻一场，何必非要死掉一个。"

"那我们各自收手，好吗？"慕容霜城道。

红莲点头同意。两人缓缓收束着自己的真气，分开了交叉

的指掌。

忽然间，红莲的长袖快如闪电地卷向慕容霜城的右肩。

不及深思，慕容霜城的惊神指瞬间点向红莲的肩头。这是攻敌之所必自救。

然而只见红莲嫣然一笑，微微摇头。身形轻晃，竟然避开了肩头，用胸口迎向了他的惊神指。

怎么回事？

慕容霜城的指点在了红莲的胸口，指力汹涌，红莲的护身气网立时崩溃，血丝溢出了她的嘴角。几乎是同时，红莲的衣袖拍在了慕容霜城的肩头。然而却没有那种摧心裂肺的劲力，慕容霜城被平平地送了出去。

慕容霜城心头陡地闪过一个念头：难道她不是要偷袭，而是……

黑色的长枪悄无声息地从慕容霜城刚才所在的位置掠过，从红莲的胸口直穿而过，鲜血喷溅。赫兰铁鹰呆若木鸡。

慕容霜城猛地抢上，扶住了红莲摇摇欲坠的身躯，热泪瞬间盈满了眼眶。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红莲勉强地在嘴角挤出了一丝笑意。

“虽然我隐瞒了很多，但是有一件事是真的。我真的爱你。”

赫兰铁鹰忽然扔掉了手中的枪柄，疯了般的蹲在了地上，大哭了起来。

他的声音变得特别沉涩。

“你真的很傻。”

红莲摇摇头，道：“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

“你问吧。’慕容霜城温柔擦拭着红莲嘴角的血迹，道：“要是没有这许许多多的国怨家仇，你肯不肯和我一同去一个没人的地方？’红莲希冀地望着慕容霜城。

慕容霜城用力地点着头，他眼中的泪水滴落了下来，使红莲觉得脸颊好凉。

红莲安详地闭上了眼，道：“不论是不是真的，你这么说我都很感动。”

“不，你不要闭眼。”慕容霜城用力地摇着红莲的肩，大叫道，“只要你不闭眼，我就放下所有的一切，同你一起到天涯海角。”

然而红莲头一歪，气息迅速地微弱了下来。

“不，你不要这样，快点睁开眼吧。”慕容霜城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

“把她给我，还有救。”一个声音在身后响起。慕容霜城抬头望去，只见黑甲的魔族武士凝立身后。

慕容霜城紧紧地抱住红莲，似乎生怕失去似的。

“不可能，她的心脏都已经被刺穿了。”

黑甲武士平静地道：“她的内脏受创虽重，但是基本经脉却还在。你没听说过魔族的借伤之术吗？我可以把她的伤转移到我身上。”

※ ※ ※ ※ ※

红莲的气息渐渐地均匀了起来。她胸口的创伤正在迅速地平复。然而黑甲武士的前胸则正以同样的速度在溃烂着。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莉莉亚不解地问。

黑甲武士的面容平静而安详，他的眼睛望向遥远的方向，眼神空渺而悠远，仿佛他的灵魂已在另一个地方。

“她当年就是那么说的，‘虽然我隐瞒了很多，但是有一件事是真的。我真的爱你’，就在她用匕首割下自己的头之前，就在她为我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她的脸上还带着笑，那个

笑真的好美，我一直都没有忘记，我一直也忘不了。

“后来，大魔王把她的灵魂封闭在了这柄新月魔剑中，对我许下了诺言。他说，我只要完成他指定的一件事，他就可以让她重生。为了这件事，我整整等了两百年。我对自己说，我要绝情绝义，不惜任何代价地完成大魔王要求的那件事。为了不让别人影响我的决心，我给自己取名叫我忘，我要忘了一切情义，只除了她。

“我投入绝情池，我服用洗心丹，我在焚心魔火中沐浴，我苦练绝技，等待着新月重生的机会。没想到，等那个机会到来，却变成了永远的分离。”

黑甲武士忽地抓起身边新月魔剑对灵儿道：“小姑娘，这柄剑是你们人鱼族的宝物，里面隐藏着巨大的秘密，就是大魔王也没有完全参透。你带回去吧。”

灵儿接过了新月剑，道：“好的。”

黑甲武士忽地用手拍了自己脑门两下，一声轻笑，道：“我真的很傻，我怎么就没想通，真正的幸福和团聚不一定是要两个人都活着的，谁说团聚一定要在人间。”

黑甲武士全身突然都出现裂纹，就好像陶器所制的人偶，突然龟裂。

“怎么回事？”雷斯特惊叫道。

艾娜轻叹一声，道：“他自己的掌力震碎了自己的身体。不过，也许这样他的疼会少一点。”

黑甲武士长声吟道：“我忘了，我真的忘了吗？当深藏记忆的温柔徐徐泛起，总是一丝丝让我难以忘怀。”就在这最后一声长音中，身躯暴散了开来，化作了无数碎片，弥散在风中。

红莲清醒了过来，目睹这一幕，叹道：“也许他的心愿就是永远弥散在风中，同轻烟作伴。”

慕容霜城惊喜地道：“你终于醒过来了。”

红莲神色一黯，道：“也许还是不醒的好。”

战事这时已基本结束，铁中流、克力斯丁等一批香兰同盟的将领纷纷围了过来。

红莲猛地挣脱了慕容霜城的怀抱，站了起来。慕容霜城本想伸手去拉她，但终究还是忍住了。

一个香兰军的副将跑了过来，欣喜地汇报。

“启禀主帅，我军大胜了。大雷军除了少量逃走之外，几乎全部被歼，我们还在战场上找到了大雷二殿下的尸体。”

“什么？”红莲猛地转头，盯着那个副将。

“是啊，听士兵们说，好像是在逃走的时候，被大雷的大王子推下鹰背摔死的。你看，他们已经把他弄过来了，就在那里。”

红莲转过头，望向慕容霜城，道：“我可以带走我哥哥的尸体吗？如果你不想将我抓起来的话。”

慕容霜城木然地点头。

红莲跨出了两步，却忽地回头望着慕容霜城道：“刚才你好像说，如果我能醒过来的话，你就能不惜一切地随我到天涯海角。这话到底是不是真的？”

慕容霜城沉默了半晌，却沉重地摇了摇头，道：“不是真的。”

红莲点点头，黯然道：“我早就知道是这样的了。其实也许刚才我死在你的怀里还会幸福一些。”

红莲叹了一口气，忽地又走了回来，解下了身上的红衣，交到了慕容霜城的手里。

“我把这身红衣脱下来还你。我以后再也不会穿红衣了。这三个月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我永远也忘不了我们在颐香院中联琴并奏的日子。所以，红莲只为君开。”红莲的眼神忽地柔媚无限，“夫君啊夫君，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了。以后如果我们再次相逢的话，就会是生死的大敌。”

说完了这句话，红莲猛地转身拉起了地上的赫兰铁鹰，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　　※　　※　　※　　※

红莲早已消失在了远方，慕容霜城还在痴痴地凝望她离去的方向。

铁中流叹了一口气，走到了慕容霜城的身边，道："在这个战乱的世界中，有些事不是人力可以挽回的。艾娜姑娘他们让我对您这么说。"

慕容霜城依旧凝望远方，道："艾娜姑娘他们呢？"

"他们已经走了，临行前他们让我把这个交给大人。"

铁中流递上了一张纸片。

慕容霜城接过纸片，只见上面写着十六个大字。

"红莲已败，天鹤不再，风流云散，终归遗憾。"

慕容霜城将纸片握在了手中，然后又张了开来，纸片化作了纸屑，被风一吹而散。慕容霜城点点头道："代我谢谢他们。我没事，你让我静一下。"

铁中流无奈，只好缓缓地退了开去。走出了几步，他忽地回头。

只见慕容霜城负手孤立在风中，那身影竟是如此的孤独。漫天的雪花仍旧在纷纷飘落。铁中流忽然觉得它就好像无数天鹤凋零的鹤羽。据说天鹤总是孤傲地在天空中飞翔，将幸福与希望留在人间。难道说，孤独就是天鹤命中注定的无奈？

※　　※　　※　　※　　※

历时两个月的香兰战役结束了。

战后，幻之大陆的中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雷王朝惨败之后，雷震率先赶回国内，继承了王位。然而天音公主却指控他杀害兄弟，不配做大雷的新王，并取得了在大雷王朝内势力极强的赫兰家族的支持，同雷震分庭抗礼，互相征伐，大雷王朝长达十年的内战爆发。大雷再也没有精力进行扩张了。

由于消失了大雷王朝这个外部强敌的威胁，香兰同盟内部的种种矛盾也陆续爆发。香兰同盟本身也迅速地分崩离析了。帕洛蒂王回国之后，以香兰藐视盟国为由，废除了同盟，并联合另外的十个对香兰不满的小国，组成了帕洛蒂同盟。帕洛蒂同盟同香兰同盟间、香兰同盟内部各国间开始了无休止的征战。混乱成了这一时代的特征。

而指挥这一场大胜的天鹤慕容霜城，则神秘地失踪了。有人说，他在酒馆里整日酩酊大醉，也有人说他在妓馆中买醉寻欢。但是，谁也不敢确信这就是那个名震天下的天鹤慕容霜城。

※　　※　　※　　※　　※

而在战后的第三天，雪终于停了，阳光重又晴朗地照射在了香江之畔。

艾娜、灵儿和雷斯特坐在江畔的一块岩石上。

雷斯特搔了搔脑袋，向艾娜问道："这么说，天鹤慕容公子从一开始就知道红莲是大雷王朝的公主，那为什么他还要和她在一起？"

艾娜将一块小石子投入了江中，激起一个小水花。

"也许他最初是想将计就计，探听一下大雷军动向吧。可是他和雷天音都没想到，他们在音乐上、在情感上竟然那么和谐。以至于到了后来，两人都忘记了自己要做什么。我从一开始

就奇怪，为什么红莲的琴技和人品这么突出，到香兰的时间这么巧，大名鼎鼎的天鹤怎么可能完全没有察觉。”艾娜叹了一口气续道：“其实他不是没有察觉，而是不愿意去察觉。曾经有一度，他想过放弃香兰，同雷天音就永远这么下去。可是，当他看到他的父老乡亲的时候，他终究还是放不下自己的责任。”

“那么，他同红莲结婚也是假的了？”

艾娜点头道：“那也是慕容霜城计策的一部分。他当时深深地知道，大雷军已经取得了军事上和心理上的双重优势，要率领香兰同盟这些士气严重受挫的军队来击败大雷久经训练的精兵谈何容易。所以，当他在颐香院的门口握住红莲的手的时候，他就自己导演了自己的悲剧。”

雷斯特咂咂嘴，叹道：“这个天鹤慕容霜城算计得真是好厉害啊。”

艾娜深深地叹息了一声，道：“只是有一件事他没有料中。那就是，他真的喜欢雷天音，他说什么也想不到的喜欢。他算胜这一仗，可是却算错了自己。”

雷斯特迷惑道：“那么他到底是错了还是对了呢？”

艾娜摇摇头，望着远处江面上翻腾的浪花，道：“他做对了，也做错了。他对香兰的爱和他对雷天音的爱无可避免地冲撞在了一起。也许，这就是这个战乱时代的无奈。就好像小翁为了新月而滥杀无辜，你又能说他是对是错？”

灵儿忽地道：“这就是未来，要我们去改变的未来。”

雷斯特奇道：“灵儿，你怎么忽地说些让我听不懂的话。”

灵儿轻轻拉起了雷斯特的手，柔声道：“雷斯哥哥，我一直都没有告诉过你我在水宫中看到了什么。其实，我看到了未来，充满血腥与无奈的未来。如果不去改变的话，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有属于自己的未来。”

雷斯特一脸迷茫，显然是没有听懂。

灵儿忽地一笑，在雷斯特的面颊上快速地亲了一口。然后，在雷斯特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站了起来，道："雷斯哥哥，艾娜姐姐，我们有缘再见吧。"然后，她纵身一跃，投入了香江之中。

雷斯特急忙抢到江边，只见灵儿在波涛中向他们挥了挥手，然后鱼尾一翻，便钻入了江中，再也看不见了。

"连灵儿也走了。"雷斯特不禁忽地觉得有些失落。

艾娜微微一笑，道："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责任，灵儿只是去履行她的那一份责任。等到机缘到来的时候，她还会和我们在一起的。"

"责任？"雷斯特的眼睛睁得老大，"什么是责任？艾娜姐姐你也有责任吗？"

艾娜看着雷斯特的样子，不禁掩嘴而笑道："我当然有责任，我的责任就是照顾一个总也长不大的大孩子。"

灿烂的阳光之下，艾娜的笑容无比明媚和灿烂。

Fantasy series

第三部

霞映边陲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某种渴望，有的渴望金钱，有的渴望权利，有的渴望胜利，而有的人则只渴望生日的布娃娃。”

——罗天霞自述

第一章　东方狮鹫

新帝国历前三年十月十一日，大雷王朝军队以奇迹般的战术攻陷了香兰的头号要塞落霞堡。在其后的几天里，幻之大陆上的诸国间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而在罗天帝国内部，也掀起了一连串的波浪。

就地理位置而言，香兰正处在罗天帝国的后背。从香兰最近的边境，经过横断山脉的一条中断带，沿大陆公路，只需要四五天就可以到达罗天帝国的首都罗严克拉。而且这中间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所以，历代的罗天帝国皇帝为了保证自己可以全力对付西边的强敌幽明大帝国，都极力主张和香兰修好。九年前，罗天帝国的皇太子罗天凌还和香兰的天鹤公子慕容霜城会晤了三次，定下了不离不弃的血盟，以稳定自己的后方。

然而在混乱的战国时代，形势的变化是如此之快，让最高明的先知也难以事先料准一切。就在一个月前，罗天帝国经历了丞相培里亚斯的叛乱，帝国皇帝和皇太子都在动乱中丧生。虽然罗天霞在数天里就平定了这场叛乱，然而罗天帝国已经元气大伤。更为不幸的是，罗天帝国失去了他们英明的皇太子罗天凌。继位的小公主罗天霞虽然聪明机智，但毕竟年仅十五岁，无法震慑住帝国内的诸大豪门。东方、西门、安氏三大贵族势力各具野心，培里氏的残余势力也并未完全清除。而帝国外部，幽明的强大军团也正在虎视眈眈。

在这个时候，新女皇罗天霞特别需要后方的稳定。她一方

面准备派遣亲信龙翼骑士团团长伊芙出使香兰，稳定自己的后方，另一方面则在全力地准备应付各方面的挑战。

与此同时，帝国内的各个反对势力也正在积极地谋划，罗天霞迎来了她继位后的第一场危机。

※ ※ ※ ※ ※

十月十六日，东方氏一系的领主东方瑞来到了安氏一族的总部——安邑。

巨大的狮鹫缓缓降落在了安氏领主府前的广场上。有着“狮鹫领主”之称的东方瑞从狮鹫的背上跳了下来，他长卷的金发和鹰钩鼻同狮鹫羽嘴交相辉映，就好像他也是一只不甘雌伏的猛禽。

肥肥胖胖的安氏族长安适意眯着一只眼睛看着来访者，脸上堆出了一副开怀的笑意，在一堆堆的肥肉挤压下，他的两只眼睛几乎就看不到。再加上他那个懒洋洋的样子，就好像一只刚刚经过饱餐而提不起精神的猪。然而就是这个猪一样的男子，以其过人的计谋击败了无数的对手，被大陆上的各个势力尊称为灵狐。

安适意最宠爱的安姬在他的身边给他捶着背。安姬那只纤美的小拳头捶在安适意肥厚的背脊上，就好像是蚊子在凿山，实在让人怀疑其效果。不过安适意似乎很享受这种蚊子搔痒式的轻抚，一点也不愿移动脚步，只是伸出手招了招。

“瑞世兄，欢迎你到安邑来。”

东方瑞用他那只凸出眼眶、金鱼般的大眼睛扫视了一下四周。待看到安适意时，他似乎对他的体形稍稍感到有点吃惊。但随即化作了一副热情洋溢的神情，三步并作两步地跨了过来，在安适意的双肩上夸张地拍了两下，大笑道：“总算见到名震天

下的安灵狐了，东方瑞真是三生有幸。”

东方瑞笑的声音很大，但是却让人觉得硬邦邦的，好像石头一般的僵硬。他两只手臂的动作也很大，但是落下时却很轻。安适意暗暗地想，要是换这双手来给自己捶背，大概还比不上安姬的轻轻抚摸。然而安适意还是笑道：“哪里，浪得虚名而已。哪及得上瑞世兄仪表不凡，有龙虎之姿，将来必是一代英杰。”

东方瑞哈哈大笑，道：“安灵狐这般夸奖，东方瑞只怕是愧不敢当啊。”口中虽然在谦逊，然而东方瑞的笑声就像鹰隼一般的桀骜。

东方瑞，罗天帝国东方世家一系的领主。论辈份，大约是东方世家当代家主东方不明的侄子辈，向来以桀骜不驯而著称。大约九年前，他曾经是罗天凌翼豹军团的一员。当时，罗天凌命他镇守罗天幽明边境的普和城。同年十一月，他报称击破幽明前来偷袭的大军，因而受到帝国皇帝的嘉奖，而赐他普和侯爵的称号和普和周围五百里的封地。然而不久，罗天凌却发现他谎报胜果，意欲处分他。可东方瑞疏通了当时权倾朝野的培里亚斯，此事终于不了了之。近年来，东方瑞利用普和地处边陲，中央势力难以到达，野心勃勃地刻意经营。大量征收赋税，招兵买马，弄得民怨沸腾。就在半个月前，东方瑞辖下的小镇普莱特发生了驻守军队同平民的大规模冲突。

安适意一本正经地道：“我可不是在恭维。我看瑞世兄龙行虎步，实在是有帝王之姿。”

东方瑞脸上微微变色，收住了笑，仔仔细细地盯着安适意的眼睛，似乎要从中找出安适意是否是真心实意的依据。然而安适意的小眼睛眯成了一团，却是没有一丝神光泄漏出来。

东方瑞正色道：“安家主，您开玩笑了，我们都是罗天帝国的臣子，如何能有帝王之心。”

安适意忽地大笑了起来，道“玩笑，不错，是一个玩笑。”也许是他笑得太用力了，安适意两颊的肥肉都随着他的笑而微微发颤，就好像两团肉球在里面滚动。

也许是被安适意的开怀大笑所感染，东方瑞也大笑了起来。他的笑声就好像鹰一般刺耳，远远地传了出去。而一旁的狮鹫似乎也为这笑声所感染，鸣叫了一声，宛如同东方瑞相互应和，让安姬忽然觉得有点好笑。

笑声好久才渐渐平息了下来，经过了这一阵笑，安适意和东方瑞的关系好像忽然近了许多。

安适意亲热地挽住了东方瑞的手臂，向着安氏府中走去，道“瑞世兄，我们还是进去慢慢谈吧。”

东方瑞一边走一边道“这次普莱特的事情……”

安适意忽地大笑了起来，掩盖住了东方瑞的声音。

“瑞世兄，你还真是关心国事啊，罗天帝国有了你这样的臣子，真是国家的福气啊。”

东方瑞似乎也猛地醒起，笑道：“我们难得一聚，就不谈国事吧。”

安适意和东方瑞跨入了安氏府。安氏府邸沉厚重实的大门在两个人的身后缓缓掩上，隔断了两个人交谈的声音。

三个时辰后，安适意和东方瑞再次从这个大门走出。东方瑞跨上了狮鹫的巨背。安适意高声地叫道“瑞世兄，你公务繁重，我就不留你了。”

东方瑞在狮鹫的背上回过头来，向安适意一拱手，道：“不必客气了，安家主才是事务繁忙。”东方瑞一提狮鹫的鬃缰，狮鹫巨大的翅羽开始了扇动。东方瑞忽地对安适意笑道“在这临别之际，我忽地想起一句古人的话——天下英雄惟你我耳。”翅羽颤动的噗噗声响中，狮鹫卷起地面的灰尘，腾空而起。东方瑞鹰啼般的大笑声也逐渐消失在远方。

大鸟在落日余辉下远去，金黄的光芒反射在狮鹫的脊背上，闪耀出灿烂的光。安适意眯起眼，忽地问道："安姬，你对这个人有什么感觉？"

安姬认真地想了一下，却道："家主，我不喜欢这个人。他这个人连笑的时候都硬邦邦的，好像石子一样。"

安适意不禁大笑了起来，道："安姬，你这个形容真是妙极了。他就是一颗石子，而且是能一下打中三只鸟的石子。"

※　　※　　※　　※　　※

当日晚间，幽明帝国的军事重镇泰雅。

皎洁的月光穿过淡淡的薄雾，在黑沉沉巨兽一般的城堡上抹了一层朦胧的银辉，使城堡减少了一分阴沉和恐怖的气息。整个城堡中一片静寂，除了巡哨士兵的兵器铠甲偶尔撞击在石板地面上发出的锵锵声外，再难听到一丝的声息。

泰雅是一座军城。也就是说，除了军队，这里没有其他的居民。这座建立在泥沼中，终年被薄雾所掩盖的城堡，在其他诸国中是一个神秘而恐怖的存在。没有人了解，也没有敢于去了解。因为所有曾经的试图都以生命的消逝而告终。就连驻扎在这里的士兵也只知道自己常去的一小块天地。在晚间，更是无人敢随便走动。因为指不定什么地方就会隐藏着凶险。现在，幽明帝国大元帅夜羽寒的噩梦军团就驻扎在这里。

城外暗黑色的泥沼和夜色几乎融为了一体，一个个幽沉的气泡不时从泥沼中泛起，吞吐出一片薄烟。就仿佛在泥沼的下面隐伏着一只恶魔，正在轻轻地呼吸。

忽地，一只黑色的怪鸟由薄雾中穿出，就仿佛是暗夜陡然分裂出了一块，悄无声息地划过寂静的城墙。

城墙上忽地亮起了无数支箭尖，锋锐的箭尖在月光下闪着

明亮的星点。然而一个声音却道“不要放箭，那是地狱鸟，元帅大人的信使。”

黑色的怪鸟在城堡中无声无息地滑行，不多时就来到了城堡中心的一处幽深的院落。这座宅院完全是用黑色的魔莹石所造，就算是在月光下也没有反射出任何的光亮。像一座黑色的洞窟多过像一座城市中的宅院。

宅院前，一个身穿黑色战甲的人正站在那里。从那身形来看，似乎是一个女子。那人的脸上罩着黑布，只有眉眼露在了外面。在她眉心的部位，却可以看见一弯银色的新月。那人一招手，黑色的怪鸟迅捷地降了下去，落在了那人的手臂上。那人从怪鸟的脚根处摸索了一下，似乎是取到了什么东西。然后一挥手，黑色的怪鸟再次展翅融入了远方的黑暗。那人将手中的东西展了开来，在月光下瞄了一眼，然后迅速地转身，走进了身后的房间。

房间中没有点灯，只有微弱的月光从穹顶小天窗的花棂中透了进来，洒下了三两点孤独的银光。而在这小天窗的正下方，一个高大而健壮的身影正仰着头，凝望着散碎的月光。这个人，正是幽明帝国的元帅，大陆上的四大公子之一，夜鹰夜羽寒。

似乎是察觉到了来人的脚步声，夜羽寒发出了一阵冰凉的声音。

“夜月，是你吗？”

进来的人轻声应道“是我，大人。”

“有什么新消息吗？’那人没有回头，却问道。

夜月道“是的，那人又传来信息，希望我们能够支持东方瑞的行动。”

夜羽寒缓缓转身，他的脸上洒了些月光，却显得白皙而文秀。夜羽寒道“好了，我知道了。你就回信给他，说我们会在必要的时候出兵支援。”

夜月应了声是，并没有立即走出房间，却道“元帅大人，您这是在赏月吗？”

夜羽寒仰起头，望着头顶天窗中被花棂隔开的圆月，似是既沉醉又向往，道“深秋的满月总是那么柔和清净。它的光很凉，但是一点不冷。”

月光照射下的夜羽寒，脸上笼罩了一层朦胧而温柔的美。夜月不禁道“大人您为什么不到外面的院子里去赏月呢？那样不是看得更清晰吗？”

夜羽寒沉默了片刻，然后走到了他放在黑暗中的大椅上，坐了下来。

“我不喜欢太多的光明，就算是月亮也不例外。”

夜月哦了一声，忆起了自己的使命，转身向门外走去。夜羽寒的声音在背后响起。

“密切注意罗天的动向，要是有任何变化，及时通知我。”

※　　※　　※　　※　　※

十月十七日凌晨，奔驰的快马踏碎了罗严克拉清晨的宁静，在刚刚由睡梦中苏醒的长街上洒下了一连串的马蹄声。急促的马蹄声一路指向了罗天帝国的紧急事件局。在紧急事件局前，马上的骑士勒住马缰，由马上急跃而下，直奔进紧急事件局内。门口的卫兵拦住了骑士，骑士一举手中的令牌。

“紧急事件，普莱特发生叛乱。”

上午九时，帝国女皇罗天霞召见龙翼骑士团团长伊芙。

十时，伊芙带着女皇的亲笔信出使香兰。

十一时，在帝国的政事厅里，一场会议正在举行。包括罗天帝国临时丞相罗天祥和翼豹军团团长屈剑天在内的十位内阁大臣和十七位高级将领列席了会议。

这刻，帝国紧急事务局的尤里大将正在介绍着情况。

“今天早上七时，我们在城外的地火通讯站收到了普和方面发来的急讯。”

在幻之大陆的地下，前代的探险者曾经发现了一种奇怪洞穴。这种洞穴里充满了奇怪热风，以极高的速度永不停息地运动着。探险者猜测这种热风的原由是地底炽热的火焰，所以称之为地火洞，后来，有些人研究了这种地火洞。发现这种洞穴四通八达，可以通到很多地方。如果善加利用的话，可以在某些特定的地点间实现高速的通讯。罗天帝国第三代皇帝为了抗御强大的幽明帝国，在几个边境城市和首都修建了数个接力式地火通讯站。而普和正是一个边境城市。

“普莱特发生了暴乱。”

这句话一出口，大臣们立时纷纷议论了起来。

普莱特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正好处在罗天与幽明的边境上，比罗天的边境城市普和还要靠近幽明。然而由于普莱特处在山脉和茂密森林的中央，不适于大兵团的运动，所以，长期以来，无论罗天还是幽明都忽略了这个地方。然而，这么个不起眼的小地方，近来却成了罗天朝廷的一件大事。其原因就是普和侯爵东方瑞。

近十年，东方瑞利用培里亚斯和罗天凌之间的敌对，从培里亚斯的手里得到了许多的实惠，势力不断地壮大，俨然已成为罗天、东方、西门、安氏、培里五大宗族之后的第六大势力。他横征暴敛，无所顾忌，让辖下的人民苦不堪言。

罗天霞继位后，颁布新法，削减地方领主的苛税。而东方瑞就是反对最激烈的人之一。就在半个月前，小镇普莱特的人民终于忍无可忍，同东方瑞派驻的军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件事在帝国内传得沸沸扬扬，罗天霞还特别申斥了东方瑞。可居然没到半个月，就又出事了。

罗天霞点点头，示意尤里坐下来。等大臣们静了下来，才道：“东方瑞在信中是这么说的：臣本欲平乱于初起，然库中无粮，战士无铠，兵无斗志。臣无能，自请责罚。”

在座的众大臣将领听到这里，不禁大哗。翼豹军团第一军的统领张超不禁怒道：“东方瑞他这是什么话，分明是在要挟朝廷。”

政务大臣苏里也点头赞同，道：“不错。他这就是说，女皇颁布的新法行不通。”

其他各位将领也纷纷表示了对东方瑞的愤慨。然而帝国临时丞相罗天祥和翼豹军团团长屈剑天却都眉头轻蹙，没有说话。

经历了培里亚斯叛乱之后，罗天帝国发生了一场政治大风暴。帝国首都罗严克拉内所有曾经与培里亚斯有过交往的官员无不自危。为了避免造成更大的混乱，罗天霞任命了慈眉善目的老好人罗天祥为临时丞相。罗天祥也是罗天家族的一员，论辈份大约和罗天霞同辈，但却已是花甲高龄的老人了。在罗天帝国里，这位面目和善的长者，已是三朝元老，拥有着极高的德望。但是这位老人却是对罗天帝国忠心耿耿。在培里亚斯横行朝野的时候，他就曾多次顶撞过他的独断。当时罗天凌赞道：“好一个坚持原则的老好人。’这句话深深地留在了罗天霞的心里，所以，在一继位，几乎无人可信任的时候，她任命了这位长者成为帝国丞相。

而屈剑天作为原翼豹军团的副长官，在原军团长罗天凌和另一位副军团长罗天霸都已不在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接任了军团长。在这个时候，翼豹军团无疑已成为罗天霞的基本武力，而屈剑天的地位可想而知。这两人目前已是罗天霞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首席大臣。

罗天霞示意众将领静一下。然后她的目光首先转向了老成

持重的帝国临时丞相罗天祥。

“老丞相,你的意见呢?”

罗天祥沉吟了片刻,然后摸了摸颌下花白的胡子,清了一下嗓子,道:“东方瑞的不敬之意是显而易见的,可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办。女皇陛下刚刚继位,尚未有足够的威望,我们处理稍一不当,就会引起各大诸侯的强烈反应。而放之纵之,陛下就更将为诸侯所轻。这可真是不易。”

罗天霞又转向了翼豹军团团长屈剑天。

“屈叔叔,你怎么看?”

屈剑天略微思考了一下,道:“我看这件事不单纯。香兰出事,我们刚刚把翼豹军团第三军的两万人调往北边。我们的兵力本就不足,而普莱特恰好就在这时候暴乱,这也未免太巧了。我觉得这好像是某个人精心的设计一般。”

罗天霞点头道:“两位说得都不错。这件事,我们不处理不行,可是如何处理又很为难。单用武力压服东方瑞,我们一来没有足够的兵力,二来容易引起东方世家和其他诸侯的反抗。可放任不理,我就将被诸侯看作无能的小娃娃,将来更可以无法无天。各位卿家,你们看如何处理是好呢?”

各位大臣将领纷纷发表意见,但却是众说纷纭,谁也没有一个完美的意见。罗天霞一边听一边沉思,在心中筹算。

终于,等大家都说完了,罗天霞微微一笑,道:“各位卿家,你们看我亲自出巡一趟怎么样?”

众大臣立时哗然,议事厅里乱作了一团。

※ ※ ※ ※ ※

会议整整进行了五个时辰。等众臣纷纷散去后,只有屈剑天和罗天霞留了下来。

屈剑天看着罗天霞纤弱的肩膀和犹带稚气的小脸，不禁叹道："陛下啊，您这又是何必呢？你明知道东方瑞不怀好意，而且安适意和夜羽寒也都时刻想咬我们一下。您为什么还这么固执地一定要亲自出巡呢？"

罗天霞微微一笑道："屈叔叔，我去的话，东方瑞还不敢对我怎么样，起码表面上不敢。而且还可以避免同东方瑞的直接武力对抗，免得诸侯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也可以借这个机会树立我新女皇的威信，让民众对我更有信心，同时压制全国四百三十七个大小诸侯。"

罗天帝国是一个诸侯分立的国家。在早先罗天、西门、东方、培里、安氏五个结盟兄弟共同创建了这个庞大帝国之后，罗天家族的族长罗天震世，也是一手创立罗天一门的武学的大高手和纵横驰骋的大兵法家，在当时名震天下、众望所归，被推举为罗天帝国的皇帝。罗天震世兄弟情深，将帝国的土地中最富饶的部分分封给了四个手足兄弟，并准许他们掌管自己领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几乎一切事务。但正是这样的制度埋下了今天的乱局。在日后的连年战争中，罗天帝国的各代皇帝遵循祖先的惯例，对有战功的将领封地不断。到了罗天霞这一代，全国总共有四百三十七个大小诸侯，诸侯的势力日益强大，在罗天凌死后，就更加难以掌控。罗天霞虽然明知其害，但是在目前这个形势下，却也不敢轻易削藩。

屈剑天用力地摇头，道："小公主，你千万别低估东方瑞。那个家伙既然敢于公然和新女皇挑战，就一定是有了自以为必胜的算计。这次出巡普莱特，一定会是步步荆棘，决不可能轻松。"尽管罗天霞已经即位，但是屈剑天这样的翼豹老臣却有时仍是难以改口。不过，罗天霞也从来都不以为忤。

罗天霞背着手在大厅中踱了两步，她的眉头时松时紧，显然是在暗暗算计这一行的种种可能变化。然而屈剑天看着这个

脸上稚气尚未完全消退的小姑娘，心里不禁一阵阵地发酸。这个同他的战争岁月差不多年纪的小姑娘，这个本来不应当为任何事情心烦的小公主，却再也不是那当年顽皮而可爱的小公主了。当年那依在长兄身旁嬉笑撒娇的憨态，也不知是否还能有一天再看到。

“公主殿下，”屈剑天忽地激动了起来。不知如何，他的声音有些嘶哑，“这次，您还是让我去吧。”

罗天霞停下了脚步，看着屈剑天，她的眼中流过了一丝感激，然而她却道：“不行。你去的话，就算压服了东方瑞，也无法震慑其他诸侯。对于我，没有任何的帮助。而且，翼豹新军的编成、训练和将领的选拔也都离不了你，稳定罗严克拉的局势也少不了你。”

在经历了大变之后，罗天霞深感处境艰难。既要应付外部的强敌幽明，也要应付内部的各个诸侯豪强，没有强大的武力是不行的。因此，罗天霞在罗严克拉开始了翼豹新军团的招募与训练，而将原来的八万翼豹老军分成了四个分军团，由翼豹军中的四个年青将领张超、王海、徐钧、左鹏程分任四个分军团统领，屈剑天则兼任了新军训练的任务。

罗天霞忽又做出了轻松的神情，笑道：“放心吧，张超的翼豹第一分军团就在离普和不远的彭城。一旦有事，他可以随时应援的。”

屈剑天还想再劝一下罗天霞，但却终于忍住了。因为他知道，罗天霞一向倔强，她的事一旦决定就无法再改变。屈剑天的嘴唇动了几下，最后吐出来的却是这样一句话。“小公主，下个月十五号就是您的生日了，记得一定要回来过啊。”

“我知道了，屈叔叔。”罗天霞忽然格格地一笑，跳了过来，抓住了屈剑天的手，道，“我都很久没有出去逛街了，陪我去逛街吧。”

屈剑天不由愕然。

※　　※　　※　　※　　※

虽然经历了一场大的变乱，但罗严克拉很快就恢复了往日的繁华。最起码在表面上看不出丝毫的变化。此时已是傍晚，可处处明亮的灯火照得夜幕迟迟不敢登场。大街上，熙熙攘攘，酒楼前，人群往来。

屈剑天和罗天霞换了便服，在罗严克拉最大的酒楼——四海楼上，找了一个临街的坐位，一边吃着酒菜，一边观着街景。罗天霞喝了两杯酒，她的俏脸上一圈圈的红晕渐渐弥散了开来。她的话也多了起来。罗天霞指着街外，一边笑一边道："屈叔叔，我和雷斯哥哥上次来这里才有趣呢。雷斯哥哥一坐在这里，就开始赞叹起来。他说，你们大国的人真是够奇怪的，怕蜡烛冷，竟然给它们都做了衣服，罩在外面，说得我是莫名其妙。后来我问了半天才问清楚。你猜怎么着？他居然把灯笼叫作蜡烛穿衣服。啊，真是笑死我了。'罗天霞花枝乱颤地笑了起来，可笑着笑着，她的声音慢慢地低了下来。她低下了头，不让屈剑天看见她的脸。可屈剑天却看见一滴水珠落了下来，掉在了她的酒杯里，荡起了微微的涟漪。

罗天霞轻轻用手在脸上抹了一下，然后抬起头，又笑了。可这笑屈剑天看上去却是勉强而苦涩。罗天霞道："我都好久没出来了，今天真开心。'她一张口，将杯中所有的酒都吞了下去。可却是喝得急了，一连咳了好几下。

屈剑天抓住了罗天霞的手，从她的手里夺过了酒杯，轻声道："小公主，别喝了，我们回去吧。"

罗天霞摇头，道："不，我好不容易才有机会出来的，别这么快就让我回去。"

屈剑天叹了一声，道：“好，我们就再坐一阵，可是你不能再喝了。”

罗天霞夺不回酒杯，就转过了头，望着夜幕低垂的天际，轻轻自语道：“雷斯哥哥和艾娜姐姐他们现在不知到了哪里。天凌哥哥也不在了，就剩我一个人。真的好闷啊。”

屈剑天只觉得酸酸的感觉从心里涌到了眼底，几乎就要突破眼角的封锁。一时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

停了半晌，罗天霞忽地回过了头，望着屈剑天，道：“屈叔叔，你看我这次出巡，由谁做我的护卫统领比较好？”

这时的罗天霞眼角中已完全没有了晶莹的闪动。年少的女皇一脸肃然，既威严又坚强，一点也看不出小女孩的稚嫩和脆弱，和刚才几乎判若两人，使得屈剑天几乎有点无法适应。略微想了一下，屈剑天道：“烈阳是翼豹军中的后起之秀，在上次平定培里亚斯的叛乱中，他的表现特别出色。我看就由他陪你去吧。”

“好的，屈叔叔，”罗天霞点点头，忽又微微皱眉道，“不过我总觉得烈阳这个人有点古怪。看他在战场上的时候，刚烈英勇，应当是一个烈火性子的好汉。可当我给他赐酒的时候，我却总觉得他豪爽的大笑中隐藏着什么说不清的东西。”

屈剑天微微摇头，道：“殿下您多虑了，烈阳在军中向来被将士们称作‘小烈焰’，直肠直性，不但骁勇善战，而且豪爽亲切，疾恶如仇，是一个难得的好将才。”

罗天霞轻轻叹了一口气，道：“也许是我多虑了，聆风上次和我说，他听到一件关于烈阳的传闻。他说他去调查一下，也许这两天就有结果了。”

屈剑天不以为然地道：“聆风虽然忠心，但是他做灵猫组的组长时间久了，难免会有些多疑。”

“这当然也有可能，不过聆风的干劲可是很让人感动的。”

罗天霞忽地微微一笑，转变了话题，“没想到才回来这么短日子，就又有机会出去玩了。屈叔叔，你该为我高兴才对。”

屈剑天想笑，可是嘶哑了几声，却是难听得很。端起酒杯，屈剑天将酒一口气全部倒入了嘴中。

※　　※　　※　　※　　※

暮色低垂，繁星点缀了天空，洒下点点清辉。

聆风沿着幽暗的长街急速奔行。

街上很静，晚风在星辰的幽光下清冷地吹拂着幽深的街道。这是一条小巷，秋风在狭窄的两边墙壁上碰撞，发出了呜呜的声响。

聆风倾听着风声，细细地分析着四面传来的微弱声息。

有人在吸食汤汁，有人在检查账簿，有人在洗刷碗筷，也有人在互相抱怨。总之，没有异常的声音。

聆风松了一口气。十多年灵猫组组长的职务使他警惕性特别高。灵猫组是罗天帝国专门负责侦察和刺探的秘密机构。聆风在这个职位上已经做了十三年，由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到了充满戒心的中年。这个职位特有的危险性使得他的警觉已经提高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不知为什么，今夜他觉得特别不安。也许是因为刚刚证实了一个传闻的原故，聆风的心里觉得很紧张。

耳边急促的风声掠过，刺痛了聆风的耳膜。

聆风脚尖在地面上轻轻一点，身形无声无息地跃起，大氅在秋风中张开，就宛如一只蝙蝠般滑翔。三尺长的青光有如扇面般在清幽的星光下绽开，两侧墙头上刚刚露出的黑巾蒙面的头颅在夜色中无主地飘荡，密集的箭矢在街巷中毫无目标地乱飞。

聆风的身形缓缓落下。左右两侧墙壁宛如被腐蚀掉一般，裂出了三个整齐的大洞，三柄无光的黑剑在聆风的脚下灰沉沉地张开吞噬的大嘴。聆风剑尖急点，在黑剑的牙齿上发出沉闷的碰触。黑剑荡开，聆风身形落地。三个青衣人自破碎的墙壁后跃出，黑剑在聆风四周的空间中若有若无地蜿蜒穿梭。

“蜿蜒鬼剑，杀手青衣！”

聆风吃了一惊。这是青衣宗的杀手！

杀手是大陆上的一个特别的职业。他们收取利益，以杀人为业。在这个动乱的世界中，各家诸侯为了各种各样的目的，经常会用暗的手段来消除某一方面的威胁。杀手在这种特别需求下，更加盛大了，以至于形成了杀手的组织和公会。最权威的杀手公会就是‘银十字匕首’，而最强大的杀手组织就是‘青衣’。

将近三百年前，银十字匕首中的三百九十余位顶级杀手组织了一个叫‘青衣’的组织。到了今天，青衣宗已经成了声名鹊起的七大宗派之一。其专门为杀手所发展的武学以诡异见称，已经成为了被阻杀者的噩梦。

然而青衣宗的杀手并不是聆风吃惊的惟一理由。更令他吃惊的是那一种淡淡的杀气，正缓缓地爬上他的背脊。

黑剑在聆风身周不断地闪现和消失，构成了一个缥缈的虚幻。

聆风长剑忽举，在头顶盘旋，身形猛地冲出。

三柄黑剑同时从缥缈中跃出，狰狞地张开利齿。聆风左肋、颈侧、后背同时中剑，鲜血飞溅。然而聆风的长剑旋风般的急舞，三个青衣人的头颅同时飞起。

不顾身上血雾飞溅，聆风身形夜鹰般的急起，大氅灌风，在聆风的身后张了起来。

风声忽地静寂，墙壁在无声中粉碎。一道强烈的剑光夹杂着喷吐的火焰在黑暗中跃出，猛地追上了聆风。聆风的大氅陡

然间化作了两片，宛如火蝴蝶的翅膀般在空中缓缓飘落。

※　　※　　※　　※　　※

聆风在狂奔，整个内腑似乎都在火焰中灼烧。虽然借用大氅挡住了敌人五成的内劲，可是仍然无法阻挡敌人的剑气侵入内腑。而左肋、颈侧、后背的伤口还在喷血，尽管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摆脱了敌人的围杀，但在这样的伤势下，也决不能持久。

杀气依然在背后紧追，聆风不能放松脚步。然而奔流的气血使得伤口的血更加速地流失。

眼前的星光越来越暗淡，整个世界都在缓缓地变黑。聆风知道，当一切都沉入黑暗的时候，就是一切的终点。

左侧的墙后传来哗哗的水声，聆风已无法去思考，他猛地跃起，翻墙而过。

水花溅落，激起点点涟漪。

这是一口井。

片刻之后，另一个高大的黑影立在井旁，静静地看着那点点涟漪。他忽地冷笑，手中剑猛插入井中。一股火焰自剑尖喷吐，一直燃烧到了井水中。

井水在沸腾，浓烈的热气将井口变作了蒸笼一般。片刻，黑衣人抽剑，一掌按在了井壁上。

井壁绷碎，散作了无数的石块土块，将蒸笼般的井口化作了一口塌陷的坟墓。

※　　※　　※　　※　　※

新帝国历前三年十月十九日清晨，罗严克拉晨雾特别浓。三千精选的护卫集结在帝宫前的广场上了。在晨曦的微光下，肃立的士兵们都显得不那么真切。

护卫统领烈阳走到了罗天女皇罗天霞的面前，请示道："陛下，士兵准备完毕，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

烈阳是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年轻人，他长着一头火红色的头发，宛如火焰般燃烧在头顶。他就是翼豹军团中有着"小烈焰"之称的后起之秀。

罗天霞看着烈阳，微微一笑，在她的脸上开出了一个绚烂的酒窝，直炫得烈阳微微一震。罗天霞道："烈阳，我还是第一次作为女皇被一大堆人保护着出去玩。"

烈阳将手放在胸前，庄重地行了一个军礼，道："烈阳誓死保护女皇陛下。"

罗天霞含笑摇头道："烈阳，别这样，我很不习惯的。"罗天霞仰起头看了看天，微微一叹道，"嗯，又是一个看不清的雾天，我们这就出发吧。"

于是，罗天霞和她的三千护卫就在这个薄雾依稀的清晨开拔，离开了高大雄伟的罗严克拉，走向了迷迷蒙蒙的雾中。

第二章　勾心斗角

就在罗天霞离开罗严克拉的第三天，帝国情报局的大臣罗天仁急匆匆地来找留守罗严克拉的屈剑天。

帝国情报局的大臣原本是培里亚斯的亲信，在培里氏的叛乱失败之后，原大臣因为害怕，而连夜逃离了罗严克拉。罗天仁本是翼豹军团中的将领，在平叛之后代理了帝国情报局的事务。

屈剑天和罗天仁是老朋友了，见到罗天仁一脸大汗地跑了进来，便取笑道："仁老弟，怎么这么急啊？河东狮又开始吼了吗？"

罗天仁是翼豹军中的勇将，昔日在战场上曾经被誉为铁胆将军，征南逐北立下无数功劳。然而这样的勇将却偏偏怕老婆，在翼豹军中一向闻名。不过，说来这也不能怪罗天仁，因为他的老婆也实在厉害。

罗天仁的老婆名叫铁中兰，也是帝国中罕有的女中英豪，素有河东狮的称誉，其勇名尤在罗天仁之上。五年前，帝国东北部的飘叶草原发生了大旱灾，因为饥荒而引起饥民发动了大叛乱。乱民在地方领主秋亭南的煽动下，形成了数十万人的大军直扑罗严克拉。而当时罗天凌正统领帝国的主力军团在西部边境同幽明的大军会战。帝都的防卫极度空虚。乱军势如破竹，一举攻到了距离罗严克拉仅有数十里的易水河。而当时铁中兰就率领着一万步兵在河西隔河布下了防线。铁中兰在这里一守就

是三十天。当时的战况极为惨烈。铁中兰曾多次率领部下渡河发动反冲锋。

铁中兰一头金发，身高几达一丈，也不骑马，就在身上披了几片铁甲，奔跃如飞，身先士卒。铁中兰吼声洪亮，遥遥传过了河西，就仿佛一只猛狮在巨吼一般。而后来罗天凌率军赶回，在河西远远望去 不由赞道“真是一只河东猛狮。”自那以后，河东狮的大名就传遍了整个帝国。罗天仁对这位妻子是又敬又爱又怕，还有些自惭不如。

此刻罗天仁听到老朋友的取笑，不由摇头苦笑道：“老朋友，就是真的狮吼也不如这件事可怕。”

屈剑天笑道：“呵呵，对你来说，还有什么事情比狮吼更可怕么？”

罗天仁正色道：“这件事要是严重起来，可以威胁到帝国的存亡。”

屈剑天的笑容瞬间离开了面颊，道：“怎么回事？”

罗天仁缓缓从怀中取出一封信递给屈剑天，道：“这是今天我在自己的书桌上发现的一封信，不知已经放了多少天。我这几天忙于布置女皇陛下出巡的事情，都没回家。所以今天才发现到了这封信。”

屈剑天展信一看，只见信上只有短短的几行字。

“近日得到一件消息，有人心怀敌意潜入翼豹军中，并已取得了很关键的职位。我刚刚探听到了这人的姓名，但是由于没有确实的证据，我不便汇报。现在我手中掌握了一条重要的线索，相信几天之内就能查个一清二楚。 ——聆风”

屈剑天道：“这个聆风是谁？可靠吗？”

罗天仁道：“聆风是情报局的灵猫组组长，一向以办事认真负责著称。过去灵猫组是主要负责我们翼豹军的军事情报搜集，我和他已经认识很久了。”

屈剑天摇摇头，道：“你就因为这个东西紧张吗？”

罗天仁道：“我很了解聆风这个人，他说的话一向都有根据。他如果不是发现了什么，不会给我写这封信的。”罗天仁顿了一顿，神色严肃了起来，“更加让我紧张的是，聆风已经失踪了。我今天看到这封信，就想找他问个清楚，然而我查遍了他常去的地方，也询问了他最亲密的属下，可是自从三天前，就没人知道他的下落了。”

“会不会出去查案了？”

“不会。”罗天仁坚决地摇头，“据他的妻子说，他三天前已经查案回来了。那时他好像很焦急的样子，在家只喝了几口水就急匆匆地出去了。好像是说要去见一个人，晚点回来吃饭。可是他的妻子一直等了三天也没见到他。这件事本身原不值得紧张，可是聆风失踪就有点不寻常了。我在想，会不会是什么人害怕他的追查　会不会是他了解到了什么秘密？”

“可是，会有什么秘密呢？难道翼豹军团这个由罗天凌殿下一手建立的铁军还会出什么问题吗？”

罗天仁道：“我不知道。不过以我们目前的处境，我实在不敢大意。”

屈剑天眉头紧骤，来回踱了几步。然后，他猛地抬起头，道：“无论如何，把这件事彻底查个清楚！”

罗天仁一句话不说，连军礼也没有行一个，转身就走。

屈剑天没有责怪他。因为他了解，罗天仁对于已去世的罗天凌殿下和翼豹军团的那种发自内心的深深情感。屈剑天微微叹了口气。

罗天仁听到了屈剑天的叹息。一同在翼豹军中这么多年，他和屈剑天之间的了解是超越了语言之上的，所以他并不担心屈剑天的误会。他把所有的心思都投入到了眼前的事件中。

罗天凌遭遇宫廷政变之后，罗天仁一直都处于深深的自责

之中。他一直都在暗自责怪自己的失职。如果早一些查探到培里亚斯阴谋的蛛丝马迹，那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好不容易，罗天霞殿下平叛即位。这位新女皇虽然年纪幼小，可那种聪明和才智让他仿佛又看到了罗天凌殿下新组翼豹军团的意气和风采。

所以，罗天仁决不会允许悲剧在自己的眼前再次发生。他暗暗想 这一次，我决不会让阴谋得逞！

※ ※ ※ ※ ※

新帝国历前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罗天霞到达东方瑞的驻地普和城。

普和是一座建在山丘上的城堡。城堡的城墙沿着山坡层层绕起，形成了高大坚实的要塞。城堡的中央就是著名的狮鹫山。

罗天霞在马上遥遥望去，只见城堡的中央一座孤立如笔的青峰耸入云天，上空中数十只金色毛羽的巨鸟在盘旋飞舞，在阳光下闪烁着金黄的颜色。

“这就是狮鹫吗？”罗天霞轻轻自语道。

狮鹫是一种极其凶猛的大鸟。据说在远古时代曾经是神的宠物，后来在崩坏世界的灾难中背弃了主人，投靠了恶魔，因而被神剥夺了知识与神力，沦落到凡间。狮鹫的性情十分凶猛，任何人想要接近他们都会遭到攻击。这座狮鹫山就是大陆中几处不多的狮鹫聚集的地方之一。九年前东方瑞来到这里，不知用什么办法降服了这群狮鹫，并将普和的城堡迁移到了这里，因而得了“狮鹫领主”的称号。

罗天霞纵马而行，饶有兴致地追逐着天空中飞行的大鸟。忽地，一只狮鹫猛地低蹿了下来，直扑罗天霞。烈阳从后面赶了

上来，长剑出鞘。剑光一闪，狮鹫发出了一声凄厉的长鸣，拔翅而起。

烈阳仗剑护在了罗天霞的身前，道："女皇陛下，您还是小心些，这些狮鹫是最爱攻击人的。"

罗天霞噢了一声，道："是很凶猛。我倒很佩服东方瑞，他是怎么降服这些凶猛的大鸟的？"

烈阳哼了一声，道："有什么可佩服的，不就是物以类聚吗"

罗天霞不禁'哧'的一声笑了出来，道："是吗？"

忽地，前方城堡的大门打了开来，一队人马飞驰而出，很快就到了眼前。最前面的一个金发男人跃下马来，在罗天霞的面前躬身一礼，道："臣下东方瑞参见女皇陛下。"

罗天霞微微一笑，道："东方领主请起，不必多礼。"

东方瑞直起身来，罗天霞看清了他的脸。这个男人的金黄头发和鹰钩鼻子，令得她不禁想起了狮鹫的金色羽嘴。不由有些忍俊不禁，心道"看来真的是物以类聚。

东方瑞见她面带微笑，不禁疑道："女皇陛下因何发笑"

罗天霞眼中的狡黠一闪而过，犹带稚气的脸上浮现了天真的笑容。罗天霞拍手笑道："东方叔叔你这里真好玩喔，有那么多的大鸟，城里还有那么大一座假山。真是比皇家花园好玩多了。"

东方瑞的脸上隐隐显出了一丝的不屑，然而他却恭声道："女皇陛下误会了，小臣城中的山是原本就有的，并非人工所筑的假山。"

对于罗天霞，东方瑞有着发自内心的轻视。这个还没发育完全的小姑娘，这个本应该在家里学习怎么侍奉男人的小女孩，她凭什么做这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那个位置，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像自己一样强有力的强者所占据的。

罗天霞噢了一声，兴致勃勃地道：“不管怎么说，我要进城玩玩。”

东方瑞心想：看来这个新女皇对于游玩的兴趣远远大于权力。也许传闻中他哥哥的精明并没有遗传到她的身上。可能她更像她那个庸碌昏聩的父亲吧。

东方瑞的神情一点也没有逃过罗天霞的眼睛。然而她却笑得更加天真灿烂了。倒是烈阳轻轻拉住了罗天霞的马缰，向罗天霞使了个眼色，道：“女皇陛下，您行军太累了，还是先休息吧。”

罗天霞丝毫不理会烈阳的眼色，满脸不悦地道：“不好！难得我这么好的兴致，我一定要去玩。”

烈阳一愣，凑近罗天霞小声道：“我们明天准备一下再进城吧。”

可罗天霞好像一点也没听懂烈阳的意思，大声地摇头道：“去玩要什么准备，我现在就去。”

烈阳搓搓手，完全没有想到罗天霞会将他的话全都重复出来，看看东方瑞，再看看罗天霞，颇有点不知所措。

东方瑞将这一切都瞧在了眼里，不由哈哈大笑道：“既然女皇陛下这么好兴致，那么臣下就恭迎陛下进城。”

东方瑞笑得很开心。大笑声中，也许是包含了许多真的愉悦。当然，在烈阳看来，他的笑声中一点真诚也没有。不过，东方瑞当然不会在乎，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多少真诚可言。

※　　※　　※　　※　　※

普和的城里似乎颇为萧条，行人稀少，街面上凌乱地散落着干草和马粪。店铺大多关门闭户，路过的铁匠铺门前堆起高高的灰堆，然而却不见人影。

罗天霞不禁问道："东方领主，怎么看不见人啊？"

东方瑞沉叹了一声，沉重地将阴郁的表情硬挤在了脸上，道："唉，这些天普莱特那边的暴乱传到了这里，许多人都怕这里也发生暴乱，所以就都逃难去了。"

罗天霞嘟起了小嘴，道："一点都不好玩。"

罗天霞嘟嘴的表情很好看，东方瑞不禁在想：也许这个小姑娘摆在后宫里会比坐在皇位上要合适。然而心里想着龌龊的念头，他的脸上却苦笑着道："陛下，不是什么都可以玩的。"

罗天霞跳下马来，却不小心踩在了一堆马粪上。马粪尚未全干，罗天霞脚下一滑，几乎摔了一跤。侍卫们连忙抢上扶住。

东方瑞在旁尴尬地道："小地方的人不大注意，放任马匹，陛下还是不要下马的好。"

虽然踩了一脚的马粪，罗天霞的兴致却一点也没有减少。普和的街道似乎充满了新奇，罗天霞几乎对任何事情都感兴趣。连东方瑞都不禁纳闷，普和就这么个小地方，怎么这个小女孩这么久都看不完？

不过，罗天霞兴致勃勃的话语却让他再也没有一点怀疑了。罗天霞是这么说的。

"东方叔叔，你这里真的好好玩啊！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多奇怪的东西。干草竟然是黄的，马粪竟然是湿的。就连那些个铁匠铺前面都有好多的灰，是不是铁匠们都喜欢在脸上涂灰扮鬼吓人啊？"

东方瑞哭笑不得地道："那也用不了那么多吧！"

这时他的心里已经完全没有了疑问。

这是一个什么都没见过的小姑娘！

对于罗天霞这样贪玩的小女皇来说，时间总是显得很短暂。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到了晚上，东方瑞举办了晚宴招待罗天霞一行。

晚宴十分丰盛。酒席间宾主尽欢。席间，东方瑞还老泪纵横地表演了一出表忠心的剧目。第二日一早，罗天霞一行就在东方瑞的欢送中离开了普和城。

一离开普和城，罗天霞的脸色就变得十分沉重。她仰起头，望着天空中盘旋的狮鹫，轻轻自语道："调动军马，马粪未干。铸造兵器，铁灰犹在，却偏偏在我来之前藏了起来。这就叫欲盖而弥彰，看来他是真的打算要对付我了。"

而几乎同时，东方瑞转回身来，对他的手下发布了命令。

"立即开始准备。库布尔，你去请东方天师宗的张天师来助我们一臂之力。东方辉，你去把信鸽都发了，通知他们计划已经开始。还有，东方志，你去给我准备坐骑狮鹫。"

亲信东方志不解道："大人，你准备出去吗？"

东方瑞的面色十分阴沉。

"我要去见那个老不死的家伙，跟他打个招呼，毕竟我还是东方家的一员。"

※　　※　　※　　※　　※

明珠城位于罗天帝国东部，东面紧靠着浩瀚的东海，西面是徐徐升起的安第斯丘原和安第斯山脉。每年春秋两季，由东海而来的湿润海风在安第斯山脉的临海一侧形成了丰厚的降雨，造就了广阔而肥沃的土地。东海丰润的鱼盐滋养，安第斯丘原肥沃的土壤，使得安第斯山脉以东的这个地区成为了罗天帝国最富饶的地区之一。而高大的安第斯山脉就好像是一位偏心的父亲，将所有丰饶留在了这里，而将另一侧的帝国最偏僻的地区之一的飘叶草原置之不理。

明珠城就好像一颗明珠般嵌在了安第斯移动的这片美丽的土地上。东方世家在明珠城立府也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新帝国历前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明珠城东方世家的府邸迎来了一位稀客。

狮鹫的翅膀在落地前急速地扇动，卷起了一地的灰土。漫天的灰土中，东方国锋用手遮住了鼻子，心里在抱怨：这几天怎么不下雨？最好浇死这个家伙，省得他每次来都让我吃一鼻子的灰。

灰土渐渐沉落，东方瑞跨下了狮鹫的背脊，昂着首走了出来，笑道："总算又有机会回来这里了，国锋兄弟，我们可是好久没见了。"

东方国锋松开了捂鼻子的手，勉强地笑了笑，道："瑞兄弟是大人物了，贵人事忙，自然很少能得闲回来看看咱们这些旧兄弟了。"

东方瑞哈哈一阵大笑，道："国锋小兄弟，你才是贵人呢。跟着咱们东方不明领主，以后可是前途无量啊。"用手在东方国锋的肩上重重地一拍，笑道："回想起当年和国锋兄弟在一起的日子，真是恍如隔世啊！"大笑声中，东方瑞的脸上充满了骄傲和自得。

东方国锋心里啐了一口，心想：当年在东方世家的时候，你不就是个小混混吗？依靠着谎报战功的功夫成了领主，倒好像真有什么了不起似的。然而东方国锋脸上却是依然谦恭，道："瑞兄弟现在是平步青云，让我们这些旧兄弟真是羡慕得不得了啊。"

东方瑞仰首而笑，道："国锋兄弟，还是别净顾着夸兄弟了。我这次是来见东方不明家主的，他在吗？"

东方国锋心中的鄙夷一点也不露，点头道："家主正在等着你呢。"

绕过几栋回廊，东方世家家主优雅别致的会客厅就出现在眼前。东方家的会客厅不大，但是装点精细。屋顶四角的飞檐上

雕刻的四只东方家的象征——东方朱雀，正展开鲜红的翅膀似欲飞天而去。东方瑞走到这里放慢了脚步，仰起头望着那几只朱雀，忽地开心地笑了笑。嘴里用几乎无人听得到的声音轻轻地自语："快十五年了，总算可以站在这么近的地方。"

东方国锋没有听到东方瑞的话，他这时已经走到了大厅的门口。拉开了门，回身让道："瑞兄弟，请进，老宗主就在里面。"

东方瑞点点头，走进了大厅。

大厅里的灯火很暗，一头花白的东方世家领主东方不明就坐在大厅的中央。

"家主，小瑞来看您了。"东方瑞毕恭毕敬地行了个礼。

年已过百的东方不明眯着两只无神的眼睛，用力地看着进来的人，打量了好几下，才忽地笑道："小瑞，是你吗？哈哈，可好久没见了。"

"家主，我这不是看您来了吗？"东方瑞直起身，也笑道。东方世家的家主竟然也还记得他，东方瑞不禁有点颇为自得的感觉。

东方不明吩咐身后的侍卫将他的身子扶了扶正，亲切地道："小瑞啊，你真是女大十八变啊，我记得你小时候可是一点也没有个女孩子的样。"

东方瑞愕然。

东方国锋凑近东方不明的耳边道："家主，您搞错了，来见您的是狮鹫领主东方瑞，是个男的。"

东方不明啊了一声，摇头叹道："我真是老了，怎么眼睛耳朵都不行了。不过小瑞啊，你今天穿的裙子还真漂亮。"

东方瑞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的战袍，然后无可奈何地摇摇头，道："家主，您看错了，我这是战袍。"

东方不明哈地笑了一声，道："小瑞啊，你怎么还是喜欢打打杀杀的，当心嫁不出去啊。"

东方瑞瞪大了眼睛，一句话也说不出。

※　　※　　※　　※　　※

东方瑞快步走出了大厅，脚步又急又重。东方国锋从身后追上，歉然道："瑞领主，家主年纪大了，眼睛耳朵都不行了。得罪之处，还请兄弟见谅。"

东方瑞极力压下心中的不快，道："家主老人家恐怕真的是不明了，这样下去，东方世家就会被人欺负死了。"

东方国锋叹道："真要是有人要欺负咱们，也只好认了。"

"哼！"东方瑞怒哼了一声，跨上了坐骑狮鹫，"就请兄弟给家主问好，就说我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

东方国锋挥手道："瑞兄弟放心，你的问候我一定转达家主。"

狮鹫腾空远去，再不回头。东方国锋再也抑制不住脸上的笑意，哈哈大笑了出来。在他的身后，东方不明不知何时已经悄无声息地站在了那里。此刻的东方不明眼神清澈而明亮，一点也没有了刚才的老态。

"家主，您这一手真是绝了。"东方国锋转身笑道，"真不知您是怎么想到的。"

东方不明手捋白髯，微微皱眉道："新女皇刚刚去了他那边，这个从来都不听话的小子就来试探我。难道他就真的有那么大的胆子直接对新女皇动手？还是说他有什么别的仗恃？你怎么看，国锋。"

东方国锋想也没想，道："这还用说吗，要是没有安氏的支持，他绝没这么大的胆子。"

东方不明赞赏地看了东方国锋一眼，道："国锋啊，这几年你的进步可真快啊！"

东方国锋道："老爷子您夸奖了。其实国锋并没有什么，只是当年和罗天凌、安适意同学一场，和东方瑞又从小一起长大，比较了解他们罢了。"

东方不明点头道："你也不用谦虚了，虽然你没有捷豹、灵狐那样锋芒毕露，可是你也绝不是池中之物。"

东方国锋笑道："老爷子，您这么夸奖自家人，让外人听见可就要笑话了。"

东方不明微微叹道："我老了，目前罗天家有个晚霞罗天霞，安氏有个灵狐安适意，西门家有个病才子西门俊，可我东方家就只有东方瑞这样的草包。以后就要靠你了。"

东方国锋急道："老爷子，您可别这么说。您可是老当益壮，东方家可还得靠您啊！"

东方不明微微一笑，道："好啦，你也不用急。我知道你的孝心。嗯，还是先说说眼前的事情吧。"

东方国锋道："事情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安适意利用东方瑞来挑战罗天霞，而我们被摆在了中间。要是事情成了，得好处的是他。要是不成，他就把包袱扔给我们东方家。"

东方不明点头道："你说得不错，那你说我们应当怎么办？"

东方国锋沉思片刻，道："我们最好是将计就计，一面上书向中央诉苦，说东方瑞不听管辖，一方面给东方瑞点暗示，就说我们不会阻碍他的计划。"

东方不明点头赞道："不错，如果失败，我们也不担干系。要是成功了，东方瑞也不会完全倒向安适意。这件事，就由你处理吧。"

※　　※　　※　　※　　※

地火通讯站第三天就将东方不明的上书送到了中央。在

政务大臣苏里的建议下，丞相罗天祥和翼豹统领屈剑天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

政务大臣苏里在帝国政务部从一个低级官员做起，在帝国政务部已经干了十五年，他对于帝国的政务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他道："按照惯例，各地诸侯都在每月的月初上交一份报告，向帝国政务部报告上个月发生的事情。然而，东方不明的这份报告却不寻常。"

"有什么不寻常的？"屈剑天在报告上又扫了一遍，然而却看不出有任何不寻常之处。他注视着苏里，不解道："我觉得很普通啊！"

苏里道："正因为公文本身很普通，所以才不寻常。"

帝国紧急事务局尤里大将不解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苏里道："本来这份报告应该三天以后才到，然而这一次却整整早了三天。而且，更奇怪的是，这份报告是用地火通讯的紧急报告方式送到的，而内容却十分平常。"

帝国紧急事务局尤里大将皱眉道："不错，这确实十分奇怪。"

作为帝国的高层将领，屈剑天和尤里一样十分清楚地火通讯站的特点。地火通讯站是经过帝国上百年的修建才派上用场的。然而，由于地火的力量并不稳定，时强时弱，导致通讯并不能够确保到达。因此每个地火通讯站都修建了地火池，来积蓄地火力量，以便补偿地火力量的不稳定。但是地火池使用一次，就要三天的时间才能进行下一次的使用。为了使地火通讯站能够在最紧急的时候派上用场，帝国规定普通公文不可以使用地火通讯。

而这次，正因为公文本身的内容毫无特别之处，所以才令人费解。

苏里继续道："本来这样的公文根本够不上紧急通讯的规

定。不过，由于很多年没有紧急事件了，所以各地诸侯有时为了在公文期限到达前将公文送到，也使用地火通讯站。这本来没什么，不过，我不理解的是，明明距离期限还有好几天，为什么东方领主要用这样的紧急方式？我仔细研究了公文，却没有看到任何的问题，所以我心里总觉得不安。”

屈剑天皱眉不语，这公文大家都已经看过了，可是谁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而这种不确定的不安感觉实是让人觉得不舒服。

忽地，丞相罗天祥道：“不对，这公文确实不平常。”

参加会议的几个人将目光一齐投向了老丞相。

老丞相缓缓道：“我太了解东方不明了。少年时，我还曾经在帝国学院做过他的老师。他这个人从来都不喜欢承担责任，所以每次他在感觉到事情发生之前，都会先找好推托之词。我还记得他那时最喜欢的就是在作业中留下线索。有一次，他怂恿一个同学去教师办公室偷考试题目。可是，当事情暴露的时候，他就拿出了他的作业对我们说：‘和我没关系，而且我还告发了。你看，我在作业中已经说了。’当我打开他的作业的时候，我看见了他在作业的最后一段上，用每三行一个字的跳字手法告发了他怂恿的那个同学。’老丞相顿了一顿，拿起了桌上的报告，再道，“你们都看过了这份报告，可还记得这份报告的最后一段是什么内容？”

几个人几乎同时惊呼了出来。

“是东方瑞！”

老丞相微微一笑，道：“没错，这就好像是一只老狐狸。每次偷鸡的时候，都习惯性地要找退路。所以，当你看见他在找退路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想要干什么了。”

“怪不得，’政务大臣苏里恍然道，“怪不得他要说，‘东方家臣瑞，素来不服管教。臣愧不能使其温良，其罪深也。’原来他是

想推脱责任。难道是他怂恿东方瑞？”

老丞相道：“就算不是他直接怂恿，他也一定默许了东方瑞的活动。”

紧急事务局的大臣苏里皱眉道：“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一定要用紧急通讯方式来传送，这不是太过显眼了吗？”

老丞相皱眉思索了片刻，才沉声道：“我想，这是因为事情迫在眉睫，他担心正常的通讯方式会来不及。”

屈剑天猛地站了起来，肃然道：“这么说，东方不明一定得到了东方瑞要采取动作的确实信息。女皇陛下的情况可不妙啊！我们一定要派人用最快的速度通知她。”

※　　※　　※　　※　　※

罗天霞的队伍在穿越了一片艰难的山路之后，终于，青绿的草原展现在眼前。

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谷地，淙淙小溪从山岩间淌出，沿着山坡流下，在谷底形成了一个清澈的小湖。在小湖的另一侧，依稀可以看到一座小城。

“这就是普莱特吗？真的好美。”罗天霞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烈阳的神情似乎也有些痴迷，他轻轻地道：“是很美，美得有点像我的家乡。”

罗天霞回头看了一眼烈阳，道：“烈阳，你的家乡也有这么多青绿的草吗？”

烈阳点点头，道：“是的，那是一片比这里广阔得多的草原，有着无数牛羊，牧人可以在草原间尽情地欢呼，放任他们的马在草原上奔驰。”

“你有很久没回家了吧。’罗天霞问道。

“是的,好多年了。”

“为什么不回去?”

“回去也没有亲人了,也就不想回去了。’烈阳的神色有些阴暗。

罗天霞见烈阳的神色,笑了笑道“那到了这里就好像到了家吧。我也可以试一下纵马奔驰的感觉。’罗天霞忽地放开了马缰,任由座下的马冲了出去。烈阳急叫着追了上去。

马在小湖的边上停了下来,痛快地饮着水。罗天霞也坐在了小湖边,用清澈的湖水洗着玉手。烈阳就站在她的身后。

罗天霞顽皮地打起了两朵水花,淋了烈阳一身,格格地笑了起来。

“烈阳,为什么我看你总是好像有心事似的。真的很不开心吗?”

烈阳摇摇头,抹去了脸上的水花,道“没有,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个臭性格,不会笑的。”

罗天霞叹了一口气,脸色渐渐也黯淡了下来,道“我就是这么爱笑的性格,不管我心里有多难受,一有机会我还是会笑。我就是这么没心没肺。”

烈阳道“陛下,这是您的优点,请不要这么说自己。”

罗天霞猛地捧起了一捧湖水,浇在了脸上,让湖水浸得双眼一片清亮,冲走了刚刚的一点温热。

“嗯,好舒服啊。烈阳,你也来洗把脸吧。’罗天霞笑着说。

然而没有听到烈阳的回话,罗天霞又捧起了一捧水,边转身边道“烈阳,来吧,真的不错的呢!”

罗天霞发梢上和睫毛上的水珠随着她的动作缓缓滚落,在她的眼前形成了一个模糊而有趣的世界。罗天霞的嘴角不禁又挂上了美丽的小酒窝。

“烈阳,你怎么不理我呢?”

罗天霞抬起头，一丝强烈的闪光刺入了眼睛。不知什么时候，烈阳的长剑已经高举在了手中，剑锋上闪烁着烈日般的强光。烈阳的脸上一点笑容也没有，在强光的映射下，形成黑白的强烈对比。

猛地，强光激闪，水花迸射。

第三章　雪林千峰

关于聆风失踪事件的调查已经持续了好多天，可仍旧一点进展也没有。

罗天仁坐在桌子旁再一次地审视着这些天来搜集到的情报。可良久，他再次地摇头。

没有一点线索。这次调查好像是聆风一个人进行的，他的部属几乎全不知情。他的妻子也只知道他近来很紧张，似乎在查一件非常重要的案子。可究竟是什么，就一点也不知道了。

罗天仁十分了解聆风。他这个人办事十分可靠，对于机密的情报，就连妻子也往往无法知道。这本来是个优点，可现在一旦出了意外，竟然也无从查起，真是让人十分地头疼。

门吱呀一声打了开来，罗天仁抬头看去，却是自己的妻子铁中兰端着茶盅走了进来。

“仁哥，喝杯茶再干吧，别累坏了。”身材高大魁梧的铁中兰轻轻地将茶盅放在了桌子上，微笑而道。

罗天仁感激地看了一眼妻子，端起了茶盅。铁中兰长得并不算漂亮，身材更是高大得让一般人望而生畏，不过，她的这般细心和温柔却是让罗天仁十分受用。罗天仁有时心想，年轻人总是追逐外表的美丽，而不知享受这种默默的温馨，而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能够真正体会到这种体贴的喜悦。

“仁哥，在查什么呢？进展不顺利吗？”铁中兰一向不喜欢过问丈夫的公事。她本身也是帝国的名将，深知军事机密的重要，所以，如果丈夫不主动说的话，她是从来不问的。可这次，罗天

仁一连数日地废寝忘食，令得她不免有些担心。

“嗯，”罗天仁点点头，抿了一口茶，再次将注意力集中到桌上卷宗。“是在查聆风的一件案子。”

“哦，”铁中兰对丈夫的这位朋友兼属下也是十分熟悉，她叹了一口气道，“聆风这小子和你是一个属性的，都是干起事来不要命。自从上次来和我聊天之后，已经一个月都没见他的踪影了。”

罗天仁随口问道：“他上次来和你聊什么呢？”

铁中兰道：“还不是当年飘叶草原的那些旧事？”

罗天仁忽地心中一动，心想，怎么什么地方都查了，就忘了和自己天天相见的夫人呢。罗天仁抬起头，认真地问道：“哪些旧事？”

铁中兰对于丈夫的语气微感惊奇，不过也没有在意，道：“其实他那天是来找你的，你正好不在，我就和他闲聊了两句，说起当年飘叶草原叛乱的事，我发了一阵感慨。然后，他也不知忽地想起了什么，急匆匆地就走了。”

罗天仁追问道：“当时你是怎么说的。”

铁中兰叹道：“我当时是忽地想起了当年罗天凌殿下在位的时候，飘叶草原那么大的一场叛乱，可殿下竟然赦免了大部分的叛民和叛军，当时我还心存不满。可是到了今天，当时的那些年轻的叛乱将领都已成了翼豹军的中坚力量，真让人不得不服殿下的胆识。”

罗天仁忽地站了起来，几乎吓了铁中兰一跳。

※　　※　　※　　※　　※

皇家史馆的大厅中。

铁中兰皱紧了眉头，道：“你是说，这些人里面有潜伏的敌人？”

罗天仁点头，道：“我想聆风说的一定就是这个，当年的事你也是当事人，应该也知道一些线索吧。”

铁中兰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道：“我当然知道，可是把这样的陈年旧事翻出来，真的有好处吗？”

罗天仁道：“我也知道这件事牵连了很多翼豹军团的中坚将领，旧事重提对谁也没好处，可是现在霞殿下处境险恶，我们不能不小心一些。”

铁中兰再叹了一口气，道：“好吧，我就把我知道的那些再重复一遍供你参考吧。”

“五年之前，飘叶草原遭遇了从所未见的大旱灾。由于严重的干旱，牲畜们大量地死亡。本来就是帝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的飘叶草原，这次更是到了人吃人的地步。本来以游牧为生的草原部落无法生存，纷纷向帝国求援。当时的殿下正在指挥一场同幽明帝国的会战，远在外地。而主政的培里亚斯竟然因为要修建他府邸的四季别厅，而拒不拨款救灾。事件拖了两个月，终于变得不可收拾。

“当时，飘叶草原的领主是有着‘慈心’之称的秋亭南。他一面开启了自己的粮仓救济灾民，一面向中央请求救济。然而两个月过去了，竟然得不到一点的回应。四周的领主们还封闭了自己的领地，拒绝灾民进入。秋亭南怒不可遏，他终于举起了他的大旗，指向了罗严克拉。既然帝国的皇帝不肯给我们粮食活命，我们就自己去取！就是这样一句口号，使得十余万剽悍的草原战士汇聚在秋亭南的旗下，攻向了罗严克拉。他们连战连胜，势如破竹，使得培里亚斯惊得连夜逃出了京城。然而，当罗天凌殿下听到消息，从边境赶回之后，他们终于失败了。

“在秋风飘叶的一战中，秋亭南和他手下的十万战士被俘。罗天凌殿下一个人来到了叛军之前，捶胸痛悔地说，没能够给帝国的子民以温饱，实在是他的失职。后来，叛军的大部分都被释放了，而另外有一部分则投入了殿下的军中。只有秋亭南

被殿下下令斩了。”

罗天仁叹道：“以凌殿下的宽阔心胸和英才伟略，想不到却英年早逝，实在是……”

铁中兰忽地正色道：“当年殿下曾下令不得追究这件事，我们今天做的真的是对的吗？”

罗天仁无奈地叹道：“这也是形势所逼，不得不为啊，如果殿下还在的话，就算有一两个宵小，想也奈何不了他。”

铁中兰黯然地点点头，不再说话。

这时，史官拿着一叠史料走了出来，道：“飘叶叛乱时的随军记事所记下的，大概都在这里了。”

※　　※　　※　　※　　※

罗天仁的手指飞速地翻动着书页，凌乱的字迹在他的眼前飞快地流过。这个记录写得很详细，从军旅的日常物资调配到随军的每一场战役，都记录在了其中。作者看来也颇有文采，描述的文字栩栩如生。如果有时间的话，倒是一篇颇为值得一看的史记。然而罗天仁此刻无心于此，快速地翻动着书页，寻找着自己想找的内容。

过了半晌，罗天仁的手终于停了下来，书页翻开在了中间的一页。翻开的书页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许多名字。

“找到了。”罗天仁欣喜地叫道。

铁中兰凑近一看，依稀看到了许多熟悉的名字。她点头道：“是的，这是当年接受整编的叛军部队和将领的名单。”

罗天仁一边继续向后翻阅，一边道：“可惜没有普通士兵的名录。”

铁中兰摇摇头，面色沉重地道：“就是这些人已经不得了，他们中的许多都是现在翼豹军团的中坚将领，要是我们真的追究这件旧事的话，那么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罗天仁停下了正在翻动的书页，抬起头理解地望着妻子，道："放心吧，要是没有真凭实据我是决不会乱动的。"

铁中兰轻叹了一声，道："我也知道现在我们处境险恶，就算原来没有异心的人，现在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异心。我只是……"她的眼睛缓缓地从丈夫的脸上转了开来，移到了翻开的书页之上。忽地，她发出一声惊咦，"怎么这里好像被撕掉了一页？"

"什么？"罗天仁刚才和妻子说话，手中还是惯性地翻动着书页，根本没有注意到。这时，急忙低下头仔细看去。果然，书的中缝处还残留着一点纸张的残边。罗天仁加速地来回翻动了几页，确认了没有其他的缺页之后，才回过来，仔细地查看被撕去的纸张残边。

纸张的边缘已经有些模糊，罗天仁用手轻轻地在纸张残边的外缘轻轻一滑，感觉到纸边轻微的卷曲。

"好像已经被撕掉有一段时间了。"

罗天仁抬起头，迷惑地看着妻子。然而却看到了妻子眼中同样的迷惑。

"为什么？"两个人几乎同时问了出来。

※　　※　　※　　※　　※

在一场激烈的肉搏之后，安适意平静了下来，趴伏在床上，享受着安姬柔嫩小手在背后的轻轻爱抚。安姬的小手就像暖玉一般在安适意的背脊上滑过，散发着一种温暖而柔润的感觉，一直透入到骨头之中。放松了紧张的肌肉和骨骼，也放松了紧张的精神。安适意任由这种放松弥漫到全身，在每一个骨节中缓缓地扩散。

大概也只有这个时候，安适意才能真正地放松片刻。平时在他那只总是半睁半闭的眼睛下，精神时刻都没有停止过高速

的运转。安适意有时也觉得累，不过在十几年的充满了竞争和杀伐的生活中，他也早就习惯了。安适意从来都没有相信过运气，他相信他的每一个胜利都是他精心策划的结果。所以，每次取得胜利之后，他都告诉自己：决不要放松！敌人就是因为放松而失败。所以在他外表松弛的肥肉下，他从来没有一刻放松过自己。

“少爷啊，什么时候赐人家一个种吧。”安姬甜腻腻的声音在耳边飘过，就好像九天之外的仙鸟的轻吟，让他又想起了刚才在床上那动人的娇啼。安适意猛地翻转身，将安姬压在了身下，他那肥重的身躯加上凶猛的动作，压得安姬几乎透不过气来。

安姬哀告道：“少爷，您要干什么啊？”

安适意嘿嘿地笑了起来。

“播种啊，生命和仇恨的种子同样需要去播撒，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只要浇点水，那种子就会蓬勃地生长，再也无法去抑制。”

安适意激烈地冲击着安姬，使得她再也无法去思考。在悦耳的娇啼声中，安适意忽然觉得，播种有时比收获更加令人兴奋。

“种子终究要发芽的。”安适意轻轻地在笑。

※　　※　　※　　※　　※

烈阳的剑尖上凭空冒出了耀眼的火花，明亮的火花沿着剑脊蔓延而下，一直到剑柄，在剑身上顷刻间形成了强烈燃烧的火焰。烈阳一声轻吼，长剑带着一连串四射的火花劈下，形成了亮丽的颜色。

罗天霞“啊”的一声惊呼。剑锋带着火焰从她的耳边窜过，击在小湖的湖面。火焰深深地钻入了水中，然后在水面之下暴

涨开来，形成了一片水火交融的奇景。

“噗”的一声响，水面陡然分了开来。一个黑衣人就宛如黑夜之魂般的由水面窜出，顷刻间就遮蔽了罗天霞眼前的阳光。只有一点寒光举在他的头顶，映射了一点特别刺眼的日光。黑衣人的脸目都罩在一块特质的皮革后面，只有两眼中流光闪动。猛然间，寒光流动，夹卷着劲风，吹起了罗天霞的发梢。

然而，罗天霞大大地睁着眼睛，没有一丝的恐惧。

“你休想！”烈阳一声怒吼，剑脊迎空而上。

剑锋交击，一声轻响。剑锋相交的地方爆出了一大团火焰。黑衣人一个倒翻，“嗤”的一声轻响，再度没入了水中。

烈阳横剑拦在了罗天霞的面前，凝望着黑衣人消逝在水中，没有追击。湖面渐渐平静了下来，清澈的水面将他的影像清晰地映射了出来。在他的眼中，竟然隐隐有一丝痛苦和迷惑。

※　　※　　※　　※　　※

士兵们纷纷聚拢了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烈阳似乎神色迷茫，望着湖心不知在想些什么。湖水中的涟漪一波波地荡漾到岸边，又渐渐地平伏。

罗天霞望了一眼烈阳，抹去脸上的水珠，微微笑道：“谢谢你啦。”

烈阳身体猛地一震，连忙转过身，低头一礼，道：“属下保护不周，让陛下受惊了。”

罗天霞微微摇头，笑道：“烈阳，你太谦虚了。”抬起头，望向不远处的小城，罗天霞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道，“看来，这一趟真是不轻松啊！好啦，就让我们开始吧。”

小城就在眼前了。

罗天霞在吩咐队伍扎营之后，由护卫队长烈阳和副队长韩

星陪同，来到了小城的城下。

然而小城静悄悄的，用高大的柏木扎起的粗陋城栏上遍布着刀矢的痕迹。城栏上面尽是衣衫褴褛、满面戒备的村民。

前去叫门的士兵很快就回来报告，说村民们不肯打开城门让大军进城，只能让女皇和他的侍卫进入。

罗天霞想也不想就点头说："好吧。"

侍卫的副队长韩星却立时反对说，城里情况不明，这样实在太危险。

罗天霞却摇头笑笑，反问道："有什么危险的？你是担心村民们加害我，还是担心烈阳保护不了我？"

韩星无言以对。于是罗天霞就低声吩咐了韩星几句，就和烈阳带了四个侍卫进入小城。

小城的门开了一个缝，戒备的村民们只让罗天霞和烈阳两个人进入。他们两人一进入，村民们便把城门牢牢地关住，并用粗大的横木顶在门后。

来迎接帝国女皇的是小镇的镇长。镇长是一个六十来岁的男人，虽然头发已经出现了点点斑白，不过仍然是健壮有力。他的身上斜挎着一弯长弓，从他走路的姿式来看，大概也是一个有经验的猎手。他的身边跟着一老一少两个男人。老的大约有五十多岁，身上披着虽然破旧但却相当结实的软甲，腰间挎着一把很粗大的骑士剑，没有剑鞘。那个少的大约也就二十多岁，和老的是一般装束，面目间和老的颇有几分相似之处。看来大约是父子。他们三人的身后还站着许多普通村民。

镇长仔细地打量了一下罗天霞，然后略带狐疑地道："你就是帝国的新任女皇？"

烈阳一声怒喝，叱道："混账，怎么可以对女皇陛下如此说话！"

罗天霞示意烈阳没有关系，笑笑道："怎么，我很不像吗？"

镇长点点头，道："虽然有点冒犯，可是我们确实不能随便

相信你。我们现在和领主势如水火，也许他会使出什么诡计来骗我们。你怎么能证明你的身份？”

“这个可就难了，我可也不知道怎么证明我自己啊。”

镇长身边的年轻人忽地说话了。

“这个简单，我能证明。”

罗天霞微微一愕，旋即笑道：“你能证明？那好啊。我倒十分好奇，看你如何证明。”罗天霞刚才并没有仔细地注意那个年轻人，这时看去，却见年轻人身材高瘦，头发蓬乱。仔细看去，竟是颇为英俊，只是脸上的颜色白得有些过分，还隐隐透出一些傲慢和懒散。

那年轻人走近到距离罗天霞不过三尺的距离，就站在了那里。然后两只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罗天霞，看了有好一会。忽地一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

“你笑什么？”罗天霞不禁奇怪道。

年轻人没有回答，却道：“虽然还有些稚气，不过真的很漂亮。”

烈阳怒哼了一声。罗天霞却噗嗤一声笑道：“你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

年轻人叹了口气，道：“你想是什么就是什么吧。”

罗天霞正想说话，忽地只觉眼前白光闪亮，剑气竟然如同雨点般洒了下来。

出其不意，众人不禁同时惊呼。然而罗天霞笑容不变，腰肢突然曼妙地扭动，在雨点般的剑气中竟飘然起舞。如雨剑气在她身边擦身而过，只在罗天霞背后的土地上留下了无数的小坑。

“想行刺女皇陛下吗？先接我一剑。”烈阳大声怒喝，长剑已经携惊人气势，当头劈下。

年轻人身形如行云流水般的后退，后退中长剑舞动。两把长剑连续地交击，发出一连串的脆响。

“烈阳住手！”罗天霞喝道。

烈阳收剑后退，然而双目仍然怒视对手。刚才这几下交剑，对手剑术精湛，内力柔韧，倒也是令他心中颇为警惕。

“你要干什么！辽远。”镇长叱道。

年轻人长剑入鞘，淡淡道：“她真的是女皇陛下。”

“不错，”镇长身边的中年人点头道，“除了蝶舞宗的花蝶三弄，又有哪一门的武功能有如此的美妙。而蝶舞宗的最后一个传人正是罗天世家的罗天美雪。”

“陛下，您终于来了。”镇长双膝跪倒。

罗天霞双手搀起镇长，四顾了一下四周破败的残壁和衣衫褴褛的村民，一声轻叹道：“这是我的错，要是我能够早点到这里，你们就不会受这么多苦了。”

“陛下，”镇长不禁感激得热泪盈眶，“您有那么多的大事，还能到我们这个偏僻地方，我们真是……”镇长的话没说完，就哽咽住了，挣开罗天霞，硬是跪了下去。四周的众村民也纷纷跪倒。只有刚才那年轻人冷冷而立。

“这，这又何必呢？”

“陛下，您就让我们跪一下吧。”

“你们再这样，我可就要走了。”罗天霞扶不起镇长，不由跺跺脚，气道。

镇长急拉住了罗天霞的手，求道：“陛下，您不能走啊。”

罗天霞道：“那你们都起来。”

镇长和众村民无奈，只得站了起来。

罗天霞笑道：“这才是啊，我从来都怕人家跪我的，我很不好意思的。”

忽地那个年轻人冷冷道：“小姑娘，如果你为他们说话，那么你就不用不好意思的。”

罗天霞望着那年轻人，但是从他毫无表情的脸上却什么也看不出来。罗天霞道：“我会的。”

镇长站了起来，介绍道“陛下，这是辽远。”又一指旁边的佩剑中年人，道，“这是辽远的父亲辽鸣。”

罗天霞点点头，道：“原来是出名的游侠，以雪林千峰剑名震天下的辽鸣，怪不得能认得出我的蝶舞身法。蝶舞宗虽然在五百年前号称七大宗门之一，然而近年来已经很少人知道了。刚才我心里还猜疑呢。”

辽鸣叹口气，道：“女皇陛下谬赞了，辽鸣不过是一个雇佣兵罢了。”

罗天霞道：“你真是太客气了。我早就听说过雪林千峰最有骨气，只接受平民的请托。平民的要求，即便是只有一个大陆币，也决不推辞。而为富不仁者，就算是一万大陆币，也决不动心。”

那个叫辽远的年轻人突然说话：“那就是骨气，那就是你们这些贵族永远不会懂得的一种感情。”

“喔，”罗天霞道，“你怎么知道我不懂呢？”

辽远的面容冷漠。他抬起头，望向了辽阔的天空，一只苍鹰正滑翔而过。他淡淡道：“整天泡在酒肉中的家伙，怎么可能明白在辽阔的蓝天上餐风饮露的鹰。”

罗天霞忽地格格娇笑，道：“我从来不喝酒，也不喜欢吃肉。这么说，我应该是有骨气的了？”

辽远闻言一愕，冷哼了一声，没有答话。

辽鸣道：“我这个孩子，从来就是这个样子。请陛下不要介意。”

罗天霞笑道：“没关系，其实我挺喜欢和人斗嘴的。当了女皇之后，很久都没人可以斗嘴了。可是真的有点寂寞了。”

辽鸣道：“女皇陛下不见怪，那是最好了。”

这时镇长道：“让女皇陛下在这里说话，真是太不礼貌了，还是请陛下到我们的镇会所去谈话吧。”

※　　※　　※　　※　　※

小镇的镇会所大概是小镇惟一的豪华建筑了。不过说是豪华，其实也只不过是一座稍经装饰的大房间而已。平常大约是用作镇民的公共会议所用的。这时房间的一隅摆了几张桌椅，让罗天霞、镇长及几位镇里的长老坐。

罗天霞落座之后，向镇长道："我这次来最重要的是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你们会反抗官方，发起暴动呢？"

镇长道："其实不是我们想暴动，而是我们没有办法啊。"

"为什么？'罗天霞问道。

镇长道："我们这里四周都是山林，大部分都是猎户和牧人。本来大家就没有什么积蓄，而且就在两个星期前，我们还遭到了强盗的洗劫，而领主却还要增收税款。我们真是没法活啊。"

"被强盗洗劫？你们这里经常被强盗洗劫吗？"罗天霞奇道。

镇长无奈地一声长叹，道："这也是天意吧。本来我们这里穷山恶水的，以往从来都没有强盗的，可就在两个星期之前，谁知道从哪里流窜来了一支强盗。唉，也是我们命苦吧。"

"可是你们这里有什么东西值得抢吗？'罗天霞皱着眉头看了看这简陋的屋子。

镇长道："我也觉得奇怪，我们这里穷山恶水，再加上年年课税，简直就是家徒四壁，有什么值得抢呢？可是，强盗还就真的来了。也许这支强盗也是穷疯了吧。真是倒霉。"

"原来是这样。'罗天霞不由得眉头微皱。

同镇长和长老们谈了几个时辰的话之后，镇长请罗天霞到小镇惟一的一所客店安歇。客店很简陋，但是也被村民们打扫得干净整洁。

罗天霞到达客店的时候，天色已经全黑了。从客店门口走

进去，只见客店分成了上下两层，上下层各有数个房间。

罗天霞随口问道："这个客店有几间房呢？"

镇长道："我们这个小镇，平常也没几个客人，所以客店呢也就小得可怜。上下两层只有八个房间。"

"那么现在还有客人吗？"

镇长道："除了辽鸣他们父子俩，就只有一个收购毛皮的商人了。"

镇长引着罗天霞和烈阳来到了楼上，打开了四个房间的房门，并点亮了灯火。在擦了擦桌子后，镇长歉然道："这里很简陋，不过已经是我们现在最好的房间了。真是委屈陛下了。"

罗天霞走到窗边，推开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笑道："镇长大人，你就不用客气了，我看这里挺好啊。空气清新，真是难得啊，比我们皇宫的花园还好。"

镇长不由笑道："陛下，您还真是夸奖了，这里哪比得了皇家的花园呢？"

从后窗望出去，下面是一块草地。草地上种着几棵大树。树枝上还架着一只秋千。似乎是一个孩子们游戏的场所。草地的尽头是一大片的水面，正是白天在外面看到的那个小湖。

罗天霞望着窗外的草地和水面，问道："这下面是个游乐场吗？"

镇长道："我们这个小镇哪有什么游乐场？只是以前客店老板的孩子经常在这里玩，所以他请我们帮忙，架了个秋千。"

"那孩子呢？现在还在吗？"

镇长叹了一口气，道："那孩子在我们同官兵的第一次冲突时就被流箭射中了。他的父亲在第二天同官兵理论时，也在冲突中死了。"

罗天霞猛地转身，怒道："这是真的吗？"

镇长黯然道："怎么不真，这些事情啊，真是一言难尽。"

罗天霞郑重地道："镇长，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让做下这

些事的人为他们所做的负责。”

镇长默然片刻，道：“女皇陛下，我们当然相信您。只是，我们也知道有些事情你是很难做的。我们也不求怎样，只要让我们能够生活就好了。”

罗天霞看着镇长的表情，已经知道他的心里还没有办法完全相信自己，也只好叹叹气，道：“好吧，反正我还要在这里住上几天，等明天我再和你们详谈吧。”

镇长应了一声，道：“陛下您就先休息吧，我下去叫人烧点热水上来。”

罗天霞点点头，镇长就退了下去。

等镇长退出了房间，不一会，就有村民送上热水来。

烈阳躬身行礼，正要告退，却被罗天霞叫住了。

罗天霞洗完脸，在桌边坐了下来，让烈阳在桌子的另一段坐下，笑道：“烈阳，我们终于到了。这一天很累吧”

烈阳摇头，道：“我不累。倒是陛下真是辛苦了。”

罗天霞格格笑道：“烈阳，你可比我老啊，你都不累，我怎么会累呢？”

“这……”烈阳竟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罗天霞见烈阳那副难堪的样子，收敛笑容，正色道：“好了，不开玩笑了。烈阳，看来我们要在这里住上几天了。对这里的事，你怎么看”

烈阳想也不想，道：“陛下，您这次孤身犯险，真是不值啊。这里不知有多少人想害您的。”

“喔，何以见得呢？”罗天霞歪着头问。

烈阳道：“陛下，这个不用猜也知道的。就今天那个辽远，他分明是想刺杀陛下。”

“不会吧。他好像是测试我的武功呢。”

烈阳急道：“陛下，您怎么这么天真呢。以您的身份，有谁敢公然杀您。而他借此机会杀了您，也只会说一句失手而已。您想

想看,如果您的功力欠了半分,那么会怎么样？”

罗天霞低头想了片刻,道“这倒说得也是。”

烈阳立时站了起来,道“陛下,我这就去城外调护卫来。”

“等一下,也不用这么急的。’罗天霞又叫住了烈阳。

“怎么了,陛下？’烈阳奇道。

罗天霞以手支额,遥望窗外的星空,若有所思,喃喃道“烈阳,你觉不觉得奇怪。我即位两个月,这里的强盗也出现两个月,而且在这种没有什么油水的地方。”

烈阳道:“这有什么奇怪的,强盗嘛,本来就是到处流窜的。”

罗天霞忽地抬起头来,粲然一笑道“烈阳,我突然觉得,这几天大概会有趣很多。”

罗天霞的笑容如同春花盛开,只看得烈阳不由目为之一顿。

※ ※ ※ ※ ※

秋夜的凉风把一阵阵水气吹送上岸,将星光下的小城客店蒙在了一层淡淡的薄雾之中。除了微风拂动树叶的轻微沙响,静悄悄的连一丝丝声息也没有。

新任的帝国女皇早已睡得香甜。虽然是睡着,可脸上还带着俏皮的微笑。也许是贪图凉爽的秋风吧,她甚至连窗子都没关。星光将窗外的树影投射了进来,就在她的床前婆娑轻舞。

忽地,一个朦胧的黑影遮住了树影。不知什么时候,一个幽灵般的黑衣人已经立在了窗前,将一片巨大的黑暗投在了小女皇的身上。

也许是感觉到光线的变化,小女皇翻了个身,嘴里还发出模模糊糊的呓语。

黑衣人悄无声息地接近,一丝丝的寒光从他手中的利刃中

无声的溢出。

忽然间，“咯”的一声响。黑衣人急速转身，只见身后打开的窗子被风撞击在窗棂，半掩了起来，正咿咿呀呀地作响。

黑衣人凝立片刻，见没有别的声响，便渐渐放下心来，可等他缓缓地转回身来时，却猛然间一愣。

原来小女皇已经坐在床上，以手支颌，一双大眼明亮有神，正饶有兴致地盯着他看。见黑衣人回头，罗天霞仰起头，招招手。

“刺客先生，晚上好啊。是来找我聊天的吗？”

黑衣人冷嘿一声，长剑寒光暴涨，划过一道强光，卷向罗天霞。

“喀”的一声响，罗天霞的床如干沙般散落。而罗天霞就如一片花瓣般轻轻飘起，贴在了房顶。几乎是同时，门窗同时响动，四名护卫一起扑入。四柄剑卷起四团光焰，将黑衣人围在了中央。

黑衣人猛地长剑回绕，幻起一片白光。忽然间猛地一亮，长剑在片刻间粉碎，散作无数粉末，每一颗粉末都发出强光。罗天霞和四护卫不由同时眨眼，再睁开时，黑衣人竟已不在房内。

“金碎！”四护卫同声惊呼。

这就是青衣杀手宗名震天下的绝技之一，一击不中全身而退的“金碎”！

罗天霞一声轻喝，身形如轻燕一般由窗中穿出，然而四下望去，徒见清风徐徐，竟一丝人影也没有。

不多时，四名护卫先后到了罗天霞身边。罗天霞吩咐道：“你们到客店里看看。”

四名护卫应了声就下去了。

这时，烈阳也窜了出来，站到罗天霞的身边，道：“陛下，您没事吧。”

罗天霞道：“我没事的。”

烈阳微微一顿，道：“我刚才去外面看过了，可惜没有捉到刺客。”

罗天霞不由皱眉轻轻自语。

“这怎么可能？他去哪里了呢？难道，他真的会随风而逝？”

※ ※ ※ ※ ※

黑夜的过去就像黑夜的来临一样，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就到达了它的终点。当灿烂的阳光从大山的背后探出头来的时候，小城的早晨已经降临。

这天一早，镇长就知道了女皇遇刺的消息，并通知了城外的女皇护卫。韩星立刻率领了数名经验丰富的战士和魔法师来到城内进行调查。

听了罗天霞讲述的过程，皇家魔法师梅林很快就发表了见解。

“刺客不是使用魔法传送术一类的方法逃离的。”

“何以见得？”

“这很明显。首先，使用魔法传送术需要相当的魔力，也需要相当多的时间来集中精神。而从刺客使用金碎逃离到女皇陛下追出来，这中间的时间绝对不够。第二，从刺客会使用青衣杀手宗的武功来看，他是一个以武功见长的高手。而众所周知，武学和魔法从本质上就有着背道而驰的区别。武功高明的剑客、杀手，魔法大都不能登峰造极。而魔法有较高造诣的神官、僧侣，武学极难精进。这样的人物是不可能会用出魔法传送术这样的高级魔法的。”

罗天霞皱皱眉，道：“难道就没有魔法武功两皆上乘的高手吗？”

“当然有，据说圣战五贤者之一的大梦贤者就是这样的高手。可是这样的高手是不太可能会参与暗杀这种有辱荣誉的行

为的。而且如果来的真是这样的高手……”

梅林看了一眼罗天霞身边的四个侍卫，没有继续。不过，罗天霞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说，如果是这样的高手到来的话，那么凭他们几个，绝对无法抵挡。

罗天霞点点头，表示了解。

梅林继续道：“所以，刺客一定是通过物理方式从这里出去的。”

“这不可能！”罗天霞亲信侍卫之一的木子立时反驳道。

“从昨天陛下遇刺到现在，我一刻不停地监视着这附近。如果有可疑的人离开的话，我们不可能不知道的。”

“也许你有眨眼或打瞌睡呢。”梅林置疑道。

“绝对没有！”木子愤然反驳道，“而且我们几个是轮番进行监视和搜索的。你看看，这客店一面是湖，另一面是空旷的前院，左右两侧的房屋都离得不近。我就站在客店的最高处，我绝对不相信有人能够穿越这段距离而不被我察觉。”

“那就奇怪了，难不成那刺客真的化作一团清风飘走了？”梅林带点不屑地道。

烈阳忽地插话道：“其实，也许刺客根本就不需要走。”

“为什么？”罗天霞问道。

“因为他可能就住在这客店里。”

“你是说……”

烈阳大声道：“我觉得那个辽远父子最可疑。陛下，你想想，辽远昨天和我交手也并不逊色，以他们那样的高手佣兵，怎么会到这个偏僻地方 又怎么会这么巧，偏偏陛下到了这个地方，他们也来了？”

“不，不是的。”镇长忽然道。

烈阳瞪着镇长，道：“你怎么知道？”

镇长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可看了一眼烈阳，又闭上了嘴。

罗天霞凝思片刻，忽地转头问镇长道："镇长，你这客店里都住了些什么人呢？"

镇长道："有一个收购皮货的商人，他是十几天前来的，后来因为我们和领主的部队闹起来了，所以就困在这里了。还有就是您昨天见过的辽鸣和辽远那父子俩了。"

罗天霞嗯了一声，道："雪林千峰辽鸣，我是早就听说了。听说他虽然是雇佣兵，但从来不屈从于权贵，宁可自己饥寒交迫，也只接合乎良心的生意。在这个乱世里，真的是罕见的人物，我早就想了解一下他了。你能给我讲讲他的事吗？"

镇长深有感触地道："辽鸣真的不愧是天下最著名的游侠，他是上个月来到这里的，知道了我们和领主冲突后，他什么话也没说，就留下来帮我们了。要不是他的话，领主手下的那些剑手我们普通的村民怎么对付得了？"

"喔，这么说，他真的是不愧名震天下的游侠了。"

"一点也不错。"镇长用力地点头，道："辽鸣这个人热心得很，武功又高。其实以他的武功，到哪里接不到生意？早就应该皮裘锦衣的了。可你看他，还是那身破旧的软甲。他的年纪其实不大的，可是你看他那个苍老的样子，独自一人带大儿子，还坚守着那份傲气，真是不知道他是怎么过来的。"

"她的夫人呢？我听说过很多关于这位游侠的故事，可从来没听说过他的夫人。"

镇长长叹了一口气，道："这件事说来让人感动得掉泪，也让人心酸得掉泪。要不是雪林千峰的傲骨，真的很难想像一个人能够那样做。"

罗天霞好奇地问道："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镇长又叹息了一声，道："这件事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在我们穷人中间流传得很广的。我们都钦佩他那身傲骨，也佩服他的侠气。"镇长顿了顿，又道："听说辽鸣本来是有一位很温柔的夫人的。那位夫人本来是一位农家的女儿，后来被一个地方

的贵族抢去了。女儿的父亲求告无门，没有办法，也不知怎么就想到了雇请佣兵。可是他全部的身家也只有一块大陆币。老人在佣兵所的门口，不知道被踢出来多少次。没有人肯接受这份工作，可是后来他碰到了辽鸣。”

“后来辽鸣救了她吗？”罗天霞听得津津有味，让一边的梅林和木子不由着急。心道：我们这不是在讨论刺客的事情吗？怎么女皇陛下又听起故事来了。真是孩子心性。

“是啊。辽鸣救了她，而农家女也爱上了辽鸣。他们俩就相亲相爱，结成了夫妻，也生了一个儿子。”

“后来呢？”

“他们过了好几年幸福的日子，辽鸣一直穷困得很。可农家女从来没有埋怨过他。可是，慢慢地，农家女得了一种怪病，她一天比一天憔悴，而辽鸣又没有钱给她买药。后来农家女病得起不来了，一位领主来请辽鸣。他说，只要辽鸣帮他去抢劫一批财宝，他就保证治好辽鸣夫人的病。可辽鸣一脚就把他踢了出去。然后，他跪在夫人的床前大哭说，他不是不想救她，可无论如何也不能去做违背良心的事。”

“那么，最后他夫人治好了吗？”

镇长默然片刻，道：“没有。他夫人死了。她死的时候，他们的儿子辽远还只有三岁。”

罗天霞沉默片刻，似乎也想到了什么，喃喃道：“要是我，绝对没办法舍弃自己的爱人。”

“陛下，您说什么？”罗天霞说话的声音很小，镇长没有听清，问道。

罗天霞猛地一震，随即醒悟，道：“没什么。我是说，你怎么会那么清楚这些事？”

镇长叹口气，道：“因为他的那位夫人以前就住在这个小镇。辽鸣和辽远父子这次是回来上坟的。”

※ ※ ※ ※ ※

在经过一上午徒劳的搜索后，寻找刺客的尝试终于失败了。罗天霞命令他的侍卫暂时放弃搜寻刺客，而开始处理村民的申诉。村民们陆续来到，将他们和领主冲突的种种理由诉说了出来，由书记官登录在册，预备作为将来最终裁处这场纠纷的根据。而罗天霞则来到了城外不远的坟地。

在这里，她找到了正在上坟的辽鸣和辽远父子。

辽鸣跪在坟前，不住地絮絮而语。而辽远就站在他身后数丈远的地方，默默地看着。

罗天霞示意侍卫在原地等待，而她走近了去，辽鸣的声音不断地传入耳中。

“……纱月啊，孩子已经长大了。辽远他今年已经二十三岁了。说来也快到结婚的日子了。可是他自己一点也不急，反而让我急得不得了。我觉得他长得一点也不像我，倒是很像你。比我英俊多了……”

罗天霞走到辽远的身边，默默地站着。辽远看了她一眼，一点表情也没有，也没有说话。

这时辽鸣察觉到了罗天霞的到来，转过头来，抹了抹眼角，道：“原来女皇陛下驾到，真是失礼了。”

昨天匆匆一面，没有能够仔细地观察这位鼎鼎大名的雪林千峰。此刻在迎面的阳光下看去，辽鸣的脸上已经明显地出现了丝丝褶皱，风尘和岁月在他的脸上已经刻下了深深的痕迹，让人明显地感觉到他的苍老。

罗天霞道：“不是啊，大叔。打扰了你们上坟，是我失礼才是的。”

辽鸣轻叹道：“没有的事。其实我们已经上过坟了，只是我总觉得有很多事想和她说。”

罗天霞忙道：“那你继续吧，我其实只是有点小事想问问你

们。没事的，我晚些再来吧。”

辽鸣皱皱眉，道：“那可不好。这样吧，辽远，你和陛下聊聊吧。我还有些话和你娘说。”

辽远应了声是。辽鸣歉然地一笑，道：“对不起，真是怠慢陛下了。”

罗天霞俏皮地一笑，道：“大叔，其实和辽远大哥说话还更好的，起码他不会这么客气。”

辽鸣点点头，道：“那就好。”说完便转回头去，继续他的倾诉。

罗天霞对辽远做个手势，示意走远点说话。

辽远看也不看罗天霞，当先便走了出去。罗天霞笑笑便也跟了上去。

罗天霞小声道：“知道吗？我很佩服你父亲的。”

辽远没有说话。

罗天霞道：“有这样的父亲，难怪你这么骄傲。”

辽远瞪了她一眼，没有回答。

罗天霞又道：“你和你父亲很像的。”

辽远仍是不理。

罗天霞眼珠一转，道：“其实你和你父亲一点也不像。”

辽远停住脚，怒道：“你什么意思？”

罗天霞格格一笑，道：“你终于说话了。”

辽远哼了一声。

罗天霞续道：“你的傲气和你父亲真的很像。不过，你父亲可不像你这么不爱说话。”

辽远冷哼了一声，道：“知道吗？你真的很烦的。”

罗天霞哈哈笑道：“你终于找到我的优点了。”

辽远无奈地摇头。

罗天霞收住笑，道：“有件事，我觉得挺好奇的。你能告诉我吗？”

辽远冷冷道："那么看是什么事。"

罗天霞不理会辽远的语气，道："你父亲为什么叫'雪林千峰'呢？这个称号很奇怪的。好像多数人都喜欢叫某某骑士、某某勇士的威猛名字。你父亲为什么不叫那个'雪林勇士'呢？"

辽远冷笑一声，道："勇士？世上多数的所谓骑士勇士，都只是没有骨气的小虫子。他们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勇敢。"辽远猛地停住了脚步，一指远处白雪皑皑的山峰，道："你见过真正的雪峰吗？那种直入云霄从不折腰的雪峰，那种强风不动，大雪不摇的雪峰。在我五岁的时候，父亲曾经带我攀过雪峰。他挺立在雪峰上对我说：'小远，这就是雪峰。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情况，它从来都不会弯腰。你爹爹就是雪峰，你将来也要做雪峰。'"

罗天霞哦了一声，道："是这样啊。"

"是的，"辽远冷冷地盯着罗天霞，"你们这些贵族到过雪峰吗？"

罗天霞双眼眨也不眨地同辽远对视，正色道："也许我没有到过雪峰，不过我也决不怕冷。不然，我就不会来这里了。"

四目相对。片刻，辽远冰封似的嘴角微微一动，却没说话，点点头，大踏步便走。

罗天霞急叫道："喂，你别走啊，我还有话要问呢。"

辽远脚步微微一顿，没有回头，道："有时候身边的人更危险。"

"身边的人？你到底是什么意思？"罗天霞叫道。

可辽远半步不停，再不答话，渐渐远去。

罗天霞站在原地，仔细咀嚼辽远的这句话。

"身边的人？到底是什么意思？"

※　　※　　※　　※　　※

当罗天霞再次回到客店的时候，月亮已经再度爬上了天际。

副侍卫长韩星已经增派了十六名侍卫。十六名侍卫守卫在客店前后，本来冷清的客店变得竟有些拥挤了。

辽鸣和辽远还没有回来，不过那个商人倒是还在，他正在客店大厅中喝酒。

客店的大厅里燃着灯，四名侍卫站立在四角。这个商人看上去显得有些清瘦，穿着一身破旧的皮裘。见罗天霞走近来，商人举起酒杯道："皮货商人钱贵敬陛下一杯。"

罗天霞接过酒杯，一口喝了下去，微笑道："你叫钱贵吗？"

钱贵也笑道："早就听说罗天家的小公主胆大顽皮，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罗天霞微微摇头，笑道："喔，看来我还真是臭名远扬啊。"

钱贵好不容易忍住笑，道："陛下别再逗我了，要不我可就要失礼了。"

罗天霞收住笑，道："钱大叔，这酒的味道还真不错啊。"

"要说酒的味道，倒还真的不错。只不过"钱贵神秘地凑近罗天霞，小声道，"说真的，酒味虽然好，不过有这么多的人在身边盯着，我还真是有点受宠若惊了呢。"

罗天霞不由噗嗤一声笑了出来，挥挥手，示意侍卫退下。

侍卫退下，钱贵长出了一口气，道："这下子，喝起酒来就舒服多了。"

罗天霞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抿了一口，道："钱大叔来到这个地方，是不是就为了这美酒啊？"

钱贵夸张地叹了口气，道："其实我来这里是收购皮货的，谁知道，会遇到这种倒霉事。真是人有不顺的地方，太阳也有不圆的时候。本来准备收购点廉价皮货，大发一笔的，谁知道……"

罗天霞喔了一声，道："大叔是做皮货买卖的吗？那对皮货

一定很熟悉啦。”

钱贵得意地道：“那当然，我对皮货的眼力那可是没得说。什么样的皮子能卖什么样的价钱，我可是一看就知道。不论是狐皮、鼠皮，是拼接的还是硝制的，是冬天的好皮还是夏天的破皮，我可是一看就知道。就连毛皮上的毛有多软多厚，我都是一看就知道。”

罗天霞看了一眼钱贵身上的破旧皮裘，“哧”的一笑，道：“钱大叔，你是吹牛吧，你看你身上穿的这破皮衣。我才不信呢。”

钱贵脸一红，道：“啊，这个，其实不能怪我的。因为人都是这样，对于身边的东西总是看不太清楚的。”钱贵的眼睛忽地凝注在罗天霞的身上，“您其实也一样的。”

“我？我是这样的吗？”罗天霞笑容立止，正色道。

钱贵忽地笑了起来，道：“当然，您看，您头发上停了一只苍蝇，你都没注意呢。”

“哦。”罗天霞失笑道，“原来是这样。”

钱贵笑道：“当然啦。你的眼力其实也和我差不多的。”

罗天霞收住笑，问道：“钱大叔，不开玩笑了。我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

罗天霞道：“昨天晚上，你有注意到什么事情吗？”

钱贵诧异道：“什么事情？昨天晚上有发生什么事情吗？”

罗天霞盯着他看了片刻，笑道：“也没什么重要的。”

钱贵笑了笑，道：“好了，既然没什么，那我就回去睡觉了。啊，今天酒喝多了，还真有点晕啊！”钱贵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进房去了。

罗天霞看着他的背影，微微而笑。

这个商人看来也不简单啊。

第四章　荒野巨盗

泰雅黑暗的密室中，夜羽寒接到了来自幽明帝都的急信。

看完了急信，夜羽寒将信捻成了粉末，静坐了良久都没有说话。

夜月小心翼翼地走近，问道："主子，发生什么事了吗？"

夜羽寒没有说话，他站了起来，走出了房间，就在庭院的中央，站了许久。

夜月知道这是主子在思考事情。她走到院子的一侧，没敢打扰。

忽地，夜羽寒说话了。

"夜月，你过来。"

夜月走到夜羽寒的身侧，道："主子，什么事？"

夜羽寒用不带一丝感情的声音道："刚才我接到了帝都的来信。帝国大王子和二王子为争夺继承权，各自调集军队，准备开战了。所以，我必须去一趟。"

夜月恭声道："主子不用担心。这里有我就好了。"

夜羽寒猛地转头盯住夜月，声音冷得宛如刀锋。

"有你就好了？你知道怎么做吗？"

夜月情不自禁地颤了一下。

"请主子指点。"

夜羽寒将目光移开，声音稍微柔和了一点。

"我这一走，就鞭长莫及，再也顾不上罗天的事情了。这里的事情真的要就要交给你了。你听好了，我有个要点要你记

住。”

“请主子讲。”夜月恭声道。

“密切注意罗天的动向，如果发现东方瑞调动军队，立刻率精兵跨越风雪岭。我给你留下了两万精兵，你知道怎么做吗？”

“我知道，”夜月道，“我会轻兵直进，将东方瑞和罗天霞一并吞掉。”

“到时候，你要记住一个字——快。”夜羽寒遥望远方，轻轻自语，“要是我那时能够赶回来的话，罗天就在我的掌握之中了。”

突如其来的事件搅乱了夜羽寒的全盘部署。他现在开始有点担心。他担心一旦罗天的事件出现得过于突然，他远在帝都，鞭长莫及，会让事情脱离了控制。那样的话，也许就会让别人得利了。不过，罗天的各方面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恐怕谁也不能轻易如愿吧。

※ ※ ※ ※ ※

在罗严克拉，罗天仁和铁中兰的调查遇到了困难。

关于被撕掉的书页里面究竟讲述了什么内容，罗天仁和铁中兰又一次地拜访了皇家史馆的史官。

史官是一个年纪不过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当他听到说史料当中缺页的时候，着实吃了一惊。

他急不可待地翻开了书页，当他看到缺页的地方时，才松了一口气，道：“原来是这个啊，这可是在我到这里来之前就缺了的。”

“那么你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罗天仁追问道。

史官不好意思地道：“其实我来这里还不到一年。去年老史官退休了，那时候我才从皇家学院毕业没多久。”

“那么说，你是不知道这段描写的内容了。”

“这，我倒知道一些。”

“快说，是什么？”罗天仁急问道。

史官又看了一眼缺页的史料，不那么自信地道：“老史官在交接的时候，曾经无意地提到过。”

罗天仁眼睛一亮，道：“说仔细点，他是怎么说的？”

史官回想了一下，道：“那次是我们在一起清点史籍，他无意中看到这本史料。他那时打开了这本随军事迹，翻开来，看到这一页，好像很感慨地说，当年秋亭南的孩子，如今已经也成了屡立战功的勇将。想想当年，可不知将来会不会像他爹那样。”

“什么？”罗天仁惊得几乎跳了起来，“秋亭南有孩子？”

史官诧异地看了罗天仁一眼，不知他是怎么了。

※　　※　　※　　※　　※

罗天仁盯着爱妻，面色铁青，道：“秋亭南有孩子，而且还成了我军中的勇将。这件事，你怎么不知道？”

铁中兰叹了一声，道：“当年罗天凌殿下同秋亭南决战的时候，我已经被调回京城守卫了。后来殿下以博大的胸怀赦免了大部分的叛军，我也只是听到的。”

罗天仁面色稍稍缓和，可是忧虑却爬上了脸颊。

“当年的殿下真的是胸襟博大，无人不敬。可是，他能够宽恕得了别人，别人未必不会记恨于心。这杀父之仇，可真的是刻骨铭心啊！”

铁中兰也面带忧色，道：“是啊，也不知他现在是不是打算把这个仇报复在无辜的霞殿下身上。”

“我们赶快去问老史官。”

罗天仁猛地一拍坐骑，坐骑立刻飞驰了出去。铁中兰也催马赶了上去。

退休的老史官就住在罗严克拉的郊区。这位史官今年大约

已经有九十岁了，他掌管史籍也已经有六十年了。经历了罗天帝国的三代皇帝和数不清的人事更迭，如今沧桑花甲，带着罗天帝国无数的玄机秘辛告老还家，终于可以充耳不闻窗外事，将种种的感慨与叹息抛诸脑后。这对于他来说，应该也是一种幸福吧。

老史官的府邸建筑在一片稀疏的树林之中。秋风阵阵吹过，树叶落了满地。罗天仁和铁中兰的马蹄翻飞，将落叶踢得飞了起来。罗天仁和铁中兰快马奔驰，不过半个时辰，就来到了老史官的府邸。

史官的府邸不大，但是建筑优雅古朴，充满了厚重的美感。那座大门也是厚厚的红木所制，看上去有些旧，但是却有一种凝重之气。

罗天仁跳下马来，三两步就冲到了大门前。

咚咚的敲门声远远地传了出去，然而却半天都没有人来开门。铁中兰忽地按住了丈夫的手。

“等一下。”

罗天仁不解地看着妻子。

铁中兰侧耳倾听片刻，忽道：“你觉不觉得有点怪？”

“怎么了？”

“为什么会这么静？”

罗天仁望了一眼妻子，看到了她眼中忧色，不由面色陡然一变。罗天仁潜运内力，一掌推在了大门之上。大门轰然倒塌。大门后，横七竖八倒满了尸体。

仔细地搜索过之后，罗天仁和铁中兰在书房中发现了老史官的尸体。

铁中兰检查过之后，叹了一口气，道：“他死了至少有两天了。”

罗天仁猛地一拳捶在了墙上。

“我们还是来晚了。”

铁中兰安慰丈夫道："别着急，当年的事情一定还有别人知道的。"

"可现在怎么办？"罗天仁有些焦急地问。

铁中兰低下头沉思片刻，忽地抬起头来，道："我们去问问屈丞相吧，他跟随凌殿下已经有十年了。我想他也许会知道什么线索的。"

※　　※　　※　　※　　※

"秋亭南的事，我是知道一点。"屈剑天在房间里踱了两三圈，才若有所思地道。

"那么您一定知道秋亭南的孩子是谁了。"罗天仁兴奋地道。

然而屈剑天点点头，却又摇摇头，道："我不知道。"

"怎么会这样。"罗天仁不无失望地道。

屈剑天道："当年受降的时候，凌殿下亲自把秋亭南带到了他的大帐里，支走了身边所有的人，和秋亭南谈了许久。那次谈话的内容，没有人知道。我只知道，在秋亭南被押往刑场的时候，凌殿下亲自给他敬了一杯酒。秋亭南喝了那杯酒，对殿下说，我这一去，我那不孝子就拜托殿下了。殿下也应承了他。至于那孩子是谁，殿下从来没有说过。"

铁中兰叹道："殿下就是这么个人，从来都不考虑利害的。"

屈剑天又踱了两步，叹息了一声，道："其实这也怪不得殿下的。有件事你们也许不知道，秋亭南曾经是凌殿下的师父。"

"什么？"罗天仁和铁中兰同时吃惊地叫道。

屈剑天点点头，道："是的。秋亭南曾经担任过皇家学院的军事学教师，而罗天凌殿下当时就在他的班里学习。罗天凌殿下在组建翼豹兵团的初期，曾经得到秋亭南不少的帮助。那时候，秋亭南是朝廷中鼎鼎有名的大将军。而罗天凌殿下虽然打

了几个胜仗，可毕竟还是一个刚刚成名的后进，没有什么威望。因为组建兵团的事，凌殿下经常去请教秋亭南。他们两个人都不满意当时的朝政，两人非常投缘。”

“那为什么后来秋亭南要反叛呢？”

屈剑天叹了一口气，道：“说起来，这也是无可奈何。他们两个都希望能够改革朝政，只是罗天凌殿下主张慢慢改良，而秋亭南则主张急病重药，后来终于得罪了培里亚斯。结果培里亚斯明升暗降，把他贬去做了一个地方的小领主。也许是由于缺乏交流吧，他们两个人的分歧越来越大，最终变成了兵戎相见。罗天凌殿下等于是亲手斩了他的老师。”

罗天仁默然片刻，才道：“罗天凌殿下也是没有办法。他总不能让自己进行了一半的改革中途而废吧。”

屈剑天道：“罗天凌殿下当然没错。可对他来说，无论如何都还记着这份师徒的情意。所以，他不可能拒绝老师的托孤。”

铁中兰道：“那么还有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呢？”

“为了保护老师的遗孤，罗天凌殿下几乎是不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屈剑天忽地想起了什么，“不过，也许……”

“怎么样？’罗天仁心中重又燃起了希望。

“我在想，也许当年秋亭南的侍卫长知道。”

“他现在在哪里？”

“他就在我们的翼豹军中，现任第七镇新兵训练官。”

罗天仁兴奋地站了起来。

“那好，我现在就去找他。”

“你等等。’屈剑天叫住了迈步欲走的他，“我前天刚派他去北疆招募新兵了。”

“好，我这就去北疆找他。”

罗天仁甩下一句话，转身就跑了出去。

屈剑天望着他背影，心想：他也变了很多。也许是因为自

责，也许是因为责任，以前的他可不是这个样子的，他虽然热诚于工作，但是却也是豪迈爽朗的一个人，每次见面都会开些玩笑的。可是自从罗天凌殿下去世之后，有多久没见他开玩笑了呢？其实仔细想想，罗天凌殿下去世之后，好像每个人都变了很多，就连那个以前从来都不懂事的小公主也好像一下子长大了。只是，她毕竟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啊！却面对了这么多的事情，真是让人担心。

屈剑天叹了口气，心想：派出去的信使，这时也应该到了吧。

※　　※　　※　　※　　※

骏马在山路上疾驰，马蹄踏碎了山间的清幽。马上的战士呼吸急促，不时回头。他的脸看上去仓皇而紧张，握剑的手因为紧张而青筋暴露，身上皇家骑士的战袍已经变成了染血的布条。

他用手去触了触怀中的信件。

信件还在那里。

他稍微舒了口气。手臂虽然因为流血过多而变得有些麻木，不过长久以来经过的严格训练使得他仍然能够挥剑杀敌。

他心想：我一定要把信件送到女皇的手中，不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同行的战友都已经死了，不过，只要我们能有任何一个冲出来，就一定要将这封信送到。

战士狂催战马。战马奔行越来越快，顷刻间驰出了山间小路。眼前已是一条笔直的大道，马上的战士稍舒了一口气，勒缰回望。

山林幽幽，清风吹送，山鸟的清鸣声声入耳。

战士转回身，放马徐行。

忽地空中传来凄厉的鸣叫，一片阴影从空中移过，将他笼罩住。战士猛地抬头，他的脸上顿时失去了血色。

“我的天啊！”

数也数不清的金色翅羽的大鸟扑了下来，将他淹没在鸟羽之中。

※ ※ ※ ※ ※

罗天霞在普莱特的工作还算顺利。在罗天霞手下书记官的鼓励下，村民们将东方瑞的暴政一一说了出来。不过两天的时间，书记官兴奋地向罗天霞汇报。

“东方瑞这次死定了，他公然不遵守帝国的政令，证据确凿，再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罗天霞点头表示嘉奖，示意他继续听取村民的举证。而她自己则不避行迹地和众多村民谈心，很快就和众村民打成了一片。

这几天，烈阳一直随身侍卫着罗天霞。可不知为什么，罗天霞无论去哪里，总是能看见那个叫辽远的青年带着一种冷漠的表情出现在附近。烈阳不止一次地提醒罗天霞，然而罗天霞总是微笑说没关系，而任由烈阳带着警惕和敌意的眼光盯视着辽远。

终于，烈阳无法忍受了。他走近辽远，怒道：“你为什么总是跟着我们？你到底想干什么？”

那个辽远打了个哈欠，漫不经心地道：“谁说我在跟着你们，是你们总凑巧和我同路吧”

烈阳的脸色骤然间变得血红，道：“你在耍我吗？”

辽远冷冷道：“你要是那么认为，那也由得你。”

烈阳‘刷’的一声拔出了腰间的长剑，辽远的长剑几乎在同

一时间出鞘。两柄剑的剑气在空中急速地交击了数下，两种截然不同的内力在空间中激荡出微弱的轻烟。

“住手！”罗天霞大喝道。

一声清脆的鸣响，两个人都退后数步，怒目而视。

罗天霞拉住了两个人的手，嗔道：“好啦，你们两个人，这是干什么啊？”

罗天霞娇嗔薄怒，面如春花般红润，虽然尚有些稚气，但却依然亮丽。她手心细腻温暖的感觉同时传入了烈阳和辽远两个人的心里。两个男人的手心里不由同时微微出汗。两人虽仍然互相怒视，不过却已经没有了刚才那种剑拔弩张的紧张感。

罗天霞松开了两人的手，嘻嘻一笑道：“好啦，你们两个人怎么那么喜欢打架啊？”

烈阳道：“陛下，这个人这几天总是跟着我们，我看他是不怀好意。”

辽远冷哼了一声，没有回答。

罗天霞嘻嘻笑道：“不会啊，我觉得辽远大哥人挺好的。”罗天霞左右看看，见烈阳和辽远兀自怒目而视，“哧”的一声笑了出来，道：“我觉得你们两个挺像一对斗鸡的。”罗天霞眼珠一转，忽地又笑道，“嗯，我忽然想去荡秋千玩，两位斗鸡先生，陪我去玩好吗？”

没想到罗天霞会突然做小女儿状，烈阳和辽远同时一愕。片刻，烈阳急道：“陛下，不可以。”

罗天霞哼道：“为什么不可以，我说可以就可以。”

辽远盯着罗天霞看了片刻，微微摇头。

罗天霞笑道：“你看着我摇头干什么？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

※　　※　　※　　※　　※

罗天霞拉着辽远和烈阳来到了小客店后面的草坪。

这片草坪不大，秋千也很破旧。不过，罗天霞依然很高兴地坐了上去。她回头对呆立着的烈阳和辽远道："你们两个别站着啊，快来推我。"

烈阳和辽远颇为别扭地站在了秋千的两边，推起了秋千。秋千在罗天霞的笑声中荡漾。辽远和烈阳不禁都觉得颇为滑稽。十几年来，他们的手曾经握剑杀敌，曾经举杯畅饮。然而，他们却从不曾想过，有一天，他们也会来推起了秋千。可罗天霞这个小女皇，也许叫小姑娘更合适，却叫他们无法拒绝。

秋千高高荡起，罗天霞笑得十分开心。她笑道："你们两个太笨了，秋千都不会推。我哥哥一个人都比你们两个推得高。不过有一点他和你们很像，就是我每次让他陪我荡秋千的时候，他的苦脸，哈哈，真的和你们一模一样呢！我哥哥……"罗天霞说到这里，不知怎地，声音忽地一滞。然后不过片刻，她的笑声又响了起来，笑得和刚才一样开心。然而当烈阳和辽远抬头望去的时候，罗天霞的眼角在斜阳之下，却微微闪亮。

"你们快推啊！"

这时已经是傍晚了，夕阳斜照，幻起无数的霞彩。罗天霞的脸庞在斜阳中闪耀，光润而红亮，就如同晚霞一般。

※　　※　　※　　※　　※

就在罗天霞到达普莱特的第三天，盗贼团发动了袭击。

盗贼团袭击的时候，正是黑夜将尽、黎明将至的时刻。在黑与白交接的瞬间，盗贼团如同潮水般的从北面的黑森林中涌出。正在这黎明的片刻松弛中，盗贼团悄无声息地越过了罗天霞部署在外围的三道警戒圈，直接地攻击了寂静中的兵营。闪亮的马刀在清晨的微白中闪烁着寒光，盗贼的喊杀声掩盖了晨

鸡的第一声清鸣。

兵营中的哨兵直到强盗冲上来的时候才惊醒，他们吹响了号角，然而盗贼们已经冲进了兵营。士兵们从睡梦中惊醒，仓促中拿起了刀剑同盗贼们展开了肉搏战。

而几乎同时，城里也出了事。

罗天霞在盗贼的袭击发生之前就已经醒了。天还没亮，客店的院子里就开始响起驴马嘈杂的声音。罗天霞穿起衣服，走到窗口向外看去。

院子里，商人钱贵笨手笨脚地将大包大包的东西架到车上，一边架还一边嗨哟嗨哟地吼着。

罗天霞不由笑着打招呼道："大商人，你在做什么呢？"

钱贵似乎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罗天霞，忙道："啊，是陛下啊，这么早就醒了？我正在装车啊！"

"装车？"罗天霞奇道，"你要离开了吗？"

钱贵夸张地长叹一声，道："是啊，这里实在太危险了。我还是早点把我的这些货运走的好。"

罗天霞笑道："那也不至于这么急吧。"

钱贵神秘地嘘了一声，然后小声地道："别这么大声，您不知道，这附近很多盗贼的。"

罗天霞正要回答，忽地，厉响伴随着锐风响起。罗天霞猛地一跃，到了院子中。无数的箭矢就在这个时刻射入了罗天霞刚才站立的窗口。

"啊哟，强盗啊！"钱贵惊惶地大叫。

数十个身穿黑衣蒙面的盗贼不知从什么地方涌了出来。数十把闪着寒光的刀剑包围了这个小小的客店。其中一人更是速度惊人，手中握着一柄马刀只数步间就冲到罗天霞两丈之遥。刀锋上的寒气使得罗天霞遍体生寒。

罗天霞心知不敌，左右一望，只见钱贵正躲在马车后，大声

地向黑衣人叫嚷。

“喂，打个商量好不好。你们抢走一半，给我留一半。留个交情大家以后好见面……”

罗天霞不及多想，跳到钱贵的马车上，一脚踢在了马屁股上。马儿受惊，马车陡地窜了出去，冲向了领先的黑衣人。然而那黑衣人巍然不动，手中马刀猛地一挥，刀锋上寒光骤长。刀风破空，马和车登时碎作了两片。

“啊哟，我的皮货啊！”钱贵心疼地大叫。

罗天霞急速后跃，一扬手，三颗带着寒冰魔力的寒冥钉直射黑衣人。

然而黑衣人纹丝不动，寒冥钉在距黑衣人数尺之遥便“噗”的破碎了开来，凝结出无数冰晶。

罗天霞不由心中一凛，怎么盗贼中还有这样的高手？竟然可以只依靠杀气就将寒冥钉破解。

黑衣人嘿嘿冷笑，长身进步，速度竟然快过了罗天霞的后跃，杀气凌厉，数丈之外就遥遥地罩住了罗天霞，使她无从闪躲。

忽地，一个人影挡在了黑衣人的面前。

罗天霞只觉浑身压力一松，猛地跃了开去。

那人回过头来，却是侍卫队长烈阳。他道：“陛下，您走。我来对付他。”

罗天霞向那人点点头，道：“好的，烈阳，你小心。”

烈阳道：“我没事的，陛下，你快走。”

罗天霞在侍卫的护卫下，向客店外杀了出去。冲杀中，罗天霞回头一望，只见这对峙的两人身高相若，互相对望，都是一动不动。心里忽地有了一种说不清的非常奇怪的感觉。

罗天霞冲出了客店，沿街向城门的方向奔去。黑衣人不住地从街边涌出来，拦截他们。然而罗天霞的侍卫毕竟个个都是

高手，在失去了开始时的出其不意和惊惶之后，黑衣人数量上虽然占了上风，但毕竟无法挡住他们。

可只转过了一个街口，忽地一个身穿灰布衣服的人从背后以非常快的速度追了上来。这人手中持剑，光芒耀眼，剑光和身体几乎融合在了一起，在罗天霞身后掩护的数名侍卫只不过三两招便纷纷倒下。

那人顷刻间就冲到了罗天霞的面前，他手中长剑剑招凌厉，幻起森森剑影。

罗天霞运起蝶舞身法，以佩剑使出大罗天神剑。虽然罗天霞的功力有限，大罗天神剑的威力难以有昔日兄长的十分之一，然而毕竟大罗天神剑和蝶舞身法都是极高明的防御武功。但见剑光缭绕，在罗天霞身边形成一重烟雾般迷茫的剑烟。

灰衣人一连数招都被罗天霞御开了。然而只听灰衣人冷哼一声，手中剑法忽变。长剑忽地生出了阵阵微寒，剑光便如同大雪一般覆盖了下来。只不过三招，罗天霞手中的长剑便与灰衣人相撞。

“叮”的一声轻响，罗天霞手中长剑远远地脱手飞出。

灰衣人长剑高举，寒光在黎明的微曦中闪烁，骤然间劈下。剑风掠过，罗天霞额头的发梢纷纷而落。

罗天霞却忽地心中一动，微微笑道：“我知道你是谁了。”

灰衣人陡然一震，长剑在空中猛地一缓。

罗天霞骤然后跃，双手齐扬。一片白色的“麒麟烟”在两人之间漫开，遮蔽了视线。然而只不过眨眼间的工夫，只听“嘶”的一声轻响，“麒麟烟”如同被撕裂一般，整整齐齐地从中裂开。锋锐的剑气犹如长虹经天一般从这中间划过，直追罗天霞。罗天霞额头不由微冒冷汗。

猛地，罗天霞的腰肢骤然受力，被人向旁一拉。同时，眼前剑光闪烁，一道剑幕将追击的剑气牢牢挡住。罗天霞扭头望去，

却见一个头发蓬乱的布衣青年手握长剑，清俊的脸庞上虽然仍然冷漠傲慢，然而此刻望去，却别具一丝潇洒。

罗天霞又惊又喜道："辽远。"

"麒麟烟"渐渐散去，灰衣人已经不知去向。

罗天霞腰间用力，从辽远的怀抱中挣脱了开来。

然后望着辽远粲然一笑，道："真的要谢谢你了，辽远大哥。"

罗天霞的笑容灿烂，微微幽香不知不觉地渗入了辽远的鼻中。这时，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到了小镇。辽远情不自禁地微微斜视，罗天霞俏美的容颜宛如在阳光中闪亮。

大概就是从这一刻起，辽远和罗天帝国的命运都已书写在了冥冥之中。

罗天霞的侍卫兵团逐渐从慌乱中恢复了过来。这支由昔日的罗天公子调教的军队，不愧是威震大陆的雄师。尽管在开始的时候遭遇了出其不意的打击，然而仍然很快地组织起了有效的反击。无论将官和士兵，都没有因为慌乱而失措。他们就近地互相支援，互相掩护，逐渐地形成了完整的战斗队形，给予了攻击的敌人以痛击。就在负责指挥兵营的韩星正要下令反击的时候，号角响起，盗贼们又潮水一般地退入了北面的黑森林。

在太阳当空的时候，一切都恢复了平静。

这场接触战，罗天霞的护卫队死伤了数百人。村民们也有近百人的伤亡。最震撼的是，罗天霞的护卫队长烈阳也失踪了。

当天下午，就在兵营的大帐中，罗天霞召集了所有的高级将官，举行了军事会议。

侍卫队副队长韩星的一只胳膊受了伤，他用另一只手拍着桌子怒道："我决不相信这是盗贼。他们一起出现，一起消失，进退都保持着良好的队形，他们明明是经过训练的正规军。"

负责守卫的另一个校官也道："是啊，他们出现的时候，全无一丝声息，其纪律之佳，实在难以让人相信他们是普通的盗贼……"

罗天霞忽地打断了他，道："我奇怪的是，我昨天不是已经吩咐你们加强警戒了吗 可为什么盗贼团还是能够悄无声息地接近。"

一个校官站起来，道："这个确实很奇怪，我们在营地外围布下了三层警戒线，明卡暗哨总共四十三人，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发出警告。"

罗天霞皱眉道："这是为什么？"

随军魔法师梅林道："我检查了他们的尸体，有一件事很奇怪。他们所有的致命伤都是近距离的剑伤，而他们的警报号角都在囊中，没有使用过魔法的痕迹，没有动过的迹象。"

"这又能说明什么？'韩星不解道。

"我们警哨的位置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即便是顶尖高手，也难以让他们全部都没有一点反应。'梅林微微一顿，"这说明，杀他们的人可能是他们熟悉的人。"

"这怎么可能！'韩星惊得站了起来道。

"还有一件事很奇怪，'负责打扫战场的校官站起来道，"我们仔细搜索了所有的地方，可是怎么也找不到烈阳统领。既没有人，也没有尸体。"

"会不会是盗贼们把他掳走了？'另一个校官道。

"可他们为什么要掳人？他们掳人去做什么用？"

"是啊，"侍卫木子道，"他们的目标是女皇陛下，为什么要掳走侍卫统领呢？"

那校官吞吞吐吐地道："我想不是的。"

"为什么？"

校官道："因为我在三个哨兵的尸体旁边都发现了用血迹

写成的字。”

“什么字？”好几个人一起追问道。

校官看了一眼女皇罗天霞，道：“一个是‘队长’，一个是‘烈阳’，还有一个是‘他’。”

会场中一片哗然。

难道是失踪的烈阳，是他杀了这些哨兵？难道他就是奸细？

经过军中经验丰富的士兵检验，确认了这些字迹是死亡的士兵在死前留下的。军中的众将议论纷纷，有人认为烈阳就是为盗贼提供情报的奸细，也有人认为烈阳不是那样的人。可是无论如何，烈阳为什么没有回来呢？难道真的是畏罪潜逃？

※ ※ ※ ※ ※

晨鸡唱晓，又一个清晨来临了。

罗天霞揉了揉因为一夜未睡而显得有些发红的双眼，走出了营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罗天霞只觉山野间清新的空气直灌入身体，将脑中的些许眩晕感驱除得无影无踪。

“嗯，这山野的清晨原来是如此清新。”

罗天霞暂时放开脑中的困扰，遥目远眺。北面山坡上的黑森林依然如同一只巨兽般蹲伏，似乎正在觊觎着这寂寂山谷。罗天霞微微轻叹，将目光转向了东面。东面就是连接罗天和幽明的风雪岭，皑皑白雪覆盖着的重重山峰高耸入云，挺拔而壮丽。

就在这个时候，士兵带来了镇长的急信。

辽鸣死了。

※ ※ ※ ※ ※

辽鸣被钉在了他自己房间的墙壁上。

他的左右两手各被一柄倒插在墙上的匕首刺穿，另一柄匕首的尖端从他的胸口透了出来。他的整个人被钉成了十字，头无力地低垂了下来。罗天霞在近处看去，似乎觉得辽鸣的脸上充满某种莫名的痛苦和悲哀。

在这间小屋里，镇长、商人钱贵、罗天霞、侍卫队副队长韩星、魔法师梅林都来了，另外还有一名没见过的村民在场。

“被钉成这个样子，是谁这么残忍？杀死他就杀死他好了，为什么还要……”韩星检查了辽鸣的尸体，不由怒道。

“一定是那些可恶的盗贼！”村民恨恨道，“辽鸣他屡次和他们作对，所以他们才下这样的狠手。”

“这不是残忍，而是一种象征。”随军魔法师梅林忽道。

“象征？”罗天霞问道。

梅林点点头，道：“是的，我记得在佣兵公会的公约中，曾经有过这样的记载：‘背弃了理想的人，就是背弃了他自己的生命，耻辱的斑痕只有用三支匕首穿过身体才能洗刷。’也就是说佣兵不能够背叛自己的诺言的，背叛的人就会遭到这样的惩罚。”

“背叛，他到底背叛了什么？”罗天霞用一种谁也听不见的声音轻轻自语。

“是谁最先发现的？”韩星问道。

“是我。”一名村民应道，“昨天盗贼来攻的时候，我的房子被他们毁了，所以昨天我就借住在这里。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看到他的房门开着，就过去想打个招呼，结果却……”

“那你昨天晚上一晚都在这里吗？”韩星问道。

村民点头道是。

“你没有注意到什么事情吗？”韩星问道。

村民摇头道：“昨天一晚都非常安静，我根本没听到任何声

响。”

“奇怪，辽鸣的雪林剑法向来十分有名，他怎么可能会无声无息地被人这么容易杀死？”韩星不解地道。

“我有听到声音。”钱贵忽地举手。

“什么声音？”韩星急问。

“关门和开门的声音，很大声的关门和开门的声音。”

“这算什么声音。”韩星怒道。

“是你问我的。”钱贵低着头小声说。

“你……”韩星语塞。

村民忽道：“是啊，我也有听见的。我出来看的时候，还看见辽远走出去的。”

“他们父子吵架了吗？”罗天霞忽地问道。

村民点点头，道：“好像是，我出来看的时候，好像还看见辽鸣大叔站在房门口的地方，好像很伤心的样子。”

韩星转头四顾，道：“那辽远呢？这个消息应该告诉他。”

村民道：“好像这一夜都没回来。”

※ ※ ※ ※ ※

罗天霞在城外的墓地找到了辽远。

辽远坐在母亲的坟前，对着坟呆呆地发愣。露水已经把他的头发打湿了，他却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

罗天霞悄悄地走到他的身边。辽远抬头看了罗天霞一眼，又恢复了刚才的样子。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辽远淡漠地道。

罗天霞犹豫了一下，道：“你父亲死了。”

辽远猛地转过头来，望着罗天霞，却还是用一种压抑着情

感激荡的声音道“他怎么死的？”

罗天霞叹道“他被三支匕首穿过了身体，钉在了墙上。”

辽远的身躯猛地颤抖了起来，他转开头，避开罗天霞的视线，声音微微的有些发颤。

“他死了啊。”

“你不伤心吗？”罗天霞问道。

“我为什么要伤心？”辽远反问道。

“可他是你的父亲啊！”

辽远凝注着墓碑，道“我父亲其实早就死了，你看，他早就在这里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罗天霞凝神望去，只见墓碑上刻着的居然是“辽鸣和爱妻纱月之墓”。

辽远淡淡道“他早在我母亲死的时候，就已经死了。后来的他已经不是他了。他其实也早就盼望着这一天了。”

罗天霞微微叹了一声，在辽远的身边坐了下来，道“你爱你的父亲吗？”

辽远默然片刻，道“我不知道，在我的记忆中，几乎就只有父亲。他是一个严厉的父亲，我五岁的时候，他就每天逼我在雪地里练剑。我十岁的时候，他带我去杀城里的贵族。我十五岁的时候，他教我不要哭。所以，我从来不哭。”辽远顿了顿，道“我的父亲是条硬汉子，他从来都不弯腰的。有一次，一个贵族用金子堆满了我家的小屋。他说，只要我父亲替他做事，这些黄金就都是我父亲的。可是你知道最后怎样？哈哈，我父亲一脚就把他踢了出去。”

罗天霞默然望着辽远忽然跃出神采的脸颊，忽然间觉得这个年轻人对父亲的感情已经不止是爱，而是崇拜，一种近乎虚幻的崇拜。

辽远抬起头，望向远处的雪山，悠悠道“我的父亲很受人

爱戴的，到了哪里都有平民夸奖他，他们称他为‘雪峰’。我父亲自己也很喜欢雪峰，小时候，他总是带我去看雪峰。站在雪峰的脚底下，他就给我讲述雪峰的故事。讲述雪峰的高大，讲述雪峰的纯洁。我心里也特别喜欢雪峰，小时候我总以为雪峰是最坚硬的。可后来，我才知道雪峰也会融化的。”辽远低下了头，声音变得很小，“每年的夏天，雪山上的雪水都会溶化，化作涓涓细流，流入这个湖中。每一次雪溶化，都会将山岩融掉。就这样，年复一年，也许就是再坚强的雪峰也终究有一天会被融掉的吧。”

罗天霞叹了口气，道：“其实，那也并不是雪峰的错。这么远远望去，虽然可以看到雪山坚强挺拔，风雪不摧。可是，在你靠近的时候，你也会注意到每一座雪峰上都有深深的伤痕。也许，越是挺立的东西就越是容易受伤，就，就好像我哥哥。”

“你哥哥？”辽远偏转了头，问道。

罗天霞点点头，道：“我小时候，每次哥哥抱我的时候，都笑得很开心、很灿烂。我以为他是永远都不会伤心的。那时我心里可真的不服气。我心想，为什么我总是哭，可他总是笑。他为什么比我开心那么多。可是我后来才知道，他的伤心是不能从表面看到的。他的心里从来都没有真正开心过。”

“他为什么不开心？”辽远问道。

罗天霞幽幽道：“也许因为他的心里有着太多的伤痛。”

辽远转过头，凝注着罗天霞俏美的脸庞，道：“你哥哥很疼你吗？”

罗天霞点点头，道：“他是很疼我的。以前每年我过生日，他都会送一个布娃娃给我。哥哥长年在外面征战，有时候他根本回不来。但是无论如何，他都会托人送一个布娃娃给我。我五岁的时候是这样，我十五岁的时候，还是这样。哈哈，他根本没注意到我已经长大了。”罗天霞嘻嘻地笑了出来，然而她的眼圈却不知不觉地晶莹了起来。

辽远望着罗天霞晶莹的眼眶，道：“可是你仍然很喜欢是吗？”

“是的，我很喜欢的。虽然很老套，可我仍然喜欢。每年我都企盼着生日，等待着那个布娃娃。”罗天霞声音逐渐低了下来，“可是现在，再过几天就是我的生日了……”罗天霞的声音终于低不可闻。

辽远忽地柔声道：“别担心，还会有人送你布娃娃的。”

罗天霞抹了一下眼角，噗嗤一声笑了出来，道：“呸，我才不要呢。我都这么大了，谁还玩布娃娃。”

辽远不由一愕，随即转过了头去。片刻，他缓缓道：“有一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我见过你的侍卫队长。”

罗天霞笑道：“你当然见过，见过好多次呢。”

辽远摇头叹道：“你不明白的。我在你来这里之前就见过他。就在这里，就在你来这里的十天前。”

罗天霞皱眉道：“那时烈阳和我还在路上，他不可能过来的。”

辽远没有回答，他转过了头，望着墓碑，再也不说一句话，他的眼眸中充满了深沉的悲哀。

第五章　兄弟反目

新帝国历前三年十一月一日，罗天霞到达普莱特的第五天。

罗天霞将通信官叫进了自己的营帐。

到达普莱特已经几天的时间了，可各种事情此起彼伏，罗天霞一直都没有时间去查问一下来自外界的消息。

“这些天还没有信件到。”

罗天霞微微皱眉，道：“没有来自朝廷的新动态吗？”

通信官摇头道：“没有，就连士兵的家书也没有一封。”

通信官继续向罗天霞报告。

“我昨天刚派出了三个战士送信给彭城的外围军团。从时间上算，他们可能已经到了。”

……

罗天霞蹙起秀眉，心中隐隐觉得有些什么地方不太对。她想：是不是应该去见见那个叫钱贵的商人了？

※　　※　　※　　※　　※

当罗天霞在副侍卫长韩星的陪同下找到了钱贵的时候，这个皮货商人正在不停地唉声叹气。

钱贵蹲坐在客店的台阶上，一声接一声地叹气，脸上的愁容几乎都可以堆积成山。

罗天霞走近去，道："钱老板，你叹什么气啊？"

钱贵猛地扇了自己一个耳光，道："我惨啊！这么多的货都没了。我真恨我自己，为什么不早一天走。我的皮货啊！我的生意啊！我的钱啊！就这么没了，我……'钱贵忽地捂脸号啕，"我真的是痛不欲生啊！"

罗天霞嗯了一声，道："你别哭了，其实你的皮货损失我也有责任的，要么……"

钱贵立即把手从脸上拿了下来，道："啊，陛下您打算赔偿我的损失吗？那真是太好了。陛下真的是仁德的皇帝啊……"

罗天霞眼珠一转，道："我有说过赔偿的吗？"

钱贵脸上立时愁云惨淡，无精打采地道："陛下，原来您是说笑的。"

罗天霞嘻嘻一笑，道："那倒也不是，我正在考虑。"

钱贵的精神立即来了。他站起来兴奋地道："考虑？陛下您这是说有可能赔偿我的损失的啦？"

罗天霞皱皱娇俏的小鼻子，道："本来嘛，赔偿你的损失也是应该的。"

"是啊，是啊，当然是应该的。'钱贵插嘴道。

"不过……"

"不过什么？"

罗天霞故作为难地道："不过，现在我们出征在外，也没有什么可赔给你的……"

"是这样啊。'钱贵颓然地坐倒在地。

罗天霞忽地一拍手，道："有了，你看这个怎么样。'罗天霞一伸手从脖子上摘下了一条珠链，"你看这个怎么样？"

钱贵的双眼立时放了光，道："太好了。'伸手便欲去拿。然而罗天霞一缩手，让钱贵拿了个空。

罗天霞道："这可是我自己的私人财产，可不能随便就给

你。”

钱贵急道：“那要怎么样？”

罗天霞由怀中取出一封信，正色道：“除非你帮我送一封信去彭城。”

钱贵忙将信接过，道：“没问题，绝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好了。”

罗天霞捏住了珠链上的两颗圆润光滑的珠子，不住地抚摸道：“多好的珠子啊，真不舍得就这么给了你，你可别不小心损坏了。”

“您就放心吧。”钱贵一把就把珠链抢了过去，揣进了怀里，嘿嘿笑着自语道，“那些烂皮货换了一串这样名贵的珠链，我还真是有发财的命。”

“你说什么？”罗天霞问道。

“啊，我什么也没说。”钱贵似乎生怕罗天霞抢回珠链似的，转身便跑。

不多时，钱贵已经拽了一匹马，翻身上马，道：“陛下，我这就给您送信去。”说完打马而去。

罗天霞不由微微莞尔，道：“但愿他能顺利地送到。”

※ ※ ※ ※ ※

当日半夜时分。

军营中篝火已次第熄灭。除了略带沉闷的打更声，寂静得连守卫士兵的巡逻也变得有些慵懒。

军营的正中，罗天霞的大帐兀自灯火通明，年轻女皇依旧在辛勤夜读。

陡然间，灯火一晃，大帐中出现了一个人影。

年轻女皇轻轻抬头，微微一笑道：“你来了吗？”

人影走近几步，双膝跪倒，道“陛下，我是来向您请罪的。”

罗天霞轻轻道“你又何必如此呢？做错事的又不是你。”

那人猛地颤了一下，道“您都知道了？”

罗天霞微微叹息，道“纵然没有证据，可猜也猜到了。”

那人的声音忽然哽咽了起来，道“我对不起您，也对不起我父亲。我违背了我自己的承诺，也没有遵守我父亲的指令。可是，他毕竟是我在这世上惟一的亲人。”

罗天霞怜惜地叹了一声，道“你们见面了吗？”

那人道“是的，我们见面了。我把父亲的亲笔信给了他，可他却给了我这个。”

“什么东西？”

那人伸手入怀，掏出了一样东西。那东西在烛光中寒光闪烁，却是一把锋利的匕首。

※　※　※　※　※

同一日的晚上，东方瑞的府邸灯火辉煌。

东方瑞站在府邸大门，焦急地等待着什么。

他的亲信凑近问道“领主大人，都这个时候了，您说这东方大陆的张天师他会来吗？”

东方瑞瞪了他的亲信一眼，道“当然会来，他已经接了我的礼物，又怎么可能不来。”

亲信道“这天师宗我听都没有听说过，这张天师会不会是骗子一类的，骗了您的礼物，就开溜了？”

东方瑞怒道“混账，天师宗虽然在罗天没多少人知道，可在东方大陆却是赫赫有名。这个张天师在天师宗中是前三位的高手，绝非骗子无赖。”东方瑞嘿嘿一笑，道“更何况他来罗天推广天师宗，自然还需要我帮他在罗天支撑成名。他不可能不

来的。”

亲信往府邸前大道左右望去，道：“可是约定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他怎么还不见出现？”

东方瑞面色不愉，沉吟不语。

忽地，空中传来鼓乐悠扬。东方瑞仰头望去，但见空中旗帜招展，一列铠甲鲜明的军队从夜空中凌虚走来。队伍的前方是数名彩带飘舞的美女，随后是一列手捧各色乐器的童子。队伍的中央一只白色的仙鹤翩翩飞来，鹤背上端坐着一个白发白须的老人。

东方瑞的一众属下个个看得目瞪口呆。东方瑞哈哈大笑，大声地向空招呼道：“张天师，你总算到了。”

空中的白鹤瞬间超越了队伍，飞到了东方瑞的身前，鹤背上的老人一声长笑，飘然而落，道：“东方领主，多日不见，不知风采依旧否？”

东方瑞迎上几步，热情地抓住了白发老人的手，道：“张天师啊，我们可是盼您盼了很久了，怎么今日才到啊。”

白发老人手捋白须，呵呵笑道：“即承东方领主盛情相邀，贫道怎敢怠慢，因此特地赶制了这一路天师神兵相助领主。”

东方瑞大笑道：“这可怎么敢当，这样一路威武的神兵，想是老天师多年训练，得来不易。”

白发老人哈哈大笑，道：“哪里有多年训练，只不过是数日的剪裁之工吧。”言毕，取出一个布袋望空一招，所有的军队、美女、童子、白鹤全部投入了他的布袋之中。

东方瑞愕然片刻，旋即哈哈大笑，道：“有老天师相助，何愁大事不成。”向内一让道，“请入内堂，我为老天师准备了酒宴接风。”

※　　※　　※　　※　　※

新帝国历前三年十一月二日，凌晨。

东方瑞的领城普和的城门刚刚打开，一个人就踏进了城门。这个人浑身连头都裹在厚厚的羊皮当中，只两只眼睛露在外面，走两步便停一下，还不时鬼鬼祟祟地东张西望。

“喂，你站住！”守门的士兵叫道。

一听士兵的叫声，那人浑身一抖，反而加快了脚步。

士兵赶上数步，抓住了那人。

“我叫你停住！”

“啊，你是叫我吗？”那人停住步。

“就是叫你！”士兵道。

那人“啊”的叫了一声，低声嘟囔道：“怎么我都穿了这么多层，还是被人给认出来了。”

“你说什么？”士兵道。

那人打了一个哆嗦。

“我，我没说什么。”

士兵仔仔细细打量他好几遍，道：“我看你实在很可疑，跟我去见长官吧。”

那人啊哟叫了一声，一把把脸上的脸罩拉了下来。左右看了看，从怀里掏出了一把金币，小声道：“不要这样吧。你看，我是个商人。”

正在这时，忽然有人大笑道：“原来是钱贵老板啊，好久不见，发财了吧。”

那人吓了一跳，回头一看，见是一个熟悉的军官。忙笑道：“哈哈，原来是东方统领啊，你是东方领主的爱将，哪还在乎我们这点小小的利润啊。”

军官打量了一下那人，不禁笑了出来，道：“钱老弟，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

钱贵不好意思地嘿嘿一笑道：“这个，唉，世道不太平，盗贼

太多，我怕有人抢我的皮货。嘿嘿，所以，我就把它们都穿在身上了。”

军官忍不住又笑出声来，道：“你这倒是真保险，不过似乎热了点吧。”

“可不是啊，”钱贵拉掉了头罩，露出了一头的汗水，“这一路，我可都快中暑了。要不是有人要我隐藏行踪，我才不受这个罪呢……”钱贵忽地啊哟一声，捂住了嘴。

军官眼珠一转，笑道：“钱老板，好不容易来一趟，我请你喝酒。”

钱贵道：“这可不太好意思吧。”不过，他的脸上可没有一点不好意思的表示，反而一把抓住了军官的手握了起来。

在一间豪华的酒馆中，军官和钱贵举杯对饮。不多时，酒意已酣。

军官道：“钱老板啊，不是我说你，你这点皮货可是品色不太高啊。您这次恐怕是要赔了吧”

钱贵大大地喝了一杯酒，眯缝着一只醉意朦胧的眼睛，道：“哈，这你就错了。我这个人姓的就是钱，怎么会赚不了钱？”说着从怀中掏出一串珠光四射的珠链，“就这个，哈哈，我的利润就少不了。”

军官道：“钱兄还真是了得，哪里弄来这么个宝贝？”

钱贵神秘地凑近军官，道：“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你可不要告诉别人啊？”

军官道：“那当然，我怎么会告诉别人呢？”

钱贵从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道：“有人托我送一封信。哈，我想也不想就接了。你说这么便宜的事，我怎么会不做呢？”

军官眼睛一亮，道：“什么信值这么多钱？给我看看可以吗？”

钱贵猛地把信收了回来，道："这可是我的宝贝，不能给你。"

军官哈哈一笑，又给钱贵斟了一杯，道："钱老板，我不过是开个玩笑的。来，喝酒。"

酒过杯干，不用多久，钱贵就醉得趴在了桌上。

军官从钱贵的口袋中掏出了信，转身出了酒馆，上马飞驰，奔到了领主府。

他直入内堂，将信交给了早已在此等待的东方瑞。

"领主，您所料不错，罗天霞果然托别人送信。"

东方瑞嘿嘿冷笑，道："小孩子还想和我斗？"

军官恭维道："领主英明，罗天霞怎么会是对手。"

东方瑞展信一阅，忽道："那送信人呢？"

军官道："我把他灌醉了，现在正在酒馆中呢。"

东方瑞点点头，道："做得好。"

军官道："是不是要我把他做掉？"

东方瑞冷笑摇头，道："不，我有更好的主意。"

一刻钟后，军官又坐到了酒馆里，他把一封信塞入了钱贵的口袋，然后将钱贵推醒，道："钱兄，你醉了。"

钱贵好不容易才睁开醉眼，道："啊，东方兄，喝啊，你怎么不喝了？"

军官道："钱兄，您喝醉啦！"

钱贵抓起酒杯，道："我没醉，我们再喝。"

军官拦住钱贵的手，道："钱兄，你不是还要送信的吗？"

钱贵猛地一醒，摸了摸口袋，才松了一口气，道："啊，是啊。东方兄，我们下次再喝吧。"

军官笑道："钱兄，我就不耽误你挣钱啦。"

钱贵走下酒楼，不住地懊悔，道："哎呀，我怎么这么贪酒，这可要误事了。"

军官道："钱兄，别担心，我给你准备了一匹快马。"

钱贵看了军官一眼，笑道："东方兄，你还真是有心人啊。"

军官笑道："钱兄，您就别客气啦，快走吧。"

下了酒楼，钱贵翻身上马，疾驰而去。军官望着他的背影冷笑，道："笨蛋！"

※ ※ ※ ※ ※

新帝国历前三年十一月二日，上午。

当阳光照射到普莱特的军营中时，战士们都已经开始恢复了巡逻。只有罗天霞的主帐依然安静。副侍卫队长韩星和随军魔法师梅林这时都到了帐外。

"女皇陛下怎么还在睡？"在等了半个时辰后，梅林稍微有些奇怪，道："女皇陛下一向勤勉，从来都是很早就起的，可今天怎么到这个时候还没起床？"

韩星道："也许是女皇陛下这些天太累了。"

梅林抬头望了望天时，道："可是，这也似乎太过了一点。会不会是女皇陛下生病了？"

韩星道："这也说的是，要不我们进去看看？"

梅林点点头，道："好吧。"

揭开大帐的一角，灯烛的亮光透了出来。

韩星不由叹道："陛下真是勤政啊，连灯都忘了熄。"

大帐揭开，罗天霞伏在桌子上，一动不动，血正一滴一滴地从桌上流下。

"陛下遇刺了！"

惊叫声瞬间就传遍了大营。

随军医师立即对帝国女皇进行了救护。军营中的所有高级军官和侍卫都聚集在了女皇的帐外。

在罗天霞大帐周围守卫的侍卫立刻受到了盘问。

“你们这些混账，怎么陛下都遇刺了，你们都一点也不知道？”

侍卫们一起茫然摇头，道：“确实没有什么异常。”

忽地其中一个侍卫道：“我想起来了，昨天晚上队长曾经来见过陛下。”

“队长？”

“是的，就是烈阳队长。”

“烈阳？怎么会是他？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所有的军官都无法理解。

※　※　※　※　※

新帝国历前三年十一月二日，半夜。

普莱特的草野中静夜戚戚，风冷秋凉，微弱的星光在暗夜中闪烁着疲惫的光芒。

忽地，一个黑影在草丛中闪过。他蛇行在草丛中，行至一处，停了下来。黑影伏下身，由草丛中摸出一只哨子。他凑近在嘴边一吹。

夜空中鸟翼震响，片刻，一只巨大的狮鹫降落了下来。黑影将一封信绑在了狮鹫的脚上，轻轻一拍狮鹫的背，狮鹫腾空飞去。

黑影松了口气，脱下了脸上的面具，转身向兵营走去。

然而他没走几步，忽地停了下来。在他的面前数步远的地方，站着一个仍显稚嫩的少女。赫然便是已经受了重伤的帝国女皇罗天霞。

黑影一愣，道：“陛下，您不是受了重伤吗？”

罗天霞微微一笑，道：“韩星，你可真是好兴致啊，这么晚还

出来散步？”

韩星哈地一笑，道：“是啊，陛下，您不也是和我一样好兴致吗？”

罗天霞看着已经远去的狮鹫，忽地粲然一笑，道：“知道吗，我今天晚上其实是特意出来看鸟的。”

韩星打了个哈哈，道：“陛下还真是孩子心性。”

罗天霞微笑道：“其实我也觉得我很孩子气的。昨天晚上，我忽然想到，这么多训练有素的盗贼到这里也许只是为了陪我做个游戏。而要是我遇刺受伤，也许这个游戏会更加有趣。”

韩星的脸色渐渐变得阴沉。

罗天霞看了一眼韩星，道：“其实，这个游戏布置得还是挺巧妙的。首先，利用民变引我到这个地方来，并且事先就安排了盗贼抢劫这个没什么油水的小镇。当时我就在想，这些盗贼们还真是不开眼啊！明明外面的普和要繁华许多，这些盗贼还是到这里来。真是有趣！”

韩星冷冷道：“是很有趣。”

罗天霞继续道：“这还不止，接下来的事情更加有趣。有人竟然利用了两个长相极其相似的人来实施计划。某个人装成了我的侍卫队长的模样，杀死所有警哨，还留下了血字。’罗天霞“哈’的一声笑，道：“说到这些血字，可就太有趣了。以其他哨兵一击即死，连报警信号也发不出的情状，怎么可能还会让这些人有机会写下血字？所以，我就猜，这是某个人的布局吧。可是还有两件事情我想不通。第一是那些血字确实是死者生前写下的，而这些哨兵是认识烈阳的。要不是真的见到了烈阳，又怎么会写下那些字？不过，这个问题，我很快就想通了。因为辽远告诉我，他在我们到达普莱特之前，就见过烈阳。可是，那时候烈阳正和我在一起，是不可能到这里来的。所以，我想，一定是有一个和烈阳长得极为相似的人在冒充他。”

韩星道："怎么会有这么相似的人？"

罗天霞道："当然会相似。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兄弟。"

韩星哈哈笑道："陛下的想像力还真丰富。"

罗天霞笑道："是啊，我还有更多的呢。你要不要听？"

韩星冷冷道："陛下有什么就都说出来吧。"

罗天霞道："其实更令人不解的是，那群盗贼是怎么得到的消息。一般的盗贼是很少会进攻正规的军队的，因为那本就是吃力而不讨好的事。然而这群盗贼竟然能够绕过我们精心布置的警哨，在最恰当的时间进攻了我们。正好是我们到这里的第三天，经过了平安无事的两天，士兵的警惕性开始松懈。又正好是黎明时分，是一天中警戒性最低的时候。一般的盗贼没有准确的情报是决不会选择这么好的时机的。那么，他们是怎么得到情报的呢？"罗天霞微微一笑，道："其实这个问题一点也不难，因为掌握所有警戒哨位置的人本来就没几个。而排除了烈阳的嫌疑之后，就更加有限了。"

韩星嘿嘿冷笑道："既然你已经猜到了，为什么不说出来。"

罗天霞哈哈一笑，道："我昨天晚上就已经想通了，只不过，我还要利用一下那个通情报的人为我递一个消息。而且，我还想要那个奸细自己跳出来。"

韩星佩剑出壳，冷笑道："你既然知道了，怎么还敢一个人来。"

罗天霞面色一正，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韩星哈哈大笑，道："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我需要金钱，我需要胜利，而帝国没有了罗天凌，你这个小女皇又能给我些什么？"

罗天霞微微叹了一口气，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希望，我不怪你。可是你不应该忘记你做人的原则。"

韩星冷笑道："让你的原则见鬼去吧！"

韩星手中的剑忽然间跃动，带着闪耀的寒光刺向罗天霞。

然而罗天霞微微摇头，眼中忽地闪过了一丝怜悯。韩星心中不由一颤。然而他还没来得及细想，一团耀目的烈焰就在他眼前升起、爆发，将他连人带剑都融成了一团焦炭。

“该死的家伙！”烈阳收回了长剑，在韩星的尸体上啐了一口。

罗天霞望着韩星的尸体，轻轻一叹，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渴望。韩星渴望的是他不该得到的东西，我渴望的却是已经失去的东西。烈阳，你最大的渴望是什么？”

烈阳默然片刻，忽地摇摇头，道：“我从不奢望什么。”

罗天霞望着烈阳深沉而刚强的脸，道：“你不奢望也许只代表你的渴望更深更远。”

烈阳没有回答，他站立在草野，望向远方黑暗的群山。夜风吹过，顷刻间吹干了他眼角的一丝泪意。昨天和黑衣人见面的情形再次回到了脑海中。

※　　※　　※　　※　　※

“我们有多久没见面了？”

“自从你去了安叔叔那里我们就没有再见过面了。如果不算湖边那一次交手的话。”

“我还以为你全都忘了呢。”

“我怎么可能会忘！小时候，我们在一起相亲相爱，连父亲有时都分不清楚。外人更是经常把我们当成了一个。那时候，我们在一起玩，那时的日子真是开心。”

“这些你到都记得，可你为什么就是不记得杀父的大仇。”

“没错，可那并不是殿下的错。你难道没有看父亲的那封信吗？”

※　　※　　※　　※　　※

“他不肯原谅你吗？”罗天霞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烈阳的身边，轻柔的话语打断了烈阳混乱的思绪。

烈阳沉默半晌，才道：“他看了那封信，可还是不肯放弃复仇的计划。几十年的仇恨在他的心里已经纠缠盘结，再也解不开了。”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

烈阳忽地握紧了手中的剑，道：“再见面也许我们之间就只有一个能够留下来。我决不会手下留情的。因为那是我父亲毕生的追求，也是我自己心中最深处的渴望。’烈阳转过头来，温柔地望着罗天霞，道：“知道吗？小时候我总以为自己的心里有一只鸽子。父亲对我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着一只鸽子。我问父亲，那鸽子什么时候才能飞呢？父亲笑着说，当你心中最深处的渴望开始飞翔的时候。所以，我一直都盼望着鸽子能够飞翔。”烈阳仰起头望向了天空，不想让罗天霞看到他的眼睛。然而他的眼角却终于流下了眼泪，在星光中闪烁。

罗天霞望着烈阳迎风而流泪的眼角，心中也一样充满深深的感伤。不仅是同情，也同样有自怜。再过几天就是自己的生日了，往年的这个时候，哥哥就会托人把礼物送到了。可今年，大概只能在战场上度过了吧。

想到这里，罗天霞猛地一警。看天色已经不早了，应该回去布置一下了。罗天霞的嘴角不禁浮现了一丝淡淡的笑意。

是啊，不布置一下的话，怎么能好好地款待远来的客人呢？

※　　※　　※　　※　　※

新帝国历前三年十一月二日，深夜。

快马一直奔行到彭城翼豹分军团大本营的前面才停了下来。马上的骑客虽然全身裹着臃肿的皮衣，然而却身手矫健地跃下马。

“我要见你们的统帅。”

“你是谁？”

骑客一举手中的信，道：“我带来了女皇陛下的命令。”

在士兵的带领下，骑客走进了兵营。分兵团的统领张超亲自接见了这位骑客。

“你带来了女皇陛下的命令？”

“是的。”骑客点头。

“那么快给我吧。”张超伸手便欲去接那封信。

然而骑客手一缩，让开了张超。

“你是什么意思？”张超怒道。

骑客摇头微笑，从脖子中取下了一串珠链，捏住其中最大的两颗明珠，道：“我觉得你还是看看这个的好。”

“这个？”张超不解。

骑客道：“这两颗明珠大得与众不同，而且女皇陛下亲手拿着它对我说：‘你可别不小心损坏了。’所以我想……”骑客手上用力，两颗珠子应声而碎，两张极细小的纸片落在了骑客的手上，“你还是看看这个比较好。”

※　　※　　※　　※　　※

新帝国历前三年十一月三日，清晨。

黑森林中的盗贼又一次突然地涌出了黑森林。

然而当黑衣的盗贼们喊杀着冲向军营的时候，等待他们的却是密集的箭雨。箭枝雨点般落下，将冲在前面的盗贼毫不留

情地钉在了草地上。然后早已准备充足的骑兵如同巨浪般冲出，顷刻间将盗贼团的斗志冲得七零八落。

战斗只进行了半个时辰便结束了。大批的盗贼放弃了抵抗，被押了起来。

校官兴奋地前来报告。

“报告陛下，您所料不错。这批盗贼果然是东方瑞的手下装扮的。他们都供认了。”

罗天霞面色沉重，一点也看不见欣喜的表情。

表面的伪装终于撕掉了，剩下来的就是赤裸裸的攻击了。也许这就是阴谋的含义吧！

※　※　※　※　※

新帝国历前三年十一月三日，下午三时。东方瑞收到了消息，他恨恨地捏碎了手中的信纸，猛地抽出了佩剑，将报信的士兵劈成了两段。

傍晚七时，在普和的广场上，东方瑞对着他的三万大军发表了演讲。

“战士们，你们都是久经沙场的战士，都是继承罗天帝国几百年光荣与梦想的勇士，可是如今却被一个无知而且无能的小女孩统治。这简直就是我们战士的耻辱，我们帝国的悲哀。现在，是我们行动的时候了，就让我们摧毁那个无能的皇帝吧！”

战士齐呼，狮鹫齐鸣。铠甲在运动中碰撞，发出有节奏的震响。狮鹫在空中震翼，带起凛凛的朔风。大军一队队地开出了普和。刀如霜，枪如林。在空中，密密麻麻的狮鹫在夕阳的映照下就恍如金黄的云海。

※　※　※　※　※

晚八时。

地狱鸟掠过泰雅的天空。

黑盔黑甲的夜月窈窕的身躯在星光中飘忽。她伸开手，放飞了手中的地狱鸟，然后轻轻自语道："果然开始了。今夜一定是个夜黑风高的好日子。"

她从当前站立的小丘向前眺望。从泰雅的城门到远方风雪岭的山路，火把连绵不绝，同天边的星光连接在了一起。

※　　※　　※　　※　　※

晚九时。在普莱特的大帐中，罗天霞部署了作战。

罗天霞在长桌上铺开了军事地图，指着普莱特所在的位置对众将道："你们看，这里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这里往西就是风雪岭，风雪岭的后面就是幽明的军镇泰雅。往东过了弯月峡，就是东方瑞的普和。现在，东方瑞的军队已经在开赴这里的路上，人数不少于三万。另外，幽明方面也决不会坐视。大家看，我们怎么办？"

众将默然片刻。一将问道："我们的援军什么时候能到？"

罗天霞微微摇头，道："我不知道，也许我们根本不应该期待援军。"

一名将官道："不如陛下化装从小路逃走吧。"

烈阳怒道："混账，你让陛下颜面何存？"

另一将道："可是，当前的局势，我们还能有更好的办法吗？"

烈阳沉默了一阵，道："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拼死保卫陛下。"

随军魔法师梅林叹道："我看，我们也没有别的好办法了。"

忽地，罗天霞道："不，我们还有一个选择，"罗天霞指着地

图上弯月峡谷的位置，道：“你们看，这里就是弯月峡。东方瑞要想到这里来，就一定要经过弯月峡。弯月峡谷的通道最多只能容许一百人并行。东方瑞的三万人和我们的三千人其实并没有区别。”

众将顿时哗然。一将问道：“那么我们怎么应付幽明的夜羽寒？”

罗天霞微微一笑，道：“夜羽寒的目的是捡便宜，他绝对不会进攻一支有准备的部队，所以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应付。夜羽寒的军队如果现在出发，最快也还要十五个时辰才能到。只要我们在十个时辰之内击溃东方瑞，那么夜羽寒就一定会退回去。”

众将面面相觑。

在十个时辰之内击溃数量是自己十倍的敌人，可能吗？

※　　※　　※　　※　　※

罗天仁和铁中兰快马加鞭，在新帝国历前三年十一月四日凌晨赶到了北疆训练营。经过了一夜不眠不休的急奔，罗天仁和铁中兰的两匹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带着夜凉的秋风吹拂着北疆训练营，昨夜的篝火只剩下了残弱的余烬。守门的士兵睁着困倦的双眼，看着疾驰至面前的骏马。

罗天仁和铁中兰一跃下马，向大门走去。守门的士兵拦住了他们。

“等一下，你们是干什么的？”

罗天仁从怀里掏出令牌，道：“我是帝国情报局的大将罗天仁，我想见你们的统领秋明。”

士兵看清了令牌，急忙立正敬礼，道：“是，将军大人请进。”

铁中兰摆摆手，示意士兵不必多礼，道：“你们统领大人在

吗？”

士兵恭敬地道：“统领大人已经起来了，刚刚去巡哨了。”

“他去哪里巡哨了？”

士兵指了一个方向，道：“就是那边。”

两人运足功力，齐步如飞，沿着刚才士兵指的方向急奔了出去。在棋盘似的营帐之中东折西弯，拐了数个弯之后，两人看到前面一名身穿统领军服的将官正在前面缓行。

罗天仁和铁中兰稍松了一口气，急忙赶上，拦住那将官，问道：“你就是这里的新兵统领秋明吗？”

那将官见到罗天仁和铁中兰，似乎稍微愣了一下，随即点头道：“我就是，你们找我有事吗？”

罗天仁喜道：“总算找到你了。我们是帝国情报局派来的，想找你了解些情况。”

将官的脸上一点惊讶的表情也没有，道：“我知道总有一天会有人来问我的。”

罗天仁奇道：“你知道我们要问什么？”

将官点点头，道：“是的，我知道，你们跟我到帐中谈吧。”

※ ※ ※ ※ ※

“快！”

夜月不住地催促着队伍前进。

所有噩梦军团的战士都卸掉了战甲，轻装前进。风雪岭的大风卷杂着大雪迎面压了下来，队伍中不断有人倒下。然而，却没有人去看他们一眼。噩梦战士踏着倒下的同伴的身体继续前进。

也许只要十个时辰就能赶到了。

夜月心想，这是夜羽寒大人亲手训练的部队。他们就是铁

一般的纪律和胜利的代名词。

胜利，也许就是那个从来不企盼任何东西的黑暗之子的渴望。

他居住在黑暗中，生活在黑暗中，他对于生活有着常人难以想像的冷漠。只有在对阵上旗鼓相当的对手时，他才会焕发出惊人的热情。也许，胜利就是他惟一的渴望。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怎么可能知道，他在同那个罗天的一代雄者决战的时刻，他会有如此的热烈与激情。

那一刻的他，竟是如此迷人！散发出热情的黑暗才是最美丽的黑暗，迸射出激情的黑暗才是最温柔的黑暗。黑暗有时也是如此迷人，有时也能让人忘乎所以。

“快！”

夜月只觉得心中像是燃起了一团火，她情不自禁地当先冲了出去。

峰顶就在前方了。

然而，夜月忽地停了下来。

因为风雪岭的峰顶，在弥天漫舞的风雪中，站着一个雪雕一样的年轻人。

※　　※　　※　　※　　※

晨曦渐渐点亮了弯月。弯月峡在清晨的微光中渐渐清晰。东方瑞的大军踏着整齐的步点进入了弯月峡。

弯月峡恰好在普和与普莱特的中间，是一个长不足一里，宽不过百步的狭长通道。整个峡道成半弧，两头窄，中间宽，恰似一弯明月。

清晨七时，东方瑞的坐骑踏过了弯月峡口。

“过了这峡谷，就快到了。”东方瑞对自己身边的张天师

道。

张天师拱手道："那我就恭喜新皇帝陛下了。"

东方瑞哈哈大笑道："到时还要仰仗天师的大力帮助。"

张天师捋了捋白髯，微微点头，道："老夫自是义不容辞。"

东方瑞道："到时要是成功，一定让您老成为帝国册封的国师。"

张天师点头微笑。

然而他身边的一个黑衣人忽地冷笑道："只怕没那么容易。"

东方瑞怒道："柳烈日，你什么意思？"

黑衣人勒住坐骑，手指前方，一言不发。

东方瑞扭头看去，却见前方数百步的地方整整齐齐地站满了身穿皇家侍卫战袍的战士。

"他们是疯了吗？区区三千人竟敢进攻我三万人？"

然而就在他的感慨还没有结束时，对手已经开始了进攻。

"我们有三千人，可他们有三万，我们打得赢吗？'随军魔法师梅林看着从峡谷的另一端源源不绝涌入的敌军，不由叹道。

烈阳拔出了腰间的长剑，冷冷道："他们纵有三十万人，战斗的也只能是前面的这些。这时决定胜负的不是人数，而是勇气！这就是所谓' 狭路相逢勇者胜 '。"

"给我冲！'东方瑞疯狂地挥舞着手中的剑，下达了进攻的命令。

就在这清晨的弯月中，就在这狭窄的山峡中，一场激烈的战斗打响了。

第六章　幼雏扬威

刀剑在晨风中悲鸣，鲜血在晨晖中飞溅。甲胄散碎，残肢乱飞。战士的喊杀声在山谷中形成了沉闷而又刺耳的回荡。

罗天霞近卫队和东方瑞部的两支部队在长不足一里，宽不过百丈的狭小山谷中展开了残酷的肉搏战。在这样狭小的地域中，任何精妙的兵法都失去了作用。士兵们挤在一起，连后退都成了一种奢望。两边相对的数百人只有挥刀砍倒对手，向前踏步，才有生路。

在这样的形势下，女皇近卫队的战斗实力显然发挥了作用。这支由翼豹军团精锐所组成的部队久经战阵，历经了无数惊心动魄的战斗。无论是个人的武技，坚韧的毅力，临敌的经验，还是几个人的小范围的互相支援，都远在东方瑞的部队之上。

两军开战没有多久，东方瑞就明白了为什么翼豹军团能够在罗天、在整个大陆都享有盛名。站在最前面的东方瑞士兵不断地倒下，惨叫声密集地传来。恐惧开始在东方瑞的军队中蔓延。

“不要怕！”东方瑞砍倒了两个想要后退的士兵，大声地叫喊着。然而东方瑞的叫喊声迅速地被淹没在了士兵的恐惧中。

士兵们仍不断地后退。

“吹号角！”东方瑞急切地下令。

刺耳的号角声响起，天空中忽然响起了嗡嗡的震响。越来

越近，越来越震耳。罗天霞仰头望去，只见无数只金羽尖嘴的奇特大鸟在空中遮蔽了晨晖。

“这就是令东方瑞成名的狮鹫部队吗？”罗天霞淡淡一笑，下令道，“梅林，架网！”

“给我撕碎他们！”东方瑞气急败坏地怒吼着。

密集的狮鹫群从空中扑了下来。尖锐的啸叫声在几里之外都可以听到。黄色的翅羽在窄峡中的扑击扇起了狂风，几乎令人不战而惧。

随军魔法师们以手指天，在梅林的带领下念响了咒语。

“清韵之流风，绽花之天水，在风与水的原力之中，结成粘着之网。”

魔法师们的手指上生出了淡淡的白烟，在空中迅速的生长和蔓延，顷刻间便在弯月谷的上空结成了一张纵横交织的大网。

在狭窄的弯月峡之中，凶猛的狮鹫完全没有办法躲闪。它们这些以灵活凶猛著称的猛禽一旦进入了峡谷，就变成蜘蛛网中的苍蝇。扑击的狮鹫一只只被粘在了这张大网之上，就好似粘在蛛网上的飞虫。它们徒劳地挣扎着，刺耳的尖啸化作了无奈的凄鸣。东方瑞的士兵更加恐惧，整个部队已经有了动摇的迹象。

东方瑞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他用以称霸天下的狮鹫部队早已经落入了对手的计算之中。眼看对手用箭射练习靶一般的将粘在网上的狮鹫射了下来，他感到了恐惧。

“怎么办？老天师，你一定要帮帮我！”东方瑞惊慌地请求着。

张天师拍了拍东方瑞的肩膀，道：“大人不必惊慌，区区小贼，灭掉他们不过举手之劳罢了。”张天师由腰间取出了布袋，在布袋中抓起一把绢布小人，猛地洒了出去。

“天兵天将，幻化真身，随我号令，杀！”

绢布小人在空气中骤然间变化，化作了金铠金甲的兵将。每个兵将的脚下都驾着一团云雾，在低空中飞行砍杀着罗天霞的女皇侍卫队。

战局顷刻间便发生了变化，这些金铠金甲的兵将灵活无比，刀剑不伤。女皇侍卫队的战士不住有人受伤倒地。

“魔法师，放火球！”罗天霞下令。

罗天霞的随军魔法师们放出了火球。火球在空中纵横飞舞，金甲兵将一触即燃，化作火焰。然而剩余的兵将却极其灵活，闪避了开去。

“他们施放火球魔法了，这可怎么办？”东方瑞道。

张天师嘿嘿冷笑，道：“雕虫小技，你看我的。”张天师由布袋中再次一抓，这次却抓出了一把绢布美女，洒到了空中。

“散花天女，香花大阵，缘起缘灭，化！”

随着张天师的咒语，一群宫装美女由半空中缓步行出，手捧琴箫，奏出优雅的曲调。伴随着她们漫妙的步子，无数的花朵缓缓而降，香气袭人。漫空飞舞的火球在香花上一触，便纷纷熄灭。金甲的兵将在音乐中再次卷土重来。

罗天霞的随军魔法师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罗天霞眉头紧皱，不由喃喃道：“这可糟了，东方瑞从哪里找来这么个家伙？”

在金甲天兵的协助下，东方瑞的士兵士气大振。女皇侍卫队纵然勇猛善战，也不禁落了下风。

※　　※　　※　　※　　※

辽远站立在风雪中，任由狂风吹散了鬓发。风雪在他的眉间和发梢凝结，结成了霜眉雪发。可霜雪冻结了他的眉发，却无

法冻结他心中的痛苦。那一日晚间的记忆不断地在他的脑中盘旋。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刺杀那个小女孩？”

“你怎么知道是我？”

“我熟悉你的剑法。那是你教会我的，你教我的时候还曾说过，这剑法是用来救人的，不是杀人的。”

“孩子，我都是为了你啊。这一次做过之后，我们就不会再贫困了，你也就有钱娶妻了。”

“可是你还记得你的誓言吗？你说你绝不会被收买的，你绝不会为了金钱而丧失你的良心。”

“可是孩子，我都是为了你啊！你娘死的时候让我好好照顾你。可我的年纪越来越大了，我的精力和体力也都不如以前了，万一我不幸有了什么意外，我们这么穷，你还靠什么生活啊！”

“可是，你背弃了你自己的诺言，你不再是我心目中那个风雪中独立的英雄了。你拔剑吧！”

“不，我不会拔剑的。”

“那我就杀了你！”

剑底溅起了血花，血花模糊了双眼。模糊的双眼中，是那张痛苦而绝望的脸，是那个深深地悲哀着的人。

“孩子，我错了，你原谅我吧。”

“不，我绝不会再原谅你！”

辽远冲刺，出剑。

剑在雪花中飞舞，剑气在狂风中纵横。

※　　※　　※　　※　　※

女皇侍卫队浴血奋战，没有一个人后退，然而人数却不断地在减少。

“女皇陛下，看来不除掉那个法师，我们很难支撑一个时辰。”烈阳冷静地道。

“我知道，”罗天霞皱眉道，“可是，谁能冲过这么多的敌人杀掉他 而且这个家伙不知道还有什么招数没使出来呢。”

“就让我去吧。”

罗天霞摇摇头，道：“不行，那太危险了。”

烈阳不语。忽地，他缓缓地脱下了身上的战袍交给了罗天霞。

“陛下，如果我死了，就把这袍子交给我的继任者吧。”

“你要干什么？”罗天霞惊道。

烈阳望着罗天霞，忽地道：“陛下，其实你真的很像你的哥哥。”

“你说什么？”罗天霞不解道。

“我现在还记得我第一次去见他的时候，”烈阳的声音忽然变得十分悠远，就好像是从某个遥远的地方传来的，“那时我怀里藏了一把匕首，就在他扶我的时候，一刀刺在了他的手臂上。他当时愕然片刻，然后摇摇头，叹息说，我知道你恨我，可我不能让你杀死我，因为我和你的父亲有约定。我几乎气疯了，我骂他假仁假义，杀了别人的父亲，却收养儿子。他没有说话，却给了我一封信，我父亲亲笔写的一封信。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活着也可以是这样的痛苦。”

烈阳忽地一笑。这一笑，看上去竟然是如此深沉和坚毅。

“陛下，我不会让你死的。因为你继承着你哥哥的理想和渴望，那也是我和我父亲的理想和渴望。为了这个理想和渴望，无论什么人拦阻，我都会把他斩碎，哪怕他是我的哥哥！”

烈阳拔出剑冲了出去，他浑身如同燃起了熊熊的烈火。

※　　※　　※　　※　　※

“你说什么？”罗天仁瞪大了两只眼睛，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秋明点点头，道：“不错，秋亭南其实有两个儿子，他们是孪生兄弟，所以没有人能分得清他们。由于秋大人怕麻烦，很少让他们同时见客，所以许多人把他们当成了一个。”

“那当年罗天凌殿下击败秋亭南的时候，他们在哪里？”

秋明道：“他们就在军营中。”

铁中兰怀疑道：“怎么我会不知道这件事？那年我记得我还曾专门为这件事询问过殿下的。”

“那是罗天凌殿下的一番苦心，当年培里亚斯专权，他为了这两个孩子的安全，所以销毁了所有的有关记载，将这件事隐藏了下来。”秋明感慨地道，“说起来，秋大人和罗天凌殿下其实是同一类的人，都是这世上罕有的英雄人物。他们本来应该成为至交好友的，只可惜……唉！”

铁中兰道：“我还记得当年培里亚斯为了搜杀秋亭南的余党，同罗天凌殿下几乎吵翻。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培里亚斯后来才百般陷害殿下。我真不知道，当时殿下怎么会答应秋亭南的。”

秋明深深一叹，道：“当年战败之后，是我陪同秋大人去见罗天凌殿下的。这件事说起来，真是让人百感交集。过去了这么多年，在我的心里，还是像昨天一样。”

“能告诉我们吗？”

秋明犹豫了片刻，终于道：“好吧，现在罗天凌殿下也已经不在了，这件事也没有隐瞒的必要了。”秋明缓了一口气，似乎陷入了久远的记忆中。

“那一年，我们在秋叶原吃了败仗，被围困在了一个小山上。秋大人知道败局已定，不愿意让追随他的将士们牺牲，就带着我去见罗天凌殿下。罗天凌殿下在他的营帐里接见了我们。

我们一进帐，殿下就让所有人退了出去，然后看着秋大人呆了好半天时间才道：老师，没想到我们会在这种情况下见面。’

“秋大人点点头道：‘几年不见，您可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罗天凌殿下叹道：‘其实我实在不愿和老师交手的，只不过我姓罗天，有些事我不得不做。’

“秋大人道：这些我明白。我这次来其实是希望您能赦免我部下的这些将士，他们都是能吃苦、能打仗的优秀战士。您赦免了他们，将来他们会感激你，为您万死不辞的。’

“罗天凌殿下点头道：我本来也没打算拿他们怎么样。他们其实也不是坏人，只不过这次被那些贪官逼得狠了。’

“秋大人跪了下来，道：那我就谢谢殿下了。我还有一件事要请殿下帮忙。’

“罗天凌殿下道：有什么事，老师您说好了。’

“秋大人从怀里拿出了两封信，道：我有两个儿子，他们今年十五岁了。他们的妈妈早就不在了，我又没能好好地照顾他们，以后还要请殿下帮忙了。等他们长大了，把这两封信交给他们。’

“罗天凌双手去搀秋大人，道：老师您这是说的什么话，我现在让所有人退下，就是想让老师你趁机离开。’”

“什么？罗天凌殿下要放秋亭南？’罗天仁和铁中兰齐声惊道。

“是的，罗天凌殿下根本就不想杀死秋亭南大人。秋大人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知己。就在那天见面之前，罗天凌殿下已经遣退了所有的随从，还为秋亭南大人准备了粮食和马匹。”

“可是，为什么后来殿下还是下令斩了秋大人？”

“那是秋大人自己要求的。’秋明叹了一口气，续道，“当罗天凌殿下告诉了秋大人他想让他走的事情后，秋大人看着罗天

凌却笑了,他说,‘您还是这么心软,我不是告诫过你吗,感情太多是您最大的弱点。’

“罗天凌殿下道:您就别再说这么多了,快走吧。我怕过不多久培里亚斯就会派人来这里要你的人头。’

“然而秋大人决然地摇摇头,道:不,殿下,我不能走。’

“罗天凌殿下不由愕然,道:老师,为什么?’

“秋大人道:‘这次你如果放了我,培里亚斯一定会趁机发难的。殿下您就算不会有事,也会失去您父亲的信任。所以,我一定要死!’

“殿下痛苦地道:可是,让我亲手杀死自己的老师,我下不了手。’

“秋大人没有回答殿下,却道:殿下,您还记得我们在罗严克拉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吗?’

“殿下道:‘那时,我们吵了起来,您当时说,我们的理想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的方法不同。您要实践您的方法。’

“秋大人道:现在我失败了,下面就看您的了。记得,我要您亲手将我的头颅交给帝国的皇帝。’

“殿下的眼中蕴满了泪水,道:可是,我怎么可以……’

“秋大人笑道:殿下,你不必自责。您我都想改革这个腐败的帝国,我失败了,可您一定要成功!就算是我不死,也不能够再帮你了。就让我这个没用的头再帮您最后一次吧!’秋大人大声地笑了出来,“不要做小女人的样子,记得古人的一句话‘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殿下,您就做那撑住罗天的昆仑吧!”

“殿下的泪水终于没有流出眼眶,不过我看得出来,他的泪水流进了心里。他就是那样一个人,将所有的伤心都流在心里。我总想,这么多的伤心都流进了他的心里,他还会开心吗?

“可是殿下终究是殿下,他握住了秋大人的手,只说了一句

话‘谢谢’。然而，他们两个人的眼神里却是相知的愉悦。那时候，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同样的人。”

“后来呢？”

“秋大人写了两封信交给了罗天凌殿下，让他在孩子们长大之后交给这两个孩子。然后，他就让我把他绑了起来，跟着罗天凌殿下去了刑场。殿下亲自监斩。当轧刀落下的时候，我看见罗天凌殿下痛苦的闭上了眼睛。”

罗天仁和铁中兰沉默半晌。

忽地罗天仁问道：“那秋亭南的两个儿子呢？后来怎么样了？”

“罗天凌殿下军务繁忙，没有时间同时照顾两个孩子，所以他只把其中一个带在了身边。另一个就托付给了他当时最信任的朋友。他把秋大人的那封信也给了他。”

“是谁？”

秋明叹了一口气，道：“他就是安邑领主安适意。”

※　　※　　※　　※　　※

烈阳就像一只疯狂的火焰豹，他撕咬着敌人的肌体，将挡在前面的敌人像朽木一样地斩碎和抛开。他手中的剑幻起了重重的火焰，就好像节日的焰火一般灿烂。

“那是秋炎十六剑，你们秋家的独门剑法。他大概是你的弟弟吧。”东方瑞转头问身边的黑衣人。

黑衣人漠然地点头，道：“没错，他就是我那个认仇为父的不孝弟弟。”

东方瑞怒道：“你还好意思说，你不是说要劝服他的吗？”

黑衣人冷冷道：“可他保护仇人的决心同我复仇的决心一样强烈。”

东方瑞恨道："那现在怎么办？"

"你自己看着办吧。"

那个白须白发的张天师不屑笑道："这样的小贼，大人何必忧心。看我的好了。'张天师自行囊中掏出了一柄竹木小剑，双手捏诀，念动了咒语。

陡然间竹木小剑之上放射出炫目的白光。张天师将小剑往空中一掷。小剑在空中绕行一圈，忽地化作了两支同样的剑。转瞬间，又二变四，四变八。不过片刻，竟化作了数千支小剑。

张天师手捋长髯，嘿嘿笑道："大人，你就看我的这招千剑齐飞吧。'张天师捏诀之手一引，数千支小剑同时颤动了两下，然后以惊人的速度一起射向烈阳。

烈阳手中的剑舞出密密的剑影。然而数千支小剑如同暴雨一般，又急又密，不时从他的剑网中穿透，在他的脸上、肩上、腿上顷刻间刺出了数道伤口。

"糟糕！你们快救救他。'罗天霞不由惊叫出声。

然而魔法师梅林无奈地摇头道："我们没办法，他离我们太远了，我们的防御结界保护不了他。"

烈阳怒吼一声，剑身上的烈焰陡然间炸了开来，在剑尖上形成一道强劲的火焰护屏，将射来的小剑全部弹了出去。烈阳飞身而起，应着激射而来的小剑，直冲了出去。

张天师冷笑道："他还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找死。'他捏诀之手一变，空中数千支小剑陡然间合而为一，形成了一支闪耀着夺目光华的巨剑，"我这天师绝剑无坚不摧，我看他还怎么破。"

张天师得意地一笑，道："就请大人欣赏他怎么死吧！"

东方瑞哈哈大笑，道："不错，他真是该死。"

忽地，黑衣人森然道："不错，真是该死。"

东方瑞没有听清，问道："你说什么？"

黑衣人手中剑忽然划出一道弧线，血光四射，一剑将张天

师的脑袋切了下来。

“我的兄弟纵然不对，也轮不到你动手，真是该死！”

东方瑞张大了嘴，一句话也说不出。

黑衣人擦拭了一下剑上的血迹，忽地蹿了出去。

“现在该是我们兄弟了断的时候了。”

※　　※　　※　　※　　※

夜月的剑吞吐着黑色的云雾，带着强大腐蚀力的暗黑玄气悄悄地编织着死亡之网。

然而辽远的剑大开大阖，卷夹着风雪之力，不住地破开这张网，并将四周的噩梦战士冲得东倒西歪。这年轻人那霜雪一样的脸，那种几近疯狂的运剑之术，无不让夜月暗暗心惊。而被这样一个莫名奇妙的家伙挡住了行军的路线，更是让她愤怒而不解。

“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挡住我们的路？”

辽远的脸上毫无表情，他一剑又劈翻了一个近身的敌人，连嘴角都不曾动一下。

夜月眉头一竖，无名怒火骤然间涌上心头。

“好啊！既然是你自己找死，那就让你试试我的暗黑幽剑。”

夜月剑法陡变。剑上的暗黑云雾骤然间扩大了一倍还多，夜月的剑在这黑色的云雾团中若隐若现，诡异地出没。

陡然间，夜月的剑从黑暗云雾中窜出，如同毒蛇一般直奔辽远的咽喉。

辽远侧身一让，然而那剑却忽然消失了。辽远不由一愣。正在这时，辽远身前极近的地方忽然发出嘶嘶声响，一柄剑已经刺到了。

依靠暗黑玄气的力量转移真剑的声音和影像，正是魔界十

绝技之一的暗黑幽剑的独特之处。在昔日的神魔大战中，无数身手远为高明的人类高手就在这一招下失去了性命，败给了不如自己的魔界战士。辽远不是不曾听说过此项绝技，然而他却没有时间去应变了。

夜月的剑已经刺入了辽远的肩。她催动着暗黑玄气侵入辽远的体内。她知道，只要一进入体内，暗黑玄气就会沿着经脉瞬间腐蚀并摧毁对手的顽抗。然而，她忽然有了一种怪异的感觉。

为什么辽远的伤口处不见一滴血流出？为什么剑尖刺上去的感觉就好像刺在了雪块上？

夜月陡然间一惊。

不好，他难道是……

可是夜月已经没时间再想。因为辽远的另一只手握着剑猛劈了下来。剑上夹带着凛冽的风雪顷刻间就将她护身的暗黑玄气吹得无影无踪。

就在暗黑玄气侵入身体的瞬间，辽远已经运用自己的雪峰真气将自己的一臂完全冻作了冰块。暗黑玄气纵然再厉害，也无法伤害一只已经不再有经脉的肩膀。

夜月只觉得脖颈微微一凉，她不由得闭上了眼睛。

然而过了好久，那种期待中的剧痛并没有来临。

辽远的剑架在了她的脖子上，却并没有划破她颈部的皮肤。

“你为什么不杀我？”夜月忍不住道。

“我为什么要杀你？”声音好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似的，听起来是那么不真切。

“不杀我，你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我为什么出现在这里？”辽远茫然道。

“你是在戏耍我吗？”夜月怒道。

辽远忽然后退了几步，将夜月的剑从肩头拔了出来，并抛在了雪地上。然后转身便走。一边走还一边哈哈大笑。笑声在风雪中飘扬，充满了孤寂和凄凉。

“我们要不要去追他？”身边人凑上来问夜月。

夜月默然良久，道：“不必了，我们回去吧。”

“回去，为什么？”

夜月轻叹了一口气，道：“我们在这里已经耽误了太多的时间，现在就算去也没有用了。”

※　　※　　※　　※　　※

“我们兄弟难道非要自相残杀吗？”烈阳望着对面的黑衣人道。

黑衣人望着烈阳，道：“除非你肯让我杀光罗天家的人。”

烈阳摇摇头，道：“这决不可能，除非你杀死我。”

黑衣人剑横当胸，道：“你真的要为父亲的仇人卖命吗？”

烈阳也将剑也摆在了胸前，叹道：“你看了父亲的那封信，为什么你还不放弃？”

黑衣人左手轻轻地在剑上拂过，让剑锋划破了他的指尖，鲜血沿着剑脊缓缓流下。黑衣人淡淡道：“你知道我这五年都是怎么过的吗？我每天都用剑在自己的身上刺，我怕我忘记父亲的仇，所以我用自己的血来提醒自己。我日复一日地练剑，我参加青衣杀手宗不停地演练杀人的技巧；我咬着牙，每天用痛苦来激励自己，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杀死仇人。你以为我能够轻易地放弃吗？”

两个人双目相对，互视片刻。忽然间同时出剑，剑锋上的火焰交错，撞击，迸射。火焰在四周爆裂了开来，将四周的土地炸得变成了乌黑的颜色。

两个人的身体在火焰中交错，剑光在火焰中飘舞。凌厉的剑气将火焰割裂成了一块一块的亮彩。两人就在这亮彩中飞腾。

“烈阳，你的剑法还是这个样子，一点长进也没有。”

烈阳一剑削过，剑上带起的火焰真气将黑衣人的左臂衣袖燃着。

黑衣人左掌猛推，强劲的掌风将衣袖带起，火星随掌风飞舞，从烈阳的脸侧擦过。

黑衣人冷冷道：“烈阳，你怎么还是每次用剑都把脸弄得黑黑的？”

剑气划破空气，发出刺耳的嘶嘶声。两个人的剑法都是同一样的路子。彼此的招数都是烂熟于胸。两个人在剑气中穿插，却是谁也无法伤到谁。

黑衣人忽地剑法一变，陡然加快了速度。一支剑围绕着烈阳，不停地出剑。剑法的速度出其快，并且在每一刺都刚好刺在烈阳的剑尖之上。两支剑的剑尖不断地交接，细小的火星不停地跳跃。

烈阳不由心头一紧：这不是秋家秋炎剑法，而从出剑的方式，出剑的意图都似乎带着说不出的诡异。难道是青衣杀手宗的某项绝技？

黑衣人举剑直劈而下，带起一溜的寒光直奔烈阳的头顶。

烈阳举剑横架，然而双剑相交，烈阳忽然有种奇怪的感觉。

就在双剑相交的一瞬，剑在烈阳的头顶自行崩碎，化作了无数的粉末。

粉末落下，同适才的剑尖相交的火星接触，竟然立刻闪出了无数细微的电光，从各个方向窜入烈阳的体内。

烈阳猝不及防，不由浑身一麻，忙催运功力，麻感瞬间消

失。

然而就在烈阳这短暂的一麻间，黑衣人已然欺近，一柄匕首顶在了烈阳的胸前。

“这就是青衣宗的瞬电之技，你输了。”黑衣人冷冷道。

烈阳怒目而视，道：“你杀了我吧。”

黑衣人忽地收回匕首，道：“我不会杀你的，因为你毕竟曾经是我的弟弟。”

烈阳道：“你不杀我，休想去杀女皇陛下。”

黑衣人嘿嘿冷笑，道：“你能阻止我吗？那个小丫头我杀定了。”转身便走。

烈阳举剑怒吼道：“你接招。”手中的剑直劈黑衣人的后背。

“噗”的一声，剑直接劈入了黑衣人的后背。

烈阳不由目瞪口呆。

黑衣人缓缓转过身来，抹去嘴角溢出的鲜血，笑道：“你毕竟还是出手了。”

烈阳猛地扑上去，抱住了黑衣人，眼中的泪水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哽咽道：“你为什么不躲？为什么？”

黑衣人双目茫然地望向天空，缓缓道：“知道吗 我亲爱的弟弟，仇恨的滋味真不好受。这些年来我一直生活在仇恨中，那种焚心一样的痛苦真是让我受够了。”

烈阳的泪水滴落在黑衣人的脸上。

黑衣人轻叹了一口气，道：“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安叔叔他不给我看那封信。”

烈阳哭道：“哥哥，我的好哥哥。”用力地握住了黑衣人的手，将内力运入黑衣人的体内。然而黑衣人的手却渐渐松弛。

迷离中，黑衣人仿佛看见了自己——过去几年的自己。

那个把仇恨当作动力，不停地练剑的少年。那个在青衣宗

中苦练杀手绝技的少年，那个在自己身上雕刻仇人名字的少年。那个从来都不知道笑的少年。

只有叔叔的抚慰能够平静他因为仇恨而狂躁的心灵。那个养育他成长的叔叔，他是怎么说的？

“好孩子，报了仇你的心灵就能够平静了。”

“好孩子，学会杀人了吗？不学会杀人的话，你怎么能报仇呢？”

“好孩子，报仇的机会终于到了，你愿意去报仇吗？”

黑衣人终于吐出了自己的最后一口气。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只想问一下叔叔。

为什么？！

※　　※　　※　　※　　※

这时候，东方瑞的军队已经溃不成军。在女皇侍卫队强悍的冲击下，东方瑞的部队纷纷后退，在狭小的山谷地带中，自相践踏，战斗的意志已经荡然无存。

东方瑞仓皇地逃出了谷地。他的心里清楚地知道，在这里继续战斗已经没有意义了。然而，他却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失败，因为他只要回到普和，就可以立即重整旗鼓。因为在那里他还有过万的精兵。只要运用得当，罗天霞的疲惫之师并不足惧。所以，他催促着座下的快马，将所有战斗的将士都抛下，一个人赶赴普和。

普和城静悄悄的，城门紧紧地关着，城墙上看不到一个人。

东方瑞马到城前，城门依然紧闭。东方瑞心中不禁微怒，大声喝道：“人都到哪里去了？”

城墙上懒洋洋地探出了几个脑袋，一个士兵道：“谁在那里

叫啊？”

东方瑞大骂道：“混账，连我都不认得？”

士兵道：“你是什么人啊？”

东方瑞怒极，道：“你敢这么对领主说话，你不想活了吗？”

士兵恍然道：“原来是领主大人到了，那我们立即就开城门。”

城门打开，东方瑞策马而入。然而刚进城，他就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在他的前后左右都站满了身穿翼豹军制服的战士。只有迎面的一个身上只穿了一身的兽皮衣，四缕小胡子，正似笑非笑地望着东方瑞，道：“能有幸见到东方大人，真是三生有幸啊。我钱贵名字中这个贵字真是没叫错。”

※　　※　　※　　※　　※

战后的第三天，罗天霞进入了普和城。

翼豹分军团的张超和钱贵都来迎接。罗天霞看见了钱贵，高兴地迎上去握住了他的手，道：“钱叔叔，这次真的是多谢您了。”

钱贵捏了一下她的俏脸，笑道：“你这个小丫头，还真是猜得准，竟然提前料定了东方瑞这家伙要反叛，还把我从老家抓了出来。”

罗天霞让开钱贵的手，嘻嘻笑道：“钱叔叔是大哥的老朋友，你不帮我谁帮我？”

张超愕然看着两个人，道：“原来陛下早就认识他的。”

罗天霞点点头，笑道：“当然，钱叔叔本来就是我哥哥的朋友。我这次是好不容易才把他请出来的。”

钱贵佯怒道：“你这个可恶的家伙，打扰了我的清净，该当何罪？”

罗天霞笑道："我请您老人家喝酒好吧。"

钱贵哈哈笑道："不必了，你的酒可不好喝，不知道还有什么麻烦事等着呢。"

罗天霞收住笑正色道："钱叔叔，我真的想请您来帮我。您知道，我的处境很困难的。"

钱贵从怀里取出了一串珠链，挤了一下眼，笑道："你送了我这么贵重的一串礼物，原来是存的这个心啊。"

罗天霞依在钱贵身边，撒娇道："您就答应我吧。"

钱贵无奈地点点头，道："你这么能磨人，真是受不了。"

罗天霞喜道："那您是答应了。真太好了。"

钱贵左右看了一下，忽道："烈阳呢？"

罗天霞叹道："他把他哥哥烧成骨灰，然后送到秋叶原去了。烈阳说，那是他哥哥拥有快乐的地方，他死后也应当回到那里，找回他失去的快乐。"

钱贵也叹了一口气，道："有些人专门种下痛苦和仇恨，他们难道真的不知道那种滋味吗？"

罗天霞黯然道："失去哥哥的并不只是他一个人。也许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幸吧。"

钱贵轻拍了一下罗天霞的肩，没有说话。

忽地，一名士兵跑来报告道："陛下，我们派去风雪岭的探子回来了，他还带回来一个受重伤的人。"

罗天霞哦了一声，道："是谁？"

士兵道："是一个很特别的年轻人。据探子说，他在风雪岭一个人拦住了幽明的大军。"

罗天霞神色一动，道："带我去看看。"

四名士兵抬着的担架上躺着一个脸色煞白的年轻人。年轻人的双眼空洞洞的，似乎已经完全没有了生气。

罗天霞惊道："辽远，是你？"

年轻人看见罗天霞，眼睫毛微微动了一下，却没有说话。

罗天霞叹息道："辽远，你不必这样的。你父亲其实不是你杀的。他是死于自己的内疚。"

辽远嘴唇一动，却没有说话。

罗天霞握住了辽远的手，柔和地道："辽远，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你愿不愿意来帮我？"

辽远望着罗天霞的俏脸，眼睛中闪过的是一种疑惑。

罗天霞用力地点点头，道："来帮我吧，我真的很需要你。"

辽远的眼中微微湿润，却渐渐地有了神采。

罗天霞点点头，示意士兵将辽远抬了下去。

钱贵微微皱眉，道："你真的确定这样做是正确的吗？"

罗天霞道："当然，辽远的武功很好，而且十分聪明。他并不知道我们的作战计划，却恰到好处地出现在风雪岭。"

钱贵道："辽远当然是个人才。可是他这个人的爱与恨都太过强烈，我怕他将来万一有了什么事情发生，他会做出极端的举动。"

罗天霞笑道："钱叔叔，您想得太多了吧。"

钱贵叹了口气，道："但愿如此吧。"

※　　※　　※　　※　　※

弯月谷之战结束了。罗天霞以三千的兵力击败了东方瑞多达三万的兵力，平定了东方瑞的叛乱，震动了整个罗天帝国，各地的大小领主无不为之动容。

这一战暂时稳定了罗天凌死后岌岌可危的罗天帝国。也是罗天霞亲自领兵的第一个辉煌的胜利。这是奠定她"罗天最灿烂的晚霞"、"罗天最后的辉煌名将"等称谓的开始。

新帝国时代最著名的军事和历史评论家修昔底德在他的

著作《战争论》中这样评述了这一战。

“在后战国时代的天空中，充斥着闪亮的星星。艾娜、罗天霞、安适意、夜羽寒、慕容霜城，如果换一个时代，这些名字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成为主宰一个时代的太阳。然而不幸的是，他们却同时生在了一个时代。这也许就是生不逢时吧。

……

“罗天霞在弯月谷之战中的冷静和勇敢足以让任何人为之赞叹。在一个危机就在顷刻之间的时候，能够作出准确的判断，也同时精确地把握了对手的作战心理，这是她成为后战国时代最出色的名将之一的先决条件。

“但更重要的是，她知人善任。被后世称为‘晚霞三杰’的烈阳、辽远和钱贵都是在这一战中被发现的。这三个人也都是影响了罗天帝国晚期历史的重要人物。”

※ ※ ※ ※ ※

东方瑞战败被擒的消息在最短的时间中就传到了东方世家。

东方不明缓缓拿起了手中的折子，只瞄了一眼就扔到了一边，对身边的东方国锋道：“国锋啊，我眼睛不大好，看不太清楚了，你来念念吧。”

东方国锋恭谨地道：“老爷子，国锋不敢。”东方国锋跟随这位老爷子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么久的伺候下来，东方国锋深深地知道老爷子的精明。纵然是他最喜欢的人，也不能有丝毫的大意。一旦自以为得意而忘形的话，那么就决不会有好下场。而轻易翻看只有家主可以看的折子，就是最犯忌讳的事之一。

东方不明赞赏地看了一眼东方国锋。他也欣赏东方国锋的

这种恭谨，尽管恭谨的表面之下未必没有其他的含义。他道：“国锋啊，你就不必太谦逊了，我眼睛不好，你就给我讲讲吧。”

东方国锋应了一声，小心地拿起了桌上的折子，很快看了一遍之后，道：“老爷子，东方瑞已经失败了。罗天霞的部队在普和生擒了他。”

“哦，”东方不明好久才应了一声，在外人的眼中大概会以为这位老人的神经反应已经迟钝。然而东方国锋知道，这些表象都是老爷子希望别人看到的。

东方国锋小声道：“老爷子，您以为我们应该怎么办？”

东方不明反问道：“你说呢？”

东方国锋思忖片刻，道：“老爷子，我们也许应该为东方瑞求情？”

东方不明的眼中忽地神光一闪，道：“说说看？”

东方国锋知道老爷子是在让他分析利害。他道：“东方瑞本来就不听话。其实他死了也就死了，不足为惜。只不过他毕竟也是东方家的人。要是老爷子不为他说说话的话，那么东方氏其他领主会以为老爷子已经没有影响力了，对老爷子您的威信是一个损失。”

东方不明沉思良久，才缓缓道：“你以为那小女皇会给我这个面子吗？”

东方国锋摇摇头，道：“我不知道。不过老爷子的才智比我高很多，应该会有准确的判断。”

东方不明凝神看了东方国锋半晌，忽地笑骂了一声，道：“你这个狡猾的小狐狸。”

※　　※　　※　　※　　※

战后的第五天，东方世家的领主东方不明的一封文书被

送到了普和。

新任的军团参谋钱贵急急忙忙地将文书交到了罗天霞的手中。

罗天霞展开一看，冷笑道："东方不明那个老家伙居然想要我饶了东方瑞一命。"

钱贵望着罗天霞，欲言又止。

罗天霞道："钱叔叔，您有什么意见就说吧。"

钱贵摇摇头，道："这是一个两难的判断。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罗天霞笑道："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

然后立即下令，斩了东方瑞。

当消息传到明珠城，东方不明正在喝茶。

当通信兵将东方瑞已死的消息禀报之后，东方不明只应了一声，表示自己听见了，就再也不说话了。

通信兵过了好久也没等到家主的进一步指示，他抬起头偷看一眼这位家主，却发现他手中的茶杯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变成了碎片散落在他的脚下。

罗天霞决然斩杀东方瑞的这一举动被后世的许多评论家批评为"冲动"。因为东方不明为东方瑞求情显然不是为了东方瑞，而是为了在东方一系的领主中显示他的影响力。可是罗天霞竟然一点面子也没给，还是斩了东方瑞。这完全出乎了东方不明对这位小女皇的判断。以她一个年方弱冠的小女孩，竟然如此果决，对东方这个权重一方的大诸侯不卖面子，使得东方不明的心中埋下了深深的恨意。也许这就是日后他会参与到反对罗天霞的"中秋会盟"的重要原因。

然而，这样的评价也许并不客观。

就像史学家克鲁茨所评论的："罗天霞在斩杀东方瑞的事件上也许并没有犯错。因为以她当时的处境，她也确实很难有其

他的选择。以一个十几岁的年轻孩子即位为皇，本来就是一件十分艰险的事情。各方的诸侯对小女皇的能力都充满了不信任和不服从的冲动。东方瑞在新女皇即位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后，就发动了反叛，其实只是这种情绪的一个缩影。如果罗天霞不果断斩杀东方瑞的话，也许叛乱就会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烧遍整个罗天帝国。其实，这是一个两难的判断。罗天霞也许根本就没有完美的解决办法。

※　　※　　※　　※　　※

在战后的第六天，安姬向安适意汇报了整个事件。

安适意背着手，在房中悠闲地散步。

安姬不由嗔道："少爷啊，您的石子都飞了，您还这么自在。"

安适意背着手，在窗边摆弄起盆景。他悠悠而道："有时候，一颗石子抛出去，一下就看不见了。不过，石子激起的波澜却已经悄悄地荡起。"